武俠世界

熊族風雲　（雪刀浪子故事）龍乘風・著

熊族起風雲，捲起驚濤駭浪，雪刀浪子大顯神通，殺手之王爲十両紋銀拚命，大鬧無名鎮，血濺七色地獄，羣豪各逞奇能，誓死鋤奸，驚心動魄，天崩地裂！



$2.50

952

編後話

「熊族風雲」是本期特選刊出的特巨雪刀浪子故事，是篇爲一部由頭到尾充滿打鬥搏殺氣氛的動作小說，內容詭秘莫測，情節變幻離奇，雪刀浪子龍城璧武藝超羣，大顯神威，誅盡奸邪！殺手之王司馬血大鬧無名鎮，血濺七色地獄，驚心動魄，鬼哭神嚎，風雲變色…………

＊＊　＊＊　＊＊

武俠小說中的恐怖小說驚魂六記故事之三：「黑蜥蜴」由下期起隆重推出，該故事內容情節，一字一句，皆深具陰森可怖、令人髮指的感覺，看過「血鸚鵡」「吸血蛾」的讀者們固然要看，未看過上述二篇者，更加要看，編者保証令你有從來未有的高度刺激閱讀享受，下期刊出，切勿錯過。

＊＊　＊＊　＊＊

馬雲先生在下期刊出的鐵拐俠盜故事「最後晚餐」完結後，爲了配合本刊不斷改革，力求創新的計劃，亦爲了一新讀者耳目，倍添閱讀興趣起見，他首次改變作風，以全新面貌的作品古裝俠情中篇故事「玲瓏玉」會見本刊讀者。「玲瓏玉」爲一部題材新穎，風格別創的巨著，敬請留意刊出日期。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60.00
一年港幣＄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68.00
一年港幣＄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82.00
一年港幣＄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5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熊族風雲

熊王玉璽　軒然巨波

暮春三月，雨濛濛的一個下午。

一輛馬車，緩緩的自北而來，路上濕滑的泥濘，被滾動的車輪拖着一條長長的痕跡，天地間除了微弱的風雨聲外，就只有馬蹄聲，車輪聲和一個人喝酒的聲響。

喝酒的人，就是策駛馬車的人。

他左手輕按韁繩，右手捧着一個大皮袋，皮袋裏裝着的酒，幾乎已足够讓他去洗澡。

他似乎並不急於趕路。

也許他甚至連自己應該去甚麼地方都不知道。

他是個流浪人。

但他流浪江湖的日子並不久，只有三個月。

因爲在三個月之前，他還有一個很美滿的家。

他有一個長着娃娃臉，漂亮極了的年輕妻子。

而且，還有一個比他妻子更漂亮的女兒。

她才兩歲。

但現在，他甚麼都沒有了。

他現在唯一還能擁有的，似乎就只有這輛馬車，和手裏的一個大皮酒袋。

天地間一片寂寞。

他已變成了世界上最寂寞的人。

× × ×

今夜的黃昏，是灰色的。

灰色的天空，灰色的雲霧，還有七匹灰馬，七個灰衣人。

流浪人的臉上，忽然露出了一種厭倦的神色。

他不想和這七個灰衣人說話。

但這七個灰衣人却攔住了他馬車的去路。

流浪人皮袋裏的酒已越來越少。

但他的臉色却並不因喝了酒而變得紅潤，反而更青白了一點。

七匹灰馬一字形排在路上，流浪人只好把馬車停下。

七個灰衣人中，年紀最大的一個，就是中間的禿頂銀鬍老者。

他手上有一根黑鋼槍。

黑鋼槍是一種殺氣很重的兵器。

但禿頂銀鬍老者的臉上却無殺氣，他並不準備殺人。

他是來求流浪人的。

「我求你，把我們七個收留下來，讓我們爲少爺略盡一點棉力。」

這就是禿頂銀鬍老者的唯一要求。

流浪人神態冷漠：「你們認錯人了，我並不是甚麼少爺，同時也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我身邊煩擾着。」

禿頂銀鬍老者把黑鋼槍一挺：「昔年令尊大人曾救過咱們七個人的性命，而少爺那是咱們恩公唯一遺傳下來的後人，少爺有難，咱們豈可不在左右盡些心力？」

流浪人冷冷道：「在下正風流快活得緊，有甚麼難？」

禿頂銀鬍老者嘆一口氣，道：「你的事情，老夫倒也略知一二，據說這三個月來，少爺已和熊王宮派出來的高手血戰過不下十次。」

流浪人淡淡道：「你在講神話故事？可惜在下今年已二十五歲，沒有興趣聽這種無聊的神話。」

「你背上曾中了一掌，腿骨也幾乎被熊王宮的刀手砍斷，」禿頂銀鬍老者皺眉下馬，忽然跪了下來，差點未曾聲淚俱下：「少爺若還不肯接受咱們七人的一點愚忠，老夫寧願長跪絕食至死！」

禿頂銀鬍老者一跪下，其他六人亦紛紛下馬，哀哀的跪在地上。

流浪人臉色變了。

他突然策駛馬車，掉頭而去。

「你們認錯人了，我並不是甚麼少爺，只是個流浪江湖的平凡漢子……」

當他說完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馬車已遠離七人數十丈外。

但忽然間，一條飛快的灰影如疾風般追了上去。

馬車雖已不慢，但這人的身法更快。轉瞬間，已攔在馬車之前。

這人是個四十來歲，滿臉病容的灰衣漢子。

他也是七個灰衣人其中之一，他手中有劍，劍已出鞘。

流浪人冷冷道：「你想殺我？」

灰衣漢子搖頭，道：「我不是想殺你，而是想殺自己。」

流浪人長長嘆息一聲，終於道：「這又何苦呢？」

灰衣漢子冷冷一笑：「少爺不願收留咱們七人，無異自甘踏上黃泉之路，既然如此，謝某人早一步在陰司地府等候少爺好了。」

說着，橫劍抹頸，就要自刎。

流浪人吃一驚，立刻凌空飛躍，伸手奪劍。

灰衣漢子的劍勢極快，但竟然猶未及流浪人的手快。

只見劍光一閃，人影也是一閃，灰衣漢子手裏的劍已落在流浪人的手中。

誰知道流浪人剛把劍奪過，灰衣漢子已用掌重重擊在自己的天靈蓋上。

「少爺，你的武功已很不錯，」灰衣漢子悽然一笑，聲音仍然十分穩定：「但謝無病要求死，你永遠都沒有辦法去制止的。」

流浪人喘了一口涼氣，咀裏甚麼話都說不出來。

他只覺得體內的血液在翻騰，脈搏不停的在跳躍。

「謝大俠，是我害了你……」

謝無病忽然大笑，道：「傻小子，別說這種話，只要你能留下我的六位兄弟，謝某人就算再死十次，却又何妨？」

流浪人仰天長嘆，淒然無語。

他只是點點頭，兩眼直盯着謝無病。

謝無病的身子，已不停地在搖幌。

「很好，很好，」他忽然重重一咳，咳出兩口濃血，「其實十年前我早就該死了，能够活得到今天，已很滿足，我的六位兄弟雖然未必是熊王宮中人的敵手，但有他們在你身邊，我很放心……」

流浪人突然「噗」聲跪下。

謝無病却在這個時候，氣絕畢命而倒斃。

流浪人黯然無語。

原本已經灰色的黃昏，現在看來又更灰暗了不少。

× × ×

深夜，熊王宮中。

在黑熊廳內，三盆烘爐正燃燒得十分猛烈。

火光掩映下，黑熊王的臉色就像三月裏的天氣，陰晴不定，令人望而生畏。

外邊的雨越下越大。

廳中的火越來越猛。

忽然間，一個黑衣漢子從廳外匆匆走進，躬身向黑熊王報告：「白熊王到！」

黑熊王霍聲站起：「很好，我正想見他，快傳！」

× × ×

江湖上最有財勢的家族，據說除了南宮世家，蜀中唐門之外，還有八個之多。

熊族就是其中之一。

熊族裏的人，並非姓熊。

但他們引以爲傲的標誌，就是兇猛的巨獸——熊。

沒有人知道熊族究竟有多少個族人。

但人人都知道，熊王宮就是熊族裏最神秘、最可怕的地方，統治着熊族的人，也就是熊王宮裏的主人——黑白熊王。

現在，黑熊廳內，黑熊王與白熊王已聚在一起。

黑熊王道：「這三個月來，黑熊隊已死了二十七人。」

白熊王道：「白熊隊傷亡數字較少，但他們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黑熊王道：「他們全部都殺不了葉一郎。」

白熊王道：「葉一郎不死，你和我怎能睡得安樂？吃得快活？喝得痛快？」

黑熊王道：「不錯，我們必要殺葉一郎。」

白熊王道：「但我的手下剛才查出，葉一郎已不再孤立。」

黑熊王道：「據說魔湖七絕已投在葉一郎門下。」

白熊王道：「但魔湖七絕現在只剩下了六絕，他們的老四謝無病已死。」

黑熊王道：「魔湖七絕也好，六絕也好，都不成問題，大不了一併把他們都給解決。」

白熊王道：「唯一可慮者，並非魔湖六絕，而是葉一郎的一個朋友。」

「葉一郎的朋友？」黑熊王這時悚然動容。

「不錯。」

「他是誰？」

白熊王輕嘆一口氣，道：「他就是近十年來，江湖上風頭最勁的年青刀客。」

黑熊王雙目厲芒閃動：「葉一郎這個朋友，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白熊王微微點頭：「不錯，正是龍城璧。」

黑熊王沉吟半晌：「你認爲龍城璧會爲了葉一郎，而向我們作對？」

白熊王道：「直到目前爲止，誰也不能抹煞這個可能性。」

黑熊王道：「你打算怎樣？」

白熊王忽然露出了一個殘酷的笑容，右手虛切，冷冷道：「殺！」

黑熊王的眼皮緩緩在收縮，終於瞇成一綫。

「無論是任何人，想抵抗熊王宮，都只有一條路可走。」

這條路就是死路！

黑熊王語聲微頓，忽然問白熊王：「老熊王遠赴苗疆多年，他會不會回來？」

白熊王嘆息着：「我也希望他老人家能回來主持大局，可惜，唉……」

黑熊王點點頭，過了一會才道：「但六個月前，有人在點蒼山下見過他！」

白熊王道：「可惜這只不過是傳說而已。」

黑熊王道：「假如老熊王眞的回來，你是不是願意把熊王宮政權交回給他？」

白熊王嘿嘿一笑，反問道：「你又如何？」

黑熊王神秘地笑了笑，沒有回答。

他不必回答，白熊王已明白。

過了良久。

兩人突然同時大笑，笑聲穿雲裂石，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咱們果然是一塲兄弟，熊王宮必在咱們手裏更加發揚光大。」

「老熊王若回來，咱們就敎這個老匹夫變成一頭死熊，五馬分屍！」

笑聲一直沒有停下。

黑白熊王罵老熊王的說話，也越來越兇。

剛才白熊王還尊稱老熊王是老人家。

但現在老人家却已變成了老匹夫、老烏龜、老王八！

× × ×

流浪天涯的滋味，究竟是怎樣的？

葉一郎是個流浪人。

但他流浪的歷史並不久，才只有三個月。

所以，如果你要問這個問題，你不應去問葉一郎，而應該去問龍城璧。

龍城璧與雪刀共同在江湖上流浪，已整整十年。

十年雖然並不能算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也不能算短。

人生匆匆數十載，每一個人又能有多少個十年？

現在，葉一郎仍然捧着那個奇大無比的皮酒袋。

酒袋裏盛着的當然是酒。

酒很烈。

但葉一郎却覺得這種酒已越來越淡。

但他却沒有辦法再找到比它更猛烈、更辛辣的酒。

他仍然策駛着那輛馬車。

但他已不再單獨。

在他的身後，有七匹灰馬，六個灰衣人。

他們就是魔湖七絕。

雖然謝無病已死，但他們仍然把他的馬留下。

他們不會忘記這匹灰馬，就像他們永遠不會忘記謝無病一樣。

——謝無病自出娘胎以來，每一天都在病。

——現在，他眞的從此無病了。

每一個人的心境都很沉痛。

但爲了葉一郎，就算要他們七個人全部都死掉，他們都絕不會皺眉的。

葉一郎手裏捧着的酒雖然還有不少，但他現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夠看見一間有更多烈酒的酒館。

這條路筆直而漫長，兩旁楊柳夾道，風景美艷。

但馬車行駛了半天，還是沒有看見任何一間酒館。

忽然間，在一株楊柳樹下，出現了一個賣酒的人。

葉一郎的大皮酒袋，已經很大。

但這個賣酒的人肩上挑着的兩個大酒缸，裏面載的酒簡直就可以用來淹死一匹馬！

葉一郎從未見過這樣大的一個酒缸。

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葉一郎已嗅到了酒香。

這種酒香，不是自己大皮酒袋裏發出來的，而是發自那兩個大酒缸之內。

葉一郎忍不住喝采道：「好酒。」

賣酒的人，是個四十來歲，頭戴笠帽的中年人，在他的咽喉上，有一條清晳可見的疤痕。

賣酒人淡淡一笑，道：「當然是好酒，否則豈敢在閣下面前兜售？」

葉一郎道：「你知道我是誰？」

賣酒人道：「知道。」

葉一郎道：「我是誰？」

賣酒人淡笑一聲，忽然從大缸中取出一隻大木杓，然後才道：「你就是葉中神劍葉大孤的唯一兒子。」

葉一郎冷冷一笑：「你知道的好像並不少。」

賣酒的人乾笑一下：「我賣的是好酒，也是名酒，當然要揀一些識貨的人來品嚐。」

葉一郎的臉突然沉下，道：「你賣的是什麼酒？」

賣酒人還未開腔，魔湖七絕的蘇無智已冷冷的喝道：「他賣的不是酒，而是賣命。」

蘇無智就是那個禿頂銀鬍老者，也是魔湖七絕裏的老大！

跟着，另一個獨目灰衣人又接道：「這個人十八歲的時候，便一直開始替別人賣命，他咽喉上的一道疤痕，就是二十年前葉先生給他留下的一個教訓。」

賣酒人輕嘆口氣，道：「只可惜葉大孤死得未免太早，否則憑我現在的劍法，也可以同樣地在他咽喉上劃上一劍。」

獨目灰衣人冷冷道：「葉先生只不過死了三個月，你便胡亂在吹大氣，看來酒中雙劍似乎快要變成天下無敵了。」

這個獨目灰衣人，就是魔湖七絕裏的老三穆無雙。

他這話一出，忽然有把沙啞難聽到了極點的聲音响起，大刺刺的說道：「酒中雙劍就算不是天下無敵，最少也能將爾等七人，儘數斃於劍下！」

四週沒有人影出現。

這聲音竟是來自賣酒人左邊的一隻大酒缸中！

× × ×

大酒缸並不是空的。

裏面既有酒，也有人。

酒在缸中。

人在酒中。

而一把青鋒劍，却在這個人的口裏啣着。

他的聲音沙啞無比，但臉龐却是長得眉清目秀，雖然年已四旬開外，依舊英挺不凡，確然是個能令任何女人心動的美男子。

他現在渾身上下，都濕淋淋的滿是烈酒。

賣酒人嘆了一口氣：「我這位兄弟甚麼都好，最要命的就是嗜酒如命，連捧着酒壺喝酒也嫌費時失事，索性要泡進酒缸裏。」

美男子緩緩地從酒缸裏爬出來，神態慵倦，唯一還令人覺得他像個武林高手的，就是他口裏啣着的青鋒劍，的確並非凡品。

葉一郎冷冷道：「你就是酒中雙劍裏的沈必醉？」

美男子搖頭：「沈必醉逢喝必醉，但你看我現在醉了沒有？」

葉一郎道：「你若不醉，豈會變成一個瘋子般整天泡在酒缸裏？」

賣酒人冷冷一笑，道：「他的確不是沈必醉，因爲我才是沈必醉。」

美男子道：「因爲他現在沒有喝酒，所以才不醉，如果他喝了第一口酒，他勢非大醉竟日不可。」

賣酒人接道：「竟然逢喝必醉，又何必一定要去喝酒？所以我已戒酒八年。」

葉一郎默然。

穆無雙盯着美男子，道：「你就是酒中雙劍的老二俞飛瀑？」

美男子臉上擠出了一些笑容，道：「不錯，我就是俞飛瀑，現在我有一句忠告要告訴你們六位。」

蘇無智冷冷一笑，道：「你不必說，老夫已知道你想說甚麼廢話了，你是想叫我們六人退出，留下大少爺在這裏！」

俞飛瀑淡笑一聲：「蘇老大果然是個聰明人，這件事根本就和魔湖中人毫無關係，六位能够臨崖勒馬，明哲保身，才是智者所爲。」

蘇無智手中黑鋼槍一揚，道：「你們甘心如此爲熊族賣命，究竟黑白熊王給了你們多少好處？」

俞飛瀑嘿嘿一笑：「這是一個秘密，你永遠都不會知道的秘密，但有一件事，倒是可以讓你知道的。」

沈必醉忽然從大木杓裏拔出一把劍。

俞飛瀑接下去道：「你們很快就會死在酒中雙劍之下。」

他的說話還未完，沈必醉已全身躍起，雙手握劍伸前，人劍合一如直綫般飛刺蘇無智。

× × ×

沈必醉這一劍刺出的時候，蘇無智的黑鋼槍也向他的劍鋒上迎了過去。

劍快，黑鋼槍更快。

劍鋒遠遠還未刺着蘇無智，黑鋼槍已經到了沈必醉的胸膛。

可是，槍尖並沒有刺進沈必醉的心臟裏。

因爲沈必醉的劍雖不比槍快，但他的手却比槍更快得多。

黑鋼槍的前端，竟已被沈必醉一手按住，而沈必醉却整個人站在槍桿之上。

這一下奇招，顯然大出蘇無智意料之外。

他立刻撤槍，用擒拿手對付沈必醉的劍。

但他的擒拿手絕對比不上沈必醉的劍快，更比不上這柄劍利。

劍尖竟然穿過了蘇無智的掌心，直插他的眉心。

蘇無智低嘯一聲，眉心巳然中劍，立刻倒臥在血泊之中。

直到這個時候，葉一郎的臉色終於變了。

他緩緩地從馬車廂的蓆底裏，取出一柄古劍。

這是他父親葉大孤臨終時交托他的唯一物件。

「這是爲父的劍，也是你將來的劍，記着，老熊王回來中原的時候，你一定要去找他，告訴他那件事……」

說完這話之後，葉大孤死了！

葉一郎永遠都不會忘記，他的父親是給誰害死的。

× × ×

孤葉劍是天下間最有名寶劍的其中之一。

殺手之王司馬血的碧血劍雖然有名，但依然不能和孤葉劍相比。

從葉大孤曾祖父那一代開始，孤葉劍便巳在中原武林上，享有盛名。

葉大孤祖傳數代，都是名震天下的大劍客。

直到現在爲止，江湖上的人都沒有忘記葉家數百年來的輝煌燦爛的歷史。

而且，許多人都知道，中州葉家，與熊族向來都有極深的交情。

葉一郎的妻子，也是熊族中一位漂亮的小公主。

但忽然間，葉家與熊族交惡了。

葉大孤終於被熊族中人所殺。

而且熊王宮更派出多名殺手，去追殺葉一郎。

結果，葉一郎亡命天涯。

而他的妻子和兒女，都死在熊王宮殺手的利劍之下。

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葉一郎沒有怨誰，他認爲埋怨任何人，以至怨天怨地都是多餘的。

他默默的踏上流浪之途，他只要想找一個人，問問他自己應該怎樣做。

可是三個月來，他都找不着這個人。

因爲這個人就是江湖上行踪最飄忽，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你要找他，有時候很容易。

但有時候甚至連司馬血，衞空空，許竅之這些老朋友，都沒有辦法找他出來，除非直到他忽然又再在江湖中露臉。

現在大概除了龍城璧自己之外，誰都不知道他身在何方。

× × ×

蘇無智死了。

他死得既似無聲無息，又似死得轟轟烈烈。

他斷氣的時候，臉上沒有痛苦之色。看他的表情，就像是一個欠了別人十年債，直到現在才償還的人一樣。

蘇無智一死，魔湖七絕餘下來的五人立刻紛紛亮出兵器，圍住了沈必醉和兪飛瀑。

但葉一郎知道，他們絕不是酒中雙劍的敵手。

他們只憑着一股熱血來保護自己。根本上憑他們的武功，並不能算得上是一流高手。

兪飛瀑和沈必醉，也看出了這一點。

只聽得兪飛瀑沙啞的聲音又在冷冷的道：「魔湖教本是武林七大教之一，想不到經過百年前一場浩刧，到如今竟然人材凋零至此。」

魔湖五絕並不否認。

魔湖教的確每一年都在衰老，退化。

但一百年前的魔湖教，無惡不作，做盡了天下間最可恥，也最恐怖的壞事。

但現在却剛好相反！

魔湖教巳從惡變善，由醜變美。

雖然它巳不再强大，但它巳贏得了江湖中人的一致讚賞。

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這兩句說話不僅適用於每一個人，也適用於每一個帮會組織。

魔湖教巳逐漸回善。

但熊族呢？

這一個神秘的巨族又會變成怎樣？

× × ×

五個人，包圍着兩個人。

五種不同的兵器，包圍着兩柄劍。

但葉一郎却看得出，眞正包圍着對方的，並不是魔湖五絕，而是酒中雙劍。

他不願意看見任何人爲了自己而死。

謝無病和蘇無智先後爲了自己而死亡，他巳覺得很遺憾。

他不能再讓這五個人死在酒中雙劍之下！

他正待喝止五絕，忽然馬車廂頂上有人巳喝道：「這裏是我的地方，誰都不准在這裏打架！」

葉一郎悚然一驚。

他的吃驚當然是有理由的。

他完全沒有發覺到車廂頂之上，不知何時巳坐着一個藍衣人。

這人穿藍長衫，手裏還捧着葉一郎的大皮酒袋，而且大皮酒袋恰好遮住這個人的臉。

但葉一郎巳認出這個人是誰。

因爲他看見這個人的身旁，放着一把古銅色刀柄的刀。

那是風雪之刀。

× × ×

葉一郎的大皮酒袋剛放下不久，居然就給別人偷了去咕嘟咕嘟猛喝，這種事的確令人吃驚。

天下間除了雪刀浪子龍城璧之外，只怕巳經很少人能够偷酒偷得如此本事。

酒中雙劍和魔湖五絕正想動手，忽然發覺馬車廂頂上坐着一個喝酒的人，而且還喝令他們不准打架。

兪飛瀑冷冷一哼，手中青鋒劍突然向穆無雙的唯一眼睛上刺去。

你不准別人打架，我却偏偏就打給你看。

兪飛瀑就是一個喜歡故意與別人執拗的人，無論他是否喝過酒，他這種性格都永不改變。

穆無雙用的是判官筆。

他有個外號，叫做一筆判生死！

他在這枝鐵筆上所下的苦功，最少巳超過三十五年。

可是直到現在，他才發覺這三十五年的苦功好像是完全白費了。

他的判官筆還未判別人的生死，別人的劍便巳刺向了自己唯一剩下來的左眼，連想閃避都萬萬不及。

酒中雙劍果然名不虛傳。

兪飛瀑一劍刺出去的時候，還冷冷的喝道：「先讓你做個瞎子。」

這一劍刺出去，穆無雙的確很難不變成一個雙目失明的瞎子。

但就在千鈞一髮之間，忽然一塊石子從橫裏射過來，竟將兪飛瀑的青鋒劍震開兩尺。

車廂頂上，正在喝酒的人放下了大皮酒袋，淡笑着道：「我早就說過這裏是我的地方，誰都不准打架。」

兪飛瀑鐵青着臉，怒道：「死醉鬼，你是誰？」

那人朗聲一笑，緩緩地從車廂頂飄然落下，道：「我叫龍城璧。」

當他站在地上的時候，大皮酒袋又巳交回到葉一郎的手裏。

在龍城璧的手裏，巳沒有酒。

只有刀。

專殺惡人，從不皺眉手軟的龍城璧。

他手裏拿着的當然就是風雪老祖送給他的風雪之刀。

× × ×

刀未出鞘！

龍城璧的人却巳好像一柄出了鞘的鋒刀。

酒中雙劍盯着他。

魔湖五絕盯着他。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集中在龍城璧的身上。

但龍城璧的眼睛，却只盯着那七匹灰馬。

「這七匹都是好馬，可惜原本七個騎馬的人，現在巳只剩下了五個。」

魔湖五絕人人臉色蒼白，表情既痛苦，又是慚愧。

龍城璧又淡淡的說道：「好馬也和名花一樣，需要好的主人來照顧，如果這七匹馬的主人都死個清光，說不定就會給別人偷去宰掉，因爲我知道有一個人，很喜歡吃馬肉，而且胃納很好，百吃不厭。」

魔湖五絕沒有人出聲。

沈必醉却反而忍不住道：「難道也能一口氣吞下七匹馬？」

龍城璧道：「當然能，就算七百匹馬他都能一口氣吞進肚子裏。」

這當然是個謊話。

就算連三歲小孩，都絕不會相信這種謊話。

沈必醉冷冷道：「龍朋友，你喝醉了吧。」

龍城璧忽然亮刀。

古銅色的刀柄。

銀白亮如冰雪的刀鋒。

「就算我醉了，但我的刀沒有醉！」

「人既巳醉，刀怎會不醉？」

「兪飛瀑整天泡在酒缸裏都沒有醉死，你名爲沈必醉直到現在還神龍活現，就算酒再烈，對於我們這種人，都似乎毫無影響。」

「你這些同樣也是醉話。」

龍城璧倏地大笑：「你既然認爲我的人也醉，刀也醉，爲甚麼不動手殺我？」

兪飛瀑冷冷道：「我們要殺的人既非魔湖七絕，也不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沈必醉接口道：「我們只是要殺葉一郎。」

龍城璧忽然臉色沉下，冷笑着：「你們可知道葉一郎是我的甚麼人？」

酒中雙劍猜不出。

葉一郎巳開腔說道：「他是我的債主，八年前我在賭桌上欠了他一筆巨欵。」

沈必醉兪飛瀑同時道：「這筆鉅欵的數字是多少？我們可以補給你！」

他們這句說話是對龍城璧說的。

龍城璧冷冷道：「這才像句人話，只要你們補回這筆欠債，就算把葉一郎撕開一百八十大塊都不干我事！」

沈必醉道：「他欠你多少？」

「數目並不多，因爲我從來不計別人的利息。」龍城璧吸了一口氣，才道：「他總共欠下我七千四百八十萬両黃金，你們若眞的肯代他還，我不但不計利息，還可以八折優待。」

× × ×

七千四百八十萬両黃金。

這個數目究竟有多大，連龍城璧和葉一郎都想像不出來。

到底還是龍城璧說得比較中肯：

「如果這筆黃金用馬車隊來拉，每一輛馬車載黃金萬両，恰好就是七千四百八十輛，但我現在只收八折，等於大概六千輛馬車，每輛載着黃金一萬両，那也差不多了。」

沈必醉和兪飛瀑都好像聽得有點兒痴了。

沈必醉終於嘆了口氣，對兪飛瀑道：「看來你雖然整天泡在酒缸裏，但還遠不如他醉得厲害。」

兪飛瀑道：「你覺得他究竟是醉得糊塗，還是醉得聰明？」

沈必醉冷冷道：「我覺得他醉得很聰明，聰明得立刻就要鑽進棺材裏。」

「錯。」兪飛瀑搖頭。

沈必醉一怔。

兪飛瀑緩緩地，一字一字的道：「因爲他根本就死無葬身之地！」

他說着這十二個字的時候，沈必醉巳向龍城璧連攻了二十四劍。

沈必醉沒有喝酒。

他沒有醉。

但他這二十四劍，却像個喝了二十四缸酒的醉漢發出來的一樣，歪歪斜斜的，忽左忽右，完全不像是甚麼威猛有力的劍法。

然而，這二十四劍刺下來，巳足以使別人的心臟被刺上二十四個透明的窟窿。

連龍城璧都不能否認，沈必醉的劍法巳足以稱爲一流而有餘。

但想殺雪刀浪子，却似乎還差了一點點。

沈必醉這二十四劍已可殺二十四人，但龍城壁却能够安然無恙，一點損傷也沒有。

沈必醉突擊落空，收劍退後。

「你爲甚麼還不出刀?只顧着一味閃避?」

龍城壁輕輕一嘆，道：「憑良心說，我並不想殺你們。」

沈必醉冷冷道：「難道我們還不配你出手?」

龍城壁嘆道：「這句說話從何而來，兩位大名鼎鼎，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兪飛瀑冷哼一聲：「如果你以爲我們殺不了你，那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龍城壁道：「咱們根本無仇無怨，何必一定要拚命?」

兪飛瀑道：「說得好，你不想殺我們，我們也不一定要殺你，說來說去，只要你離開，一切事情都好辦。」

龍城壁搖搖頭，道：「不行。」

兪飛瀑道：「爲甚麼不行?要怎樣才肯離開?」

龍城壁笑了笑，道：「很簡單，只要你們替他還債，黃金六千萬兩。」

兪飛瀑皺了皺眉，突然道：「好，我給你。」

× × ×

兪飛瀑的確有金子。

但却沒有六千萬兩那麼多。

他只有六両小金錠。

金錠每個一両，合共是六個。

兪飛瀑一出手，就把三個金錠向龍城壁的額上射去。

這三個金錠當然不可能擊中龍城壁。

如果用這種手法都能够殺死龍城壁的話，他早就已經死了不知多少次。

兪飛瀑也沒有認爲這種手法能擊敗龍城壁。

他只對自己的劍有把握，而不是暗器手法。

三個小金錠飛出的同一刹那，沈必醉已配合了時間再度出劍。

但眞正主力出擊的，還是兪飛瀑。

沈必醉劍花狂舞，虛虛實實之間連刺龍城壁八劍。

而兪飛瀑却從後掩至，一劍擊向龍城壁的天門。

兪飛瀑的劍，剛猛有勁，劍未到風先到，而且絕不走偏鋒，看來他的劍法，猶在沈必醉之上。

他這一劍直取龍城壁頭頂天門，誰都認爲龍城壁一定會舉刀迎抗的。

但龍城壁的刀仍然平懸在胸，好像根本沒有看見這一劍。

忽然間，兪飛瀑的青鋒劍垂直沉下，並不擊向龍城壁的頭頂天門，反而向他的足踝上削去。

這一劍本該是大出任何人的意料之外的。

但龍城壁却好像一點也不覺得意外，雙足一蹬，翻身一刀便向青鋒劍劈去。

劍立縮，刀却隨劍而上，直掃兪飛瀑的右腕。

但沈必醉的劍也同時向龍城壁的胸膛刺到。

忽然間，龍城壁身形高躍丈二，半空中連劈兩刀。

當龍城壁飄然落下的時候，他的人已不在地上，而又再坐在葉一郎那輛馬車車廂頂上。

酒中雙劍的面色，却同時慘變。

因爲他們的背後，都已同時捱上了一刀。

× × ×

葉一郎又把那隻大皮酒袋交給了龍城壁。

「我只想喝酒，不想殺人。」龍城壁喝着酒道。

不錯，如果龍城壁要殺人的話，酒中雙劍現在必已變成了雙屍。

他們每人背後各捱一刀，但却沒有流血。

然而，他們都已體嘗到風雪之刀那種森冷的味道。

他們背後，俱被龍城壁用刀劃破了衣衫。

只要龍城壁稍用勁半分，他們就得死去。

現在酒中雙劍仍然是酒中雙劍!

但他們的面色已變成死灰，心也變成死灰。

兩人突然同時彈指擊劍。

一陣聲响，兩劍同時毀折。

然後，這兩人就頭也不回地消失在柳叢之內。

× × ×

魔湖七絕現在變成了五絕。

葉一郎忽然長嘆一口氣，對他們道：「各位的好意，在下很明白，可是黑白熊王已傾全力來追殺我，各位又何必介入這個險惡的漩渦?」

穆無雙道：「無論如何，咱們都決不會離開大少爺的左右。」

葉一郎皺眉道：「那又何苦?」

穆無雙道：「咱們主意已決，縱使粉身碎骨，萬死不辭。」

「不行!」龍城壁突然在馬車廂頂上大聲道：「你們不能留在葉一郎左右。」

穆無雙面色一變道：「龍大俠何出此言?」

龍城壁冷冷道：「我不喜歡看見任何人白白去送死。」

穆無雙道：「你認爲我們五人的武功，不足以對付熊王宮派出來的殺手?」

龍城壁道：「不錯，所以你們一定要離開，葉一郎的事，只有一個人能够爲他解決。」

穆無雙道：「這個人就是你?」

龍城壁還沒有說話，馬車廂後忽然冒出了一個金袍人。

「這個人不是他，而是我!」

× × ×

金袍人的手上，戴着一雙金絲織成的薄手套。

他的靴也是金絲織成的。

還有他的臉上，更戴着一塊金光閃爍的面具。

他整個人都是金色的。

只有從面具裏冒出來一雙眼睛，却是白多黑少，彷如死魚眼珠一樣混沌無神。

他說話時聲調也是平平淡淡，好像吃不飽般有氣無力。

可是他手裏却有一根巨杵，而且份量沉重得令人難以想像，最少也有一百五十斤重。

穆無雙臉色一陣蒼白，失聲道：「熊王杵!」

金袍人淡淡地說道：「不錯，是熊王杵。」

穆無雙道：「你是老熊王?」

金袍人發出一陣輕嘆之聲：「想不到離開中原多年，還有人能認得出熊王杵和老朽，敢問穆堂主今歲青春多少?」

穆無雙道：「今年剛好五十。」

老熊王道：「十年前葉大孤把爾等七人，從尤門五魔大陣救出，不過事隔十年，你們又巴巴的趕着來送死，敢問諸位，對得起葉先生麼?」

穆無雙道：「咱們是生是死，絕不放在心上。」

老熊王道：「此話當眞?」

穆無雙道：「大丈夫豈是徒托空言之輩?」

老熊王微微點頭：「好，難得五位義氣深重，老朽有封密函，正要幾個不怕死的好漢送去，此事對葉一郎性命與葉先生之血仇大有關係，五位可否代爲送去?」

穆無雙道：「未知此函是送給誰?」

老熊王道：「熊王宮中黑白熊王!」

穆無雙神色不變，道：「可以!」

老熊王冷冷道：「你不怕黑白熊王會撕開你們?」

穆無雙道：「怕死非好漢!」

老熊王緩緩地取出一封書函，交給穆無雙：「如此有勞五位了，葉一郎的性命，包在老朽和龍城壁身上!」

穆無雙接過密函，貼身藏好。

老熊王忽然面色一沉，道：「穆無雙，老朽乃是熊族最高長老，熊王之王，你爲甚麼如此信任老朽?難道你不怕這封信是你們的催命符?」

穆無雙道：「熊族本不可怕，只因老熊王離開了之後才變了質，如今你重返中原，黑白熊王的末日快到了，咱們又何懼之有?」

老熊王默然。

頃刻間，魔湖五絕已策馬望北而去。

路上只剩下了三個人。

那是龍城壁，葉一郎和老熊王。

老熊王突然對葉一郎道：「令尊是給誰害死的?」

葉一郎道：「黑白熊王。」

老熊王道：「你可知道他們爲甚麼要殺害令尊?」

葉一郎道：「因爲先父堅決不肯將熊王璽交出，所以慘遭此禍。」

老熊王長嘆一聲，喟然道：「熊王璽是老朽交給令尊代爲保管的，想不到反而因此害了他。」

語音一頓，又道：「當年老朽遠赴苗疆，與苗族九大高手一决高下，連老朽都不知道是否能够回來，於是把熊王璽交給令尊代爲保管，誰知老朽決戰受了重傷，在苗疆療傷一躭便十八年，倒讓黑白雙熊這兩個畜牲擅踞王座，而且肆意殘害熊族忠良，終於釀成今日大禍。」

葉一郎道：「剛才你交給魔湖七絕的是甚麼密函?」

老熊王一笑。

龍城壁已插口道：「那不是密函，而是迷藥。」

葉一郎一怔。

龍城壁嘆道：「相信穆無雙現在已經昏倒，而他的四位兄弟也快昏迷，不醒人事。」

葉一郎道：「穆無雙被藥迷倒還可解釋，但其他四人並沒有接觸過迷藥，又怎會昏迷?」

老熊王道：「這種迷藥名爲百步香，穆無雙的馬最先跑，其他四個人跟在後面，又豈能不中其餘毒?」

葉一郎又是一呆：「你爲甚麼要迷倒他們?」

老熊王道：「老朽不願意看見他們去送死，所以唯有把他們迷倒，然後再派人送他們回去魔湖敎。」

龍城壁道：「在前面早就有三輛馬車在恭候他們，相信現在他們已乖乖的躺在車廂裏。」

老熊王發出了一陣冷笑：「黑白雙熊現在已變成了黑白熊王，分明完全不把老朽放在眼內，可是他們並沒有得到熊王璽，所以他們只能够控制熊王宮，而不能眞正控制着整個熊族。」

葉一郎道：「這一點先父已告訴過晚輩，黑白熊王急於追殺晚輩，就是以爲熊王璽在我手中。」

老熊王一怔問道：「熊王璽不在你手上?」

葉一郎道：「不在。」

老熊王道：「在哪裏?」

葉一郎道：「先父把它放在一個十分隱密的地方，除了他知道之外，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就只有一個人。」

老熊王道：「這人是誰?」

葉一郎道：「這個人就是你。」

老熊王又是一怔。

葉一郎道：「因爲他把熊王璽放在老地方，這個地方只有你和他兩個人才會知道。」

老熊王喃喃地：「老地方?甚麼老地方?」

葉一郎冷冷道：「你不知道老地方在哪裏?」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他的確不知道。」

葉一郎的聲音更冷：「他根本就不是老熊王，如果他是老熊王，他一定知道老地方是在哪裏。」

龍城壁道：「他的確不是老熊王。」

葉一郎道：「他是誰?」

「我不是老熊王，我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老熊王」忽然解下面具，還把眼膜上一層白色軟片除下。

他的眼神不再像一條死魚，變得精明，冷酷。

這人果然是司馬血!

× × ×

「你爲甚麼要冒充老熊王?」

「因爲我要替老熊王找回熊王璽。」

「老熊王呢?」

「六個月前死了，死在點蒼山下。」
葉一郎駭然道：「誰殺老熊王？」
司馬血道：「他並非被人殺死，而是病死的，他臨危之際派人找我，要我替他清理門戶。」
葉一郎喟然一嘆：「你本是職業殺手，現在居然連代替別人清理門戶的事也幹了。」
司馬血微微一笑：「爲了賺錢，有時候甚麼事也得去幹，何况替老熊王清理門戶，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葉一郎問他道：「他給你的報酬是多少？」
司馬血淡淡道：「紋銀十兩，不多不少，剛好十兩。」
葉一郎道：「你現在有甚麼打算？」
司馬血答道：「當然是準備去找熊王璽。」
葉一郎道：「你知道那個老地方在哪裏？」
司馬血搖頭：「但我知道有一個人一定會知道老地方究竟是甚麼地方。」
「誰？」
「小熊。」
「小熊？」
「不錯，」司馬血肯定的說道：「小熊一定會知道老地方是在甚麼地方。」
葉一郎道：「你爲甚麼如此肯定？」
司馬血嘆息一聲，道：「因爲小熊就是老熊王唯一的徒弟，老熊王知道的秘密，他都知道。」
葉一郎道：「誰說的？」
司馬血道：「老熊王。」
龍城璧點點頭，道：「老熊王臨死的時候，吩咐過司馬血，有甚麼不明白的事，都可以去問小熊。」
葉一郎道：「小熊呢？他的人在哪裏呢？」
龍城璧嘆了口氣：「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我們只知道小熊是個男人，今年已三十五歲，其他的都一概不知。」
葉一郎一楞。
他苦笑着，道：「如果連一點綫索都沒有，只憑小熊兩個字，又怎麼能找得着他？」
司馬血道：「其實也不能說是全無綫索，最少，老熊王曾經告訴過我，小熊以前很喜歡一個女人。」
龍城璧道：「她的姓名是丁蝶飄。」
司馬血接道：「丁蝶飄據說是河南丁家堡主丁文飄的胞妹。」
葉一郎的眼睛陡地一亮：「不錯，要找小熊，首先要到河南丁家堡！」
龍城璧悠悠一笑：「丁家堡距離這裏雖然不太近，但這輛馬車有的是酒，想來旅途中也必不會太過寂寞。」
司馬血却道：「我現在不想喝酒，只想喝血。」
龍城璧道：「喝誰的血？」
司馬血道：「你應該明白。」
龍城璧忽然走到那兩隻大酒缸面前。
這兩隻大酒缸，是酒中雙劍遺留下來的。
兪飛瀑從左邊那隻大酒缸裏鑽出來，但右邊那隻大酒缸一直沒有動過。
難道這隻大酒缸裏也藏着一個人？

× × ×

龍城璧淡淡一笑，風雪之刀已緩緩揚起。
「朋友，躲在缸裏這麼久，難道你不覺得屈悶？」
大酒缸仍然毫無動靜。
龍城璧忽然揮刀劈下。
大酒缸立刻分開數截。
缸裏果然有人。
一個臉色蒼白，但却是漂亮極了的女人。

空堡喋血　人肉之餐

漂亮的女人。
漂亮的笑容。
誰都想不到，沈必醉的兩隻酒缸裏，不但有男人，也有女人。
這隻酒缸並沒有酒，只有這個漂亮得令人爲之目眩的女人。
「妳是誰？」龍城璧終於回刀入鞘。
「我就是你們要找的丁蝶飄。」這個女人的回答，更加令龍城璧和司馬血都大吃一驚。
司馬血嘆着氣，道：「爲甚麼妳會躲在酒缸裏？」
丁蝶飄嫣然一笑：「兪飛瀑既然能够藏在酒缸裏，我爲甚麼不能？」
司馬血道：「是酒中雙劍要妳躲在裏面的？」
丁蝶飄道：「不錯，因爲他們也想從我的口裏，找出小熊的下落。」
司馬血道：「難道他們已知道熊王璽的事？」
丁蝶飄道：「你們都已知道，他們爲甚麼會不知道？」
龍城璧道：「小熊呢？」
丁蝶飄道：「我也想找他。」
龍城璧道：「連妳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嗎？」
丁蝶飄咬咬牙，紅着臉道：「但我一定會找到他的，即使他能躲一年，十年，我都一定能够找得着他。」
龍城璧看着他，忽然覺得她的腰肢似乎有點過份發胖。
丁蝶飄已看穿了龍城璧心裏想着的事情。
她忽然坦白的說道：「我已有了小熊的骨肉。」
龍城璧嘆口氣，道：「我們一定會找到小熊的。」
丁蝶飄道：「希望你眞的能够找得到他。」
龍城璧道：「妳現在可以回丁家堡去了。」
丁蝶飄道：「我爲甚麼要回去丁家堡呢？」
龍城璧道：「如果你不回丁家堡，又找不着小熊，在江湖中蕩來蕩去，實在未免危險。」
丁蝶飄冷冷一笑：「你以爲天下間所有的女人都怕危險，那就未免太小看了女人了。」
龍城璧道：「難道妳要整天都跟着我們？」
丁蝶飄道：「不錯，因爲我要找小熊

，而你們也要找小熊，所以我們應該都聚在一起。」
龍城璧長長嘆了口氣。
他不想和女人講太多的道理。
既然她喜歡跟自己，那便隨便她跟個飽，即使將來發生了甚麼事，都只能怪她自己而已。
司馬血在這個時候問龍城璧：「我們現在又應該到那裏？」
龍城璧淡淡道：「河南丁家堡。」
司馬血道：「丁家堡？咱們到丁家堡找誰？找丁文飄？」
龍城璧搖搖頭，道：「不是找丁文飄，而是找丁蝶飄。」
司馬血和葉一郎都是一呆。
丁蝶飄豈不是已經就在這裏？
龍城璧冷冷一笑：「丁蝶飄是個瞎了眼睛的女人，你看她現在像個瞎子麼？」
「丁蝶飄」臉色變得更加蒼白。
龍城璧突然雙手一伸，直拍去她的雙肩。
「妳是誰？爲甚麼要冒認丁蝶飄？」

× × ×

這個女人沒有回答龍城璧。
就在龍城璧雙手快要拍到她肩頭的時候，忽然間翠袖輕拂，左六右七共十三柄小飛劍已向前激射，但却並不是射向龍城璧。
她又是和酒中雙劍一樣，也想殺葉一郎。
司馬血與葉一郎同時亮劍，將十三柄小飛劍擊落。
誰知道小飛劍裏竟然藏着毒散，一被擊落，十三道青藍色的烟霧立刻飛揚在半空之中。
司馬血見機得快，早已退後三丈。
但葉一郎却慢了一點點，吸了一口烟霧之後，立刻就昏倒過去。
龍城璧怒道：「好卑鄙的手段。」
就在這一刹那間，龍城璧已擒住了冒充丁蝶飄的女人，把她全身穴道制住，動彈不得。
「妳是誰？快拿解藥來！」
「你聽過小毒姬這三個字沒有？」
「妳就是小毒姬呂冰荷？」
「不錯，我就是呂冰荷。」那女人忽然一笑，「你想要解藥，可以。」
「拿來！」
呂冰荷冷冷道：「你把我穴道制住，我如何能拿解藥出來？」
龍城璧猶疑片刻，終於伸手將她的穴道解開。
「妳若果敢裝神弄鬼，莫怪我刀下無情！」
呂冰荷穴道被解後，果然掏出一大包藥瓶出來。
這些藥瓶，有紅色，白色，黑色，紫色，綠色，最少都有十五六瓶以上。
龍城璧抽口氣，道：「那一瓶才是解藥？」
呂冰荷冷笑一聲：「這倒要碰碰運氣了。」
龍城璧勃然變色：「妳這算是甚麼意思？」
呂冰荷道：「也許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一瓶才是解藥，不過在這十六瓶藥中，其中有三份之二是毒藥倒是眞的。」
龍城璧拗不過她，而葉一郎的臉已逐漸變成灰黑之色。
龍城璧終於嘆一口氣，柔聲道：「妳要怎樣才知道那一瓶是解藥？」
呂冰荷曼笑着，道：「那也容易得很，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甚麼事？快說！」
呂冰荷回答道：「我要你替我殺一個人。」
「殺誰？」
「丁文飄！」

× × ×

河南丁家堡，在江湖上並沒有太响亮的名氣。
因爲丁文飄不喜歡與任何人爭鋒頭，而丁家堡也沒有發生過甚麼足以令江湖人矚目的大事。
可以說，丁家堡是平靜而沉實的，就像堡主丁文飄的性格一樣。
然而，世事每每都在改變。
今天以前還是很平靜沉實的丁家堡，說不定明天就會發生一件驚天動地，震撼武林的大事。
丁文飄平平穩穩地活了五十多年，但誰也不能保證他的明天，是否也能活得同樣風平浪靜，平平穩穩。
他畢竟也是個江湖人。
江湖中人，一生中難免會遭遇到一些可怕的巨風浪。
有人能在一生之中，衝破無數的巨風浪。
但也有人畢生只碰過一次眞正的風浪的打擊，便倒了下去，再也抬不起頭來。
巨風浪是驚險，刺激的。
同時，也是最殘酷的。

× × ×

如果說丁文飄在江湖上有甚麼最顯著的，那一定就是他的無影刀和飲血環。
無影刀並不是刀。
而是丁文飄的右手。
他的右手就是刀，可以在一「刀」之內，將一隻大野豬的腦袋劈開兩截。
而他的左手，却永遠離不開一隻精鋼打造，重量還不够一斤的飲血環。
丁文飄很少在江湖上生事。
但他的飲血環，曾在一夜之間飲過十四個人的血。
這十四個人，就是十二年前雄霸黃河中游兩岸的黃河十四鬼。
黃河十四鬼據說是天山白雲庵鐵相神尼的弟子。
但這件事一直沒有人能够加以證實。
鐵相神尼已三十年沒有離開過天山，她是否曾經收錄過這十四個徒弟，誰都不敢肯定。
但黃河十四鬼在丁文飄的飲血環下變成眞鬼，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 × ×

晨光燦爛，照在飲血環上。
丁文飄在後園裏的一張石椅上，輕輕撫弄着這一枚鋼環。
他在等待一個人。
一個來向他報復的人。
在他的右手裏，有一封信箋。
裏面只有簡短的兩行字。

「還我十四徒兒性命，一月內必取爾首級。」

信箋上沒有署名。

丁文飄在想：「黃河十四鬼的師父，是否眞的鐵相神尼？」

如果眞的是鐵相神尼，他的首級勢難保得住。

世間上也許有人能够敵得過鐵相神尼，但丁文飄絕不會是其中之一。

江湖中早有公論，即使是少林寺方丈千藏大師，也不是鐵相神尼的敵手。

又何況是丁文飄。

但丁文飄不相信發函者是鐵相神尼。

黃河十四鬼的師父，必定另有其人。

可是，他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於是，他每天都在等。

自從這封信箋交到他手中之後，他巳等了二十七日。

今天，是第二十八天。

要取他首級的人，只剩下三天時間。

× × ×

正午。

太陽巳從東山移到了丁文飄的頭頂之上。

他仍然坐在後園裏的那張石椅上，動也不動。

丁家堡早巳變成空堡。

他在接到那封信箋的三日內，便把丁家堡的每一個人都遣散。

有十幾個忠心的堡僕和衞士不願離開丁文飄，但却都給丁文飄用飲血環轟了出去。

「誰敢逗留在堡，誰就是叛徒。」

結果，丁家堡變成了空堡，除了丁文飄之外，便空無一人。

至於丁蝶飄呢？

她又在那裏？

× × ×

堡門大開。

現在無論是誰，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闖進這座平時守衞森嚴的丁家堡。

闖丁家堡的人，遲早總會出現。

丁家堡在江湖上一直沒有太大的名氣，主要原因，也許和丁文飄缺乏一羣武力高超的手下有關。

丁文飄雖然武功甚高，但丁家堡裏的其他人物，却沒有一個是武功比較好一點的。

牡丹雖好，還須綠葉扶持。

丁文飄這一朶牡丹，顯然缺乏了足以襯托他自己的綠葉。

丁家堡雖然人數衆多，但在眞正的武林高手看來，這些人簡直就和一羣母鷄一樣，除了咯咯的叫之外，一旦眞正交手，就只有被人斬瓜切菜般砍下的份兒。

丁文飄總算是個老江湖。

他對於自己手下的實力如何，一向都很清楚。

面臨到强敵的報復，他不想連累這些人。

所以，丁家堡變成了空堡。

二十多天過去，大門一直都打開着。

闖堡的人，終於來了。

× × ×

一輛馬車，兩匹靑驄馬，停在丁家堡外。

丁文飄輕輕的嘆息着，拖着疲倦的身體，迎了出去。

他的眼睛滿佈血絲，連臉孔的膚色也比平時變得焦黃，他的確巳很疲倦。

他似乎並不愛惜自己的生命。

他剛來到門外，便大笑着的說道：「你們若要殺我，最好快些動手！」

他的笑聲很蒼涼。

他好像受過某種嚴重的打擊。

馬車的車頂上，坐着一個人。

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我們不是來殺你的。」

丁文飄冷冷道：「難道你們還會是來給我助拳的？」

龍城璧淡笑着，說道：「不錯，我們的確是來給你助拳，對付黃河十四鬼的師父。」

丁文飄呆住了。

他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朶。

龍城璧又道：「你可知道黃河十四鬼的師父究竟是誰？」

丁文飄皺眉道：「有人說他們是鐵相神尼的弟子，因爲他們所練的武功……」

「黃河十四鬼的師父絕不會是鐵相神尼。」龍城璧打住了丁文飄的說話：「因爲鐵相神尼巳經在三十年前，被人用毒藥毒死！」

丁文飄更加呆住。

「甚麼？鐵相神尼巳死？」

「不錯，殺死鐵相神尼的人，就是黃河十四鬼的師父，他殺死了神尼之後，從一本鐵相眞經中練習到她的武功，然後又把這些武功傳給黃河十四鬼。」

丁文飄道：「難怪那十四個人的武功，看起來很像是鐵相神尼以前的幾個弟子呢。」

長長一陣嘆息後，目光停在龍城璧的臉上：「你是誰？你怎會知道這些事？」

馬車廂裏忽然冒出了一個女人。

一個漂亮極了的女人。

她當然就是小毒姬呂冰荷。

她冷冷的笑着道：「這些事都是我告訴他的，他叫龍城璧。」

丁文飄的身子微微一震：「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沒有開口回答，只把手裏的刀輕輕一揚。

「風雪之刀！」丁文飄喃喃一笑，道：「你果然就是龍城璧。」

呂冰荷冷冷道：「他的確是龍城璧，但他並不是來給你助拳，而是來要你性命的。」

丁文飄道：「他爲甚麼會要我性命？我和他根本無怨無仇。」

呂冰荷道：「你雖與他無怨，却與我有仇。」

丁文飄道：「這更奇了，丁某人與姑娘素未謀面，又有何仇恨？」

呂冰荷冷笑一聲：「你殺了我十四位師兄，難道還不是血海深仇？」

丁文飄面色一凜，道：「黃河十四鬼是你的師兄？」

呂冰荷道：「不錯。」

丁文飄道：「那封信也是你寫的？」

呂冰荷一怔道：「甚麼信？」

丁文飄道：「妳眞的不知道？」

忽然間，堡中傳出來一個人的冷笑聲響、

「她的確不知道，因爲寫這信的人，是我而不是她。」

丁文飄身子猛然一震。

「你是誰？爲甚麼只是鬼鬼祟祟的在叫，却不敢現身走出來？」

「你爲甚麼不轉身看看你的後面？」

丁文飄立刻轉身。

他剛轉身，立刻便看見了一個比他矮了半截的白袍老人。

白袍老人的鬢髮却是銀白色的，但他的臉却黑如墨硯。

他的袍雖然是白色的，但他手裏的一把彎刀，却血漬斑斑，好像曾殺人無數。

丁文飄一看見這個白袍老人，心中便沒有半點活下去的希望和打算。

因爲他就是江湖上失踪三十年的大魔頭——九幻刀神呼延黑！

× × ×

三十年前，九幻刀神呼延黑從隴中望北而去之後，一直就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過。

他失踪了。

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

但他過了這許多年月，他的名字巳漸漸被人遺忘，越來越多人相信他巳死去。

然而，現在眞相巳經大白。

呼延黑沒有死。

反而人們一向以爲仍然活着的鐵相神尼，却巳死去了三十年之久。

殺死鐵相神尼的人，就是呼延黑。

而且鐵相神尼的武功秘笈，也落在了呼延黑的手中，他三十年來不見踪跡，原來是爲了練習鐵相眞經上所記載的武功。

黃河十四鬼是呼延黑在隱居天山時所收的第一批弟子。

這十四個人，原本是北方的一隊獵戶，在天山下遇見了呼延黑，結果被呼延黑收錄爲徒。

但黃河十四鬼並不是練武的好材料。

呼延黑教了他們一年的武功，成就並不很大。

終於，黃河十四鬼在丁文飄的飲血環下，全軍覆沒。

呼延黑甫出天山，第一件事就是爲他們報仇。

小毒姬呂冰荷自然也是呼延黑的弟子，現在丁文飄等巳陷入了非死不可的絕境之內。

但呼延黑沒有動手。

他只是冷冷的看着龍城璧。

還有跟隨着龍城璧的兩個年靑人。

這兩個年靑人，也就是司馬血和葉一郞。

呂冰荷忽然冷笑一聲，對呼延黑道：「他們也在找丁蝶飄，因爲只有丁蝶飄才知道小熊的下落。」

呼延黑沉着臉，道：「他們並不是找丁蝶飄，也不是找小熊。」

龍城璧悠然一笑，道：「難道你認爲我們是來找死？找閻羅王的？」

呼延黑沉下來的臉，突然變成了大笑：「這一次你說對了，你們的確是來找死的！」

× × ×

葉一郞身中奇毒，毒雖巳解，但元氣仍未恢復。

其實呂冰荷也知道龍城璧絕不會殺丁文飄，但她不在乎這一點，因爲她早就知道自己的師父巳在丁家堡中。

只要龍城璧來到了丁家堡中，他就必死無疑。

她相信憑師父呼延黑的武功，一定可以將這三個靑年高手全部殺死。

但事實是否如她想像中般順利？

當然並不！

無論是誰，想一舉殺掉龍城璧和司馬血，都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使是九幻刀神呼延黑，也不例外。

× × ×

九幻刀神原來的綽號，是九幻刀魔。

但呼延黑不喜歡那個「魔」字。

在三十三年前，他公然宣稱自己是刀神，而不是刀魔。

倘若有人胆敢再稱呼他九幻刀魔的話，必殺無赦，而且會死得很慘很慘。

在三年之內，爲了這一個字而慘死在他毒手之下的江湖人，沒有一百，也最少有九十以上。

江湖人最重義氣。

義氣也是骨氣的一種。

沒有骨氣的人，決不會有義氣可言。

呼延黑雖然自稱刀神，但江湖上任何一個具有正義感的人，都不願意把刀魔改爲刀神，就算面臨到死亡的威脅，也絕不肯低頭改口。

呼延黑爲了這件事，大開殺戒。

其實他也並不是個戒殺的人，他殺人簡直比吃飯喝酒還更輕鬆，別人的死活，他從來就沒有放在心上。

這些歷史，龍城璧和司馬血都曾聽說過。

司馬血天不怕，地不怕，他的胆量有時比龍城璧更加令人駭然。

他不怕呼延黑。

他明知呼延黑最忌這個「魔」字，故意大聲道：「九幻刀魔，你是個魔鬼中的魔鬼，你想稱神稱聖，未免太妄想了。」

呼延黑的一張黑臉，立刻緊繃繃的難看到了極點。

他突然一聲暴喝，手裏的九幻刀向司馬血迎頭罩下。

這一刀，一刀化成爲九刀，每一刀都從不同的角度，向司馬血的要害劈去。

龍城璧是刀法上的大行家，他早巳看出了呼延黑的九幻刀彎度很大，與尋常的刀大有迥異處，而呼延黑這一刀一分爲九，更與中原任何一家的刀法都絕不相同。

只見九蓬刀光，直向司馬血罩下，威勢之猛烈，如非親眼目睹，簡直就難以想像。

司馬血突然長身飛躍，蜷身在半空之中，在最危險的刹那間揮出一劍。

九幻刀與龍氏世家的幻龍寶刀齊名，都是萬金難求的上好兵刃；但碧血劍却也並不輸虧，一劍揮出，九蓬刀光猛烈的威勢立刻就被壓了下去。

呼延黑突擊司馬血未能得手，刀勢一轉，忽然向龍城璧的腰間捲去。

他早巳看出葉一郞身受毒傷，尚未完全復原，不足爲慮，眼下唯一要解決的人

，就只有龍城璧和司馬血兩個。

他在天山一獃便獃上三十年，在這三十年的漫長歲月中，他的武功當然又精進了不少。

唯一令他感到最爲遺憾的，就是他苦練了三十年的鐵相眞經上的武功之後，才驀然發覺鐵相眞經上的功夫，由女子練習會比男人練習更易成功，威力也更深奧博大。如果他是女人，他現在的成就必已不在昔年鐵相神尼之下。

可惜等他發覺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已在鐵相眞經的武功上花費了三十年時間。

他感到很憤怒，但却又不能去埋怨任何人。

要埋怨的話，就只能夠埋怨自己，誰也沒有強逼他去練習鐵相眞經上所記載的武功。

他現在來到丁家堡，最主要的目的，並不是殺丁文飄。

他想找丁蝶飄、找小熊。

只有小熊，才能替他找到熊王璽。

他一定要找到熊王璽，因爲他本來也是熊族一份子。這當然是一個秘密。

一個絕大的秘密。

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知道九幻刀神呼延黑，原來也是熊族中人。

老熊王遠赴苗疆，一去無踪影。

黑白熊王在熊王宮中作威作福，掀起無限的腥風血雨，這些事本已足够令人頭痛。

現在再加上九幻刀神呼延黑，事情當然更加複雜。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並不愚蠢。

呼延黑要找小熊，他們已開始懷疑他與熊族之間，究竟有着些甚麼關係。

× × ×

呼延黑一刀向龍城璧的腰間捲過去的時候，司馬血却如鬼魅一樣緊緊跟着他。

「鏗」一聲响，九幻刀已和風雪之刀相擊在一起。

龍城璧的刀一直未有出鞘。

但等到呼延黑的刀已逼近他的霎那間，風雪之刀突然亮起，而且在最恰當的位置上，將呼延黑的九幻刀逼回去。

這一手功夫，看似平平無奇，但如果稍慢半刻的話，他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具腰間中刀的屍體。

呼延黑微微一凜，司馬血的劍已如毒蛇般向他的咽喉纏了過來。

好快的一劍。

呼延黑全不考慮，反手一刀，這一刀力量大得出奇，竟然將司馬血震退三尺。

但司馬血甫退，立刻又再開聲吐氣，鼓勁運劍向呼延黑撲去。

而龍城璧的風雪之刀也在這時向呼延黑的背心部位砍下。

呼延黑腹背受敵，已完全屈居下風。

但呂冰荷却在呼延黑最危險的時候，向司馬血連發十八枚毒袖箭。

這十八枚毒袖箭無聲無息的突然發難，而且與司馬血的距離又是如此接近，形勢可算兇險之極。

驀地，一枚鋼環飛捲而出，居然將這十八枚毒袖箭，悉數擊落。

丁文飄的飲血環，救了司馬血一命。

呂冰荷大怒，玉掌翻飛，便去鬥丁文飄。

但呼延黑却在這個時候大叫道：「冰荷速退！」

原來呼延黑以一敵二，而且對手又是龍城璧和司馬血，終於不敵，臂上捱了一刀，以是匆匆撤退。

呂冰荷見師父敗陣，心中大驚，自然也不敢再戀戰，亡命飛奔而去。

丁文飄沒有追。

龍城璧和司馬血也沒有繼續追殺。

他們所關心的，都同是一個人。

她就是丁蝶飄。

× × ×

丁蝶飄在哪裏？

不但龍城璧和司馬血不知道，連丁文飄也不知道。

「她私奔了，」丁文飄嘆着氣，敍述着三年前的一段往事：「我一向反對她嫁給小熊，因爲小熊是熊族裏的未來之王，她若嫁給他，將來一定會很痛苦。」

司馬血道：「你這種想法未免是太偏見了。」

丁文飄搖頭，道：「絕不偏見，熊族一向只有暴亂，沒有和平，嫁給熊族的人爲妻，絕不會有好結果。」

龍城璧道：「由於你反對她嫁給小熊，所以她私奔？」

丁文飄道：「不錯，她私奔已整整三年。」

司馬血道：「你不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

丁文飄喃喃地，搖着頭：「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司馬血道：「你沒有派人出去追查過她的下落？」

丁文飄道：「有，三年來我前後派出六批手下去追查，但五次都失敗了。」

司馬血問道：「還有第六批人又如何呢？」

丁文飄道：「他們還未回來。」

龍城璧眉心一聚，道：「他們已去了多久？」

丁文飄道：「半年，已整整半年。」

龍城璧道：「半年來連一個都沒有回來？」

丁文飄嘆道：「這第六批偵查他們下落的人，一共有十二人，而且都是本堡中最精幹的探子，可是他們自從半年前被派去追查小熊與蝶飄下落之後，一直就再也沒有回來。」

龍城璧道：「你可知道他們去的是甚麼地方？」

丁文飄道：「點蒼山，也就是傳說老熊王曾經出現過的地方。」

龍城璧沉吟半晌，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他倆的確就在點蒼山，因爲老熊王也曾到過那裏，他的目的，可能也和你一樣，想找尋他們兩人。」

司馬血道：「丁堡主找尋的是妹子，他找尋的却是他唯一的弟子。」

龍城璧忽然對丁文飄道：「你願不願意去點蒼山？」

丁文飄嘆了一口氣，道：「只要能够找回我的妹子，就算十八層地獄我都願意去。」

龍城璧朗聲一笑，道：「好極了，咱

們現在就馬上去點蒼山，把這對小冤家給找出來！」

× × ×

夕陽已向西沉。

這裏不是點蒼山，但距離點蒼山已不遠。

龍城璧等四人馬不停蹄，一連三日趕路，現已來到點蒼山一百里外的北風鎭。

但北風鎭今天吹的是東南風。

在風中，一塊懸在半空的牌匾不停地在搖幌着。

銷愁酒家。

這裏有間酒家，名爲銷愁。

龍城璧微笑着，對丁文飄道：「你愁不愁？想不想喝酒？」

丁文飄向那酒家望了一眼，漫聲道：「銷愁何必須有酒？就算天下名釀擺在眼前，又豈能銷愁於今夕？」

司馬血笑道：「我現在不想喝酒，只想吃一隻又肥又嫩的醉風鷄。」

× × ×

桌上有酒，也有肉。

司馬血沒有吃鷄，他在吃着一斤熟牛肉。

熟牛肉泡製得很香，連酒的香味都給壓了下去。

牛肉雖好，但司馬血仍然念念不忘想吃一隻肥嫩的醉風鷄。

可是店小二道：「今天不賣鷄。」

不是沒有鷄，而是不賣。

司馬血一面吃着熟牛肉，一面深深不忿。

他終於忍不住又把店小二揪過來，道：「爲甚麼不賣鷄？難道你認爲我付不起賬？」

店小二臉色陣黃陣白，道：「小的……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龍城璧笑笑，叫司馬血放手，然後也過來問店小二，道：「剛才我看見廚房後面，有七八隻又肥又大的母鷄搖搖擺擺的走來走去，難道是捨不得把牠們宰掉？」

店小二訥訥的道：「不……不是不捨得。」

司馬血冷笑一聲，道：「本公子喜歡吃鷄，快去吩咐廚子把那七八隻母鷄都一起宰掉。」

店小二苦笑連聲，眼睛只是不停的望着櫃枱裏坐着的老掌櫃先生。

這個老掌櫃的臉孔很詳和，笑吟吟的令人覺得和靄可親。

但他對司馬血講出來的說話，却很奇怪，他道：「正因爲你喜歡吃鷄，所以這裏的鷄就偏偏不賣給你吃！」

司馬血嗯一聲，忽然兩眼盯着這個老掌櫃：「老先生似乎臉熟得很。」

老掌櫃笑瞇瞇的從櫃枱裏走了出來，道：「你還記得起老夫嗎？」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五年前你還是滿頭黑髮，想不到現在你的頭髮都已蒼白。」

老掌櫃陰陰一笑，說道：「你殺了老夫的老伴，我的頭髮在三個月內便都盡白了。」

司馬血冷哂道：「鴛鴦雙辣手一在陰曹，一在陽世，也難怪你憔悴至於斯。」

司馬血此言一出，龍城璧，葉一郎與丁文飄俱是一愕。

龍城璧猛然醒悟，道：「原來是辣手老郎宋班，倒是失覺了。」

宋班神態忽然變得木然。

銷愁酒家之內，在這個時候已靜悄悄的出現了六個青袍人。

六個青袍人，六桿金槍，還有十二隻充滿殺機的眼睛！

龍城璧的表情立刻變得很嚴肅：「金槍六使已來了，爲何黑熊王還不現身？」

他的話剛說出口，馬上就有人大聲狂笑道：「好一個龍城璧，難怪這十年來，整個江湖都似乎是屬於你的了。」

大笑聲中，一個黑袍中年人大步從酒家門外走進，赫然就是黑熊王魏天桓！

× × ×

魏天桓的身材並不胖。

但他走路的時候，總喜歡一步一步慢慢的向前移動，現在他雖然是大步的走進來，却也比平常人慢了幾分。

龍城璧冷冷一笑：「你的消息倒也很靈通，居然在這裏來攔截在下，白熊王夏侯眞呢？」

魏天桓桀桀笑着，看了龍城璧一眼，道：「夏侯眞現在已率領着七十七個熊王宮中的高手，到點蒼山找尋小熊夫婦。」

龍城璧嘆道：「看來世間上的確難有半寸安樂之土，小熊夫婦避到點蒼山隱居，到頭來仍然難逃別人的大肆搜捕。」

魏天桓頻頻搖頭，道：「夏侯眞雖然帶着七十七個人去點蒼山，但未必就能找得着他們倆口子！」

「你何以不去點蒼山？」司馬血忽然問魏天桓。

「我當然不陪他去點蒼山，」魏天桓淡淡笑着：「我也有自己本身的任務。」

司馬血道：「你有甚麼任務？」

魏天桓笑容收斂，道：「這任務就是把你們截住，然後一個一個的宰掉。」

宋班冷冷道：「今天這裏不宰鷄，但宰人！」

× × ×

不宰鷄，宰人！

司馬血嘿嘿冷笑：「說得好，與其宰鷄，不如宰人更加痛快。」

龍城璧悠然道：「何況除了幾個好像是人的傢伙之外，還有一隻該死的黑熊？這種老畜牲，更加非宰不可。」

黑熊王魏天桓倏地右手一揮，抖出一根四節亮銀短鞭。

而他的左手，却戴着一隻黑皮手套，手套之上，滿佈毒針，針上藍芒耀目，確是一種陰險歹毒的武器。

魏天桓輕咳兩聲，道：「究竟是誰宰誰，大家不妨手底下見個眞章。」

龍城璧和司馬血還未動手，丁文飄却竟已首先向魏天桓發難。

只見飲血環寒光閃爍，丁文飄已閃電般出手，向魏天桓的臉砸了下去。

但魏天桓沒有還手。

他甚至連動都不動一下。

飲血環雖快，但六桿金槍却已同時從他的兩側直插了過去。

金槍六使是熊王宮中的絕頂高手。

這六槍插過去的速度，絲毫不比丁文飄的飲血環爲慢。

丁文飄兩側受敵，這一環縱使能够砸在魏天桓的臉上，他自己也勢非當場命殞不可。

但龍城璧和司馬血却來一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龍城璧一刀向左側三位金槍使劈去，而司馬血却從右側殺上，一連三劍，分別向三人的背心部位刺去。

刀狠劍絕，這兩人聯手的攻勢，實在驚人已極。

金槍六使大吃一驚，六條人影，同時凌空飛躍。

丁文飄之圍已解。

但他的飲血環，却不再攻向魏天桓，反而向金槍六使的下盤砸去。

金槍六使十二條腿俱在半空，冷不防丁文飄奇招突出，用飲血環向他們的足踝上同時砸去。

只聽得一陣骨裂之聲，金槍六使的十二隻足踝，竟然同時爆裂。

但金槍六使的骨頭也眞硬，竟然沒有一個哼出聲，接着六槍俯衝而下，直刺丁文飄前額後腦。

龍城璧和司馬血刀劍齊施，只聽得一陣嗆啷聲响，六桿金槍盡皆被震甩脫手，竟然全部都釘在大屋樑之上。

黑熊王魏天桓一直沒有動。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四節亮銀短鞭突然向丁文飄的背心部位戳去。

這一鞭奇快無比，丁文飄已難自保。

龍城璧手急眼快，立刻伸脚一勾，把丁文飄撞跌，魏天桓這一鞭恰好落空。

誰知魏天桓就在這短短的刹那間，再發三鞭，逼退了龍城璧，然後左拳猛向丁文飄胸膛上擊下。

這一拳才是他的眞正殺着。

丁文飄想用飲血環抵抗，但太遲了。

魏天桓這一拳，已深深的揳進了他的胸膛，手套上十多枚毒針，全都刺進了他的肌肉裏。

丁文飄悶哼一聲，整張臉立刻變成灰色。

魏天桓一擊得手，但他的心裏並不覺得如何高興。

因爲金槍六使的手裏已無金槍。

而且他們都已成爲了跛足之人。

× × ×

丁文飄終於死了。

但魏天桓最想殺的人，却並不是他。

而是龍城璧，司馬血和葉一郎。

這三個年青小伙子不除，熊王宮就永無安寢之日。

但這三個年青人都不容易對付。

龍城璧是名震天下的雪刀浪子。

司馬血是獨一無二的殺手之王。

葉一郎雖然是較弱的一環，但他畢竟是葉大孤的唯一兒子，唯一傳人。

熊王宮追殺葉一郎不下十次。

但每一次都失敗。

所以，又有誰能小覷於他？

這三個人現在聚於一起，看來更加難以收拾。

但魏天桓仍然充滿信心。

因爲他請來的高手快到了。

爲了要鞏固自己的地位，錢是不能不花的。

只要能够花錢，就會有人替你賣命。

熊族中雖然高手如雲。

但這些高手並不直接隸屬於熊王宮指揮！

除非擁有熊王宮，否則誰也休想要他們爲任何人辦事。

他們只爲眞正的熊王效忠。

黑白熊王雖然已直接控制了熊王宮，但要熊族裏的高手俯服，還得要加上一個七色寒玉雕成的熊王璽。

因爲沒有熊王璽，就絕不會被人視爲眞正的熊王。

這就等於少林寺方丈的金禪杖，與丐帮帮主的碧玉打狗棒，無論是誰担當這兩個重要的職位，都絕不能沒有這兩種鎭山寶物在手一樣！

× × ×

銷愁酒家已變成了戰場。

龍城璧冷冷的盯着魏天桓。

「你想試一試我的刀？」

魏天桓臉色深沉，道：「你以爲我不敢殺你？還是以爲我殺不了你？」

龍城璧道：「你完了，因爲你絕不會是我和司馬血的敵手。」

「你看得出？」魏天桓冷笑：「別忘記我是黑熊王，我連葉大孤都殺得了，又豈會殺不了區區一個龍城璧和司馬血？」

司馬血道：「葉大孤是君子，也是個老實人，他比較容易上你的當。」

龍城璧道：「可惜我們不是葉大孤，你懂得使詐，我們也許會比你更奸詐。」

司馬血淡淡道：「對付你這種人，我們最少有三十種不同的方法，每一種都保證令你死得很慘很慘。」

魏天桓的臉色開始變了。

變得更深沉，更具殺氣。

但他一直都沒有首先動手。

也許，他根本就不想動手，也不必動手。

因爲他花了大量金錢邀請來的高手，現在已經來到了這裏！

辣手老郎宋班是其中之一。

另外還有三個，而這個人的來歷，猶更在宋班之上。

× × ×

天色已盡黑。

三個臉色很蒼白的人，從外面的黑暗中走了進來。

首先進來的一個，是三十來歲的綠衣婦人。

司馬血一眼便已認出，她就是江湖上有名的女魔頭「寒星鬼后」于四娘。

于四娘曾嫁過三次。

但她的婚姻，每次都不超過三個月。

曾經做過她的丈夫的人，現在都已變了鬼。

而且是枉死之鬼。

她就是一個專殺丈夫的女人。

直到她第三位丈夫死在她手下之後，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人敢惹這個女人。

因爲第三個死在她手下的丈夫，就是「寒星魔帝」杜角。

連杜角這樣的大魔頭，尚且要死在于四娘的手下，又還有甚麼人，敢再去惹她呢？

她現在還不算很老。

雖然她的臉色蒼白了一些，但笑起來

的時候仍然很動人，而且她的身段也比以前更豐滿成熟，可是，她似乎已很難再找到第四位丈夫。

× × ×

第二個走進酒家的，也是個女人。

但她的年紀，却比于四娘最少大上一倍！

于四娘曾經三嫁。

但這個老婦人，却從來都未曾嫁過一次。

她討厭男人，她認爲男人是骯髒、卑下的。

她孤芳自賞，蹉跎了六十多年的光陰，不肯嫁人，但也不願去做尼姑。

她年輕的時候，已經是個心狠手辣的殺手。

到了現在，她殺人的技巧精進了三倍，心腸更狠辣了不知若干倍。

她甚麼人都殺。

包括初出生的嬰兒，以至年逾古稀，殘弱無靠的老年人在內。

以前她叫「天殺女」。

現在她叫「天殺姥姥」。

沒有人知道她的姓名，但她自稱是天一姑。

她說自己姓天，名字就叫一姑。

這當然是個假名字，但無論是眞是假，天一姑殺人本領獨步武林，却是絕對不會假的。

× × ×

還有最後一個，却是個骨瘦如柴的老和尚。

這個老和尚，瘦得臉上毫無血色，比起于四娘和天一姑的臉色，更難看十倍。

他身上的一襲灰色僧袍，已不知穿了多少年月，又殘破又髒舊。

但誰都不敢說他是個窮和尚。

因爲他的雙腕上，最少戴着超過十隻的金鐲子，腰上却圍着一條鑲銀革帶，中間還墜着十八顆比龍眼還大的明珠。

這個和尚，雖然僧袍殘舊得可以，但却滿身珠光寶氣。

一個和尚珠光寶氣，當然就不像個和尚了。

但他的確是個如假包換的和尚。

人人都稱呼他爲天絕大師。

佛家有五戒。

第一戒殺生。

第二戒偷盜。

第三戒邪淫。

第四戒貪酒。

第五戒妄語。

天絕大師既不偷盜，也不貪酒好色，而且也絕不打誑語。

可是，他絕不戒殺。

× × ×

司馬血雖然號稱殺手之王，但擺在他眼前的三個人，都可算是他的前輩份子。

尤其是天殺姥姥和天絕大師，這兩個人更是殺手行業中的老祖宗。

龍城璧輕撫刀鋒，微笑着：「今天晚上，可算熱鬧極了。」

于四娘嫣然一笑，道：「你能够在熱熱鬧鬧晚上死去，倒也算是一場造化！」

天殺姥姥沙啞的聲音冷冷道：「可惜他死了之後，就再也不會覺得熱鬧了。」

于四娘悠悠笑着道：「丁文飄已死了，再加上這三個小伙子，黃泉路上即使不算熱鬧，也決不會很寂寞。」

龍城璧嘆口氣，道：「聽你們的講法，我好像今天是死定的了？」

一直沒有開口的天絕大師却忽然高喧佛號，然後道：「龍檀樾不必聽她們的胡言亂語，在未曾交手之前，老衲絕不認爲龍檀樾會敗在我們手上。」

司馬血一怔，繼而笑道：「大師如此講話，豈不有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之嫌？」

天絕大師又再輕唸佛號，道：「出家人不打誑語，這是事實，那又何必自欺欺人？」

「好一句出家人不打誑語，」司馬血冷冷道：「出家人也戒殺生，但敢問大師，自出家以來，前後共殺人多少？」

天絕大師長嘆一聲，黯然道：「老衲出家五十七年，所殺之人，一共九百零三人。」

司馬血冷笑復冷笑：「大師所殺之人，已九百零三，然而被大師重傷之輩，又有幾許？」

「老衲從不傷人，」天絕大師神態肅穆，道：「老衲杖下，從無活口，所以凡與老衲交手之人，都只有一條死路，而絕不會僅僅受傷而已。」

龍城璧越聽越不是滋味，忍不住問：「大師殺人如蔴，所爲何事？」

天絕大師蹙眉浩嘆，煞有介事的道：「還不是爲了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龍城璧有點冒火了：「你身爲佛門子弟，濫殺無辜，居然也算是替天行道？」

天絕大師忽然露出了一個神秘而可怕的笑容，道：「檀樾可知老衲口中的天字，是何所指？」

龍城璧以指彈刀，錚一聲响：「難道你就是天？」

天絕大師緩緩道：「老衲法號天絕，爲甚麼不能算是天？」

一直沒有出過聲的葉一郎突然冷冷道：「天下間有你這種臭和尚，難怪整個武林都給你弄臭了！」

司馬血擊劍大笑，點頭道：「不錯，的確是個又老又臭的和尚！」

天絕大師閉上了嘴，連眼睛也一併閉上。

他手裏有根鋼禪杖。

禪杖上有兩個小小的銅鈴。

銅鈴忽然响了，响聲雖然細小，但每一個人都淸晳可聞。

司馬血向龍城璧道：「臭和尚要殺人了，他又要替天行道！」

龍城璧笑了笑：「這位天絕大師誰來對付他？」

屋樑上突然一人大聲道：「這個又老又臭的和尚，由在下把他的腦袋超渡上天可也！」

魏天桓怒叱一聲，仰首道：「誰在屋樑上？」

屋樑上沒有人。

因爲原本躲在樑上的人，現在已坐在酒家最角落的一張桌子之上。

他是一個青衫長劍，神采飛揚的年青

公子。

魏天桓沉聲喝道：「你是誰？爲甚麼鬼鬼祟祟的躲在屋樑上？」

青衫公子悠然一笑：「對付鬼鬼祟祟的人，又何妨鬼鬼祟祟一點？閣下多行不義，小心你的腦袋眞要被在下偷去。」

魏天桓臉色一變。

他總算知道對方是誰了。

原來這人就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 × ×

天絕大師忽然又高宣佛號。

「想不到江湖上最有名氣的年青高手，都來到了這裏，還有一個醫谷谷主許竅之呢？他是否也到了北風鎭上？」

「臭和尚果然有些道行，」衞空空望了天絕大師一眼：「許谷主比在下更早來到這裏，但現在他已到了點蒼山。」

魏天桓心頭又是一凜。

許竅之是醫谷谷主，武功極高，他去到點蒼山，顯然是爲了要對付白熊王夏侯眞。

龍城璧微笑着說：「今晚果然熱鬧極了！」

天絕大師禪杖上的銅鈴又再响動。

突然間，呼一聲响，禪杖向龍城璧攔腰掃去。

龍城璧並沒有還手，只是飛躍閃避開去。

天絕大師喝道：「你不敢跟老衲交手了？」

龍城璧沒有回答。

衞空空却已笑吟吟的走了過來，道：「在下早已說過，你的腦袋由我來超渡上天！」

天絕大師嘿嘿一笑，道：「且看是誰超渡誰上天好了。」

衞空空的劍已亮出。

他用的是一柄很普通的劍，絕不是甚麼名劍，更不是甚麼削鐵如泥的寶劍。

但這一柄平凡的劍，已經砍下了很多非凡人的腦袋。

天絕大師陰陰笑着，道：「眞不相信名滿天下的偷腦袋大俠，用的竟然是這種第九流的鈍劍。」

衞空空瞇眼一笑：「在下眞不相信殺過九百零三人的天絕大師，居然會說出如此幼稚的說話。」

天絕大師臉色陡地一寒。

衞空空接道：「再鈍的劍，也同樣能夠殺人，大師的頸子再硬，也硬不過這把鈍劍！」

天絕大師不再說甚麼，突然一杖向他的劍鋒上擊去。

但這一杖才擊出，天絕大師的僧袍左袖，已射出二十一顆金丸。

這二十一顆金丸，皆淬奇毒，只要被其中一顆沾着肌膚，立死無救。

眞正的出家人，當然不會在身上藏着這些歹毒無比的暗器。

衞空空冷笑連聲：「這和尚不但又老又臭，而且毒辣得很！」

他說這兩句說話的時候，這二十一顆毒金丸早已全部被他的長劍擊落。

天絕大師獰笑着：「果然好劍法！」

衞空空猝然大喝：「劍法不好，如何能把你這個毒和尚的臭腦袋搬家？」

大喝聲中，砍腦袋劍法已施展開。

天下間獨一無二，劍勢最狠，最霸道的一種劍法。

這種劍法，雖然並不是天下最快的劍法，但能夠在衞空空劍下保得住腦袋的人，却並不多見。

天絕大師驟見劍光閃動，氣勢逼人眉睫，心知不妙，饒是他久經戰陣，屢挫強敵，但像衞空空這種威猛霸道的劍法，却也是從來未曾遇見過。

衞空空劍影連揮，竟逼得天絕大師無法運用禪杖向他反擊。

天絕大師突發狂威，拚死冒險向衞空空的胸膛一杖撞去。

但衞空空絕不畏縮，砍腦袋劍法中的一招「法場斬首」已經向天絕大師的頸子上猛然砸去。

這一劍，堪稱驚天地，泣鬼神，大有不斬天絕大師頭顱，誓不回劍之勢。

天絕大師怪嘯一聲，突然，雙手加勁，禪杖如箭般甩手向衞空空激射，而人却凌空躍起，居然攀登在屋頂一根粗大橫樑之上。

衞空空側身一閃，左手一抄，將禪杖緊緊拏在手中。

天絕大師却在這個時候，又再俯身向下衝至，人未到，十四顆飛蝗石和一撮奪命砂已首先向衞空空發難。

這一着雖然並不正大光明，但却手法乾淨俐落，果然不愧是個殺人如蔴的老行專。

衞空空以禪杖頓地，人如天馬行空，避過奪命砂，却用劍把十四顆飛蝗石反擊過去，直射天絕大師。

天絕大師身在半空，反應絲毫不慢，十四顆飛蝗石俱被僧袍掃落。接着他足甫着地，又復彈躍而起，左手伸出兩指，竟是一着二龍爭珠，直剜衞空空一雙眼睛。

但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又已再度出手。

這是殺傷力比「法場斬首」更厲害的一招「怒碎天門」！

天絕大師能夠在衞空空的「法場斬首」下逃出鬼門關，但一招「怒碎天門」，他却萬萬避不開去。

因爲這個時候，他已存心與衞空空一拚，想挖下對方的一雙眼睛，奠定勝局。

然而，衞空空似乎早就已經預料到天絕大師會有此一着。

就在天絕大師雙指已距離他的眼睛不足一寸之際，衞空空竟然以快得令人難以想像的速度，和一種詭異得跡近乎無賴的方法來對付天絕大師。

他竟然張開嘴巴，一口就向天絕大師的兩隻手指大力咬去！

× × ×

天絕大師做夢也想不到衞空空以一代名俠的身份，居然會用到這種手段來對付自己。

只聽得「咯」一聲怪响，天絕大師的兩根手指，竟然給衞空空咬斷，血如噴泉般湧了出來。

但這一着並不致命。

最致命的還是衞空空的劍。

「颼」一聲，劍疾擊，血飛濺。

好厲害的一招「怒碎天門」。

不偏不倚，一劍恰好齊中將天絕大師的頭顱，齊中切開變成兩半。

這情況就像用刀把一隻大西瓜從中間剖切開一樣，裏面一片血紅。

天絕大師連慘叫都沒有一聲，立刻就倒斃在地上。

他的人倒下，衞空空的劍也已入鞘。

魏天桓瞪着衞空空。

衞空空却只向他露出了一個可怕的笑容。

因爲他才笑一笑，嘴裏便吐出了兩根斷指。

那是天絕大師想用來挖掉衞空空眼睛的手指。

衞空空搖搖頭，啐了一口道：「這個臭和尚的血果然腥臭得很。」

沒有人說話。

只有一個女人在不斷的冷笑。

她就是寒星鬼后于四娘。

× × ×

今天晚上吹的雖然是東南風，但這裏却好像有點冷。

有死人和血腥的地方，總是令人覺得特別陰冷的。

何況還有寒星鬼后于四娘這個女人，不斷的在冷笑着？

但龍城璧却不覺得冷。

他只覺得自己身上的殺氣已經越來越重。

因爲，這裏有許多值得他動刀去殺的人。

只要是該殺的人，他絕不會皺眉手軟，因爲這種人如果不殺，世間上就一定會發生更多悲慘的事，而地獄裏也會有更多枉死的冤魂。

他要儘量減少世間上不平的事。

他有浩然正氣。

所以，他永遠都不會向惡人低頭，而他的刀，也就是專殺惡人的刀。

現在，他打算親自對付寒星鬼后于四娘。

于四娘雖然年紀不太老，但她所做過的壞事，也不會比天絕大師爲少。

這種人絕對該殺。

何況就算龍城璧不想殺她，她也決不會放過他和他的朋友呢？

所以，雖然以前大家無怨無仇，但現在已變成誓不兩立。

他的想法如是。

葉一郎的想法也和他一模一樣。

他甚至比龍城璧更早站出來，臉對臉的望着于四娘，他的孤葉神劍已經亮出。

× × ×

孤葉神劍閃動着碧光，毫芒陣陣逼人，就像是無數精厲的光華，從劍中爆射出來一樣。

世間上能夠比得上碧血劍的劍已然不多。

但即使是碧血劍，也絕不能與孤葉神劍相比。

碧血劍雖然鋒利而薄，堪稱蓋世無匹，但却沒有孤葉神劍一股莊嚴，尊貴的氣質。

司馬血和龍城璧見過無數的名劍、和寶劍。

昔日公爵堡主霍八太爺的公爵劍，也是世間難求的鋒利神器。

但與葉家的孤葉神劍相比，却還是差了一點點。

至於世間上是否還有任何一柄劍，會比孤葉神劍更好呢？

答案當然是有的。

世間上永遠沒有最美好的事物，就像永遠沒有最完美的人一樣。

而且一柄劍的好壞，除了劍的本身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它的主人。

衞空空的劍其實只是凡鐵。

但在他的手裏，凡鐵却變成了比寶劍更具威力千倍的殺人利器，普普通通的一把劍，已砍下不知多少魔王巨寇的腦袋。

孤葉神劍是寶劍。

但葉一郎的劍法又如何？

× × ×

于四娘的手裏沒有武器。

她冷冷的對葉一郎道：「你既然想殺我，爲甚麼還不動手？」

葉一郎道：「妳的武器在哪裏？」

于四娘伸出了一雙嫩滑的手，忽然笑了一笑：「你不相信我憑這一雙手，就能夠揑斷你的咽喉？」

葉一郎搖一搖頭，道：「我的確不相信。」

于四娘的臉色不再冰冷，也不再和剛才般蒼白，忽然變得像春天裏的紅玫瑰，笑得很燦爛，笑得很香甜。

她雖然已不再是少女，但她仍然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她這一笑，葉一郎彷彿有點心軟了。

于四娘緩緩地移近過來。

她的兩隻手仍然空空如也。

但忽然間，這兩隻嬌嫩的手，像是變魔法般多出了兩柄短刀。

葉一郎還未看清楚短刀的形狀，于四娘已右手暴伸，一刀向他的咽喉上刺去。

葉一郎冷笑，橫劍一封。

「嗆啷」一陣聲响，于四娘右手裏的短刀已被擊成兩截。

孤葉神劍果然是削鐵如泥的寶劍。

于四娘右手立縮，左手的短刀從相反的方向，竟然是飛擲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好快的一刀！

而且這一刀絕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

于四娘面對着葉一郎的孤葉神劍，而她手裏的短刀僅餘一把，但她却用來突襲龍城璧！

很少人能夠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避開這一刀。

連龍城璧也似乎避不開去。

但司馬血的碧血劍却在千鈞一髮之際，及時將這把短刀擊落。

龍城璧却一點受驚的樣子也沒有，原來他的風雪之刀早已出鞘，就算司馬血不用碧血劍把短刀擊落，這一刀也未必就能傷得了龍城璧。

葉一郎暴聲大喝，在剎那之間，連續向于四娘刺出十一劍。

這十一劍並不如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霸道狠辣，但却也精深博大，蘊藏着極驚人的威力與殺着。

可是于四娘却將這十一劍完全化解於無形。

她能够殺死三個很有本領的丈夫，她的本領當然也絕不會弱。

葉一郎雖然仗着神劍威力，但却也奈何不了于四娘。

忽然間，一根木拐從橫裏直向葉一郎的心臟部位狠狠的戮去！

× × ×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看得很清楚。

刺出這根木拐的人，就是那個天殺姥姥。

龍城璧司馬血同時出手，一刀一劍直向天殺姥姥撲去。

木拐尖端，却在這個時候，突然激射出一蓬血！

這些血濺了在葉一郎的頸上和臉上。

司馬血失聲道：「地獄毒血！」

天殺姥姥尖聲怪笑，道：「殺手之王果然是見多識廣，知道老身用的是地獄毒血。」

葉一郎被毒血濺中後，神智已大爲模糊。

于四娘的臉又再變成蒼白冰冷，她的手裏又多出了一柄尺半長的尖刀。

她的刀來得眞快，只一刀便直穿過葉一郎的小腹，更用力地抽送了一下！

衞空空已仗劍衝前，可是到底還是遲了半步。

葉一郎雙目散渙無神，臉上被毒血濺中的肌膚，已像被野獸咬過般深深的陷了下去！

于四娘一刀得手，忍不住得意地發出一連串冷笑！

但衞空空的劍也在這個時候，向她的頭頂上狠狠的劈下！

× × ×

于四娘無情的一刀，殺死了葉一郎。

但衞空空的劍也同樣無情。

當葉一郎倒下去的時候，砍腦袋劍法已砍在于四娘的粉頸之上。

這是砍腦袋劍法中的「分頭斬」！

于四娘笑得最得意的時候，「分頭斬」已無情地把她的頭顱，從頸際上斜斜一劍砍了下來。

衞空空目睹葉一郎慘死，不禁殺性大發，轉身揮劍，便欲追殺魏天桓與宋班。

但魏天桓見形勢不妙，早已與宋班逃之夭夭。

天殺姥姥見黑熊王既逃，於是也無心戀戰，且戰且走。

龍城璧沒有繼續追殺她。

司馬血與天殺姥姥戰了一陣，担心葉一郎傷勢，也被天殺姥姥趁機逃脫而去。

可是，他回來的時候，葉一郎已然嚥了氣。

他的手中，仍然緊緊握着孤葉神劍！

× × ×

這一晚，龍城璧沒有睡。

司馬血拿着孤葉神劍，痴痴的看了半天。

葉家神劍威鎮天下數百年，想不到在葉一郎這一代完了！

衞空空却在不停地在挖墳。

英雄將化爲骷髏。美人也不再有動人的微笑。

他埋葬了朋友。

也埋葬了敵人。

他心裏唯一想的事，就是將來自己死後，是否也有人爲自己遺體來挖墳埋葬？

今夜，他覺得是凄涼的一夜。

凄涼的氣氛，埋葬了整個原本美麗的夜晚。

× × ×

無論這個晚上是否凄涼，是否美麗，它終於都過去了！

黎明。

點蒼山有霧，而且是大霧，濃如白乳的霧。

龍城璧，司馬血和衞空空在黎明的時候，來到了點蒼山下。

他們似乎甚麼都沒有看見。

除了霧之外，他們只能够看見自己。

衞空空嘆着氣，道：「在這種天氣裏，也許只適合情侶在霧裏談情。」

司馬血道：「丁蝶飄與小熊就算眞的在點蒼山內，黑白熊王想找到他們也絕不是容易的事。」

「你別太早肯定，」龍城璧眉頭一皺：「他們既然能够查出丁蝶飄和小熊在點蒼山中，就一定有辦法找到這對私奔的小夫婦。」

衞空空道：「照你的想法，小熊夫婦會不會躲在點蒼派的玉虛宮中？」

龍城璧搖搖頭，道：「點蒼派玉虛宮是道教聖地，他們決不敢冒這個險躲到那裏。」

司馬血忽然道：「距離玉虛宮西北三里，有一座莊院。」

龍城璧眼中一亮，道：「你是說聚英山莊？」

司馬血點頭道：「正是聚英山莊。」

龍城璧沉吟片刻，道：「聚英山莊在江湖上的名氣，比丁家堡更加不如。」

司馬血道：「何止不如，簡直就絕少有人提及，甚至莊主是何許人也，知道的人也甚少甚少。」

衞空空道：「我知道莊主是誰，他姓連，人人都稱呼他連員外。」

龍城璧頷首道：「他本是讀書人，但每次科場應考却都名落孫山，但江湖上曾有人傳言，他懂武功，而且並非等閑之輩可比。」

司馬血道：「不過這件事一直都沒有人能加以證實。」

龍城璧微微一笑：「你認爲白熊王會不會找到聚英山莊去？」

司馬血冷冷笑道：「不管他會不會找到聚英山莊，咱們先到哪裏着手調查，說不定白熊王現在已經在聚英山莊攪得天翻地覆，亦未可料！」

說完這句話，三人已策馬望北而去。

步步追踪　小熊被擄

聚英山莊在江湖上，也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地方。

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重視過它。

即使是衞空空，也只知道聚英山莊莊主姓連，人人稱他爲連員外。

兩個時辰之後，龍城璧等三人已來到了聚英山莊。

這裏很平靜，好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但司馬血的鼻子却很靈，他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道：「這裏眞流過血，我嗅到一種淡淡的血腥氣味。」

他的說話才講完，聚英山莊的大門就啓開，冒出了兩個身穿僕衣的漢子，和一個管家模樣的中年人。

中年管家淡淡一笑，對司馬血道：「閣下好靈的鼻子，這裏的確曾經有人流過血。」

司馬血道：「那些人現在怎樣？」

中年管家輕輕一嘆，道：「那些人有的死了，也有不少負創逃去。」

語音稍頓，目注三人，然後再道：「三位可是想見連員外？」

龍城璧點了點頭：「正有此意。」

中年管家道：「鄙人連羽環，是這裏的總管，三位既欲見連員外，且隨鄙人入內。」

說罷，躬身恭迎龍城璧三人，進入聚英山莊。

數人進入山莊之內，仍有一條青磚舖造的路，蜿蜒直向山上而去，越是內進，景物越是幽雅清絕，到最後，居然還聽到滴滴流水之聲。

原來山莊莊門內別有洞天，外面看來清幽簡樸，到了這裏，雖然茫茫霧色之中，仍然可見一重重高大的屋脊，沿着一條飛瀑左右巍然地聳立着。

龍城璧忍不住低聲喝采道：「好宏偉的莊院！」

可是，這座氣派如此雄偉的莊院，却在江湖上毫無名氣，實在令人覺得神秘已極。

× × ×

滿山迷霧，間關鳥語，青磚路上兩旁繁花似錦，這裏即使不能算是人間天堂，相信也絕不會是人間地獄。

但世事往往會大出人意料之外。

誰也想不到在這種美麗的景色裏，忽然會出現幾十口漆黑得恐怖的棺木。

這些棺木裏都躺着人。

全部都是死人。

龍城璧走過去，發現其中有一個死人，赫然竟是辣手老郎宋班。

宋班以辣手殺人名動江湖，想不到因果循環，殺他的人也同樣的心狠手辣。

在他的身上，最少有二十五道傷痕。

而這些傷，只要一個便足以要了他的老命。

龍城璧又見到了金槍六使的屍體，硬挺挺的躺在棺木裏！

最後，他便看見了黑熊王魏天桓。

他也躺在棺木裏。

他全身上下，只有一個傷口。

傷口就在他的眉心之間。

一劍穿過眉心。

立死無救的一劍！

× × ×

一共五十八口黑漆的棺木，一字形的排列在斷崖之下！

但還有第五十九口棺木，却是慘綠色的。

龍城璧從未見過慘綠色的棺木。

司馬血和衞空空也從未見過。

忽然間，那副棺木裏冒出了一個人，而這個人的臉色，竟然比棺木更加慘綠幾分。

不但他的臉色慘綠，連頭髮，手指甚至指甲，都是慘綠色的。

他的年紀看來似乎比總管連羽環年輕一點。

他身上所穿着的，是質料極爲高貴的衣服。

衣服是杏黃色的，脅前却繡着一個慘綠色的字。

這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鬼」字。

龍城璧盯着連羽環。

連羽環却把頭低垂下來：「他就是這裏的主人連員外。」

龍城璧怔住了。

司馬血和衞空空也是大感意外。

因爲他們心目中的連員外，應該是個溫文爾雅，一派儒者風度的讀書人。

誰知道連員外却會在棺木堆裏走出來，而且還像個厲鬼般，渾身上下全身俱是慘綠之色。

「各位不必多疑，在下連伯濤，正是這裏的區區莊主。」

濃霧似已在陽光下漸漸消散。

但龍城璧三人的眼裏，却升起了另一種更眩目的迷霧。

連員外原來叫連伯濤。

但他却正如胸前的那個繡字一樣，眞的很像個鬼。

幸好他們都不相信世間眞的有鬼。

而且就算眞的有鬼，他們也絕對不是怕鬼的人。

× × ×

連伯濤伸出了慘綠色的手，長嘆一聲，道：「三位的來意，連某很明白。」

龍城璧說道：「我們是來找小熊夫婦的。」

連伯濤乾笑一下，道：「這些躺在棺木裏的人，他們也是來找小熊夫婦的。」

衞空空道：「但他們都死在聚英山莊之內。」

「不錯，」連伯濤露出了一個恐怖的笑容：「任何人來到這裏要找小熊夫婦，結局都只有一條死路。」

龍城璧道：「是你殺死了黑熊王魏天桓？」

連伯濤道：「當然，魏天桓的武功雖不俗，但來到了這裏，一樣非死不可。」

龍城璧道：「我們也是來找小熊夫婦的，是否也一樣非死不可？」

連伯濤的聲音忽然變得冰冷：「你們爲甚麼要找小熊？是不是爲了熊王璽？」

龍城璧眼睛裏發出兩道寒芒：「連員外知道的事好像並不少。」

連伯濤冷冷一笑，道：「只有熊族之王，才配擁有熊王璽，三位不辭跋踄，並非想找到熊王璽，然後做一個統治熊族的熊王？」

司馬血突然大笑：「你以爲人人都稀罕做個甚麼熊王？眞是笑話。」

龍城璧道：「熊族眞正之王，是老熊王，但他已於月前逝世。」

連伯濤道：「你豈知老熊王已死？」

司馬血從懷中取出一面金色的面具，戴在臉上。

龍城璧伸手一指，道：「這就是老熊王在熊王宮祭壇上主持祭典時必戴的金面具。」

連伯濤說道：「我認得出，不必你多說。」

司馬血緩緩地把金面具解下，道：「這是老熊王臨終時送給我的，另外還有紋銀十兩。」

連伯濤一呆。

「紋銀十兩？他爲甚麼要給你紋銀十兩？」

司馬血哈哈一笑，道：「別忘了我是個職業殺手，一切以利字當頭，他想我替他殺人，當然得付出代價！」

連伯濤更加弄不清楚：「難道你殺人的報酬，只値紋銀十兩？」

司馬血淡笑着：「當時老熊王身上就只有這些銀子，而且他已垂死，在下又何忍拒絕？」

連伯濤道：「老熊王要你殺的是甚麼人？」

司馬血答道：「他要在下替他清理門戶。」

連伯濤道：「清理門戶？熊族的門戶要由一個職業殺手來肅整清理？」

司馬血冷冷道：「這是事實，信不信由你。」

連伯濤道：「老熊王有沒有指定誰作爲他的繼任人選？」

司馬血道：「當然有。」

「是誰？」連伯濤好像很關心這一件事。

司馬血的表情却忽然變得嚴肅而冷漠：「這是秘密，在這個人眞正成爲熊族之王之前，我絕不會吐露出來。」

龍城璧插口道：「我們現在只想找小熊。」

連伯濤忽然大笑，道：「你們以爲小熊夫婦在聚英山莊？」

龍城璧道：「不錯。」

「錯！」連伯濤笑聲突歛，冷喝道：「小熊夫婦不錯曾經在這裏歇過一段日子，但他們早巳離開多時。」

龍城璧心中忽然一動：「丁家堡曾派出十二個人到點蒼山找尋小熊夫婦，但却一去不回，他們是否已經慘遭殺害？」

連伯濤冷笑道：「連某早巳說過，任何人來到這裏找小熊夫婦，都一定非死不可。」

衞空空忽然笑了笑，道：「照你的講法，我們三人也好像逃不了厄運。」

連伯濤道：「那也未必，只要你們馬上離開這裏，連某可以保證三位一定平安無事。」

衞空空道：「可惜我們一定要找到小熊夫婦。」

連伯濤哼一聲：「難道你沒有聽見剛才我的說話？小熊夫婦現在巳不在本山莊之中。」

衞空空冷冷一笑：「夏侯眞，你別再裝蒜了。」

連伯濤一楞：「你稱呼我甚麼？」

龍城璧淡淡笑道：「你的耳朶大概有點聾了，連在下都聽得很清楚，他叫你夏侯眞。」

連伯濤的臉緊繃繃的，很不好看。

「我是夏侯眞？」

龍城璧臉色一沉：「你當然就是夏侯眞！」

× × ×

夏侯眞。

白熊王夏侯眞。

眼前這個綠色怪人，眞的是白熊王夏侯眞嗎？

衞空空冷笑着，道：「閣下易容之術，不可謂不高明，居然把自己整個人都弄得變成慘綠之色。」

龍城璧點點頭，道：「他用的是綠魔幽魂散，是一種邪門異教罕見的藥物，服下之後，不但全身肌膚頭髮指甲皆變慘綠之色，而且在兩天之內，內力會比平時增加三倍。」

衞空空道：「眞正的連員外絕對不會殺死黑熊王。」

龍城璧道：「黑白熊王表面緊密合作，其實早巳開始互相勾心鬥角，但爲了熊王璽的下落，所以一直都沒有正式宣佈破裂。」

司馬血道：「但是火併終於還是發生了。」

龍城璧盯着綠臉人道：「你現在是否還想不承認自己就是白熊王夏侯眞？」

綠臉人突然桀桀地笑了起來。

「聰明，你們三個年青人的腦袋果然聰明。」綠臉人用姆指指着自己的鼻尖，「我的確就是白熊王夏侯眞！」

龍城璧淡淡的道：「白熊現在巳變成了綠熊，這種事也實在有趣。」

夏侯眞冷哼一聲，道：「等你的腦袋搬家之後，你就不會覺得怎樣有趣了。」

當他說完這兩句話之後，斷崖四週，立刻就出現了幾十個白衣武士。

夏侯眞輕揮雙手，龍城璧三人巳被白衣武士團團圍住。

× × ×

飛瀑兩側有庭樓。

就在龍城璧三人被重重圍困之際，那一棟棟的庭樓中，忽然紛紛冒出了許多條人影。

其中一人，衣袂飄飄，如飛鳥越崖般直衝上來。

這人也是身穿白衣。

他腰懸金刀，手持銀骨紙扇，赫然正是醫谷谷主許竅之。

在許竅之身後，還有一個略見肥胖，身穿一襲黃色長衫的老人，他的身形似乎一點也不比許竅之爲慢。

龍城璧長笑道：「許谷主與連員外來了。」

衞空空吸一口氣，道：「看來聚英山莊昨日曾與熊王宮中苦戰過，最後釀成了對峙之局。」

夏侯眞冷冷道：「如果不是爲了首先對付黑熊王，聚英山莊昨晚早就跨了。」

龍城璧瞧了他幾眼，道：「你怕魏天桓首先找到了小熊夫婦？」

夏侯眞沒有回答，却下令白衣武士向三人展開圍攻。

這些白衣武士有的用刀，有的用劍，也有使槍和使斧的好手。

他們一纏上了龍城璧三人，就像一羣餓狼看見三隻麋鹿一樣，拚命衝前撲殺。

但龍城璧三人絕對不是麋鹿。

他們比森林裏的獅虎兇猛，比絕崖上的飛鳥靈活。

餓狠噬咬別人雖然兇狠，但他們現在却反而給對方殺得團團亂轉，死傷枕藉。

但這些白衣武士人數衆多，前仆後繼的湧上來，時間一久也着實不容易對付！

幸好這個時候許竅之巳到。

在他身後緊緊跟隨而來的人，却就是聚英山莊莊主連員外連伯濤。

在連員外身後，還有二十多個灰衣人，各持兵刄疾馳而上。

夏侯眞站在那副慘綠色的棺木上，大喝道：「連伯濤，快把小熊夫婦交出來，本王可以饒你一命！」

連員外搖頭幌腦，像唸書也似的道：「寧教天下人負我，休敎我負天下人，不忠不義之事，吾決不爲也！」

夏侯眞怒啐道：「老書獃子，本王今日要放火燒了聚英山莊。」

連員外毫無反應。

許竅之却冷笑道：「你若敢放火燒莊，昨晚早就燒了，何必等到今日？」

夏侯眞道：「你以爲本王不敢放火，連小熊夫婦也一併燒死？」

許竅之道：「燒死小熊夫婦，你今生都休想取到熊王璽。」

夏侯眞怒喝一聲，突然向許竅之劈出一掌。

許竅之沒有硬接，卸身閃避。

夏侯眞冷喝道：「你害怕了？」

許竅之銀骨紙扇一揚，左手却把金刀抽出。

「白熊王，你若以爲憑熊王宮的力量，就可以威嚇聚英山莊，甚至將聚英山莊毀滅，那麼你就估計錯誤了。」

夏侯眞怒道：「廢話！」

怒喝聲中，又再連環向許竅之攻出三掌。

他那慘綠色的手掌，忽然逐漸開始變成火紅之色。

龍城璧衝開白衣武士的包圍，對許竅之道：「小心他的掌上有毒！」

許竅之悠然一笑，道：「綠魔幽魂散藥力雖然可以令他在兩天內增强內力，但事後却會大傷元氣。」

夏侯眞臉上一陣抽搐。

顯然，許竅之的說話並沒有錯。

龍城璧道：「所以他今次的出擊行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夏侯眞這三掌很快，但許竅之身形迅速，這三掌又被他閃避開去。

龍城璧談笑揮刀，又有兩個白衣武士死在風雪之刀之下。

× × ×

斷崖下，血肉橫飛。

龍城璧連續刀斃八人。

司馬血的劍也巳殺了七個白衣武士。

衞空空施展砍腦袋劍法，砍了三個白衣武士的腦袋之後，却與剛才那個冒稱連羽環總管的中年人厮殺得難分難解。

衞空空劍氣森森，雖然只不過是一柄平凡的長劍，但却逼得對手險象環生。

衞空空冷笑道：「閣下好渾雄的掌力，倒未請敎尊駕高姓大名？」

中年人深沉銳利的目光盯着衞空空的劍，說道：「鄙人複姓西門，單名一個靜字！」

西門靜！

這人竟是西門靜！

衞空空不禁爲之大爲驚異，原來西門靜就是昔日千魔盟主西門飄的胞弟！

× × ×

千魔盟雖然早巳被龍城璧、衞空空和司馬血瓦解，但仍有不少漏網之魚，四散奔逃，亡命天涯。

這些人各奔前程，但衞空空巳查出，昔日千魔盟的部份餘孽，現在巳加入了一個比千魔盟更神秘、更可怕的組織。

那是一個行動極爲神秘的組織。

這個神秘的組織，巳在兩年之內，併吞了山東、山西、河南、河北一共七個勢力龐大的帮會。

衞空空同時查出，西門靜巳帶着千魔盟的一部份兇悍份子，加入了這個組織之中。

想不到眼前這個冒認聚英山莊總管的中年人，原來就是西門靜。

衞空空冷冷道：「白熊王服下的綠魔幽魂散，是你供給他的？」

兩句說話之間，衞空空的劍又巳逼得西門靜連退五步。

顯然，西門靜的武功，並不如千魔盟主西門飄。

西門靜嘿嘿一笑：「那當然是我給他的！」

衞空空劍勢更緊密，道：「莫不是你的主子要想併吞熊族？」

西門靜冷冷道：「憑你這點道行，還不配問。」

衞空空大喝一聲，砍腦袋劍法的威力更加發揮得淋漓盡致。

眼看這一劍勢必將西門靜的腦袋砍下，忽然綠芒一閃，一根慘綠色的巨棒將衞空空的劍截住。

衞空空立刻收劍。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個木頭人。

一個手裏握着綠棒，臉上木無表情的木頭人。

× × ×

木頭人並不是完全用木造的。

他也有眼睛、鼻子、也有一張會罵人的嘴巴。

但他的一雙手和兩條腿，都用木頭包裹着，連胸膛也嵌着一塊木板。

他手裏的綠棒，也是用木雕造的。

甚至連脚上穿着的鞋子，也是兩塊醜陋的木頭。

八十年前，江湖上有個木郎君。

他之所以被人稱爲木郎君，因爲他練的是鐵木神功。別人一劍砍在他的身上，就像只是砍在一塊木頭上一樣，只會發出敲木之聲，但却怎樣也殺不了他。

這種功夫和金鐘罩鐵布衫屬於同一類型，不過却更難練成，當木郎君練成鐵木神功之後，就一直沒有被人擊敗過。

到最後，眞正能够擊敗木郎君的人，還是他自己本身。

他死的時候，才四十八歲。

他是喝毒酒自殺而死的。

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會自殺。

他四十五歲才在江湖上第一次出現，只不過短短三年多的時間裏，他已殺過幾百人，同時，也失戀過三次。

殺人並不一定痛快。

有時候也是一種痛苦，也許比失戀更加令人感到痛苦。

但眼前這一個木頭人，却絕對與木郎君不相同。

衞空空也聽過江湖上近來出現了一個怪人，武功極高，而且渾身都包着木頭。

這個人就是木天尊蔡急雨。

× × ×

「閣下姓蔡？」

「不錯，我就是蔡急雨。」

衞空空道：「你爲甚麼來到這裏？」

蔡急雨道：「你又是爲了甚麼來到這裏？」

衞空空苦笑一下，道：「我本來就是個到處流浪的人，就像龍城壁一樣。」

蔡急雨道：「你覺得自己抱打不平，行俠仗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衞空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一眼，道：「看不出你這個木頭人的咀巴倒並不像塊木頭，但是我沒有回答你這個問題的必要。」

蔡急雨冷冷一哂，道：「我願意給你一個機會，你馬上滾出去，再也別讓我碰見你！」

衞空空皺眉冷笑：「如果我不從尊意呢？」

蔡急雨嘆一口氣，道：「那麼你很快就會後悔。」

衞空空輕輕咳嗽兩聲，道：「我爲甚麼要後悔？反正就算敗在你的手下，也算不上是一件丢人的事。」

蔡急雨道：「你可知道失敗的代價就是死亡？」

衞空空苦笑一下：「那又如何？這種代價很多人都已付出過，雖然畢生只能付出一次。」

蔡急雨臉上殺機倏現，綠木棒緩緩揚起。

西門靜却已首先向衞空空的背上一拳重重擊去。

衞空空的腿紋風不動。

但他的腰忽然猛地一擰，劍氣呼呼，長劍直向西門靜的腦頂上劈去。

蔡急雨冷笑，然後又嘆着道：「砍腦袋劍法一成不變，只會去砍敵人的腦袋，何其不智！何其不智！」

誰知他的話剛說完，衞空空的劍勢突變，明明砍向西門靜腦袋的一劍，忽然就向蔡急雨的雙膝之上削去。

蔡急雨手中綠木棒一沉，護住雙膝。

衞空空一劍削在綠棒之上，立刻又再回身一劍，依然又向西門靜腦頂上劈去。

他的劍勢一變再變，雙腿却連動都沒動一下。

蔡急雨揮棒直逼衞空空，打他的後頸大脈。

這一棒的出手並不快，也沒有甚麼招式上的變化，然而招沉力猛，天下間絕對沒有任何人能够捱得起這無情的一棒。

衞空空雖然背對綠木棒，但棒聲呼嘯隱若有如雷行，已使他感覺得到這一棒是何等厲害。

他若置之不理，這一棒勢必把他的頸骨擊成粉碎。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已看見龍城壁咬着牙，揮刀向蔡急雨綠木棒上迎了過去。

他在電光石火之間，作出一個決定。

他決定把自己的性命，交給龍城壁。

如果龍城壁能替自己擋住這一棒的話，自己就大可以對這一棒置之不理。

他要全心全力的對付西門靜。

綠木棒瞬即已逼近衞空空的後頸。

但衞空空不理。

他完全不理會這一棒。

他只求殺敵，不求自保。

因爲他相信龍城壁的刀，一定能把蔡急雨的綠木棒擊退。

這當然是一種極大的冒險。

冒險就是賭博，任何冒險的事都是賭博。

衞空空雖然不像司馬血，幾乎每天都在賭，但他也是一個喜歡賭博，喜歡冒險的年青人。

他不顧一切，驟施殺手，西門靜的臉色終於變了。

但西門靜死也不相信，衞空空會對蔡急雨的綠木棒全不招架。

可是，他錯了。

他估錯了衞空空這個人。

也估錯了他手中的劍。

× × ×

木天尊蔡急雨從未見過一個人的衝刺力，可以和龍城壁相比。

他手中的綠木棒已即將擊在衞空空的後頸上，那時候龍城壁仍距離自己幾乎三丈。

蔡急雨相信自己的棒，必比龍城壁的

刀更快。

但風雪之刀忽然間就像奇蹟一般，把他的綠木棒震了開去。

這一棒沒有擊中衞空空。

但衞空空的劍，却已劈在西門靜的咽喉上。

血如飛雨四濺。

西門靜的一顆腦袋，應聲掉落，滾到了蔡急雨的脚下。

蔡急雨的綠木棒突然停了下來。

「果然不愧是江湖上最狠辣的劍手。」蔡急雨臉色下沉，「但若非雪刀浪子，你現在也已必死無疑。」

衞空空道：「生死各有天命，這是誰也不能勉强的。」

蔡急雨忽然把目光冷冷的盯在許竅之和司馬血的身上。

許竅之力鬥白熊王夏侯眞，兩人正殺得難分難解。

而司馬血則與五名白衣武士激戰，殺得天昏地暗，血肉糢糊。

現在司馬血的確渾身都是血。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些血是敵人的還是自己身上流出來的。

但他的戰意仍盛，戰鬥力也相當强。

颼颼兩劍，又有兩名白衣武士中劍倒下。

蔡急雨對龍城壁道：「此人手持碧血劍，是否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龍城壁長長嘆息一聲：「難道你認爲他不是司馬血？」

蔡急雨冷冷道：「此人不除，始終是武林的心腹大患。」

「他不是武林的心腹大患，」龍城壁淡淡道：「而是七色地獄的催命煞星。」

「七色地獄？」衞空空面色倏地一變：「蔡急雨所隸屬的組織，名爲七色地獄嗎？」

「不錯，七色地獄！」

蔡急雨楞楞的看着龍城壁：「你怎會知道咱們的組織叫七色地獄？」

龍城壁微微一陣冷笑，說道：「兩年前閣下在靈霄亭下約戰南嶺四獅，結果四獅變成四屍，這件事你總不會這樣快便忘記了罷？」

蔡急雨哼了一聲道：「南嶺四獅徒具虛名……」

「胡說！」龍城壁喝住他的說話，冷然道：「南嶺四獅武功絕頂，別說他們四師兄弟俱在，就算只是單獨一人，閣下也未必就能够討好得去！」

蔡急雨無言。

龍城壁又說下去，道：「但當日你並非單刀赴會，而是聯合十六個蒙面人，總共用了超過一百七十二種暗器，才把南嶺四獅殺死的！」

蔡急雨突然長笑道：「那又如何？」

龍城壁冷冷道：「那十六個蒙面人，都是七色地獄裏的殺手。」

蔡急雨笑聲歛止：「你知道的事情好像並不少！」

「本來就知道得不少！」

「你怎會知道這件事？」

龍城壁雪刀一揚，道：「嶺南四獅被殺之時，你和七色地獄的十六位殺手都忽略了一件事。」

蔡急雨道：「你此言是何所指？」

龍城壁道：「你們只顧在靈霄亭下殺人，却料不到靈霄亭上，是有一個大醉了三天的醉漢。」

蔡急雨臉色變了。

「這個醉漢就是你？」

龍城壁搖頭，道：「在下雖然常喝酒，却不會常常都醉，更不會醉到要睡在靈霄亭上，大睡三日三夜。」

「他究竟是誰？」

這時候，司馬血已將餘下來的三個白衣武士完全解决。

他緩緩的走過來，臉對臉的向蔡急雨道：「那個醉漢就是我！」

蔡急雨瞪着銅鈴般的眼睛，望着司馬血。

司馬血又道：「南嶺四獅還沒有死的時候，曾叫破了那十六個蒙面殺手的來歷，他們都是七色地獄裏的殺人魔鬼！」

× × ×

司馬血剛說完這句話，許竅之的身旁突然爆出一蓬黑色的烟霧。

這一蓬黑色的烟霧散開後，許竅之沒有退開，反而向前衝了出去。

原來白熊王夏侯眞苦戰許竅之不下，索性撒出白霧散，借烟而遁。

這種烟霧當然有毒。

而且是一種很厲害的劇毒。

但許竅之一點也不怕。

別忘記他是醫谷谷主，這一點劇毒也許能令別人望而生畏，但對許竅之而言，却有微不足道之感。

但夏侯眞服下綠魔幽魂散之後，內力大增，一縱一躍之間，已遠遠把許竅之抛在後面。

許竅之趕了一程，沒有追上。

毒霧已開始發作。

許竅之立刻把一枚金色的丹藥放進口中。

那是辟毒奇丹，能解百毒。

夏侯眞已遁。

蔡急雨仍然站在龍城壁，衞空空和司馬血三個人的中間。

龍城壁瞪着他。

衞空空和司馬血也在瞪着他。

蔡急雨已變成了衆矢之的。

連員外却仍然與白熊王的手下混戰。

但聚英山莊的人，却似乎武功都不太好，比不上那些白衣武士。

幸好許竅之已趕走了白熊王夏侯眞，立刻又再揮舞金刀銀扇，把白衣武士的氣燄都壓了下去。

龍城壁忽然露出了雪白的牙齒笑了一笑，對蔡急雨道：「這一戰，你們已經敗了。」

蔡急雨冷冷道：「未必。」

龍城壁道：「難道你還認爲可以反敗爲勝？」

蔡急雨突然瞇眼一笑，道：「不是反敗爲勝，而是我們根本已經勝了。」

龍城壁不再說話。

蔡急雨又淡淡的道：「我們已取得了絕對的勝利。」

龍城壁突然發覺到，瀑泉下的庭院已在冒烟。

不但龍城壁看見，每一個人都開始發

覺到這一件事。

許竅之忽然怒聲道：「有人刦走了小熊！」

原來小熊就在最高的那一座大屋中。

但那座大屋已經着火，而且混戰已經開始。

許竅之立刻向着下面疾衝，但龍城璧喝止道：「趕不及了，小熊已經被他們刦走！」

許竅之頹然止步。

七色地獄裏的高手顯然已完全控制了局面。

七輛顏色各異的馬車，從山下分七路飛馳。

小熊夫婦究竟被他們刦持到甚麼地方去？

× × ×

蔡急雨乾笑着：「只有小熊才知道熊王璽在甚麼地方，但他却已落入到我們手上。」

許竅之冷冷道：「你們好一個調虎離山之計。」

蔡急雨道：「只要熊王璽落在我們手裏，熊族將會永遠受七色地獄的控制。」

許竅之突然大笑。

蔡急雨怒道：「有甚麼好笑？難道你到現在還不肯承認失敗？」

許竅之忽然又扳起臉，道：「我爲甚麼要承認失敗？難道你以爲刦走了小熊夫婦，就一定可以奪得熊王璽？」

蔡急雨道：「當然，在七色地獄裏最少有三十種刑具，可以逼小熊夫婦吐露出葉大孤究竟把熊王璽放在甚麼地方。」

許竅之冷笑着，忽然一刀就向蔡急雨的臉上砍去。

蔡急雨伸手一擋，他臂上嵌滿了木，許竅之金刀雖然鋒利，竟然奈何他不得。

許竅之金刀連續攻出五刀。

但都給蔡急雨從容接下。

這一位木天尊的武功，猶在白熊王夏侯眞之上。

蔡急雨忽然凌空高躍，施展無形無影輕功大法，瞬即登到斷崖之上。

這一手輕功不但漂亮，而且簡直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

誰知道他剛登上斷崖，就發覺斷崖上有一個人，手裏握着一把刀，硬生生的把他逼了回去。

蔡急雨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因爲他施展無形無影輕功大法越斷崖的時候，這個人分明還在斷崖之下的。

但只不過一晃眼的時間，這個人竟然就由斷崖下飛越到斷崖之上，等着自己冒上來時候才用刀將自己逼回到斷崖之下。

這是甚麼輕功？

這是個怎樣的人？

還有，他手裏的刀又爲甚麼竟然有如此威力，居然能把蔡急雨這等武林高手逼得手忙脚亂。

× × ×

直到蔡急雨被逼回到斷崖下原來站着的地方時，每一個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斷崖上。

逼退蔡急雨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龍城璧又回到斷崖上。

他手裏的刀，鋒芒四射。

但即使是風雪之刀的鋒芒，亦絕不能與龍城璧眼睛裏發射出來的銳芒相比。

這種目光，就像兩把利箭，直穿透蔡急雨的咽喉。

蔡急雨忽然覺得有點冷。

這種冷意從他心底裏冒出，而且漸漸令他覺得不可抗拒。

龍城璧冷冷的揚起了刀，臉上籠罩着一種無法描敍的駭人殺氣：「昔年木郎君憑鐵木神功無敵於天下，可惜在下晚一輩，無法領教他的高招，不意今日竟與他的再傳弟子相逢，豈非天意？」

蔡急雨道：「我並非木郎君的傳人，也沒有練過鐵木神功。」

龍城璧冷冷的「哦」一聲，道：「難怪閣下渾身都嵌着木頭，原來是一個冒牌貨。」

蔡急雨怒道：「我根本就從來沒有冒充過自己是木郎君的再傳弟子！」

龍城璧又在冷笑，臉上的殺氣更加令人不寒而慄：「那更好辦，木郎君生前曾與龍某的先祖父頗有深交，你既非木郎君門下，我殺你更加不必猶疑！」

蔡急雨的背脊已濕透。

他對於自己的武功，一向很具信心，尤其是輕功，更是向來自負。

但剛才他被龍城璧由斷崖上逼了下來，他對於自己的信心已發生了劇烈搖動。

他不想面對着風雪之刀。

更不願意面對着龍城璧。

但現在，他除了拚死一戰之外，似乎已無別的路可走。

他忽然爲自己的未來而感到悲哀。

因爲他的未來，就是面對着死亡。

× × ×

天下間儘管有不少視死如歸的英雄好漢。

但誰也不能否認，怕死的人比不怕死的人實在多得很。

蔡急雨從來都不是個英雄好漢，他怕死就像女人怕老鼠一樣毫無分別。

他忽然把綠木棒分開。

綠木棒可以分開，而且一分開之後，裏面就赫然出現了一截三尺半長的劍鋒。

誰都以爲他已準備拚死一戰。

不料他竟然用刀一拗，把劍折斷。

他把斷劍抛下，慘笑着對龍城璧道：「你已戰勝了。」

龍城璧沉下了臉：「爲甚麼折劍投降，七色地獄的主人絕不會放過你。」

蔡急雨長嘆一聲，道：「但現在我若不投降，却會馬上死在你的刀下。」

龍城璧道：「難道你認爲向我們投降，我們必會饒你一命。」

蔡急雨說道：「機會總比跟你交手爲高。」

龍城璧沉吟片刻，道：「你如果要活命，只有一個辦法。」

蔡急雨苦笑一下，道：「我已知道你的要求是甚麼，你們想到七色地獄裏救回小熊夫婦，對不？」

龍城璧點頭道：「不錯。」

蔡急雨搖頭嘆氣，道：「七色地獄戒備森嚴，而且黑道高手雲集，想深入虎穴

救人，實在談何容易？」

龍城璧冷冷道：「能否救出小熊夫婦，是我們的事，你不必代爲担心。」

蔡急雨考慮了半晌，終於道：「好，我告訴你七色地獄的地點，但你要遵守諾言。」

龍城璧道：「只要你說出七色地獄在何處，我決不殺你。」

蔡急雨重重的抽了一口凉氣，道：「七色地獄不在地下，却在天上。」

每個人都聽得有點發怔。

蔡急雨又喘了一口氣，道：「你們總該聽過魔湖絕峯這個地方？」

魔湖。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魔湖，也知道魔湖畔有個絕峯。

蔡急雨緩緩的道：「魔湖絕峯又名天上峯，峯頂就是七色地獄的所在地。」

× × ×

來到天上峯，先渡魔湖。

未渡魔湖，先入寒泉谷。

寒泉谷外有條古道，五里之外有個小城鎮。

這個小城鎮沒有名字。

所以，也有人索性稱呼它做無名鎮。

× × ×

天下間無名的小鎮很多。

但奇怪的就是這個無名鎮的商號，每一間都同樣沒有名字。

這裏有兩間酒家。

酒家裏面有酒，也有菜和肉，但它們都沒有名號。

當龍城璧，司馬血，衞空空和許竅之來到這些酒家的門前的時候，都不免覺得奇怪。

左邊的一間酒家，門外蹲坐着一個老叫化。

老叫化正在吃鷄，一隻又肥又嫩的大肥鷄。

司馬血看見了鷄，又想起了北風鎭的那間酒家。

他忍不住對衞空空道：「這裏的叫化好像並不窮，口福也不俗，居然能够天天都吃鷄。」

老叫化白眼一翻，道：「臭小子，你怎知道老子天天都吃鷄？」

司馬血笑了笑，道：「別的叫化子也許只能啃鷄骨，但你却每天都吃五隻大肥鷄，少吃一隻都會渾身不自在。」

老叫化怪笑一聲，道：「你連老子每天要吃多少隻鷄都清清楚楚，莫不是個算命先生？」

司馬血悠悠一笑：「你看我像個算命先生？」

老叫化扯着一邊鷄腿，搖頭道：「不像，你一點也不像個算命先生。」

司馬血笑道：「那麼你看我像個甚麼人？」

老叫化嘆息一聲，喃喃道：「我看你絕不是個好人，不但不是好人，而且還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殺人兇手。」

龍城璧等三人都覺得很有趣。

司馬血既知道這個老叫化每天都要吃五隻大肥鷄，而老叫化似乎也道破了司馬血的來歷。

司馬血淡淡一笑，道：「你怎會知道在下是個聲名狼藉的殺人兇手？」

老叫化嘻嘻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殺人如蔴，又怎能逃避得過老子的耳目？」

司馬血道：「可是你每天吃肥鷄五隻，也逃避不過在下的一雙眼睛。」

老叫化又在啃咬着肥鷄，並不否認。

龍城璧忍不住問司馬血：「你怎會知道他每天都吃五隻鷄？」

司馬血微笑着，悠然道：「我何止知道他每天吃五隻鷄，甚至連他屁股上有一顆黑痣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老叫化居然又不否認，反而笑道：「臭小子神通廣大，曾經在河裏偷看過老子洗澡。」

這一來，連衞空空都忍不住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老叫化突然把一根鷄腿骨向司馬血擲去。

這一擲的威力，竟然比飛鏢不遑多讓，顯見這個老叫化子內力深厚，如果給這根鷄腿骨擲中倒也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

不過這一根鷄骨剛到了司馬血的面前，便被他的碧血劍削成粉碎。

老叫化長笑道：「好快的劍，眞不明白你在半年前跟踪了老子整個月，爲甚麼始終沒有動手殺我。」

司馬血道：「世間上每天都吃五隻鷄的叫化並不多，而且可謂絕無僅有，殺了豈不可惜？」

老叫化大笑，道：「你不捨得殺老子倒也罷了，爲甚麼反而倒轉頭，把僱用你殺我的僱主殺掉。」

司馬血長嘆道：「那人顚倒是非，把風流神丐說成是個奸狡卑鄙，出賣朋友的小人，其實出賣朋友的人根本就是他，這種人難道你認爲不該殺？」

老叫化擊掌笑道：「有意思，司馬血這個臭小子眞有意思，該殺！該殺！」

司馬血一呆，道：「司馬血該殺？」

老叫化猛然醒悟，道：「不是司馬血該殺，而是出賣朋友的小人該殺。」

直到現在，大家終於弄清楚了這個老叫化的身份。

他就是做了五十年乞丐，但却死也不肯加入丐幫的風塵異人——風流神丐虞長春。

× × ×

虞長春是名丐，也是名俠。

他喜歡吃鷄，但却很少喝酒。

他並沒有酒量，而是他從來都不獨自喝酒。

他喝酒的時候，身邊就一定有他的朋友。

現在，他拉着司馬血的手，一起到酒家裏，又酒又肉的大吃大喝。

司馬血已成爲了他的朋友。

龍城璧，衞空空和許竅之也因爲司馬血的關係，成爲了虞長春的朋友。

有朋來自遠方，不亦悅乎？

酒和菜都很好。

但更好的還是發自心內的友情。

酒和菜再好，也只是能滿足慾望於一時。

但友情却是無價之寶，不但無價，而且永恒。

× × ×

龍城璧四人之中，若論酒量，當然以衞空空最大。

普世之上，除了杭州唐門的大胖子唐竹權之外，恐怕已沒有多少能在酒量方面，可以壓得過衞空空。

龍城璧和司馬血雖然也頗有酒量，但與衞空空相比，却未免差了幾分。

誰知虞長春的酒量，竟然絲毫不下於衞空空，你一碗我一碗的，只用大碗來喝，連杯子都嫌太小。

漸漸地，虞長春的豪興來了。

他忽然大聲對酒家的小二道：「拿兩罈烈酒來，要最大罈的。」

他的說話剛出口，酒家門外立刻就有人應聲道：「這裏有酒，不但够你們喝，而且足够淹死你們五個醉鬼！」

× × ×

門外果然有酒。

不是兩罈，而是兩缸。

酒缸裏有酒，酒裏還有人。

兩個酒缸裏有兩個人。

挑着兩個大酒缸的人，居然是個看來鷄皮鶴髮，弱不禁風的老太婆。

她的相貌，很像天殺姥姥，但却絕不是天殺姥姥。

她是天殺姥姥的姊姊，也是七色地獄七大堂主之一的紫蟒堂堂主。

她是蟒婆婆。

只要她的大蟒手纏着敵人，她的敵人就會裂骨折頸而死。

沒有人認識蟒婆婆。

但虞長春認識。

而且把她的來歷，大聲的宣佈出來。

× × ×

酒缸裏泡着兩個人。

這兩個人龍城璧和司馬血都認識。

因爲他們就是酒中雙劍的沈必醉和俞飛瀑。

俞飛瀑冷冷的對龍城璧道：「雪刀浪子，今天我們又碰頭了。」

龍城璧立刻舉杯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能够與兩位再度碰面，值得大喝三杯。」

沈必醉沉着臉，冷冷道：「我們不想跟你喝酒，只想你交出一個人。」

龍城璧仰天長笑，道：「當日你們想我把葉一郎的性命交出，現在又想我交出一個人，倒不知今次你們想要的人是司馬血？抑或是衞空空？又還是許竅之？」

沈必醉眼珠子轉了轉，道：「我們想要的人是那個老叫化子。」

「虞長春？」

「不錯，你把虞長春交出來，一切事情都好辦。」

「否則又將如何？」

蟒婆婆突然桀桀怪笑，陰陽怪氣的說道：「否則你們就死定了。」

龍城璧忽覺眼前一亮。

在這間無名的酒家外，不知甚麼時候出現了一羣神秘的紫衣人。

虞長春不動聲色，仍然和衞空空在喝酒。

而且喝得很鎮靜，很愉快。

× × ×

就在虞長春喝完最後一碗酒的時候，八條蟒皮鞭突然同時向他的身上捲去。

虞長春連眼皮都沒有抬起，彷彿完全沒有看見這八條足以擊碎他半邊腦袋的蟒皮鞭。

因爲他早已聽到了司馬血的劍聲。

碧血劍一出鞘，八條蟒皮鞭就變成了十六條，全都斷了。

八個紫衣人同時後退。

衞空空却連人帶碗，一齊向他們的陣內衝去。

八人同時棄鞭，也同時從腰間拔出一尺長的刺刀。

但他們的刺刀剛拔出，衞空空的劍已無情劈下。

這一劍沒有砍掉他們的腦袋。

但却把這八個人全都逼退到牆邊去。

八個紫衣人齊聲大喝一聲，又再揮刀而上。

他們的聲勢無疑十分雄壯，但衞空空却又忽然奇招突出，把手中的一隻瓷碗捏碎。

然後，瓷片就像暗器般猝然出手，化成數十道青芒，向他們的臉上激射過去。

八個紫衣人紛紛俯身閃避。

但他們剛俯身，衞空空和司馬血的劍都已同時攻到。

司馬血劍勢奇詭而辛辣，一出劍就把三個紫衣人的咽喉戳破。

衞空空殺性大起，連環劈出兩劍，立刻就有兩顆腦袋在半空中掉下。

剩下三個紫衣人，連臉色都變得發紫了。

司馬血又再挺劍而出，冷不防背後突然兩把利劍一齊向他的背心直刺過來。

酒中雙劍的劍終於出手。

× × ×

俞飛瀑的劍剛發出，衞空空便已伸劍攔截。

但沈必醉的劍從左方出擊，衞空空却有鞭長莫及之嘆。

然而，沈必醉仍然沒有刺傷司馬血，因爲虞長春已拿起一根竹棒，向沈必醉的腹部戳去。

沈必醉怒喝一聲，道：「大胆叛賊，還不跟紫蟒堂主回天上峯。」

虞長春冷冷笑道：「老子流浪江湖五十年，豈會貪圖甚麼堂主護法之職，爾等無知之人，未免看錯人了。」

沈必醉劍如毒蛇般，向虞長春的頸上纏去，但虞長春的武功顯然比他高出甚多，五招之內，已逼得沈必醉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俞飛瀑力鬥衞空空，也沒有佔到絲毫的便宜，而且漸漸有吃不消之感。

蟒婆婆率領着酒中雙劍和紫蟒堂的八個武士，一心以爲可以把虞長春拿下，豈料和虞長春喝酒的四個年青高手竟然如此厲害，顯然大出她意料之外。

但她仍然不服氣。

她盯着龍城璧看了半天，道：「你就是風雪老祖的弟子龍城璧？」

龍城璧搖頭，道：「風雪老祖不是我的師父。」

蟒婆婆哼一聲，道：「你若不是風雪老祖弟子，他怎會把風雪之刀送給你？」

龍城璧道：「無論你相信也好，不相

信也好，在下又何必與妳爭辯。」

蟒婆婆面色一陣鐵青：「你是不敢和我爭辯，還是不屑與我這老婆子談話？」

龍城璧雖然手裏拿着風雪之刀，但始終沒有準備攻擊蟒婆婆。

她也許是個女魔頭，但看見她鷄皮鶴髮，老態龍鍾的樣子，他又如何忍心揮刀向她砍殺？

刀無情！

但人却到底是人，他的確不想殺這個老婦。

然而，蟒婆婆却絕對沒有放過雪刀浪子之意。

她要殺龍城璧。

因爲七色地獄主人已下了一道命令：

「誰殺雪刀浪子，重賞黃金萬兩。」

× × ×

酒中雙劍自出江湖以來，只是敗過三次。

這兩個人自小就喜歡跟別的孩子打架，練成劍法之後更加無時無刻不在找別人比劍，拚命，他們合作多年，只敗過三次，也可算是一個難得的紀錄。

今天，是酒中雙劍第四次在江湖上遭敗陣。

而且也是敗得最徹底的一次。

他們不會再有第五次的失敗。

因爲衞空空的劍終於砍下了俞飛瀑的腦袋。

而沈必醉却被風流神丐虞長春憑一根竹棒，疾點全身十二道死穴而死。

紫蟒堂的八個紫衣武士也悉數陣亡。

唯一餘下來的，就只有蟒婆婆。

× × ×

十一人同行，僅餘一人。

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滋味。

蟒婆婆心裏的感受是否很痛苦？

沒有人知道答案。

龍城璧仍然沒有出刀，他只是吸了口氣，對蟒婆婆道：「妳走罷，我不想和你交手。」

蟒婆婆厲聲大叫，但却聲音低沉嘶啞，難聽之極：「你算是甚麼東西？你祖姑奶奶用雙手捏碎關外五梟頸子，力斃河東九毒時候，只怕連你母親都還未出世。」

龍城璧嘆着氣，點頭道：「我承認妳所講的都是事實。」

蟒婆婆突然冷笑一聲，一雙枯癯不堪的手已閃電般向他的咽喉捏去。

龍城璧刀雖在手，但他仍然不忍出手，只想側身施展輕功避過。

虞長春見狀，知道他的心地善良，不欲向一個老態龍鍾的老婦施下毒手。

但蟒婆婆是個怎樣的人，虞長春却是十分清楚，你不殺她，她絕不會領你的情，只會當你是個頭腦還未長成的傻娃娃而已。

高手過招，往往比庸手相鬥，更爲殘酷。

庸手相鬥，敗方就算受傷，不一定死亡。

但高手過招，失敗者佔絕大多數都會死亡。

高手相爭的勝負，往往也等於生與死的決定。

勝負既關乎到生死，可以說是毫無選擇餘地的。

蟒婆婆雖然看來殘弱，但她的大蟒手已捏碎過無數人的頸子，還有她的一雙鴛鴦飛腿，也是名震江湖的殺人絕技。

龍城璧不忍施下殺手，他這一戰必敗無疑。

虞長春是名丐，也是名俠。

他當然不忍坐視這個悲慘的戰果。

他突然抛下竹棒，九九八十一招風流神拳逼開龍城璧，與蟒婆婆纏鬥在酒家大門之外。

× × ×

虞長春被號稱爲風流神丐，也許就是由於他學上了這一套風流神拳之故。

風流神拳是一百五十年前，由一個花花公子創下的，他爲人風流不羈，但却痴於拳擊武技，終於在他朝夕苦研之下，創出這一套風流神拳。

這一套拳法招式變化多端，既好看，也很實用，昔年少林寺羅漢堂首座高僧聰悌大師曾用四種少林拳法與虞長春印證，結果竟然是風流神拳處處佔了半着之先，連勝三陣，直到第四陣，才僅戰個平手而已。

蟒婆婆見虞長春拳法多變而凌厲，那敢稍存怠慢之心，大蟒手不敢再輕率冒進，改爲穩紮穩打的打法。

虞長春一經接陣，就把蟒婆婆連連逼退八步，他的戰意比龍城璧旺盛得多。

但蟒婆婆連退八步之後，暗器突然出手。

十六枚透心寒毒針，夾着三顆毒蒺藜，分別向虞長春的上中下三路射去。

虞長春似乎早知蟒婆婆會有此一着，手中忽然揚起一塊黑布，全部暗器都打在黑布之上。

蟒婆婆怪叫一聲，突然蹲身雙手向虞長春的膝蓋上抓去。

這一招雖然不能殺敵，但却可以毀了虞長春的兩條腿。

虞長春立刻飛腿踢蟒婆婆的兩手。

蟒婆婆不退，改抓爲掌，疾擊對方脚背。

虞長春暴喝一聲，不顧一切的雙拳直向蟒婆婆兩耳撞去。

誰知蟒婆婆竟然奇招突出，倒懸身軀，拗腰雙腿由下而上飛踢虞長春的臉。

虞長春雙拳明明撞向蟒婆婆的耳朶，此際却變成了撞向她的足尖之上。

他臨敵經驗豐富，知道對方這一招相當厲害，不敢再撲前，反而箭步般急急後退。

他退得很快，瞬即遠離蟒婆婆幾乎三丈。

但蟒婆婆的足尖部位，早已射出兩枚短小已極的金刀。

當虞長春剛準備急步倒退的時候，這兩枚金刀已深深的插進他的雙目之內。

× × ×

刀當然有毒，而且是劇毒。

許竅之立刻扶住虞長春，急施救治。

龍城璧終於後悔了。

他後悔讓虞長春出手，以致被蟒婆婆的毒刀所傷。

他像豹子般躍起，攔着蟒婆婆。

風雪之刀本已入鞘。

但現在又再亮了出來。

他的人才站定，蟒婆婆又已雙手疾揚，雙袖中射出數十顆鐵蓮子。

看來她最擅長的還是暗器。

龍城璧面露殺機，他已決心要全力對付這個兇殘狠毒的老魔婦。

數十顆鐵蓮子藍芒閃動，顯然也是一種曾經淬上劇毒的暗器。

龍城璧只有一柄刀，用一柄刀來擊落數十顆鐵蓮子，未免冒險一些。

他不願採取這個方法。

因爲一旦冒險失敗，他就不能親手替虞長春報這兩刀之仇。

他左手一伸，在酒家門外推起一個大酒缸。

這個大酒缸是酒中雙劍遺下來的。

酒缸裏的酒，少說也有五百斤過外，

但龍城璧只輕輕一推，大酒缸立刻就像風箏般向那數十顆鐵蓮子飄去。

只聽得一陣驚天動地的巨响，偌大的一個酒缸竟被鐵蓮子震得爆裂。

龍城璧也曾經有過一次類似的經驗。

當日在金堂城的小小酒館中，他曾用一罈千日醉向段飛鷹的劍鋒上疾擊，結果酒罈被段飛鷹一劍震得爆裂。

但那酒罈只有酒十斤，與現在這個大酒缸相比，顯然相去極遠。

誰也沒有看過這種景象，一個載着幾百斤烈酒的大酒缸突然爆裂，碎片和酒香，酒得滿街皆是。

就在酒缸爆裂的剎那間，龍城璧竟然穿過正在爆裂中的酒缸，一刀刺向蟒婆婆的小腹。

這一刀志在必得，而且絕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

酒缸爆裂時的聲响雖然驚人，但更驚人的始終還是龍城璧的這一刀。

蟒婆婆從未想過有人竟然能在這種情況之下，穿過酒缸向自己擊攻出致命的一刀，剎那間她在臉上所流露的表情，即使用心胆俱裂四字也絕不足以形容萬一。

她立刻用畢生所能運用最快的速度向後退。

但即使她退得再快，也快不過龍城璧這一刀。

她只看見銀光一閃，雪亮的刀鋒由她的小腹直穿過她的背後。

「好刀……法！」

當蟒婆婆說完這三個字之後，龍城璧早已回刀入鞘，掉頭向酒家之內走去。

然後，就是「噗」的一聲。

蟒婆婆已經氣絕倒下。

× × ×

蟒婆婆從足尖發射出來的兩柄金刀，毒性極霸道。

幸好許竅之也在這裏，否則虞長春現在必已毒發身亡。

不過，他的一雙眼睛已無法挽回。

眼睛一向是身體上最脆弱的部份。

再強壯的人，他的眼睛也絕對捱不起兩把鋒利的刀。

龍城璧感到很難過。

反而虞長春一點痛苦的神色也沒有，彷彿若無其事一樣。

他身受重創，不能喝酒。

但他居然又有點餓，想吃一隻又肥又嫩的母鷄。

真相大白　火燒熊宮

未到天上峯，先渡魔湖。

未渡魔湖，先入寒泉谷。

現在，他們已來到了寒泉谷，而且就在寒泉之下。

× × ×

寒泉，又名洗劍泉。

據說凡是在這泉水下洗濯過的劍，死在這劍下的寃魂就可以得到安息。

這雖然跡近乎無稽之談，但相信這個傳說的居然也大不乏人。

不少殺了人的劍客，爲了得到良心上的寧謐，都會不遠千里，來到這泉水下洗濯他們的劍。

他們都希望死在劍下的寃魂得到安息不再在良心上，或是夢境中向他們纏擾。

洗劍泉眞的這樣靈驗嗎？

信者言之鑿鑿，而不信者則皆付諸一笑。

龍城璧也聽過關於這泉水的故事。

他怔怔的望着由半山流下來清澈的泉水。

忽然一把冰冷的嗓子在泉水的上游响起：「龍城璧，爲甚麼還不洗你的刀？」

半山上有人。

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這兩個人的年紀，約莫三十左右，左邊一個穿紅袍，四四方方的臉，但却長着一對三角眼，一個比普通人鼻子長一半的鷹鼻，還有一張厚唇的大嘴。

而右邊的一個，好像年紀較大一點，他穿着一襲青袍，臉上死氣沉沉的全無表情，雖然長相比紅袍人端正，但却神態詭秘可怖得多。

龍城璧目光閃動，對這兩個人道：「洗劍泉洗的是劍，但我用的却是刀，又何必多此一洗？」

他說完這三句話之後，青袍人和紅袍人已聯袂雙雙飄了下來。

衛空空淡淡道：「好俊的輕功。」

虞長春却道：「這兩人好大殺氣。」

司馬血道：「你是聽出來的？」

虞長春咳嗽着，道：「不錯，這兩人的聲音我都熟悉。」

司馬血道：「他們是誰？」

「他們是七色地獄裏的紅蠍堂主和青蛇堂主。」虞長春皺眉道：「紅蠍堂主姓翁名顏，外號搜魂一針，青蛇堂主姓施名燦然，外號蛇劍震九州……」

「蛇劍震九州」五字才出口，司馬血和衛空空皆齊聲冷笑不迭。

施燦然厲聲道：「有甚麼好笑？」

衛空空冷笑得更厲害，道：「在蛇劍震九州的面前，連笑一笑都不可以，施堂主果然好大的威風。」

翁顏冷冰冰的傲然道：「七色地獄七大堂主的威風，從來都並不小。」

龍城璧笑了笑，道：「紫蟒堂主已從七色地獄搬到第十八層地獄了，而且她很快就會在那裏碰見兩位老朋友。」

翁顏死氣沉沉的臉色依舊不變。

但施燦然却差點沒有把喉嚨都叫破：「誰說蟒婆婆已死？昨天我還和她一起喝酒！」

龍城璧淡淡說道：「今天你還能大嚣大叫，說不定明天你會連屍體都已開始發臭！」

施燦然無言。

一把蛇型曲劍却已亮出，筆直的指着龍城璧。

× × ×

蛇型曲劍剛指向龍城璧，另一把劍也同時指着施燦然。

蛇型劍寒光逼人，但指着施燦然的劍，却恍如驚虹驟現，把蛇型劍的的鋒芒全部壓了下去。

碧血劍，殺手之王的碧血劍！

施燦然冷冷道：「我只想殺雪刀浪子，並不想殺你。」

司馬血雙眉一軒：「但他却不想跟你交手，難道你沒有看見他已退了開去？」

施燦然怒道：「司馬血，你找死！」

司馬血淡淡一笑，碧血劍突然化成七八道虹芒，疾刺施燦然全身要穴。

施燦然冷喝一聲，蛇型劍波浪般湧向司馬血的胸腹。

這一劍力度並不很猛，但却隱隱含着至陰至柔的一股劍氣，連站在遠處的龍城璧也可以感覺得到。

「錚」一聲响，兩劍相交，迸出一蓬火花。

碧血劍是削鐵如泥的寶劍，當然沒有絲毫損毀。

難得的是蛇型劍與碧血劍硬拚了一下，居然也若無其事，劍勢再展，瞬即向司馬血的頭頂部位連刺二十八劍。

司馬血揮劍從容接下，直到對方二十八劍剛刺完之後，司馬血忽然像幽靈般飄到了施燦然的身後。

眞正的殺着已經展開。

施燦然的二十八劍未能得手，已知不妙。

他正欲急退，司馬血的劍鋒已觸及到他的背心。

誰知就在這個時候，翁顏已向司馬血攔腰撲出，同時大喝道：「殺！」

「殺」字甫出口，他掌中已揚起一道銀光，向司馬血的咽喉射去。

這是他成名絕技——搜魂一針。

這一針已足以要了任何人的性命。

司馬血冷吼一聲，反手揮劍，把搜魂針擊落。

施燦然却已把握着這個機會，一劍就向司馬血的小腹上刺去。

× × ×

施燦然這一劍，可說是十拿九穩的。

剎那之間，他幾乎忍不住得意地大笑起來。

名滿天下的殺手之王，原來竟然不外爾爾。

但他沒有笑。

而且他永遠都不會再笑了。

因爲司馬血忽然整個人躍起，一躍就是八尺，而且在最不可能的情況之下，踢出了最快的一脚。

施燦然直到這個時候，才發覺自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司馬血不但手裏的劍可怕，他的兩條腿也同樣能置敵人於死地。

施燦然覺得整個人在剎那之間全身冒汗。

他的蛇型劍已刺了出去。

但却沒刺着司馬血，而是刺了個空。

而司馬血的腿，却已從天而降，重重的擊在他的鼻樑之上。

施燦然立刻側轉臉。

可是這一脚依然踢在他的後腦之上。

除了他自己之外，每一個人都聽到一種骨頭碎裂的聲音。

施燦然的腦袋，竟然給這一脚踢成碎爛，七竅冒血身亡！

× × ×

翁顏的臉，仍然死氣沉沉，他在七色地獄裏最好的一個老朋友已經倒下。

龍城璧突然冷冷的道：「你爲甚麼不把臉上的人皮面具解下，讓大家看清楚你的廬山眞面目？」

翁顏冷冷一笑，道：「你果然有些眼力，看出我臉上戴着一副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

龍城璧忽然嘆了口氣，道：「其實就算不把人皮面具除下，我也已經知道你原本是誰。」

翁顏咳嗽一聲，緩緩道：「你認爲我會是誰？」

龍城璧臉色一沉，道：「你就是魔湖教的教主，魔湖教百餘年來的基業，想來都必已盡喪在你的手裏？」

翁顏雙目中厲芒閃動：「龍城璧，你太多管閒事了。」

龍城璧拔刀出鞘，冷冷道：「現在我只要問你一句，魔湖七絕剩下來的五人，是否已慘遭閣下毒手！」

「你果然是個聰明人！」翁顏嘿嘿一笑，道：「魔湖教現在已經解散，我連堂堂教主的職位都願放棄，但這五個冥頑不靈的傢伙居然敢於反抗，拒絕加入七色地獄，如此獃呆，不識時務之人，不殺留來何用？」

司馬血聞言，心頭一陣悲痛！

這五個人是他用迷藥强逼他們回去魔湖的，誰知魔湖教的教主竟已變節，把魔湖教雙手奉獻給七色地獄。

魔湖五絕之死，司馬血雖無眞正的責任，但他却感到難過。

極度的難過。

× × ×

寒泉下，決鬥又將再展開。

魔湖教主雖然赤手空拳的站在那裏，但他整個人都帶着一種令人心越魂飛的殺氣。

龍城璧凝視着手裏的風雪之刀。

「七色地獄的主人究竟給了你甚麼好處，你竟然願意把天上峯和魔湖都交給了他？」

魔湖教主冷冰冰的一笑：「你不必問，請出手。」

龍城璧嗄地一笑，道：「你赤手空拳接我的刀？」

魔湖教主道：「我不打算接你的刀，只打算捧下你的一顆腦袋。」

龍城璧沉默了半晌。

魔湖教主突然出手。

他兩隻手本來分明空空如也的，此刻突然竟有十二種不同的暗器同時射出來。

蟒婆婆的暗器手法已經令人嘆爲觀止

，但和魔湖教主相比之下，顯然又大有不如之處。

龍城璧却還是不動聲色。

突然間，刀光一閃，龍城璧的人已飛竄三丈之外。

刀光再閃，刀鋒已直逼到魔湖教主的鼻樑之上。

魔湖教主冷叱一聲，左掌倏地向刀身之上拍去。

刀鋒竟然被他一掌拍側，接着他右肘曲起，彎腰彈腿向龍城璧的心窩上撞去。

龍城璧急退，魔湖教主的右肘距離他的心窩還有三寸，未能擊中。

但忽然「颼」的一聲，魔湖教主右肘之上，竟然彈出一柄五寸長的尖針。

「篤」一聲响，尖針已刺進龍城璧的胸膛。

這才是他眞正殺手鐧——搜魂一針！

×　×　×

尖針冰冷

龍城璧感覺到冰冷的尖針刺入了他的皮肉，幾及脅骨。

他雖然戰勝過無數武林高手，但也曾受傷過無數次。

這一次，他被搜魂一針刺了一下，半邊胸膛立時痲木。

但他沒有倒下。

倒下去的不是龍城璧，而是魔湖教主。

魔湖教主雖然用陰損毒辣的招數傷了龍城璧，但龍城璧的風雪之刀已在更早的一刹那間，砍在他的鼻樑上，刀鋒入肉幾達半尺。

魔湖教主原本已憑內力掌功，將風雪之刀拍側，但只不過轉眼間，刀鋒又再捲土重來，所攻擊的地方仍然是他的鼻樑。

一刀劈下的同時，搜魂一針也已刺進了龍城璧的胸膛，但却沒有中正目標，刺進他的心臟。

因為魔湖教主已挨刀在先，雖然右肘去勢猶有餘勁，但準確的程度却差了一點點。

假如不是這樣的話，龍城璧縱然能够殺得了九魔湖教主，自己也勢非當場命殞不可。

但現在他的情況也並不妙。

搜魂一針的毒力已迅速發作，而且傷口距離心臟又是這樣接近。

許竅之立刻撕開他胸前衣服，並且拿出一口金針，向他的傷口上插去。

這一針插得並不深，但却使龍城璧痛得冷汗直冒。

許竅之道：「你是不是感到痛楚？」

龍城璧緩緩點頭。

許竅之神態稍寬，道：「這是辟毒金針，如非危急，輕易不能加以施用，一針刺下，就算再痲木的傷口肌肉也會覺得劇痛。」

龍城璧又不住的點頭。

許竅之嘆口氣，道：「假如連這口針刺下去你都不覺得痛楚的話，我可就無能為力，無從施救了。」

許竅之正在救治之際，突聽一人在不遠處怪聲笑道：「搜魂一針的毒，是用八種毒蠍子加上黑葉毒蓮泡製而成的，許谷主縱然醫道再高明，沒有獨門解藥，終歸只可暫止毒性於一時，最遲不到明天晨曦，一樣要死！」

寒泉谷外，有一爿湖，湖水終年到晚都是灰黯無光宛如死寂的沼澤地帶一樣。

這爿湖，就是魔湖。

魔湖之上，有一座吊橋。

這座吊橋，竟然是用紙紮成的。

怪聲笑語的人，就站在這座紙橋的中央。

每一個人都看得很淸楚，這座紙橋輕飄飄的，別說是人，就算是一隻輕盈的小貓，也未必能够安安穩穩的站在那裏！

這座紙橋，絕不足以承受一個人的重量。

但這人却若無其事的站在那裏，就像雙足脚踏實地站在舒服而柔軟的草地上一樣。

龍城璧淡笑道：「老先生好瀟洒的輕功，只不過未免危險了一點。」

站在紙橋上的，是個穿得很樸素，年紀已很老的老者，他穿了一件很普通的藍布棉襖，但他手裏的一根銀杖，却耀人眼目，竟是全以純銀打造而成的寶物。

銀杖老者目注龍城璧，沉聲道：「老夫站在這裏，有甚麼危險？」

龍城璧皺眉道：「這條橋好像不大穩固，而魔湖裏的水又有奇毒，你若不小心掉了下去……？」

銀杖老者大笑道：「小娃娃不知天高地厚，老夫乃何等人物，這條紙橋你上不得，老夫却是可以行走自如。」

龍城璧苦笑道：「你看準了在下身中奇毒，一定難以渡過此橋？」

銀杖老者哈哈一笑，道：「你若能現在渡過此橋，解藥包在老夫身上。」

龍城璧搖頭道：「我不上你這當。」

銀杖老者道：「小娃娃別再言出無狀，老夫生平做事光明磊落，豈會欺騙於你呢？」

龍城璧冷冷道：「七色地獄裏居然會有好人？我不相信？」

「放屁！」銀杖老者忽然板起了臉孔，怒聲道：「誰說老夫是七色地獄裏的主人？」

龍城璧一呆：「你不是七色地獄裏的人？」

銀杖老者身如輕烟，渡橋而過，破口大罵道：「小娃娃，你嘴裏說話可得有點分寸，你不認得老夫，也該認一認這根五龍銀杖。」

五龍銀杖。

龍城璧不禁呆住了。

風流神丐虞長春忽然搶道：「莫不是麥師叔來了？」

銀杖老者一怔，道：「你這個瞎子是誰？」

風流神丐道：「我是虞長春！」

「長春？」銀杖老者面色一變，厲聲道：「他奶奶的，不見二十年怎麼連眼睛都丟了？豈不知身體髮膚，授諸父母。」

虞長春恭聲道：「小侄是昨日不愼，被一個老太婆刺瞎的。」

銀杖老者哼一聲：「老夫早在二十五年前便說你這個人有眼無珠，想不到現在連眼珠都給人刺瞎，眞沒個屁用！」

龍城璧雙手抱拳，含笑道：「老先生莫非就是失踪了二十五年的關東老俠五龍杖聖麥若穀？」

銀杖老者一瞪怪眼，道：「小娃娃忽然禮貌週到，有甚麼居心？」

龍城璧彎腰陪笑，神態恭謹。

但他嘴裏說出來的話，却連司馬血衞空空都給他嚇了一跳。

只聽得龍城璧悠悠笑道：「麥老前輩在江湖失踪了二十五年，其實是風流快活了二十五年，據說北塞十六間妓館的老闆都很歡迎麥老前輩，更有不少姐兒說麥老前輩的銀两花來花去都花不完，今天嘛，莫非已床頭金盡了？」

麥若穀聳然道：「老夫隱姓埋名二十五年了，你豈會對老夫的風流事蹟瞭如指掌？」

龍城璧沉默着，只是嘻嘻一笑。

麥若穀怒道：「是誰把老夫的秘密說給你聽的，你若不說出來，你休想得到解藥！」

龍城璧突把笑臉收斂，緩緩地亮出了風雪之刀。

麥若穀盯了半晌，忽然嘆了口氣：「果然是風雪老祖這個老混蛋，除了他這個老烏龜之外，還有誰會知道老夫秘密。」

×　×　×

龍城璧的說話本已够嚇人。

但麥若穀的說話更加嚇人之至。

江湖上無論是誰，都不敢對風雪老祖稍為無禮，就算風雪老祖不在塲，任何人提起了這個北極風塵異人，臉上的神色都必是恭恭敬敬的。

但麥若穀却把風雪老祖罵成了老混蛋，老烏龜。

不過，你若知道麥若穀在武林上輩份之高，同時知道他年紀有多大時，就不會覺得詫異。

他今年已整整一百歲，年紀比風雪老祖還要大上半年。

連風流神丐虞長春都只不過是他的師侄，他在武林上輩份之高，就實在不難想像出來。

麥若穀罵了風雪老祖片刻之後，忽然對龍城璧道：「那老不死三年前在冰窖裏與老夫下棋，連敗七局，講好了每局賭十两黃金的，但他只給了老夫三十五两，還有一半，你去替我追回來。」

龍城璧神情黯然，苦笑道：「你要我到那裏去追討這筆欠債？」

麥若穀怪笑道：「當然到冰天雪地的北極去找他，這個老不死脾氣古怪，從來都不肯到中原這些地方！」

龍城璧重重嘆了口氣道：「可是他已經去了西方極樂世界，再也不在北極。」

麥若穀神情大變，怒道：「你這個臭小子胡說八道，老不死雖然年紀不輕，但還沒有一百歲，怎會死得這樣早？」

龍城璧仰天長嘆：「別的事情可以開玩笑，可以胡說八道，風雪老祖待我親如子侄，連風雪之刀也贈送給我，難道晚輩還會咒他去死嗎？」

麥若穀忽然臉色變得青白，青白得毫無血色。

他的年紀本來就已很老，此刻他整個人都僵住，刹那間更像是蒼老了一倍。

良久，他才喃喃道：「風雪老祖眞的死了？唉，這三十五两黃金，又教我如何再還給他？」

每個人却為之一愣。

只聽得他又喃喃的道：「其實三年前在冰窖下棋，連敗七局的是老夫而不是他，老夫還記得很淸楚，當時我只有三十五两黃金在身上，輸了七局之後，還欠他一半棋債……」

他正在細說往事。

也在回憶往事。

然而，往事已如烟，又好像是昔年在冰窖裏的棋局，早已散去。

×　×　×

棋局已散，人亦遠去不復回，麥若穀已是個百齡人瑞，難道他還會忍不住放聲一哭？

誰都不認為一個活了一百歲的老人，會突然在當衆面前流淚。

他即使有淚，想必在六十歲之前便已流乾流盡。

誰知道事情大謬不然。

當他知道風雪老祖的確已逝世之後，他突然大哭。

好厲害的哭聲。

哭聲直响徹雲霄，也衝破了七色地獄的沉沉寂氣。

難道這就是鬼哭神嚎的聲音？

誰都沒有眞正聽過鬼哭神嚎的聲音是怎樣的，但想來麥若穀的哭聲已和鬼哭神嚎十分接近。

就在麥若穀哭得最厲害的時候，那座紙橋的對岸突然响起了一把蒼老的聲音：「各位既已來到魔湖為甚麼還不渡橋？」

聲音蒼老，但這個人的年紀却並不太老。

他衣白如雪，雙目神光閃動，顧盼間威稜逼人，年紀大約五十來歲左右。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你又何以不肯渡橋過來這裏？難道你缺乏了綠魔幽魂散的藥力支持，就當眞變成如此不濟？」

此言一出，司馬血，衞空空皆吃了一驚。

只有許竅之並不感到意外。

因為他早已認出這個白衣人，就是數天前在聚英山莊的綠色怪人，也就是原本的白熊王夏侯眞。

夏侯眞嘿嘿冷笑，對龍城璧道：「渡紙橋原非難事，但本堂主有渡船可越魔湖，又何必浪費眞氣？」

龍城璧嘆道：「實不相瞞，我中了搜魂一針，別說渡紙橋，就算能否走路也大有問題。」

夏侯眞臉上不動聲色，道：「龍大俠太不小心了。」

麥若穀哭了好一會，忽然厲聲喝道：「你有白熊王不做，却去做甚麼七色地獄的白熊堂主，豈不丟盡了你父親夏侯蒼的臉？」

語音一頓，又道：「龍城璧雖然中了搜魂一針，但老夫身上偏偏就有這種針毒的解藥。」

夏侯眞冷冷道：「搜魂一針的毒是用毒蠍液再加上黑葉毒蓮泡製而成的，除了花蛇血菓製成的丹丸之外，天下間絕對無法可救。」

麥若穀忽然從懷裏掏出一個殷紅的錦

盒，輕輕打開，裏面盛放着三顆紫紅的藥丸。

麥若穀冷冷道：「這種花蛇血菓丹普天下就只有七顆，老爺子偏偏就有三顆在身。」

說着，拿出一顆，粗手粗脚的塞進了龍城璧的口中。

麥若穀哼一聲，道：「算你這小子福大命大，醫谷羣醫雖然神通廣大，但沒有花蛇血菓丹，只怕也未必能够治癒你所中的傷毒。」

夏侯眞的臉有點發青了。

許竅之却只是悠悠一笑，也不去反駁麥若穀的說話。

老人家往往比年輕人更好勝，他又何必去跟麥若穀這個百齡人瑞抬槓頂撞？

許竅之雖然年紀不及龍城璧，司馬血和衞空空三人爲大，但若論到最穩重老成的人，仍得數他。

這是和他生長的地方環境有關，醫谷中多數是老成持重的大夫，所以他也和那些神醫一樣，做事穩重，而且涵養極佳。

只要龍城璧的傷勢能够迅速復原，那才是值得慶幸的事。

× × ×

渡紙橋，當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虞長春雖然瞎了雙目，但他却爭着要第一個渡橋而過。

風流神丐不但以風流神拳名滿天下，他的蜻蜓百步飛輕功，亦是武林一絕。

虞長春終於順利渡過紙橋。

接着，司馬血，衞空空和許竅之都先後渡過紙橋。

但龍城璧想運氣施展輕功渡橋時候，五龍杖聖麥若穀却一杖攔住了他的去路。

龍城璧苦笑道：「在下的毒傷已無大碍……」

「放屁！」麥若穀怪眼圓睜，道：「渡紙橋損耗眞力極大，你若勉强渡橋，萬一毒氣趁機攻心，豈不白白浪費了老夫的花蛇血菓丹？」

龍城璧嘆道：「若要在下不渡橋，倒不如毒發攻心，死了更加乾淨。」

麥若穀冷冷道：「你若眞要渡橋，老夫揹你過去。」

龍城璧忙耍手道：「這座紙橋大不牢固，在下體重也並不很輕，你負我渡橋，豈不危險？」

麥若穀冷笑道：「想不到雪刀浪子竟然是個貪生怕死之輩。」

「晚輩何懼之有？」龍城璧雙眉一軒，道：「但只怕連累了老前輩而已！」

麥若穀仰天長笑，忽然一伸手，就像抓鷄似的把龍城璧揹在背上。

龍城璧沒有抗拒。

麥若穀既然滿懷信心能够背負他渡過紙橋，他又何必不與死神賭博一次？

× × ×

紙橋輕飄飄的在魔湖上搖蕩着。

麥若靜揹負着龍城璧渡橋，比每一個人渡橋時的速度都更慢。

龍城璧甚至已經感覺得他的背心在冒汗。

就在他們人在紙橋中央之際，寒泉谷裏突然冒出兩個黑衣刀手。

司馬血、許竅之和衞空空都看得很清楚，他們想用刀把紙橋砍斷。

橋若斷，龍城璧和麥若穀就算再有更大的本領，也勢非掉進魔湖的毒水裏，變成兩堆白骨不可。

他們畢竟是人，而不是一隻可以在空中飛翔的鳥。

但這時候，這兩把刀已向紙橋砍去。

× × ×

這兩位黑衣刀手的武功，雖然看來並不怎樣突出，但麥若穀和龍城璧的性命，似乎已註定要斷送在這兩個武功平庸的黑衣人手上。

兩把鬼頭大砍刀，一齊砍向紙橋的木柱上。

但就在兩把刀幾乎已將木柱劈斷的時候突然在一塊巨石後，激射出兩道赤芒。

赤芒一閃，這兩個黑衣人的頸上登時爆血。

兩支利箭，已從他們的後頸穿過，從口胸上貫過。

這兩箭不論是否有毒，已足以立刻就要了這兩個黑衣人的性命。

好險！

兩個黑衣人倒地後不久，麥若穀已背負着龍城璧，安然渡過紙橋。

麥若穀雖然背對着寒泉谷，但這一切的情況他都知道得很清楚。

那人憑着兩支利箭，救了麥若穀和龍城璧的性命。

麥若穀再三請那發箭之人現身，當面答謝。

但沒有動靜，連一點動靜也沒有。

麥若穀幾乎忍不住又要再渡橋過去，找那發箭之人。

但夏侯眞已帶着衆人，直望天上峰而去。

「主人等待諸位很久，七色地獄之門已爲六位而打開……」

× × ×

天上峰在雲堆間掩映着，這裏不像人間，倒像仙境。

但這裏絕不是神仙境界，而是地獄。

這是七色地獄，也是人間地獄。

地獄不在地底，而在天上。

在天上峯之上。

天上峯上，沒有庭樓高閣，也沒有屋子。

這裏只有一座四四方方的石亭。

但夏侯眞却把他們帶到了峯頂之上。

峯頂上甚麼都沒有，只有這個面積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的四方亭子。

亭子裏還有一張四四方方的石桌，還有四張四四方方的石櫈子。

忽然間，一件奇怪的事發生了。

這座亭子居然開始向下移動，沉進了山腹之下。

夏侯眞首先踏進石亭裏。

「你們若怕，就別跟着本堂主。」

麥若穀「呸」一聲：「灰孫子不必用激將法，難道老夫還怕你會吃人？」

他們當然一起跟夏侯眞走進石亭裏。

石亭一直向下沉，四周都只能看見粗糙而冰冷的岩石，漸漸地，石亭下沉得更深，終於變成了一片漆黑。

過了好一會，忽又覺得眼前一亮。

石亭已下沉到山腹之中。

他們終於來到了七色地獄！

× × ×

地獄，在每一個人的心中，都總認爲是一個很可怕，很陰森恐怖的地方。

雖然誰也沒有見過地獄，但人人都不願意在死後掉進地獄，總希望能够請個法師回來「超渡」上天。

地獄眞的如此可怕？

如果七色地獄眞的是地獄的話，相信絕大多數人都希望一輩子獃在這裏。

尤其是男人。

更尤其是那些好色如命的男人。

他們更會不捨得離開這個美麗如天堂的地獄。

× × ×

誰都沒有想到七色地獄竟是一個修飾華麗，燈火燦爛輝煌的銷金窩。

這裏雖然地處山腹之中，但一點也不悶熱，空氣清新如臨山巓海角。

但最令人目眩神迷，眼花撩亂的，還是這裏的一羣紗衣美女。

這些都是貌美如花的妙齡少女，有的在撫琴，有的在曼舞，有的在低聲歌唱，也有的正在捧着一壺美酒，分別斟在六張桌子上的酒杯中。

她們每一個都可算是天香國色，絕代佳人。

龍城璧雖然風流不羈，但却也從未見過在一個地方上，同時出現這許多漂亮的女孩子。

麥若穀更是個在女人叢中混了一輩子的脂粉客，可是直到現在他才第一次有這種經歷。

夏侯眞緩步走開，對麥若穀道：「杖聖何不就坐？」

麥若穀冷冷笑道：「老夫當然會坐下，難道還怕這裏連椅子都會有毒？」

說着，他果然大步上前，大刺刺的坐下。

各人分據一桌就坐，對於桌上美酒，居然照喝不虞。

這六個人都是辨毒的大行家，酒裏有毒無毒，幾乎瞧一眼，嗅一下便已知道。

酒無毒。

杯子也無毒。

既然酒和杯子都無毒，又何妨痛飲一頓？

六杯酒幾乎在同一時間喝過精光。

麥若穀很快又喝了第二杯酒，接着問夏侯眞道：「這裏的主人爲甚麼還不出來呢？在老夫面前擺架子，可不是聰明的做法！」

夏侯眞甚麼話也沒有說。

因爲七色地獄的主人，已經在一大羣人的簇擁之下，悠然地踏進這個神秘、美女如雲的大廳。

在他的面前，有十二個綠衣丫環。

在他的背後，還有三個肥瘦高矮，相貌身材甚至衣服都完全不同的漢子。

左邊一人，一襲黃衫，鬚眉倒豎，神態威猛，十隻手指又粗又短，顯見是個外家掌力的頂尖高手。

中間一個身材極矮，但却頭大如巴斗，雙手捧着一個藍布包袱，穿的衣服也和包袱的布一樣，又藍又舊，俗氣不堪。

站右邊的却是個小胖子，他渾身由上至下，連襪子和刀鞘也是灰色的，看來就像一隻從河田裏跳出來的大青蛙。

這三個人都並無令人值得欣賞之處。

但七色地獄主人可就完全不同了。

× × ×

七色地獄主人是個容貌瀟洒，笑容明朗，衣着極其華麗的壯年人。

他頭上戴着一頂鑲着六顆鵝卵般大小的碧玉金冠，腰繫一條瑪瑙皮革帶，腰帶上斜懸着一把劍，連劍鞘都是純金鑄造的，上面還有六顆閃閃發亮的貓眼石。

他的膚色白中透紅，眸子漆黑，雖然年紀已比較大了一點，但却充滿了男人應有的一切魅力。

每一個人都看得有點呆了。

而許竅之却瞧得更加呆若木鷄。

他突然像中了魔法似的，頻頻搖頭道：「不可能，這是絕不可能的，你怎可能會是七色地獄的主人？」

七色地獄主人朗聲一笑，道：「我爲甚麼不可能是這裏的主人？」

許竅之霍聲站了起來：「因爲你就是我們要來營救的小熊！」

小熊！

七色地獄的主人，竟然會是在聚英山莊被人「擄走」的小熊！

× × ×

這眞是一件令人無法想像的事。

在他們六個人之中，唯一見過小熊的人，就是許竅之。

但許竅之却肯定眼前這個七色地獄主人，就是他們千方百計要去追尋的小熊！

「小熊？」七色地獄主人忽然沉下了臉，冷冷一笑，道：「在這裏，沒有任何人叫小熊，只有夏侯眞是白熊堂堂主。」

許竅之嘆了口氣，道：「變了，變了，你整個人都已變了。」

七色地獄主人悄悄的坐下，喝了一口熱茶。

茶很熱。

茶葉也很香。

但他現在臉上掛着的微笑，却比寒冬裏的冰雪還冷。

他喝完了這杯茶，才緩緩的道：「我本來就是這裏主人，從來都沒有變過。」

每個人都把視綫集中在他的臉上。

他又接下去道：「變的只是老熊王，這個老王八方才眞的變了。」

龍城璧忍不住怒道：「老熊王是你的師父，你豈能講出這種說話？」

七色地獄主人冷冷一笑，道：「他若還當我是他的徒弟，又怎會把熊族之王這個寶座送給了別人？」

語音略頓，一雙森冷的目光忽然盯着司馬血：「老熊王要把熊族之王這個寶座傳給別人，你大概都很清楚了？」

司馬血淡淡道：「當然知道，不但我知道，龍城璧也知道得很清楚。」

龍城璧輕嘆一聲，道：「我們不但知道老熊王要把熊王璽交給誰，同時也知道他的死因。」

司馬血道：「他並不是病死的，而是給一個喪心病狂的惡魔暗算身受重傷，終而致死的。」

龍城璧伸手向七色地獄主人的臉上一

指：「這個惡魔就是你！」

「不錯，」七色地獄主人毫不否認：「他能夠背上捱了我連環五掌而不當場倒斃，的確使我大感意外。」

司馬血冷冷道：「這件事我早已知道，老熊王一見到在下便老淚縱橫的將事情本末傾訴。」

七色地獄主人道：「但你却詐作若不知情，只對人說老熊王是病死的。」

司馬血道：「在下幹了這許多年的殺手生涯，做事當然也有點分寸，又豈會打草驚蛇？」

龍城璧沉吟片刻，慢慢的接着道：「老熊王之所以不把熊族之王的寶座傳交給你，就是發覺你不但早已和白熊王勾結，而且更秘密組織了七色地獄這種邪惡帮會，若連整個熊族都落在你們的手裏，整個武林難免就要遭遇到一塲悲慘的浩刼。」

司馬血又道：「事實上，熊王璽在甚麼地方，根本只有老熊王本身知道，葉大孤雖然是他的生死至交，但老熊王並沒有把熊王璽交給他保管。」

龍城璧道：「現在世間上知道熊王璽在甚麼地方的人，就只有我和司馬血！」

× × ×

七色地獄主人又喝着另一杯熱茶。

但他只把熱茶喝了一口，就把杯裏的茶全都潑在地上。

茶剛潑下，那些紗衣美女便突然全部頓失所踪。

美女們不見了。

但却冒出了一大羣身穿彩衣的劍手。

這些彩衣劍手所穿的衣服式樣奇特，布料上的顏色更是絢麗奪目，一件上衣竟然有紫、紅、靑、黃、藍、白、黑七種顏色，一眼望去，確令人有爲之目眩感覺。

麥若穀哈哈一笑，道：「服侍咱們的人終於出現了。」

七色地獄主人長長嘆了口氣，道：「我現在也不再想要熊王璽了。」

他再喝第三杯熱茶，道：「我現在只想親眼看見你們六個人，都死在七色地獄之內。」

說完這句話之後，他就把手裏的茶杯揑碎。

四十九個彩衣劍手，立刻就一齊向龍城璧等六人衝了過去。

× × ×

七七四十九名彩衣劍手。

這是七色地獄裏的彩衣劍陣。

麥若穀年輕的時候，曾經闖過不少陣法，其中包括威名震天下少林派的羅漢陣和武當派的天罡劍陣。

然而，這些都是名門正派的陣法！

只要是名門正派的陣法，就決不會在陣法之內，加上一些陰損的招數，來彌補陣法上的不足。

但七色地獄裏的彩衣劍陣，除了七七四十九把劍之外，還加上了各種各樣的毒辣暗器。

這已不單止是劍陣，而且更是暗器橫飛的陣法。

龍城璧雖然曾中過搜魂一針的劇毒，但自從服下花蛇血菓丹之後，情況顯著有所進展，經過這大半個時辰的調息後，已完全復原無碍。

憑他的身手，彩衣劍陣並不容易能夠把他傷害。

麥若穀雖然年紀老邁，但身手之靈敏，絲毫不減當年，他一出手，立刻就已擊傷了兩名彩衣劍手。

司馬血，衞空空和許竅之的武功俱是時下頂尖高手，彩衣劍陣雖然來勢洶湧，但却未能一舉將這數人攻下。

但風流神丐虞長春却太吃虧了。

雖然他本來的武功極高，但現今雙目初瞎，身手難免大大的打了個折扣。

一陣冷風呼嘯，十四枚燕尾鏢同時向他身上招呼，虞長春不敢伸手去接，只好憑聽覺加以閃避。

但他避過了這十四枚燕尾鏢之後，四個彩衣劍手已分別從四個方向，用劍向他的要害刺去。

虞長春手中竹棒連揮，將迎面衝來的一個刺死。

但其他三劍，却已一齊刺進了他的胸腹之間。

虞長春沒有慘叫，也沒有慘笑。

他只是默然地，靜靜的躺了下去。

× × ×

風流神丐已壯烈犧牲。

麥若穀鬚眉皆張，瞪着怪眼，手中一根五龍銀杖九招之內，連殺五人。

慘烈無比的一戰。

彩衣劍陣雖然陣法嚴密而詭異，但被困在陣中之人，皆是當今武林上第一流的高手。

可以說，彩衣劍陣面臨到了最强的敵手。

風流神丐若非雙目已瞎，恐怕也未必會一經接戰，便被三把利劍同時刺在身上而喪命。

四十九個彩衣劍手，瞬即傷亡逾半。

但那十二個綠衣丫環，却已突然同時各自亮出一柄短短的七首，加入了戰陣。

而且今天更想不到的，就是這十二個綠衣丫環的武功，竟然會遠在那些彩衣劍手之上。

這一戰立時變得倍加熱鬧，也倍加兇險。

七色地獄主人仍然悠閒地坐在那裏，捧着一杯熱茶在靜靜觀戰。

他好像想把別人武功上的破綻，都在這一刻間完全瞧破出來。

× × ×

原本不像地獄的七色地獄，現在也許已變得比眞正的地獄還更恐怖。

龍城璧的風雪之刀，司馬血的碧血劍，許竅之的銀扇金刀，衞空空的長劍，還有麥若穀的五龍銀杖；這幾件兵刃，現在都變得像是屠夫手裏的屠刀，不停地製造出血流成河的場面。

屠刀只染豬牛羊的血。

但他們的兵刃，却染滿着人的血。

他們其實並不嗜殺。

但在這環境之下，你不殺人，別人就會把你連骨頭都一起啃進肚子裏。

他們可說別無選擇的餘地。

七色地獄主人忽然放下茶杯，重重的拍了三下手掌。

站在他背後的三個漢子，立刻就加入了戰圈。

但他們並非分散各自爲戰，而是集合三人的力量，一起對付五龍杖聖麥若穀。

顯然，七色地獄主人在觀察過敵人的武功之後，發覺最厲害、最兇猛的還是麥若穀，所以便派這三個漢子，一起向他進襲，只要把麥若穀除掉，已方便不難佔得較佳的優勢。

麥若穀銀杖翻飛，勇若天神，見這三個一直站在七色地獄主人的漢子同時向自己出手，不禁大吼道：「你們這三個灰孫子，準是活膩了！」

七色地獄主人淡然道：「黃衫之人，乃黃狼堂主絕命狠魔程喜，藍衣的是藍鳥堂主勾魂雀董耐，還有那個灰衣胖子，則是灰娃堂主鐵腿刀霸朱舉忠；麥老前輩，你可得小心點了！」

麥若穀冷哼道：「憑這三個灰孫子的武功，又豈足以威脅老夫，那簡直不自量力！」

三句說話之間，鐵腿刀霸朱舉忠已向麥若穀閃電般劈出七刀，踢出六腿。

刀快，腿更快。

誰也想像不到，這一個胖子的腿法竟然快得如此不可思議。

麥若穀却更絕，對方劈來的七刀，他全部避開，但對方掃出來的六腿，他却不閃不避，任由朱舉忠向他的身上踢去。

六腿之後，朱舉忠的臉色變了。

不但是他的臉色變了，連他的腿也變了。

原來他連踢五腿，踢在麥若穀的身上，對方都若無其事，於是第六腿便盡出全力，而且是向麥若穀的心臟地帶踢去。

這一腿盡出全力，威勢是何等猛烈，就算麥若穀的胸膛是鋼板鑲造的，也勢非被踢穿一個大洞不可。

然而，穿了一個大洞的不是麥若穀的胸膛，而是朱舉忠的脚。

麥若穀哈哈一笑，攤出了左手，整隻手都是血。

那是朱舉忠脚上的血。

朱舉忠的鐵腿，竟然變成了爛腿。

他雖然手上還有一柄刀，但他已不敢再向麥若穀衝去。

× × ×

無論任何人，當脚上穿了一個大洞之後，勇氣都會立刻消失的。

除非是絕不怕死的人，那才例外。

但朱舉忠雖然不算得很怕死，却也不是一個視死如歸的勇士，他原本不可一世的勇氣已完全消失。

所以，七色地獄主人對他感到十分失望。

他忽然向朱舉忠招了招手，道：「朱堂主，你過來。」

朱舉忠滿臉驚惶之色，他已知道自己犯了一條大罪。

——不顧力戰至死，就是一條七色地獄主人絕對不會寬恕的大罪。

他忽然咬了咬牙，轉身又再向麥若穀一口氣連續揮出二十五刀。

七色地獄主人失望的臉孔終於擠出了一絲微笑。

殘酷有如魔鬼的微笑，掛在這個衣飾華麗，容貌瀟洒男人的臉上。

× × ×

當朱舉忠向麥若穀連續揮出二十五刀的同時，黃狼堂主絕命魔程喜已用狼牙棒向麥若穀的背上砸去。

麥若穀雖然腹背受敵，但朱舉忠這二十五刀已全不值得他顧慮。

因爲朱舉忠足部受了重傷，他雖然拚命揮刀，但刀法已亂，眞氣盡散。

這二十五刀，絕不足以威脅麥若穀。

但黃狼堂主程喜却是覰準了機會才在背後突擊，這一擊已把他畢生最大的力量，都已發揮出來，威力當然可怕得多。

麥若穀長笑連聲，五龍銀杖突然化作千百道寒光，前後激舞。

叭！叭！叭！

一連兩杖，都重重擊在朱舉忠的刀背之上。

刀雖未斷，但朱舉忠的右手已虎口迸裂，鮮血狂冒。

第三杖仍然擊在朱舉忠的刀背上。

刀終於斷了。

連朱舉忠的手也在同時斷掉。

他已完全喪失了戰鬥的能力。

麥若穀沒有殺他。

因爲七色地獄主人已走了過來，伸指疾點他的左右太陽穴。

朱舉忠甚至慘叫都沒有一聲，便像一條死狗般倒下。

七色地獄主人莞爾一笑，也不與麥若穀交手，只是緩緩的向那座石亭上走去。

最後，他居然坐在石亭上的石櫈上，悠然自得的捧着一杯熱茶慢慢欣賞。

龍城璧面對着三個綠衣丫環，一直沒有狠心施下辣手。

他覺得這些女孩子的本質並不太壞。

她們顯然是受了七色地獄主人的利用而已。

事實上，在七色地獄裏殺人殺得最狠的，就只有五龍杖聖麥若穀一個。

甚至連殺手之王司馬血，都不想殺人太多，只有幾個囂張兇悍的彩衣劍手死在他的碧血劍下而已。

這一戰役，受傷的人遠比死亡的人爲多。

這些人雖然受傷，但仍然可以活下去，只不過暫時喪失了戰鬥的能力而已。

麥若穀是當世的絕頂高手，程喜的狼牙棒雖然招式狠辣，但又怎敵得過他？十招之內，程喜已被麥若穀逼得險象環生。

但一直沒有動手的藍鳥堂主勾魂雀董耐，突然把手裏的藍布包袱解開。

包袱內有一根鋼鍊，鋼鍊的兩端，都有一隻栩栩如生的鐵鳥！

鐵鳥的嘴尖如錐。

它的翅膀也鋒利如鋸。

麥若穀活了百把歲，對於這種形狀古怪的兵器也是前所未見。

鋼鍊並不很長。

但一揮動的時候，一丈範圍之內都只見鐵鳥縱橫，無論給它的嘴或是翅膀擊中，都勢非身受重傷不可。

董耐身如侏儒，鑽身進攻招數靈活，就像一隻狡猾而且兇悍的食屍鷹。

程喜的狼牙棒，和董耐的鐵鳥很配合，絕不胡亂盲目進攻，而是每人一招，分別輪流擊向麥若穀。

麥若穀臉色鐵青，他似乎已被逼落下風。

但龍城壁却看得出，這是誘敵之計。

忽然間，銀杖一縮，麥若穀倒垂銀杖向後退三尺。

狼牙棒和鐵鳥同時飛擊向麥若穀。

這兩人都不想喪失一個立下大功的好機會。

但明明在眼前的麥若穀，忽然變成了雪刀浪子龍城壁。

龍城壁微微笑着，一刀將狼牙棒和鐵鳥同時震開。

麥若穀呢？

他在哪裏？

× × ×

麥若穀甫向後退去，龍城壁便衝了上來。

當龍城壁用刀震開狼牙棒和鐵鳥的時候，麥若穀已在程喜和董耐的頭頂。

五龍銀杖化成兩道銀光，分別向程喜和董耐的頭頂上鑿去。

程喜和董耐同時大吃一驚，他們終於看見了五龍銀杖，已像兩根冰柱般從半空中墜了下來。

可是，他們已被龍城壁的刀封死了所有退路。

他們已避無可避。

篤！篤！

兩聲怪响，兩人同時悶哼，脚步踉蹌倒地。

他們已活不成。

無論任何人的腦袋，被鑿穿一個像碗口水大小的血洞，他都一定活不下去。

麥若穀身在半空，殺了兩名高手。

但他自己也遭遇到了別人的暗算。

暗算他的，是七色地獄主人。

麥若穀從半空落到地下的時間，只不過是電光石火般短促的一刹那。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的後頸上竟然深深的嵌着一隻精緻的雕花瓷杯！

× × ×

七色地獄主人仍悠然地在觀戰。

但他手裏的茶杯已不見了。

茶杯已嵌在麥若穀的後頸上。

他對自己這一手擲杯傷人的功夫，顯然感到很滿意。

麥若穀喉嚨裏發出了咯咯怪响。

但他連一個字都說不出。

他忽然拚命的向七色地獄主人撲去，人未到杖先到，疾擊對方的胸膛。

這一杖之迅速，勁力，已足以把世間上絕大多數的武林好手砸成肉醬。

然而七色地獄主人竟然沒有閃避，也沒有還手。

但他也沒有被這一杖砸成肉醬。

因爲他坐着的石亭子，突然面前落下了一道沉重的鐵柵。

這鐵柵的鐵枝，每一根都粗若小孩的手臂。

五龍銀杖雖然厲害，但擊在這些鐵枝之上，也未能將之撞毁。

鐵柵既無意，七色地獄主人當然也無意。

麥若穀雙目神光已經開始散渙。

他忽然放下了五龍銀杖，雙袖一揚，十八口飛刀一齊向七色地獄主人射去。

十八口飛刀，同時穿過鐵柵，眼看就要把七色地獄主人刺出十八個血洞。

但七色地獄主人左右手齊抄，竟然將十八口飛刀全部抄在手裏。

麥若穀慘笑，但口裏却無言。

他彷彿想說：「好身手。」

但張開嘴巴之後，却只能噴出一口濃血，然後手扶銀杖，站着死去。

七色地獄主人悠悠的嘆口氣，又輕輕的招了招手，道：「再見了，這裏就是你們的家。」

龍城壁冷笑道：「家？甚麼家？」

七色地獄主人嘆道：「這是你們最後的家！除了這座石亭可以走去出天上峯之外，你們再也不可能找出另一條出路，因爲這裏是山腹。」

龍城壁道：「你要離開這裏了。」

七色地獄主人道：「當然。」

龍城壁說道：「你以後再也不會回來嗎？」

七色地獄主人同樣道：「當然。」

他說着這兩個字的時候，石亭子已冉冉上升。

「再見了！」他坐在石亭裏，玩弄着一把火摺子，笑得很愉快：「我終於把你們引進七色地獄，而且你們很快就會從七色地獄掉進第十八層地獄裏。」

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石亭已完全升了上去，再也看不見他的影子。

× × ×

龍城壁忽然對司馬血道：「你可知道他正準備去做一件甚麼事？」

司馬血眉頭皺得很緊，道：「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他正準備去燃點炸藥的藥引。」

龍城壁淡淡道：「你猜得一點也不錯，他剛才手裏拿着一把火摺子，就是想去燃點炸藥，到時這座七色地獄，就會化成一片飛灰。」

司馬血道：「你看他能否點得着那些火藥？」

龍城壁嘆道：「很難說，但我們還有一個希望。」

司馬血突然眼睛一亮：「九幻刀神呼延黑？」

「不錯，」龍城壁道：「剛才麥老前輩揹我渡橋時，用兩根利箭救了我們性命的人，就是呼延黑師徒。」

司馬血道：「呼延黑不但在刀法上成就斐然，他的追星箭法也是一絕。」

龍城壁嘆道：「誰也想不到老熊王要把熊族之王的寶座，會交給呼延黑。」

此言一出，衞空空和許竅之都不禁大吃一驚：「老熊王爲甚麼要把王位傳給這個惡魔？」

「惡魔？」龍城壁搖頭道：「他以前的確是個惡魔，但現在他已變了。」

「變？」

「不錯，」龍城壁緩緩道：「他在天山潛修多年，性格上已得到了很大的改變，不是變得更壞，而是變得向善，老熊王曾調查得很清楚，今日的呼延黑，的確可被稱爲九幻刀神，而不是九幻刀魔！」

衞空空和許竅之都聽得有點發怔，如果這些說話不是龍城壁說出來的話，他們實在很難相信那是事實。

龍城壁接下去道：「但在小熊未被伏誅之前，九幻刀神呼延黑仍然以惡魔的身份出現，目的就是要配合我和司馬血的行動。」

司馬血淡淡道：「老熊王給了我十兩紋銀，要我替他清理門戶，主要目標並不是對付什麼黑白熊王，而是對付他唯一的徒弟，也就是背後暗算師父的小熊！」

龍城壁道：「他在引我們進入死路，但我們的目的也是一樣！」

司馬血輕嘆一聲，道：「但現在鹿死誰手，還是未知之數。」

龍城壁苦笑着，：「我們現在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坐在這裏等。」

司馬血道：「等甚麼？」

龍城壁道：「等那座石亭子再度回降下來！」

司馬血道：「你敢肯定呼延黑一定會在天上峯頂把小熊截回來？」

龍城壁搖頭。

「如果我們等不到石亭再度回降下來，我們就只好在這裏等待數萬斤的炸藥爆炸！」

等！

他們只好靜靜的在等待。

他們也許是在等待炸藥爆炸，等待死神的降臨。

× × ×

他們終於等到了。

炸藥沒有爆炸。

死神也沒有降臨到他們的身上。

他們等到了那座石亭。

石亭一直下降到原來的位置。

石亭的鐵柵已不見了。

七色地獄主人也不見了，裏面空無一人。

龍城壁等四人沒有猶疑，立刻走進石亭裏！

石亭又再上升，終於回升到天上峯頂之上。

× × ×

天上峯頂之上，陽光燦爛，雲層已被風吹走。

有兩個人躺在峯頂上。

一個是身穿白袍，但却臉如黑墨的老者。

他手裏還緊緊握着一把刀。

他就是九幻刀神呼延黑。

在他身旁躺着的，赫然就是七色地獄主人——小熊！

這兩人顯然曾經過一場兇險的决鬥，結果兩敗俱亡，一齊死在天上峯頂之上。

呂冰荷呢？她在甚麼地方？難道她沒有來到這裏？

忽然間，龍城壁發現天上峯的背後，一座石屋。

呂冰荷就在那裏石屋的門前，含淚向他揮手。

龍城壁明白了。

因爲那一座石屋就是石亭的機關總樞，石亭能够升降，機關都盡在那座石屋之內。

× × ×

對於整個熊族來說，這次的鬥爭風雲可說是一個悲劇。

一個永遠令人難忘的悲劇。

熊王璽本來就在司馬血和龍城壁的掌握之中，現在，熊王璽已送回到熊族十大長老的帳幕裏。

熊族依然是熊族。

但熊王宮却被火燒了。

燒熊王宮的人，是熊族的十大長老。

他們沒有對別人解釋，爲甚麼要火燒熊王宮。

他們也沒有對任何人說出老熊王的死因，和小熊的下落。

還有丁蝶飄，她本是丁文飄的親妹子，也是小熊的妻子，但從此之後，就誰也沒有見她出現過。

× × ×

又是一個春雨綿綿的下午。

一輛馬車，懶洋洋地在路上挪動着。

趕車的人根本就沒有趕車！

他只是捧着一個大皮酒袋，喝着一口又一口的酒，一雙看似模糊，實在還很清醒的眼睛直瞪着灰黯黯的天空，直瞪着不斷飄下來的春雨。

車廂裏還有一個酒鬼，但他的酒已喝完。

他忽然從袋裏摸出一錠銀子。紋銀十兩。

這十兩銀子他一直都不捨得用，就算在賭桌上輸光，在酒家裏喝得身無分文，他却沒有動用過這錠銀子。

趕車的人忽然對車廂的酒鬼道：「我也有十兩銀子，你肯不肯替我去跟別人拚命？」

車廂裏的酒鬼冷冷地說道：「可以，可以，爲了十兩銀子，我可以替你去殺一個人！」

趕車的人哈哈一笑，道：「你果然已經醉了。」

酒鬼冷笑着，道：「我可以替你殺掉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趕車的人一呆，終於甚麼話都不說，又捧着那個大皮酒袋不停的喝酒。

因爲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雨越下越大，他好像又已快醉了……

(全文完)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之五

「血洗黃金船」

龍乘風·著

雪刀浪子與偷腦袋大俠，同時在情場上遭遇强敵。九虛觀內詭謀佈局，黃金船上羣雄會師，連番劇戰，步步驚心，絕無冷場。

一期完俠義奇情小說

醉仙樓主・文
盧令・圖

漁樵耕讀

有心尋珍寶　無意結善緣

兩三星火走瓜州，瓜州本來是個很小的村落，也可以說是一個漁村，百十戶居民，多半是靠打漁爲業，瓜州的對岸就是江州，從江北到江南的人，大半是從瓜州渡江，因此瓜州也是個渡口，從瓜州江岸向南望，可以見到江州的金山以及江心的焦山，當夜幕降臨的時候，江岸點點漁火，蔚爲奇觀，也充滿了詩情畫意。

瓜州地方雖小，却有一家佈置得頗爲堂皇的酒店，專供往返渡江的客人所需，當然也有些遊山玩水的人，到此小飲數杯，以助雅興，因此這家酒樓，起名叫太白居，取李太白好酒之意。

太白居地方不大，充其量也不過擺上十來張桌子，但以一個小小的漁村而言，也算是非常豪華了，故而當地的漁夫，偶而也到太白居小飲幾杯，以洗刷一天的辛勞。是辰末巳初的時分了，太陽已高高的斜掛着，雖是初夏季節，也令人有些炎熱的感覺，此時正有兩個趕路的人，滾着滿頭的汗珠，走進了太白居，兩人脫去外衣，露出腰間的兵刃，原來是兩個武林中人，他們依窗而坐，店家笑容可掬的跑過來說：「王爺張爺好久沒有來光顧小店了，今兒是什麼風將你兩位吹來，吃些什麼酒菜?」原來這兩人乃是專門走單帮的商人，終年闖南到北，也會些武功，江湖上的事情可知道不少，身形微胖的叫王虎，瘦高的叫張彪。

張彪一聲豪笑道：「余老板，好久未見，你愈來愈發福了，給我們弄幾樣好菜，我們哥兒倆今天要好好的痛飲幾杯。」

余老板陪笑道：「這件事包給我辦好了，包管兩位爺台吃喝個痛快。」

這位余老板叫余冲，又名余不拔，就是一毛不拔的意思，但對待客人，却毫不含糊，不一會工夫，已做好了四樣菜，提來了兩壺酒，王虎張彪二人便開懷暢飲，此際店外又闖進一個人來，紅臉粗眉，碩壯身形，腰跨單刀，背上尚揹着個包裹。

王虎眼尖，趕忙站起來一抱說：「哈哈！山不轉水轉，人不轉腿轉，李兄快請過來坐」

那漢子聞聲看去，也跟着大笑道：「我打算是誰，原來是王兄張兄，一別三年，想必是福星高照了。」

張彪即吩咐店家老余添了一副杯筷，那紅臉漢子隨即坐下，三人把杯痛飲，原來這紅臉漢子叫李豹，與張彪王虎是同行不同道，因此很少見面。

李豹飲了一杯酒道：「王兄與張兄最近在那條綫上發財呀！」

王虎笑道：「近兩年來，我與張兄合作，在海外做些珠寶生意，李兄你呢?」

李豹嘆道：「說來慚愧，小弟多少年來，一直在守着老行業，販賣些京廣百貨，吃不飽也餓不死，倒是兩位做珠寶生意，一本萬利，小弟羨慕得很呢，有機會的話，尚望兩位提携提携。」

張彪笑道：「多年的老兄弟，還用得着你開口麼，只是最近江湖上出了一件事情，不知道李兄可曾聽說?」

李豹道：「小弟終年行走江湖，所聞所見確也不少，不知張兄提的是那一件事情?」

王虎搶着道：「是有關於八巧玲瓏如意珠的事情。」

李豹道：「此事小弟也有耳聞，只是江湖傳說之事，並無實據，就是有，也不知珠子落於何方，以小弟想，左右不過是一顆寶珠罷了，何必爲此大驚小怪。」

張彪道：「這你就不知道了，據說這顆珠子乃老蚌感染龍氣而生，其大如球，雖曰蚌珠，亦是龍珠，功可避水火，祛百毒，乃是當今無價之寶，只是可惜啊！可惜！」

李豹道：「張兄可惜什麼?」

張彪道：「要是小弟有此寶珠，開價萬两黃金，也不難出手，那時豈不是免去南北奔波，娶妻生子，享享老福了麼?」

李豹道：「張兄既喜歡此珠，爲什麼不打聽此珠下落，設法弄到手中，那時不但張兄發了一筆大財，就連小弟也可沾沾光。」

王虎搶着搖頭道：「難難難，你知道此珠在什麼地方麼?」

李豹搖頭道：「小弟不知。」

王虎搶着乾了一杯酒又道：「此珠據說在毒龍潭中，每當夜半子正之時，白毫冲天。」

李豹道：「那毒龍潭在什麼地方?」

張彪也乾了一杯酒搶着道：「毒龍潭在十萬大山之中心，那裏有一座山，叫毒龍山，山下便是毒龍潭，此潭並不大，充其量也不過十丈方圓。」

李豹道：「這不很簡單麼，我們祇要潛入水中，取出此珠，不就成了麼?」

王虎搖頭道：「難難難，此毒龍潭雖小，但潭中有毒龍守護，而且潭水陰寒澈骨，潭底有迴流，潭的四週，皆是懸崖絕壁，因此要取此珠，必需水陸兩路的功夫，皆有驚人造就，否則必難達到目的。」

張彪道：「論功夫，李兄要比我們二人高得多，因此結交的武林人物也多，以李兄的見解，當今武林之中，有那些人武功造就最高?」

李豹道：「以小弟所知，當今武林之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有四位，那就是漁樵耕讀。」

王虎不明問道：「何謂漁樵耕讀。」

李豹道：「一個漁夫，一個樵子，一個農夫，一個讀書人。」

張彪道：「這四人小弟也曾有耳聞，只是不知那四人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

李豹道：「那漁夫複姓上官，雙名樂水，江湖上送個綽號，叫洞庭漁夫，居於太湖邊上……」

張彪問道：「那樵子呢，他又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

李豹道：「那樵子複姓歐陽，雙名悅山，江湖上送他個綽號，叫終南樵子，住在終南山的北麓……。」

王虎道：「這終南樵子也算得上是一位異人了，尚有那農夫呢?」

張彪道：「不用說，這位農夫當然也是一位異人，不知他又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

李豹道：「兩位兄台如要問這位農夫，離此不遠，他就住在瓜州西北方三十里左右，那兒有一個小小的村落，叫做隱士村。」

王虎道：「好雅緻的村名，不知那農夫叫什麼名字?」

李豹道：「這個農夫複姓東門，雙名田隱，綽號叫平原老農，那隱士村中總共也祇有十數家，可全是他本宗本族……」

王虎嘆道：「這些人皆有一身上好的功夫，却又不羨名利，不但是武林異人，也算得上是人間奇人了。」

張彪道：「不錯，只不知那個讀書人又住在什麼地方?」

李豹吃了一杯酒道：「你要問那個讀書人麼?他住的地方離此也不遠，祇是隔住一條長江而已。」

王虎道：「他是住在江州?」

李豹道：「正是，江州有一座名聞天下的金山寺，他就寄居在金山寺裏。」

張彪道：「想不到江湖四大奇人，就有兩位住在這附近，不知那位讀書人又叫什麼名字?」

李豹道：「他複姓東方，雙名青雲，江湖上送他個綽號，叫幻遊書生，他與金山寺方丈法緣禪師極爲投契，因此長年住在寺中……。」

王虎接着問道：「他既名幻遊書生，又長居於金山寺中，足不出戶，這不是名實不符了麼?」

李豹道：「他這幻遊之名，不重身遊，但重神遊。」

張彪道：「這話怎麼說?」

李豹一笑道：「他以靈慧的神思，幻遊於萬卷圖書之中，終年不斷，因此這位幻遊書生不獨是學通古今，而且也慧絕人寰。」

王虎嘆道：「奇人，眞是奇人，這四人能得其一，要取那八巧玲瓏如意珠，就易如反掌了。」

張彪嘆道：「祇可惜，這些人天生一副傲骨，不慕名利，要請他們可眞不容易呢！」

李豹道：「小弟倒有一法，可以將他們四人同時請了出來。」

王虎乾了一杯酒道：「那眞是再好沒有了，請問李兄有何妙法?」

李豹也乾了一杯酒，吃了一塊牛肉才道：「據小弟所知，這四大奇人雖然不重名利，却重道義，而且四人之間的情誼也非常深厚，因此要他們去取珠，必定不肯，如要他們除去毒龍潭中的毒龍，爲人間除害，當然是義不容辭了。」

張彪拍掌笑道：「妙計妙計，果然是妙計，可是又如何去請他們呢?」

李豹道：「我們三人可以分頭進行，各走一方，王兄可往終南山去請終南樵子，張兄可去太湖去請洞庭漁夫、我呢，到隱士村去請東門田隱。期限是端午節前，在金山寺會面。」

王虎道：「他們會來麼?」

李豹道：「當然得有一套說詞，就說是金山寺的幻遊書生派我們去的，據我所知，那幻遊書生乃四大奇人之首，他們不

會不來的。」

張彪道：「萬一他們來了之後，四人見了面，豈不揭穿了我們的謊言，那時他們豈肯與我等甘休？」

李豹道：「等他們四人聚齊之後，我等再上情說明，這四人皆是正人君子，決不會爲難我們的。」

王虎大指一翹道：「妙！非此方法，不足以請他們出山？」

張彪道：「想不到李兄不但有經商之才，更是胸羅經略，以往倒是小看了。」

李豹滿意的一笑道：「那裏！張兄過奬，我們吃完了酒便分頭行事。」

×　×　×

端陽節又名端午節，乃一年三大節中的第一個大節，民間習俗有吃粽子，龍舟比賽，喝雄黃酒，小孩則有穿老虎衣的習慣，**金**山寺下的江面之上，可不正有兩條龍舟，整槳待發。

這兩隻龍舟一條是江南隊，以江州爲主，一條是江北隊，以泰州爲主，江南隊的船員，全體着淺藍色的緊身衣，江北隊則穿黃色，兩隊人員可全是二十上下的年青力壯的小夥子，而且全皆練過幾套拳腳，兩隊人員只待號炮一响，便要全力以赴，各自爭先。

江岸上站滿了看龍舟比賽的人羣，龍舟的行程是兩百丈，沿江岸行駛，以免風浪的襲擊，江邊上到處都有做生意的小販，上萬的人正在議論紛紛之際，忽聽號炮一聲，兩隻龍舟上的人，齊是一聲吆喝，飛槳驅舟，兩條船如箭一般的向前飛去，江岸上的人此時也齊聲納喊，爲兩船助陣助威，就在此時忽聽有兩人同聲朗吟道：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杯濁酒喜相逢
今古多少事
付於笑談中。

這是一首西江月，本來是家喻戶曉，可是經那兩個口中吟起來，不獨順耳動聽，就連江岸萬人的吵鬧聲，似乎被這兩個人的聲音壓下去。

有些人聞聲情不自禁的轉頭看去，見江岸邊上站着兩個人，一個是年近古稀，頭戴竹笠，手持釣桿的漁夫，一個是年逾花甲，頭戴草帽，腰插板斧的樵子。這兩人相貌清奇，絕非世俗漁樵之類，只是大家爲看龍舟比賽，祇是向他們掃了一眼，旋轉頭去看龍舟比賽了。

此時兩條龍舟，不相上下，並駕齊駛，那漁夫道：「砍柴的，我們已好久沒有活動筋骨了吧？」

那樵子笑道：「捉魚的，你又想出什麼歪點子來了？」

漁夫道：「我們兩人各以內力，推動一隻龍舟，看看究竟那一隻先到。」

樵子笑道：「你我崑崙論劍，太華比拳，皆在伯仲之間，難道說你今天在內力上，就能勝我一策麼？」

漁夫也笑道：「今日如果再不分高下，咱們以後就永遠別比了。」

樵子道：「好……我們現在就開始。」隨卽各伸一手，遐足功力，遙遙的向龍舟後面推去，那兩條龍舟的速度本來很慢，經兩人以手遙摧，突然快了起來，雖是速度加快，但兩船仍是不先不後，這說明了不但兩船上的人相等，就是漁樵兩人的功力也是相等。

岸上看熱鬧的人，祇以爲兩船的人都在力爭上游，用了全力，却不知暗中有人搗鬼。

漁夫轉頭向樵子笑道：「砍柴的，看來我們這一場比賽，又要落得個平分秋色了。」

樵子也笑道：「可不是，我們從今以後，誰也別想再勝過誰！」

兩人正說間，忽見漁夫所負責的那條龍舟，突然間急如飛馬般的超前了十數丈，此時不但樵子感到詫異，就連漁夫也感到奇怪，因爲他們都用了全力。

樵子眉頭一皺道：「捉魚的，想不到你還會藏奸。」

此際有一人大笑道：「這倒不是他藏私，而是來了援手。」說話是竟是個五十上下的農夫，右肩抗着一把鐵鋤。

樵子大笑道：「你啊！種田的，多年未見，你怎麼反而助起別人來了。」

農夫笑着說道：「我如不帮他一下，你們今後就會停止比賽，那不是太掃興了嗎？」

漁夫也笑道：「砍柴的，你今天是輸定了。」原來農夫帮助漁夫以內力推舟，已超前了三十丈左右，那條船正是以泰州爲主的江北隊，爲江北隊助陣的人，此時也高聲喝采。

樵子正在搖頭叫苦之際，忽見自己所推的龍舟，也突然快了起來，不到一會工夫，已與江北隊的龍舟，並駕齊驅，樵子也奇怪了，以他一人之力，如何能與漁夫農夫兩人相比。

農夫與樵子也各自驚異，此時，忽見一個四十上下的文士，手搖摺扇，緩步而來，左手作掌式，虛空遙按在那龍舟的尾上。

農夫笑道：「讀書的，你這一來，我們兩個可要落敗了。」

那文士笑道：「現在江南與江北隊，正是平分秋色，你若怕輸的話，咱們不若就此罷手，且找個地方喝他個痛快。」

漁夫笑道：「好啊！看來這地主之誼，你是非盡不可的了。」

文士笑道：「話雖不錯，只是我乃一介寒儒，連一日三餐，尚要打和尚的秋風，那來的銀錢請客，不像你們三位，皆有生財之道，說不得，這次酒錢，得由你們三位代付了。」

漁夫笑道：「多年未見，你怎會還是那一副寒酸相，我們遠道而來，難道你連一席也不請麼？」

文士正要說話，此時江岸邊走過來三個人，體型雄偉，每個人肩上背着一個包裹，其中一人道：「四位前輩，今日酒錢應由晚輩等做東了。」

文士道：「你們？憑什麼？」

三人同聲道：「憑四位前輩皆是世外高人，而且今日相遇，皆由晚輩等暗中撮

合。」

樵子大喝道：「好小子，你們敢假傳聖旨。」原來這三人正是在太白居聚飲的王虎，張彪，李豹。而這四個人正是武林四大奇人，漁樵耕讀。

王虎苦着臉道：「我們請四位前輩來此，實有不得已的苦衷，請諸位前輩先讓小的們做個東道，小的尚有大事奉告。」

文士道：「聽你的口氣，他們三位皆是你們冒我之名請來的了，好吧！你此舉雖有些唐突，但却使我們多年不見的四位好友因此聚首，也可功過相抵了，今日且擾你一頓，我們到英雄館去。」

×　×　×

英雄館是江州唯一的大酒樓，樓分二層，極少虛席，可算得上是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他們到達英雄館時，早有店小二迎了上來說：「王爺張爺，二位好久未來光顧小店了，今兒是什麼風將你們吹來。」

王虎一笑說：「東南西北風，店家，有清靜的地方麼？」

店小二躬身笑道：「二樓有雅席，諸位請隨我來。」

這是一個非常精緻的房間，有一張八仙桌，八張椅子，七人分賓主坐下，王虎叫了酒席，每人先乾了一杯，幻遊書生西門青雲道：「有什麼事，你們現在可以說了。」

王虎先自我介紹一番，又替張彪李豹二人引見了，然後才道：「在十萬大山之中，有一座山叫毒龍山，不知四位前輩可曾聽說過。」

洞庭漁夫上官樂水搖頭說道：「那個鬼地方上千里無人烟，誰聽說過什麼毒龍山。」

王虎道：「毒龍山下有一個毒龍潭，潭中有一條毒龍，極爲兇猛。」

終南樵子歐陽悅山道：「你約我來此，想就是爲了那條毒龍了，不知那條毒龍跟我們四人又有什麼關係？」

張彪道：「據說那條毒龍奇毒無比，已成氣候，很可能出潭爲害，因此我兄弟想請四位前輩將此龍除去。」

平原老農東門田隱道：「那十萬大山縱橫千里荒無人跡，它又能爲害什麼？」

李豹接道：「前輩是不聞神龍變化，天淵兩在，雲行雨施，瞬息萬里，十萬大山之中，雖然荒無人居，但十萬大山之外，却有不少的大集鎭，多少千萬的生家性命，難道前輩也不值得一顧麼？」

幻遊書生西門青雲大笑道：「說得好，只是尚有一件不明，欲向三位請敎。」

王虎道：「請敎不敢，前輩請說。」

西門青雲道：「據三位自述，皆是經營貨利之事，以營利爲目的，這次却因何發起悲天憫人之心來，莫非其中另有目的不成？」

王虎聽得一愣，李豹接道：「如果說毫無目的，前輩等也不會相信，久聞荒野之中，多有寶藏奇珍，晚輩等也不過借前輩除害之便，壯壯胆色，一探深山大澤而已。」

洞庭漁夫點頭道：「這幾句話也還聽得過去，不過如此說來，所謂寶藏奇珍，可能與這毒龍有直接的關係了。」

張彪陪笑道：「是否有關，目前尙不知道，但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尙是爲民除害。」

平原老農乾咳一聲道：「珍寶也好，除害也好，既是相遇，總算有緣，這一趟十萬大山之行，我種田的是去定了。」

終南樵子笑道：「我們四個老不死的，已好久沒有活動筋骨了，既是種田的要去，我砍柴的也當然奉陪。」

洞庭漁夫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那種荒野的地方，我是從未去過，既有機緣，去上一趟又有何妨。」

幻遊書生一聲朗笑道：「三位既有雅興，我這讀書的也只好敬陪末座了，不知何時起程？」

王虎適才被西門青雲一問，險些漏了自己的機密，幸好被李豹叉了過去，此時聽四人皆願前往，不禁大喜，說：「此去十萬大山之中的一切應用之物，皆由我三人準備，至於何時起程，那要看四位前輩的意思了。」

洞庭漁夫道：「明日準備，後天起程，只是這兩天，我們就要下榻這英雄館中了。」

張彪道：「四位前輩儘管住在此地，一切費用，自由我兄弟開銷。」

終南樵子道：「如此打擾了。」

×　×　×

十萬大山，峯靠峯，山連山，方圓千里，羣峯羅列，山中儘多流雲飛瀑，深澗大澤，山中無路跡可尋，而那毒龍峯又在十萬大山之中，中途龍蟠虎踞，豹隱蟒潛，飛潛動植，各盡其功，是一個極爲險惡之區，武功泛泛之人，決不敢冒險深入，王虎李豹張彪等三人，因有漁樵耕讀四大奇人陪伴，胆氣大壯，排了乾糧，進入十萬大山之中。初始之時，雖然山道崎嶇，尙能勉强渡過，走了二三日之後，竟然到處皆是斷澗絕崖，有時寸步難行，漁樵耕讀四大奇人的武功卓絕，飛行絕跡，本是常事，但王虎等三人之武功平平，難免常常發生困難，有時繞道數千里而行，這天行到一處，有深澗橫前，澗之二面皆是懸崖絕壁，高約數十丈，兩面皆有葛籐可攀，王虎等三人武功雖差，若借葛藤之力，本可渡過，奈何三人身上皆背上數十斤乾糧，負荷太重，也就難以飛渡了。

洞庭漁夫眉頭一皺：「此處雖然險惡，我四人必可渡過，只是他們三人可就成問題了。」

終南樵子道：「看情形我又又得要繞道了。」

幻遊書生道：「不成，我們已走了數日之久，才行了百多里路，若像這樣的繞來繞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找到那毒龍峯。」

平原老農道：「不錯，何况山勢交錯，極易迷失方向，那時再想找那毒龍峯，可就難上加難了。」

洞庭漁夫道：「話雖不錯，可是我們不能丟下他們三人不管吧？」

終南樵子道：「我終年上山砍柴，行山之法，我比你們較有經驗，因此我倒有一個方法。」

幻逃書生笑道：「我倒忘却了這一位大行家，你到說說有什麼辦法？」

終南樵子道：「此有兩法可行，一是用葛籐將乾糧綑好，吊了下去，他們三人身無重荷，自然可以攀葛籐渡過，另一法是由我們三人背了乾糧先行渡過。」

王虎道：「第一法最好，我們現在就動手。」講完與張彪李豹二八，同時放下乾糧，用葛籐綑好，吊了下去，然後三人才攀籐下了斷崖，到了澗邊，當他們三人到達之時，四大奇人已在那澗邊等候多時了。

這條山澗寬約數丈，却不太深，漁樵耕讀四大奇人皆踏着水面而過，而王虎張彪李豹三人却背着乾糧涉水而過，過了山澗有一處比較凹凸不平的懸崖，亦有葛籐可攀，此時由四大奇人背了乾糧登上崖頂，王虎等三人空手攀籐而上，上了懸崖，上面有一小片平地，約十數丈方圓，邊端有一條山流，潺潺流向懸崖，此時正是夕陽西下，清風徐來，七人精神為之一爽。

洞庭漁夫上官樂水一聲豪笑道：「得消閒時消閒，如果今夜無雨，咱們且在這兒歇上一宵，倒也不錯。」

幻遊書生西門青雲道：「是啊，我們也該進食了，此地又有山溪可飲，我們就此歇下了。」

王虎聞言忙打開乾糧袋，取出幾塊乾餅，及已經快乾了的熟肉，七人就着山溪之水，飽食了一餐，便就地休息，好在高山少土，石面上都非常乾淨，他們睡到半夜的時候，忽有一陣嘹亮的笛聲，遠遠傳來。

洞庭漁夫上官樂水首先被驚醒，但見白月當空，清光四溢，那笛聲正是由東南方傳來。

奇怪，在這莽莽荒山之中，杳無人跡之地，怎麼會有笛聲，由此可見那吹笛之人，必定是世外高人了。

此時平原老農東門田隱也醒了過來，說：「深山大澤，月白風清，是何人有此雅興。」

洞庭漁夫道：「由笛音聽來，此人不但內力充沛，而且此來必有圖謀。」

平原老農道：「何以見得？」

洞庭漁夫道：「這十萬大山面積廣遠千里，其中難免有高人逸士隱居其中。」

平原老農道：「當然，你不說我也會知道。」

洞庭漁夫道：「但高人逸士比數極少，因此隱在這十萬大山之中的，當然也不會多。」

平原老農笑罵道：「廢話，這個我老農夫當然也知道。」

洞庭漁夫又道：「以千里的面積，以極少的高人，却偏偏讓我們遇上，你說這不是太巧麼？」

平原老農道：「因此你才說他此來必有圖謀。」

洞庭漁夫道：「不錯！」

平原老農道：「可是他是怎麼知道我們進入十萬大山呢？」

洞庭漁夫道：「如果他不知道，也就不稱為高人了。」

此際終南樵子忽道：「山居高人，靈猿神鳥皆可傳音，因此他能知道我們進入十萬大山，並不稀奇。」

幻遊書生也道：「他雖知道我們進入十萬大山，却不知我們來此目的，又能有什麼圖謀呢？」

洞庭漁夫道：「原來你們早醒了，對此我捉魚的倒有個比喻。」

幻遊書生道：「什麼比喻？」

洞庭漁夫道：「我釣魚時，必然會在鈎子上裝上魚餌，傻一點的魚，自會上當，但聰明的魚，它不但不會上當，而且也明白了我的目的，那就是引他上鈎。」

終南樵子道：「這是十萬大山，可不是什麼太湖，你這個比喻，與這位高人又有什麼關係？」

洞庭漁夫一笑道：「如以常情而論，入水者為魚，進山者為寶，這是必然現象，如果那位高人有仇家的話，知道我們入山，必然會查明我們的意圖，如果那位高人沒有仇家的話，必以為我們入山尋寶，寶物人人皆喜，當然也會來探上一探，這就是他來此的目的。」

終南樵子道：「假如此人不是山中隱士，而是外來的呢？」

洞庭漁夫道：「深山遇人，此情倍增，他當然更應與我們親近親近了。」

幻遊書生點頭道：「不錯，除此而外，我想再無其他目的了。」

正說之間，那笛聲由低而高，由隱而顯，突然笛音一停，淡月之下，現出個白衣老者，長鬚過胸，雙目閃爍，手持玉笛，面含笑容，大有隱士之風。

幻遊書生雙拳一抱笑道：「荒山大澤月白風清，得覩前輩風采，何其幸也。」

白衫老人道：「老朽並非諸位口中的什麼高人，更非此山隱士，此次入山，為了辦一件大事，無意間得遇諸位，因此老朽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洞庭漁夫道：「請說。」

白衫老人道：「諸位此次前來，是不是為了毒龍峯下的毒龍潭。」

幻遊書生朗聲一笑道：「前輩當眞有先見之明，在下等此來，果眞就是為了此事！」

白衫老人面色一沉道：「如此說來，老朽要奉勸諸位一句話。」

終南樵子道：「請說！」

白衫老人道：「諸位趕快打道回府，此事不必管了。」

幻遊書生道：「前輩是怕我們鬥不了那條毒龍？」

白衫老人道：「非也，老朽是怕你們搶走了毒龍潭底之八巧玲瓏如意珠。」

終南樵子奇道：「怎麼，潭底尚有寶珠。」

此時王虎張彪李豹三人亦已醒來，王虎搶着道：「不錯，那八巧玲瓏如意珠功可避水火，袪百毒，乃蚌感龍氣所生的無價之寶。」

幻遊書生回答道：「你們為什麼不早說？」

李豹道：「四位前輩皆是高風亮節的世外奇人，如果我們說是為了取寶，四位就不會來了。」

終南樵子說道：「可是你現在還是說了。」

張彪道：「形勢所逼，不得不說，目下估計，離那毒龍峯已經不遠，我們決不能半途而廢啊！」

幻遊書生向那白衣老者雙手一恭道：「我四人本非貪得之徒，但事已至此，如就此而回，實有違初衷，前輩之言，只好方命了。」

白衫老人答道：「你們知道老夫是誰麼？」

原平老農搖搖頭道：「我們素未謀面，如何能知。」

白衫老人道：「你們不知，老夫也不會怪你們，老夫世居崆峒，姓白名兵，江湖稱我為哭笑無常。」

哭笑無常白兵乃數十年前的黑道高手，本性喜怒無常，殺人無算，四大奇人如何不知，他們早有心除去此人，為武林除害，可是此人行踪無定，因此也就作罷，此時一聽，方知道白衫老人就是哭笑無常白兵，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了。

幻遊書生一笑道：「原來是白前輩當面，眞是失敬得很，如此說來，在下也有一言奉勸。」

白兵冷哼一聲道：「說……」

幻遊書生道：「前輩風雲半世，人皆敬仰，如今年屆古稀，也可收山享福了，何必再為些虛名假利，而作無謂之事。」

白兵冷哼一聲道：「你要相勸老夫，也太不自量力了，倒是老夫勸你們趕快離開此處，否則就怪老夫不客氣了。」

終南樵子大叫道：「讀書的，你跟他說這些，不是對牛彈琴麼？更何況我們早已有心除此人，咱們就不要窮磨菇了。」

哭笑無常白兵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當年聞說有漁耕樵讀四人，想聯手除去老夫，目下看你們的裝束，想就是那漁耕樵讀四人了。」

幻遊書生點頭道：「不錯，在下等正是幻遊書生西門青雲，平原老農東門田隱，終南樵子歐陽悅山，洞庭漁夫上官樂水等四人，另外三人，祇是我們的嚮導。」

白兵突然大笑道：「如此說來我倒眞不能放過你們了。」身形一偏，突然雙掌齊出，一掌拍向洞庭漁夫，另一掌却打向終南樵子，掌勢凌厲驚人。

漁夫與樵子同時避身閃過，掌風透處，將青硬的石面上，擊成兩個大洞。

幻遊書生輕搖摺扇道：「好凌厲的大力金剛掌，以此掌力對付當今武林黑白兩道中任何一人，足可制勝，只是要對付我們四人，尚差那麼一點點。」

白兵怒喝一聲：「不見得，」聲了掌起，一連又拍出四掌，分向漁耕樵讀四人擊去，這四掌用了十成功力，當左右雙手同時拍出一掌之時，又接着將手掌收回，同時又拍出第二掌，這樣一來，凌空之中，就有四股掌力，分向四人襲去。

洞庭漁夫飄身之下，已鈎起右手的鈎桿，向白兵雙目挑去，同時終南樵子身形一矮，避過掌勢，就地一滾，右手大斧直砍白兵的雙足。

平原老農從斜刺裏飛開，雙手反握鋤頭，白向兵的腰部打去，接着幻遊書生一聲朗嘯，身形盤空飛捲，一招天外來鴻，摺扇反拍白兵的天靈蓋，這四人皆是當今之世的頂尖高手，任白兵武功再高，也難應付，急得他身形一拳，讓過幻遊書生的摺扇，接着雙足飛躍，避開終南樵子的大斧，同時腰部一躬，讓過平原老農的鋤頭，那知就在此時，洞庭漁夫的釣桿抖起斗大的花朶，挑中白兵的雙目，兩隻眼珠奪眶而出。

白兵一聲慘叫，身形向後倒翻，突然繞空一旋，向三十丈開外的一處懸崖落去，終南樵子大喝一聲：「那裏走！」正待追趕，已被幻遊書生攔住道：「窮寇莫追，他如今不但年事已高，而且雙目已盲，相信以後不會再做出什麼壞事來。」

平原老農叫了一聲：「好險，今日若非我四人聯手，絕難取勝。」

終南樵子道：「不錯，若是以一敵一，我們任何一人皆非他的對手。」

洞庭漁夫道：「不錯，適才搏鬥，雖僅一招，但這一招之內，已盡藏殺機，如果我四人功力稍差，目下受傷的就不一定是白兵了。」

幻遊書生嘆道：「不管毒龍潭的事情結果如何，我們能在此處挫一下哭笑無常白兵的銳氣。也算不虛此行了。」

王虎等三人雖也懂一點武功，但適才那種勢若風雷的打鬥，眞是他們生平所僅見，此時天色大亮，張彪取出乾糧，每人用了一點，又開始上路。

他們走過了那片平崖，前面是條極深的山峽，所幸山勢稍平，他們沿着斜坡，向山峽中滑去，大概經過了百多丈左右，已到了峽谷之底，這條山峽長約十數里，有一道流泉，潺潺沿谷底而流，流泉的兩邊，滿生着山花，有一股野花的香氣，直撲鼻端。

幻遊書生用鼻子嗅了幾下道：「好！好地方，若能隱居於此，安享餘年，也不虛此生了。」

王虎突然用手一指道：「你們快看，那是什麼。」衆人隨他手指處看去，但見有一片極濃厚的紅雲，在泉流的東首，緩緩升起，逐漸擴大。

終南樵子驚叫道：「不得了啦，這是瘴氣。」

張彪道：「什麼叫瘴氣？」

終南樵子道：「深山大澤之中，樹葉野花經風霜打落，終年累積，經雨水打濕，發生作用，變成了瘴氣，色彩不同，我們現在所見的紅色烟雲，名叫桃花瘴，是諸瘴中最毒的一種瘴氣，中人必死無疑。」正說之間，那瘴氣離他們祇有數十丈左右。

幻遊書生道：「此瘴氣來勢極速，我們得趕快設法離開此地。」

終南樵子道：「這種瘴氣上升的幅度並不太高，我們祇要向山崖攀高二十丈左右，就可避過。」

平原老農道：「如此說來我們可立即行動了，」語聲了，身形起，凌空幾個翻滾，已上升了二十餘丈，在一處山崖上落下，接着終南樵子，洞庭漁夫，幻遊書生三人，也隨之翻了上去，此時王虎等三人，他們功力差，行動慢，還要背着乾糧，因此當他們到達石崖之時，那桃花瘴已在他們脚下穿過

李豹連叫兩聲：「好險！好險！」

衆人等此時再向脚下看去，那瘴氣已佈滿了山谷，但見一片紅雲瀦山起伏，聲勢極為驚人，離開他們的脚下，也祇有七

八丈左右。

幻遊書生嘆道：「天地造物，如此奇妙，若不是長行深山之人，不知其情，必遭其害。」

終南樵子道：「不錯，我砍柴的終年與山爲伍，山中變化，自然是一淸二楚，現在我們也可以上路了。」

此際背後一人冷冷的道：「怎麼，在這個節骨眼上，你們還想離開麼？」

漁樵耕讀四人，聞言霍地轉身，擧目看去，見當前站着個黑衣老者，年約六十上下，右手握着一條墨黑枴杖，杖頭上尙掛着三顆骷髏頭，相互連接。

幻遊書生輕搖摺扇道：「看閣下這副招牌，定是四十年前出身江湖的白骨墨杖赫連威了。」

那老者冷冷一笑道：「既知我名，還不退後。」

終南樵子道：「我們身後的毒瘴滿佈山峽，你要我們退後，豈不是要我們死於毒瘴之中麼？」

赫連威道：「你們雖死於毒瘴之中，却能落得個全屍，如果硬向前闖，恐怕連全屍都沒有了。」

平原老農笑道：「赫連威，我們跟你有仇麼？」

「沒有！」

「有恨麼？」

「沒有！」

「既是無仇無恨，你因何要陷我們於死地？」

赫連威冷哼一聲道：「這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因爲你們也要去毒龍潭。」

幻遊書生道：「聽你的口氣，莫非你也想去那毒龍潭不成？」

赫連威道：「不錯，正是因爲老夫要去，所以就不能讓你們存在了。」

洞庭漁夫哂道：「就憑你這麼一個人嗎？」

白骨墨杖赫連威一指手中的墨杖道：「你們知道這墨杖上的三顆骷髏是誰的頭顱麼？」

終南樵子搖頭道：「這三顆頭顱早巳皮腐肉爛，在下等如何認得出來？」

赫連威冷笑一聲道：「這三顆頭顱你們雖然無法辨認，但這三人的姓名，想你們也一定聽說過。」

平原老農道：「誰？」

赫連威道：「第一顆是塞北女俠諸紅蕚的頭顱，第二顆是濟南俠隱武威揚的頭顱，第三顆是川東大俠王伯黨的頭顱。」

這三人皆當今武林中的正義之士，不獨俠肝義胆，而且個個武功超絕，想不到竟會死在這魔頭的手中。

幻遊書生憤慨的道：「閣下因何殺了他們？」

赫連威大笑道：「這三人自以爲名門正派的俠義之士，平時志高氣昂，眼過於頂，因此老夫看不慣，就將他們殺了。」

終南樵子怒道：「三人與我等雖無瓜葛，但對他們早有敬仰，你既殺了他們，我四人就得爲他們報仇。」

赫連威冷笑道：「就憑你四人？」

「不錯！」

「你撫心自問，你們四人武功比這三人如何？」

洞庭漁夫一聲朗笑道：「武功如何，你眼下就可知道了。」釣桿抖起斗大的花朵，向赫連威雙目挑去，他恨此人心黑手辣，因此一下手就不容情。

赫連威身形後仰，揮手一杖向他釣桿上打去，以他想這樣細細的釣桿，絕經不起杖擊，那知他一杖擊出，洞庭漁夫竟以釣桿灌足內力向杖上碰去，頓時發出拍地一聲大响，兩人各退了一大步，而洞庭漁夫手中的釣桿絲毫無損。

赫連威微微一愣，旋冷哼一聲道：「難怪你們如此跋扈，原來還眞有兩下子。」墨杖一轉，身形急旋，一連打出三杖。

洞庭漁夫的身形在杖影中右旋左轉，手中釣桿東劃西點，帶起呼呼風聲，這兩人一接上手，恍息就是百招左右，仍是酣鬥不休。

幻遊書生道：「難怪這魔頭如此猖狂，原來他功力竟能與捉魚的不相上下。」

終南樵子道：「毒龍潭勢在必行，而如今爲寶珠而來的人，愈來愈多，時間上也不能躭擱，我看不如聯手將他除了。」

幻遊書生道：「且待片刻，如果捉魚的再不能取勝，就由你下場。」漁樵耕讀四人，向以讀書人爲首，因此終南樵子應了一聲，再未話講。

此際場中二人已打了近兩百招左右，山坡地雖不平，但兩人的輕功奇佳，因此並不碍事。

王虎等三人在一傍看得呆了，這種驚世駭俗的武功，他們當眞是開了眼界，此際忽聽洞庭漁夫一聲暴喝，右手變掌，一掌打向敵人的前胸。

赫連威引杖後退兩步，正待反擊，洞庭漁夫的右手釣桿，隨腕急旋，抖起一個大花，巳挑中赫連威的雙目，這一招掌中夾桿，名曰單龍奪雙珠，與前打傷哭笑無常白兵是同一招式。

這一招來得太突然，也太快速，因此赫連威閃避不及，雙珠竟被挑出，只聽他一聲慘叫，身形翻落峽谷之底，丟入一片桃花瘴之中，想巳不能活了。

平原老農搖頭嘆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了，今日他也是自取其禍，我們也可以走了。」

七人翻上山崖，繼續前行，這是一條狹長的山嶺，蜿蜒曲折，猶如蛇行，嶺上長滿了荊棘，偶而也有幾株古樹，參天蔽日，氣象雄偉。

終南樵子道：「你們看看這條山嶺，像不像一條長龍？」

洞庭漁夫道：「你的意思是說此山就是毒龍峯了。」

終南樵子道：「山名因地形而起，此是一條長嶺，却非毒龍峯亦是毒龍嶺。」

平原老農道：「那麼毒龍峯又在何處呢？」

終南樵子用手一指道：「如果我猜得沒錯，那前面高聳的山峯，必是毒龍峯無異。」

幻遊書生道：「望見山，跑倒馬，就算是前面是毒龍峯，至少也還有一日行程才能到達。」

王虎插嘴道：「假如沿途之上有絕壁斷澗之類，恐怕一日行程仍難到達。」

張彪道：「不錯，現在日巳中天，我

們也該休息一下，吃些東西了。」

李豹道：「右邊數十丈外，有一株參天古樹，我們不如到那樹下休息，旣可納凉，又可進食。」

幻遊書生點頭道：「說得也是。」

七人一起行到樹下，就着靑石而坐，王虎取出乾糧，正待進食，忽聞樹頂上枝葉微响，有一道紅影，夾着一片銀光，盤空而下，但感劍氣森森，觸膚生寒。

漁樵耕讀四人心知不妙，身形同時倒翻出去，王虎等三人功力不及，欲避無門，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忽聽終南樵子一聲暴喝，身形落而再起，一斧向那紅影砍去，這一招快得驚人，那紅影受制，形勢一緩，王虎等三人才脫出對方的劍氣，躲向樹蔭之外，此際那紅影與終南樵子才同時落地。

洞庭漁夫等人定睛看去，來人竟是三十上下的小子，着一身如紅緊身小衣，手持長劍，杏眼圓睜，雙眉挑煞

終南樵子冷冷的道：「姑娘貴姓芳名，是何來路，因何一見面不問情由，便暗中偸下殺手？」

紅衣小子冷哼一聲道：「在最近兩月之內，凡是向毒龍峯去的人，一個也別想活着。」

平原老農笑道：「好狂的口氣，想來也必不是默默無聞之輩了？」

「凌巧雲。」

「紅衣羅刹！」

「不錯！」

幻遊書生朗聲笑道：「想不到啊，在這十萬大山之中，却遇上了一位黑道殺星，姑娘，你可知我等四人是何來路麼？」

凌巧雲道：「看你們的裝束，倒使我想起盛名遠播的四大奇人，漁樵耕讀。」

洞庭漁夫點頭道：「不錯，正是老夫等四人。」

紅衣羅刹恨聲道：「難怪我適才一招天外來雲，難取你四人性命，我倒小看你們了。」

平原老農道：「妳我無怨無仇，姑娘也該知難而退了。」

紅衣羅刹冷笑道：「不要以爲給你們一點顏色，就想開染坊，說句老實話，本姑娘早就想鬥鬥你們這譽滿江湖的四大奇人，只可惜你們終年藏頭露尾，令人難以捉摸，今日天假其緣，本姑娘爲了名成江湖，也祇有拿你們開刀了。」

終南樵子大笑道：「面對當今四大奇人，姑娘說這話不怕閃了舌頭麼？」

紅衣羅刹怒道：「不相信就試試看。」這女魔頭說打就打，長劍散發出一遍劍花，如一天飛絮，分向四人頭上罩去。

這一招名叫劍氣煞空，仍是紅衣羅刹賴以成名的飄花劍法中最凌厲的一招，飄花劍法共分九九八十一招，招招狠毒而潑辣，武林中人，死於這劍法之下的，不知凡幾。

四大奇人同閃身避過，他們身形雖快，但也閃閃着了對方的道兒

平原老農一聲大喝：「賊女敢爾！」身形退而復進，雙手把住鋤頭，展開一套劈天開地鋤法，急攻上去，這一套鋤法也是平原老農成名的招式之一！完全以威猛奪人，紅衣羅刹竟接連的被他逼退了三四步。

平原老農得禮不讓人，鋤頭左一招右一招，招招不斷，式式連環，紅衣羅刹退了三步之後，覓一空隙，旋即持劍反攻，以飄花劍法中的平地風波，臥虎藏龍兩招，反攻平原老農的下盤，這兩人一以威猛奪人，一以凌厲取勢，雙方一接上手就是兩百餘招，猶自酣鬥不休。

洞庭漁夫嘆說道：「想不到武林之中，武功與我們在伯仲之間的，仍是不在少數。」

終南樵子道：「江湖之大，奇人倍出，若這些人皆能以忠誠爲本，治世爲心，天下早就太平了。」

幻遊書生點頭道：「不錯！只是可惜這些人利慾薰心，永無止日，天下何能不亂。」

王虎等三人聽得此話，內心一陣慚愧，要不是他們三人爲了什麼八巧玲瓏如意珠，也不會把四大奇人引到十萬大山中來了。

洞庭漁夫道：「我四人本來是各取其趣，以隱居爲樂，想不到無意之中，又捲入這場奪寶的是非之中，不能自己，這莫非也是天意麼？」

幻遊書生道：「該來的總是要來，該去的總是要去，這些事情也祇有聽其自然了。」

終南樵子道：「不錯，除此而外，也實無別法可想。」

三人正說間，忽聽平原老農一聲大喝：「着！」一鋤頭竟然打在紅衣羅刹的背心之上，紅衣羅刹吐了幾口鮮血，嬌軀一幌，已倒向地面。

幻遊書生趕忙過來察看一下傷勢，知尙有救，旋從懷中掏出一粒小還丹給她服下，隨道：「我們且在此地將息一下，吃些乾糧，待紅衣羅刹傷勢好了之後，再行上路。」

王虎隨取出乾糧，每人取了一份，此時巳夕陽西下，晚風拂拂，衆人頓感到一陣凉爽。

幻遊書生看着天邊泛起的晚霞道：「暮色蒼茫，晚烟四合，夜鳥歸巢，百虫入穴，看來這一天又完啦。」

洞庭漁夫嘆道：「日月往來，迴旋不息，寒暑遞逝，週天常流，這是自然界必然的現象啊！」

終南樵子道：「朝朝代代，生生死死，古往今來皆歸夢幻，人生又何嘗能脫得了這個圈圈。」

平原老農道：「萬物隨季節而生死，人生隨氣數而興亡，陰陽弄巧，五行化摧，這也就所謂之自然律。」

幻遊書生點頭說道：「不錯，古今之達觀人生，不與名利爲伍，不以是非爲心，大化爐中，煉巳本性，水火鼎內，還我本命，不隨陰陽轉，不受五行牽，這方算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超脫輪廻的眞好漢，可惜當今之世，又有幾人能明白這些道理。」

王虎等人，聞聽此言，猶如當頭棒喝，三人同時向四人跪下。

王虎道：「我三人情同手足，終年逐鹿紅塵，困於名繮利鎖而不知自縛，今日得聞四位前輩之言，如大夢方覺，如前輩

等不嫌我三人資質太差，懇請收為門下，從此清風明月，了此殘生。」

洞庭漁夫笑道：「你等既有此心，可喜可賀，只是隱士生活，極為艱苦，比不得民間生活，車馬魚肉，樣樣俱全，你們受得了這種苦楚麼？」

張彪道：「一念回心，萬魔難挫，我等已下定決心，不出苦海，絕不終止。」

李豹也道：「人世繁華，曇花一現，萬望四位前輩成全。」

終南樵子哈哈大笑道：「難得難得，想不到這一次十萬大山之行，却結了這樣大的善緣，只是我們每人祇能收一個徒弟，你們是捉魚呢，耕田呢，你們自己選擇吧。」

王虎道：「晚輩幼承庭訓，也曾稍讀詩書，因此願拜西門前輩為師。」

幻遊書生西門青雲笑道。「我終年身無分文，你拜我為師，不怕餓死麼？」

王虎道：「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弟子當竭力供養師尊。」說完便拜了下去。

當下張彪拜了終南樵子為師，李豹拜了洞庭漁夫為師，跪拜已畢，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此際忽聽得紅衣羅刹凌巧雲一聲輕嘆。

幻遊書生道：「姑娘醒過來了麼？」

凌巧雲柔聲道：「小女子早已醒了，適才聽得四位之言，不禁一陣慚愧，不知那位用藥救了小女子？」

平原老農笑道：「這是讀書的做的好事。」

凌巧雲翻身拜了下去說：「謝謝西門先生的救命之恩。」

幻遊書生急道：「姑娘傷勢稍癒，千萬不可如此，快快躺下。」

凌巧雲拜罷，旋即立了起來笑道：「謝謝關照，小女子已不妨事了。」講完向平原老農一笑道：「謝謝你方才的那一鋤頭，竟然把我打醒了。」

平原老農道：「我也是為形勢所逼，當時我如果不把姑娘打傷，恐怕早已死在姑娘劍下了。」

紅衣羅刹笑道：「你說的是實話，但小女子不但不怪你，而且還會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鋤頭，我還聽不到你們四人談話，如此我將一輩子陷於凶拚惡鬥之中，而不能自已了。」

終南樵子道：「難得姑娘一念回心，這是天下蒼生之福了。」

凌巧雲道：「不過小女子有一個不情之請。」

洞庭漁夫道：「姑娘有話請說。」

凌巧雲道：「小女子旣已醒悟，從此除去紅衣羅刹之名。」

幻遊書生道：「姑娘有此決心，當眞可賀了。」

凌巧雲又道：「適才我聽到王虎等人已拜你們門下，目下祇有平原老農尚沒有徒弟。」

平原老農雙手連擺道：「姑娘千萬不可如此，收徒之事，我不敢當。」

凌巧雲飄了他一眼笑道：「你急什麼，我還沒有說完呢。」

幻遊書生道：「妳有話但說無妨。」

凌巧雲道：「種田的也得有個伴，我跟老農夫做個伴這總可以吧。」

平原老農急道：「這我種田的越發不敢了。」

幻遊書生正色道：「化干戈為玉帛，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段佳緣，種田的，我看你就不必再推辭了。」

四大奇人向以書生為首，他既這樣說，平原老農也不在推辭，終南樵子和洞庭漁夫二人同時向他們賀喜。此時已初更左右，斜月初上，一片淡淡的月色，照遍了整個的十萬大山，他們當晚就在大樹下歇了一夜，第二天又繼續上路，仍沿着毒龍嶺向毒龍峯前進，走了半日工夫，來到一處森林，廣約數十里，株株枝葉茂盛，蔽風遮日，好一片雄偉的氣象。

凌巧雲看了這遍森林若有所感，不由自主道：「此去毒龍嶺途中必然艱險異常，我們既不羨名利，又何必冒此奇險。」

幻遊書生道：「不然，我們雖然不羨名利，但也不能讓此珠流入江湖，否則將會引起武林一大刧難，因此我們必需取到此珠，設法隱藏或毀去。」

終南樵子道：「不錯，我們必需取到此珠，只是眼前這遍森林如何渡過？」

平原老農道：「看這片樹林，形勢雄偉而險惡，其中必定隱藏着許多毒蛇猛獸，雖然我們不怕，若因此而躭擱了行程，也是不智之舉。」

幻遊書生點頭道：「話雖不錯，但若因而繞道，也同樣的會躭擱行程，說不得，我們也祇好穿林而過了。」

終南樵子一擺大斧道：「爬山入林，這原是我的老行當，我來當先開路。」講罷率先進入森林，衆隨後跟上，王虎張彪李豹等三人，走在最後，

開始時林木稀疏，尙好行走，但愈進入裏面，林木也愈深密，時有毒虫在脚下穿過

他們一行八人走了整整兩個時辰，尙留連在這遍森林的中心地帶，本來按脚程應該早已穿過才是，只是由於林木太密，足下又積葉深厚，加之荊棘遍地，時有蛇虫流竄之聲，如以四奇人與凌巧雲的功夫，本可踏着枝葉，飛渡過這遍森林，無奈王虎等三人功力淺薄，祇有行行等等，因而拖延了時間，

幻遊書生道：「前面有一塊大青石，我看我們不如在此青石上休息一下，用些乾糧，然後一口氣衝出這片森林再說，否則天黑下來，更難行走，若留宿林中，困擾便更多了」

終南樵子道：「正是，於其疲乏而行，倒不如塡飽肚子，養足精神，然後再行，那就比較快多了。」

洞庭漁夫的身形急飄而起，巳落在大石的頂端，這塊大青石方圓數丈，剛好可容八人休息，他自己先佔了一角，然後七人到齊，各據一角，張彪打開乾糧袋，每人取了一份，只是那些熟肉大餅都已乾硬，加之林中無水可飲，八人祇有勉強吃了一點，稍為休息一下，又開始上路。

林中不獨無水可飲，而且也無風可透，八人身上皆出了汗，他們又急行了兩個時辰，方始微微看見天光，林木也比較稀疏了。

洞庭漁夫道：「看來不需多久我們便可出林了。」

平原農夫道：「不錯，這一路下來，我們並沒有遇上什麼毒蛇猛獸，總算是平安無事，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凌巧雲道：「我看不見得！」

洞庭漁夫聽着一笑道：「怎麼？你們這小倆口子尙未圓房呢，就想開始拌嘴了麼？」

凌巧雲粉面泛紅道：「你錯了，我不是故意找岔子，是已嗅到一種怪味道，而這種味道，的確是屬於某一種野獸身上發出來的。」

終南樵子聞言，用鼻端嗅了兩下道：「不錯，我砍柴的也嗅出來了，的確是有味道。」

幻遊書生道：「你是長年行山之人，當然也應該嗅出是那一種野獸的味道。」

終南樵子道：「這種味道不是虎，也不是豹，在我的經驗裏，這尙是初次嗅到的。」

凌巧雲道：「正是，小女子的感覺也是如此。」

平原老農說道：「你們既然能嗅出野獸的味道，想來這個野獸離我們已經不遠了。」

終南樵子道：「最多二十丈左右，我們必需小心行走，以防不測。」

凌巧雲道：「讓我來開路，」長劍一領，已超在衆人的前面，平原老農此時突然會關心到凌巧雲的安危，一擺鋤頭，也隨後跟了上去，第三是終南樵子，第四是幻遊書生，王虎張彪李豹三人被夾在中央，洞庭漁夫手持釣桿走在最後，走了十丈左右，果見前面有一個紅色物體，盤踞在一塊白石之上。

這個紅色動物團起來約有小盆大小，聞到脚步聲時，突然一躍而起瞪着兩隻紅眼，在注視衆人。

凌巧雲嬌軀一停向後面道：「小心，這是火浣獸。」

平原老農道：「什麼叫做火浣獸？」

凌巧雲道：「此獸得火山之靈氣而生，最喜在熔漿中洗濯，因此牠那一身皮毛，不獨不怕火燒，更可避水寒之氣，刀劍無法傷牠，牠的致命所在，是在雙睛，如能將牠雙眼挑去，此獸必死無異。」

終南樵子道：「這種獸我也曾聽說過，只是未曾親眼見着，據說此獸兇狠無比，見人必噬。」

幻遊書生道：「如果牠的致命傷是在雙眼，這件事祇有找捉魚的來辦了。」

洞庭漁夫本來走在最後，聞言以絕世輕功，身形飄到最前頭笑道：「此獸既得火山靈氣所生，想來亦必是通靈之物，可能不好對付呢！」

幻遊書生道：「盡可能不要殺傷，如能收伏那就更巧了。」

洞庭漁夫道：「我來試試。」說着身形連飄，已到了那白石之邊，衆人怕他有失，也隨跟上！

洞庭漁夫見那獸長三尺，高可尺半，生得一身紅毛，兩眼如火，兇光畢露，他右手一抖釣桿，耍了一個虛招，火浣獸突然發出一聲低吼，張勢欲撲！

終南樵子抓緊了大斧，平原老農握了鋤頭，幻遊書生一擺摺扇，護住當胸，凌巧雲長劍平持，王虎張彪李豹等三人，也取出隨身兵刄，以防不測，

洞庭漁夫見那野獸低吼了一聲，並無動靜，復又將釣桿抖動了一下，火浣獸又低吼了一聲，雖然作勢，只是不向前撲，牠可能是懼對方人手太多，因此不敢蠢然行動。

幻遊書生忽生奇想道：「如果能將此獸收伏，去對付那毒龍潭中的毒龍，那是再好沒有了。」

終南樵子道：「此獸本性通靈，若要收伏於牠，倒有一法可以試。」

王虎道：「用什麼方法？」

終南樵子道：「我們先示以友好，然後再看牠的動靜，你將熟肉拿一塊來。」

王虎忙在乾糧袋中取出一塊熟肉，交給終南樵子，終南樵子向平原老農道：「種田的，你且退後兩步。」

平原老農向後一退，終南樵子面露笑容，手捧熟肉，向那火浣獸面前走去。

凌巧雲叫道：「歐陽先生小心。」

終南樵子笑道：「不妨事。」他走到離火浣獸尚有三步左右，便將熟肉丟了過去，火浣獸開始時尙不敢食用，漸漸發覺出來人並無惡意，方始低頭吃肉，也許牠吃生肉太久了，乍吃熟肉，不覺香味滿口，因此也吃得津津有味，不一會工夫，那一塊肉已被牠吃得絲毫不剩尙意猶未盡。

終南樵子又叫王虎又拿了一塊，待那野獸吃完，終南樵子才道：「我們現在可以上路了。」

凌巧雲笑問道：「你不是要收伏牠的麼？」

終南樵子笑道：「跟野獸交朋友，首先要消除牠對你的敵意，敵意一除，以後牠自己會來找你的。」

幻遊書生笑道：「不錯，那我們上路吧。」

衆人越開火浣獸，又繼續前行，不一會工夫，已出了森林，大家此時方始透一口氣來，但已經是紅日西下了。

凌巧雲一指前面高聳的山峯道：「那就是毒龍潭了。」

幻遊書生道：「此峯離脚下已經不遠，我們趕那邊去歇宿尙來得及。」

平原老農向凌巧雲一笑道：「我們開路吧？」

凌巧雲也報以嫣然一笑，倆人同時施開絕頂輕功，向毒龍峯下飄去。

幻遊書生笑道：「這種田的終於開竅了。」

洞庭漁夫也笑道：「這也難怪於他，一生自由自在慣了，突然添上這麼累贅，實在有些不習慣。」

終南樵子道：「有家也好，無家也好，這總是個緣，何必去管他。」

幻遊書生道：「不錯，我們趕上去吧。」六人一陣急追，已到了毒龍峯下，與平原老農，凌巧雲二人會合，張彪用水囊到附近尋找山泉，各人又吃了些乾糧，已是暮色蒼茫，晚烟籠罩，四週暗峯羅列，山風吹動草木，發出一遍呼嘯之聲，令人有淒涼之感。他們尋了個山洞，歇了一宿，第二天醒來，已經日上三竿，金芒四射，隨又進了些飲食，便走向毒龍潭邊，此際潭邊正有個黑衣老者，正在虎視着他們，忽然一聲大喝：「回去！」

幻遊書生雙手一恭道：「前輩何人，因何叫我等回去？」

黑衣老者叱道：「老夫獨孤霸天！回去！」

八人中除去王虎張彪李豹而外，其餘五人同時吃了一驚，獨孤霸天乃六十年前黑道中的霸王，曾以一雙鐵掌，打遍了黑白兩道高手，無人能敵，而且此人生性兇殘，無可理喻，手下從無活口，當初少林有一位高僧想渡化於他，他却一掌打碎了那位高僧的腦袋。

洞庭漁夫道：「在這種人的面前，沒有道理可講的。」

終南樵子道：「聽說此人功夫高得出奇，我們要小心應付。」

平原老農道：「我就不信，先讓我一個人來鬥鬥他。」

幻遊書生道：「對付這種人不用講什麼道義，今日如能將此人除去，也可爲武林除去一害，我們五八聯手。」

凌巧雲道：「此是唯一可行之路，小女子笨鳥先飛了。」長劍一擰一，招織女穿梭，向對方胸口刺去，同時平原老農一鋤頭打向對方的腦袋。

洞庭漁夫一抖釣桿刺向對方雙目，終南樵子身形一矮，連劈出三招花斧，直攻對方雙腿，同時幻遊書生的摺扇一招推波逐浪，點向敵人背後，當今五大高手，同時發出一招，聲勢何等凌厲，那知他們一招方始出手，祇見獨孤霸天身形急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連發出五掌，雖然倉促發出，威力却也大得驚人，同時將五人身形震退了四五步不等，這是何等功力，五人同時大吃一驚，就在一驚之間，只見眼前紅影一閃，一條紅色的小獸，已飛上了獨孤霸天的肩頭，長頸一伸，一口咬住了獨孤霸天的喉管，痛得獨孤霸天哇哇大叫，反手一揮，便向那紅色小獸打去，此際凌巧雲眼光尖銳，已看淸那紅色小獸，正是火浣獸，她恐小獸受傷，揮起一劍向獨孤霸天的右臂砍去。

獨孤霸天喉管被咬，轉動不靈，沒注意到凌巧雲趁機出手，因此一劍斬個正着，整條右臂被卸了下來。

獨孤霸天大叫一聲，又舉起左臂向那紅色小獸打去，那知他才舉了一半，喉管已被火浣獸咬斷，早已氣絕倒地死去。

火浣獸咬死了獨孤霸天，跳到終南樵子身邊，搖頭擺尾，甚是得意，終南樵子大笑，向王虎又拿了一塊熟肉喂牠吃下，牠便不再離開，一直隨在終南樵子身邊。

幻遊書生笑道：「你終年深山打柴，有此一件，可足保安全了。」

終南樵子也笑道：「可不是，今日要不是這位小朋友，光靠我們五人之力，能否取勝，可眞難想像。」

平原老農道：「上天不絕善人，故才有此助。」正說間，忽見毒龍潭中，波濤驚起，氣象萬千，原來潭中毒龍，受到岸上人的驚擾，突然發起兇性，竄上潭面。

毒龍潭四週全是石崖，水面下陷二丈左右，那毒龍躍出水面之時，龍身已超過石崖數尺，但見頭角猙獰，滿身鱗甲，約二丈長短，四條毒爪，硬向崖上八人撲來，衆人大驚，正欲閃避，突見火浣獸化作一條紅影，已竄上了毒龍的頭部，仍是伸頸咬住了毒龍的喉管，毒龍受制，反身入水，火浣獸只是咬着不放，兩物在水中翻滾了半晌，火浣獸已穿出水面，躍上了石崖。

那條毒龍此時也竄出水面，臨空向火浣獸點頭，看情形似已被火浣獸收伏了。

洞庭漁夫大笑道：「這倒是我過水上生涯的好伴侶，王虎給我兩塊肉。」

王虎打開乾糧袋，取出兩塊熟肉，洞庭漁夫接了，先拿一塊丟入毒龍口中，那龍吃了兩口，甚是得意，竟然躍上石崖，衆人向後急退，讓出一塊空地來，毒龍盤地而臥，洞庭漁夫又將另一塊熟肉送入毒龍口中，那毒龍吃了第二塊肉後，對洞庭漁夫甚是友善。

幻遊書生大笑道：「種田的有妻伴，上山的有獸伴，下水的有龍伴，眞是恭喜你們三人了。」

終南樵子道：「目下尚有一件大事未了，我們必需要找到那八巧玲瓏如意珠，方能離開此地。」

平原老農道：「不錯，這才是我們來此最終的目的。」

龍乃通靈之物，口不能言，却懂人意，飛身竄入潭中，不會工夫，却啣上一粒珠子，但見金霞閃燦，光彩奪目。

平原老農大叫道：「好珠子，不知如何處理此物。」

終南樵子道：「我們四人來此，三人皆有所得，唯讀書的毫無所獲，何況這樣珍貴的寶珠，毀了也未免可惜，我想此珠應由讀書的保管才是。」

平原老農道：「不錯，理當如此。」

洞庭漁夫也道：「砍柴的所說的話，也正是我想說的，就這樣決定了。」

幻遊書生知無法推辭，半晌才道：「三位好意我讀書的謝了，只是你們這一龍一獸，如何帶得回去？」

終南樵子道：「這很簡單，我帶火浣獸沿着山脈回終南山，捉魚的可帶着龍由川入江，沿江下行，你與種田的正好與他同路，只是我砍柴的要先別過了。」講完便帶着火浣獸及徒弟張彪，揚長而去。

接着幻遊書生收了八巧玲瓏如意珠，帶了徒弟王虎，平原老農帶了妻子凌巧雲，洞庭漁夫帶了毒龍，徒弟李豹，直向川境進發。好在龍有四足，亦可山行，不日到了川江，雇舟沿江南下，毒龍入江隨舟而行。

洞庭漁夫朗聲唱道：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杯濁酒喜相逢，
今古多少事，付於笑談中。（完）

預告

六絕降魔

龍乘風著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武林軼事

唐家六勇戰馬天威

希華

從少林寺走出來的大師傅，都是很有名氣的，陸阿采以及胡惠乾等人，都是非常出色的一個，但在那些高手當中，確有一部份人是比較不受注意的，其實他的功夫同樣很出色，亦是少林寺正宗拳脚，不過他從溝渠鑽出來吧了，此人就是爛頭何。

照武林中人稱述，爛頭何並非由一百零八個木人巷打出來，而是從溝渠鑽出，因少林寺內的僧人衆多，溝渠又深又闊，而且有許多處石角突出來，爛頭何急於逃走，擦傷了頭皮，極難醫治，故此，他頭部有幾個地方看來有如茶葉渣，非常碍眼，就算他怎樣掩飾也辦不到，橫豎他要在江湖上賣武，索性標明爛頭何，甚至有人跟他發生友情，問他貴姓大名，他亦說自己是爛頭何了，久而久之，江湖上就知道有爛頭何這個大名，武功甚爲超卓，至於爛頭何本身叫甚麼名字，那就無人知曉。

傳說爛頭何急於下山報仇，然後從溝渠鑽出，大仇已報他就浪跡江湖，究竟他報的是甚麼仇呢？他永遠守口如瓶，既然他沒說出來，當然別人不知道這種秘密。

爛頭何初時在廣州城內賣武，後來他却輾轉走到四鄉，又再南下，抵達中山縣，他喜歡中山縣的海景，又喜歡當地農村景色，特別幽靜，故此在中山縣內停留的時間最長。

有一天，他循例在墟期揀個地方賣武・所有賣武之人都希望在大石台上面賣武的，但因那一處特別當眼，如果在石台賣武，隨時有人挑戰，手上沒有斤兩的傢伙・不敢輕舉妄動，反過來說，有資格在石台上面賣武之人，就多數拳脚犀利，故此・有人在石台賣武，必然引起一百五十個觀衆看熱鬧。

那天，爛頭何照常的賣武，但却搬過一個地方，在大石台上面耀武揚威。

一來他的頭上有許多爛頭皮，二來他本人的體型並非高大，所演的拳脚亦很普通，看不出有甚麼特色來，看熱鬧的人不必花錢站着觀看，沒有人理會他，可是，別的賣武人士看不過眼，便有人來到石台上面去，站定脚步，向他挑戰。

走上來的一個人是道士打扮，對爛頭何說：「我叫做羅浮山人，一向在羅浮山的華首台居住，在羅浮山有幾十間寺觀廟宇，沒有人打得過我，聽見羅浮山人這麼一句，就聞風喪胆，閑話休提，我想要在這個石台賣武，請你搬到別個地方去。」

爛頭何哈哈大笑，說：「我一向是聽見過江湖上說的少林寺乃是武林高手最多的一處，從來沒有聽見過華首寺也是有人練武的，至於你這個道人，雖然高大，未必懂得拳脚，照我看你快些落台爲妙，否則，我要你跟我在石台上面過招，到時你就會整個人從石台上面飛下去，甚至壓傷別人，面目無光，抱頭鼠竄。」

爛頭何這番話冷嘲熱諷，自稱是羅浮山人的一個道士，如何聽得進耳呢？冷笑一聲，說：「好的，爛頭何，就讓我跟你在此過招吧，看看那一個飛到台下去？」

說完他就揮動雙拳，有如雨點般密襲，向爛頭何襲擊。

爛頭何懂得的拳脚確是少林正宗拳術，怎會怕他呢？不過他有心戲弄這個道士，便不用手接招，而是用脚接招，由於脚比手長，閃身踢脚，多次踢中對方的手臂，雖然羅浮山人沒有因此倒下來，但却臉紅耳赤，老羞成怒，找個機會忽然整個軀體向前飛撲過去，有如射箭一般。

這一手餓虎擒羊的絕招是他認爲獨特的一門拳技，雖然整體飛過去，但却包括兩隻手的蝴蝶掌，以及一個頭搥，對方如果想用普通的交加手接招，必然打輸，他却料不到爛頭何忽然仰面躺在地上，向上伸出兩隻手來，撑住對方的胸部，使他連頭帶手無法打下來，同時起脚，那一脚踢在羅浮山人的小腹，隨即雙手向前一送，於是，整個羅浮山人就如箭離弦似的由石台飛到人叢中，果然壓傷了六個，至於他自己，面目無光，翻身躍起，便即撥開人叢，飛身而去。

他輸得十分乾脆，這種情況正如爛頭何在交手之前說過一模一樣，看熱鬧的人都認爲爛頭何打得十分出色，雖然對方比較他的體型高大，但却借力飛脚，用一條仰臉穿心腿竟然把重達一百斤過外的踢到台下去，那一條腿確是極爲犀利的，站着圍觀的街坊，紛紛喝彩。

當時有一個富商姓唐，人們把他尊稱做唐百萬，他是否眞的有百萬銀両呢？不得而知，不過，他是中山縣的富戶，那就人所共知了，那天他早上品茗，帶着兩個兒子，途經此地，順便看看賣武，看見爛頭何的體型並非特別高大，拳脚却甚精湛，不覺心上一動，根本上他是唐家的首富，同時在中山縣很有名氣，唐宅門戶衆多，有些家丁拱衞，至於武林高手，却無一人，他早就有這種想法，希望碰着一個正宗的少林子弟，延聘入屋，住在唐宅，指敎幾個兒子的武功，那時他發覺爛頭何確是出色，再者，他的五個兒子亦是中等體型，跟爛頭何的體型相差不遠，既然爛頭何能够以小敵大，以弱敵強，料想他做了敎頭，幾個兒子學習到這一手眞傳的少林功夫，仍可稱雄，不要當面錯過。

主意打定了，他就趨前拱手爲禮，跟爛頭何打招呼，隨即延聘爛頭何返家細談。又在屋裏設宴欵待，席間薄飲幾杯，唐翁便坦然道達心意。

至於爛頭何方面，他一來在外邊浪跡多時，很想找個地方歇脚，休養一年半載，再行定奪，二來他發覺唐家父子十分慇懃，似乎誠心學武，慨然答允。

此後爛頭何就在唐家住下，至於唐翁本人，雖然武功並非特別出色，但也學習過三幾年的拳脚，他發覺爛頭何在唐宅居住，雖然每天依時教授五個兒子的拳脚，

不過，所教的無非是開拳割馬，有時也拆招，可是，似乎沒有一條正路，能够把少林拳脚發揮出來，大概爛頭何的心裏有些疑難的問題了，看透了這一點，唐翁就找個機會跟爛頭何到外邊的一間酒家吃飯，非常誠懇的問爛頭何爲甚麼沒有把眞功夫教授兒子。

爛頭何不能不認，說：「唐翁，你的確够眼光，看穿了我的心事，我想告訴你，如果沒有學習過武功，在街上碰撞了甚麼人，互相纏着打鬥，就算打輸了，不過給人打了兩拳，吃了一脚，那種傷勢只是三幾天就復元了，決不會喪生，反之，學習過拳脚，武功特別精，不打則已，一打就會有傷殘的情況發生，弄得不好，一生殘廢，甚至當場命喪黃泉，你的幾個兒子相當英俊，分明是富貴中人，何必學習少林寺拳脚呢？就是這種心理使我覺得進退兩難。」

唐翁聽了，說：「這個問題我也想過了，但因唐家缺乏一個眞正的武林高手座鎭，難免盜賊垂涎，故此我千方百計延聘名師指點武藝，如果你認爲教會了我的兒子，担心他闖禍，弄巧反拙，那就把武功傳授到五個兒子當中最出色的一個，其餘各人只是浮浮泛泛的指導他們健身，這樣做好不好呢？」

爛頭何聽了喜形於色，說：「好極了，唐翁確有主張。」

過了幾天，他就把一大束有棘的樹枝放在地上，叫唐家的五個兒子滾過去，當時，唐翁並非僅有五個兒子，還有另外一個，那是最幼的了，排行第六，他的兒子俱是依照次序排列的，從老大開始算到他，他應該稱做老六，由於唐老六的體質孱弱，不堪一擊，故此，爛頭何指導唐家兒子習武時，他只是在旁看看，沒有正式練習，爛頭何亦不想他學習，任由他站着觀看吧了。到了測驗唐翁幾個兒子當中那一個特別出色的時候，唐老六却自告奮勇，願意加入，爛頭何當然不會拒絕的，可是，五個兄長都在有刺的樹枝上面滾過，弄到遍體鱗傷。

唐氏五個兄弟照樣做完了，只有六兒子站着不動，爛頭何便問他何以不依照師傅的吩咐去做？像兄長一樣的在樹枝上面滾過，他却笑着說：「師傅，學習武藝只一招就取人性命，何須弄到倒地打滾呢？弄傷了身體，並無絲毫的好處，故此，我覺得師傅這樣安排，並非測驗各人能否捱苦，而是看看那一個人特別機警，看出師傅的用心。」

爛頭何說：「我的用心何在呢？」

唐老六說：「照我看，師傅想借此考考唐家幾個門徒的腦筋，如果這種想法不錯，那麼，我是最有腦筋的一個了，因爲我不肯隨波逐流，別人叫我滾，我就倒地打滾。」

爛頭何哈哈大笑，對唐翁說：「唐翁，老六的年紀最輕，他却最有頭腦，我決定收他爲徒。」

自此之後，爛頭何仍然留在唐家教授拳脚，可是，對於唐老六却另有特殊的訓練，不過，如何訓練，他却沒有說個明白，因此，那些兒子及家丁無從知曉。

奇怪得很，唐老六就此接受了高級訓練，體型沒有改變，並非特別高大，一雙手也不是粗壯，因此，唐翁好像不相信，老六能够繼承爛頭何的絕技，碰着有一天，有一個外籍人士到訪，自稱是鐵頭馬天威，仰慕爛頭何的大名，特此到來，希望爛頭何賜教。

爛頭何叫齊唐家的兒子到演武廳，又請唐翁在旁觀看，然後說：「我一向把老六教授特殊的武功，你們可能發生懷疑，現時我就叫老六跟鐵頭馬天威交手，保證打贏對方，那時，你就可以看到他確是不同凡响了。」

鐵頭馬天威雖然不是很高大的人，但却雙臂特別粗壯，頸子更加粗得厲害，加上一個光頭，看來他是苦練頭搥的了，憑着這一副身手，料想可以把普通的拳師壓倒，他本人亦有此想，認爲爛頭何鬥不過他，然後登門挑戰，那時聽到爛頭何對唐翁說出這番話來，大感不滿，說：「我不要跟你的徒弟交手，一定要跟你交手。」

爛頭何說：「爲甚麼你這樣想呢？」

「因我出手太重，他恐怕受不起。」

爛頭何說：「我有這規例，任何人向我挑戰，先要跟唐老六交手，贏了唐老六，我才發招，唐老六的父親就在這裏觀戰，如你一個頭搥把他撞死，由我塡命。」

他說得這樣有把握，各兄弟都覺得頗爲詭異，不過，唐老六却是無動於中。

既然爛頭何很堅決的要對方先跟唐老六交手，鐵頭馬天威無話可說，索性問唐老六是否願意接戰，照他想，很快就把唐老六擊倒，先行拆骨，然後再跟爛頭何正式交手，也未爲遲。

唐老六叫各兄弟騰空兩丈闊的一個正方形，他擺出了潛龍伏虎的招，叫馬天威進攻。

局勢如此，唐翁就算替唐老六担心，也不便出來干涉，只好沉住氣看唐老六如何接戰。

馬天威大喝一聲，直衝過來，雙手齊出，好像游泳似的向前撥了幾下，忽然一個頭搥撞過去。

照普通人的想法，想擊倒對方，當然是要閃身把一雙手擋住那個頭搥，或者跳側一邊，乘機起脚，可是，唐老六却非如此，他這樣快就懂得對方的氣力究竟達到甚麼程度，馬天威使勁衝過來，他就退後一步，再衝他就再退一步，第三次馬天威的頭搥衝得非常猛烈，唐老六退無可退，閃側少許，他的頭搥撞到牆壁去，轟隆一聲，露出一個牆洞來，磚頭也給他撞爛，各人看了，心裏吃驚，爛頭何却若無其事，對唐老六說：「他的頭搥不過如此，你可以反攻了。」

唐老六點點頭說：「師傅有命反攻，請馬敎頭當心。」

說完，他先行採取攻勢，驟然飛撲過去，那雙手接招，他一閃再閃，閃到馬天威的背後，馬天威立刻轉身，跟着飛脚踢去，唐老六向後斜跳，如是者兩人纏着交手一會，馬天威拳打脚踢，總是落空的，連人也看不見，休想施展頭搥，不覺心上焦急，因爲他練的是硬功夫，轉動就算再快一點，仍是消耗體力的，轉來轉去，眼花繚亂，最後，他一脚踢出，但給對方伏地，施展撑腿，向馬天威用以支持整個體

重的另外一條腿，「拍」的一聲，馬天威就此倒下來。

唐老六用脚向他背後的穴道點了一下，馬天威就無法移動，整個躺在地上，好像死去一般。唐翁看了大驚失色，爛頭何說：「這是我教他的點穴功，過了一會，你們就可以看見唐老六用解穴之法打了他一下，馬天威自然甦醒過來。」

十五分鐘後，馬天威仍未甦醒，臉色漸變，額角涔汗，唐老六走近他，伸手在他的左右兩邊肩膊之上，用掌刀斬下，大喝一聲，只見馬天威渾身發抖，震動一會，一躍而起，恢復正常。

各人看了鼓掌稱善，馬天威滿面羞慚，拱手說：「唐老六，你實在厲害，年紀這樣輕，就把我擊倒，前程無限，不過，六年之後我會再來的，到時請你當心。」

他就此轉身飛奔離去，好像沒受傷。

到了這時，各人才知道爛頭何的絕技，並非普通拳脚可比，確是一拳一掌，即可傷人，甚至置人於死地，不過，他們跟鐵頭馬天威無寃無仇，沒有施展毒手而巳，經過這一塲打鬥之後，各人對爛頭何另眼相看，不必細表。

再過幾年，爛頭何年事漸老，索性向唐翁告辭，那時幾個兒子都巳長大成材，唐老六沒有出外經商，就在唐家座鎭，變成唐家唯一的教頭，改稱唐家六。

爛頭何在唐翁設宴餞行之際，向唐家六說：「家六，我就快離開此地，你的功夫巳經學得齊全，至於鐵頭馬天威，他所走的路不同，再練六年，亦非你的敵手，不必担心，不過，拳脚的路窄，兵器的路闊，也許他有甚麼絕招在刀槍棍棒方面發揮亦未可料，到時他不管用那種武器登門挑戰，你必施展我教授你的棍法應戰。」

唐家六說：「師傅，你教我的拳脚棍棒，我自問學到八八九九，十分感激，但有一個疑問，很想當着各人的臉前提出來，不知師傅是否願意回答呢？」

爛頭何說：「任何問題，我一定照實回答。」

唐家六說：「如果我現時爲勢所迫，跟你交手，你有沒有把握打贏我呢？」

爛頭何說：「雖然我的功夫全教給你，你亦學到八九分，但缺少經驗，萬一你眞的跟我交手，我仍有把握打贏你的。」

唐家六喜形於色，離座拱手說：「現時就請師傅指教。」

說完他忽然上前一個左拳迎頭打落。

爛頭何見狀爲之愕然，不過，對方拳快如風，必須擋格，於是他順勢擋了一下，就跳出圈子外面，他以爲唐家六不過跟他開玩笑，殊不料唐家六沉住氣連續發招，幾乎是招招致命的，爛頭何無法可想，只好把渾身本領施展出來跟他纏着苦鬥。

到了最後，他給唐家六迫近牆邊，唐家六運用連環鴛鴦腿進攻，爛頭何迫不得巳，只好把他的另外一種脚法施展出來，忽然整個坐低，倒在地上，擺出掌上壓的姿勢，但却向後標過去，人到脚到，那雙脚從下邊打到上邊去，沒有人施展這種脚法的，唐家六避得開第一脚，無法避開第二脚，給他一脚打在大腿上面，向後跌跌撞撞的倒退幾步，然後倒下來。

爛頭何站了起來，說：「徒弟記住，這是我的一手絕招，這是壁虎撩陰腿，你會明白的，這兩脚隨時置人於死，不過，你是我的徒弟，只是踢在大腿上面。」

到了這時，各人才知道唐家六故意向爛頭何發招，攻勢凌厲，無非想迫師傅最後的一招，既然學習得到，各人眉飛色舞，齊聲喝采，於是賓主盡歡而散。

後來唐家六憑着這一個絕招，威震中山縣，不必細表。

過了六年，鐵頭馬天威果然登門找他，那時爛頭何巳經離去，當然是由唐家六接戰了。

唐家六說：「你遠道而來，不管用拳脚抑或用兵器交手，我都是很樂意奉陪的，但有一個請求，我們兩人同在第二號的演武廳搏鬥，把所有門戶關閉，不讓別人觀看。」

對方點頭答應，於是兩人走到第二號的演武廳，那是一個長方形的地方，地面打磨得亮，非常之滑，牆上放置的兵器架有許多種兵器，任由對方選擇！

鐵頭馬天威跟他兩人在演武廳裏站定，說：「我沒有帶棍，但却很想用鼠尾棍跟唐先生交手，你的意下如何？」

唐家六說：「那邊有六枝鼠尾棍，一模一樣，你取一枝，我取另外一枝，任君選擇。」

馬天威很是高興，先行揀了一枝，唐家六則揀另外一枝，兩人臉對臉的交手。

唐家人的步法異常穩定，地面較滑，對他絕無影响，但以普通拳師來說，站在滑的地方，不管用拳抑或用棍，都是不容易應付的，馬天威亦無例外。不久之後，他就發覺到自己的棍法難以取勝，必須施展毒辣的一招：「籐蛇鑽穴」，在連續攻勢當中忽然貼近對方的身體，把鼠尾棍向前一標，棍尖就對準唐家六的小腹，直刺過去，看來眞的是一條毒蛇。

那時唐家六的棍巳經給他蕩開，無法把那枝棍收回抵擋，而且沒有辦法退後或跳開，看來他會喪命，殊不料他既不後退，亦不斜跳，但却把鼠尾棍向地上使勁一壓，整個身體凌空，於是，對方的棍刺到前面去，就撲了個空，反而因爲唐家六落地的時候，順便把那條棍向他使勁一絞，隨手一棍打落，對方握棍之手受擊，棍也無法握緊，迫於抛丢！

跟着唐家六一個棍花，把他迫到牆邊去，對方認爲無法再鬥，不能不服輸，拱手稱臣。

唐家六說：「我並非靠拳棒搵食的，今日決鬥之事，你和我不必向外宣傳，彼此心照好了，剛才我的一招，倒打天門，如果棍尖向上一挑，你就喪命，我只是用棍打落你持棍的前鋒手而巳，總算有些交情，請你以後別再到這裏尋仇。」鐵頭馬天威連聲答應，再三道謝，然後走開。

他果然依照諾言，以後沒有再到唐家找唐家六決鬥了，後來才知道他在江浙一帶很有名氣，除了鐵頭這個綽號之外，還是當地的棍王。

唐家六能够敗中求勝，全憑爛頭何教授的一招「倒打天門」，這一招的確十分奇妙，但却一定要苦練多年，指掌有勁，然後能够把鼠尾棍的棍尖壓地，使自己連人帶棍飛起來！

（完）



鐵血大旗（三）

大俠溫振眉故事之四

文・溫玉涼
圖・盧令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龍在田以一劍換對方的一掌，金太子只負了輕傷，龍在田却吃了輕烟掌而內傷，明日的擂台會，己方的陣容更形吃虧，而唯一能抗拒金太子的溫振眉始終尚未見人，事緣巧合，溫振眉是原定至下關會合龍在田一起投効虞允文，詎料半途爲青烟子用五日醉花香迷倒，用篷車刦走，其實溫振眉當時只是佯被暗算，欲一探其巢穴，但虞允文已急派人搶救，於是溫振眉便首先會見虞允文，虞允文非常愛惜溫振眉之才，兩人一見如故——

急功中羅網　負傷借水遁

溫振眉笑道：「我一下淮北就勞煩將軍遣人相救，拜謁總是天經地義的吧。」

虞允文大笑道：「兄弟你不談這個還罷，若談這個，倒是爲兄誤了你兄弟一次大事。兄弟你做事，眞教人莫測高深。」

溫振眉謙和地笑道：「只是小人多詐，虞將軍燭照自明。」

二人欣然大笑。「大鬍子」柯鎮缺、「飛椎」查祿二人也陪席。溫振眉只見營帳內燭光高照，營帳被風吹得繃實實地，隨着燭影而頓錯傾動。營外兩排持戟武士，個個熊腰虎背，軒眉大目，正是爲國出力，盡忠盡義，保衞江山的大宋好男兒。營內熊胆虎酒，涼漿玉液，正有征人的豪邁與悲壯，當下舉杯與虞允文暢飲。

不過二人雖久別重逢，但大敵當前，江山未復，二人都不求酣醉，只帶三分酒意，虞允文携溫振眉於夜色山風中上虎岡，望眺山下，其時風急雲低，凄月當空，只見山下營帳數里，燈火點點，對岸又有層層營篷，不知有何數軍隊。虞允文長髯飛動，指着遠方道：「這就是我們的國土，而今被金人所佔領了，我們一定要拚盡了一切，把這大好河山收復。」

溫振眉仰視長空，白衣於山頭上翻飛，眼見虞允文的部下守衛森嚴，井井有條，但征戰經年，又正臨國破家亡之際，大家的心頭都是冷肅的，沉重的。遠處不知何人吹簫，江水映動燈光，兩岸對峙得十分凄楚。溫振眉長吟道：「不知何處吹管笛，一夜征人盡望鄉。」

兩人想起多少人在戰亂中散失，離落，多少人忍辱偸生，多少人無家可歸，一場戰爭，又不知多了幾許征人的骸骨，白了多少盼人的青髮。恨只恨金人强侵豪奪，而全國每一處，都有着赤胆忠心，不畏强權的人，不惜拋頭顱，洒熱血，惡鬥到底，絕不屈服。兩人不禁唱起岳武穆遇秦檜之害前那首慨慷激昂的詞：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兩人正吟得十分激壯之際，忽然明月清華下，青松數峯間有黑衣人一閃而過！

那夜行人一閃之際，虞允文身旁的溫振眉已不見了，只留下一句話：「保護虞將軍，回大營去！」

再抬頭時只見那黑衣人背後已多了一個白衣翻飛的影子，白鶴一般緊追其後。

虞允文長嘆道：「……悲吟雨雪動林木，放書輟劍思高堂。勸爾一杯酒，拂爾裘上霜。爾爲我楚舞，我爲爾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鳴鞭走馬凌黃河……好個溫振眉！得友若是溫振眉，夫復何求？」其時查祿、柯鎮缺早已招呼戍兵上來，衛護虞允文歸營。虞允文唯有黯然長歎。

× × ×

金太子一行七人，匆匆走過街角，錫無后阿諛關切的問道：「小王爺傷得怎樣了？」

夏侯烈一聲冷笑，喝道：「你長了狗眼不成？區區宋狗的劍法，怎能傷得了太子？」

錫無后滿臉狐疑，仍然回答：「是是是……」

金太子緩緩轉身，道：「我是有意捱龍在田一劍的。」

錫無后奇道：「小的實在愚拙，不明天機……」

金太子冷笑道：「連龍在田也看不出來，何況是你了。」

喀拉圖雙目滾睜，瞪目道：「太子放過那頭老狗幹嘛，既然太子沒有受傷，讓俺回去搏殺了他們！」

金太子冷笑道：「我自有用意。夏侯烈可知？」

夏侯烈恭身道：「據卑職所知，太子此舉是要令淮北這一帶的武林中人，起輕蔑之心，參與明日比武盛會，方予一舉搏殺。其他有關此舉，卑職亦尚有不明處請教。」

金太子欣賞的投給夏侯烈一眼，道：「回去後，好好養傷。」

夏侯烈躬身拜謝道：「多謝太子厚愛，卑職這一點小傷，還算不了什麼。」

要知道金太子這一聲嘉許，夏侯烈回金營之中有多少享用不盡的富貴榮華，無怪乎夏侯烈也爲之動容，就連完顏濁，喀拉圖也有一面傾羨之色。

金太子微哂道：「龍在田的劍法確實不錯，但已捱了我一記『輕烟掌』，明日之戰，已是強弩之末。」

夏侯烈稽首問道：「只是卑職仍未明白，何不先殺龍在田，再赴明日之約？」

金太子道：「龍在田一死，淮北武林中人自知戰勝無望，可能避而不戰，引不出溫振眉，那我們的眞正計劃，就無法實行。淮北武林豪傑若都聚於虞允文身側，的確是大費周章，況且溫振眉迄今尚未出現。所以我假裝以掌換劍，特意讓龍在田以爲我也受了傷，他勢必強撐不倒，而也正好可以實行我們明日聲東擊西，暗渡陳倉之計。甚至明日可以雙管齊下，青烟子師弟那兒可以取得虞賊狗頭，而我們則殺盡淮北高手，擊殺溫振眉等大患，威震中原，不亦快哉！」

喀拉圖，完顏濁，錫無后聽得眉飛色舞，哈哈大笑，狂妄已極。夏侯烈也喜動於色，道：「卑職覺得青烟子等一定可以勝任。」

金太子仰天不語，久久才道：「我知道青烟師弟武功未足，却足智多謀，一旦遇上溫振眉，想來可以周旋。只要他能使溫振眉來到下關，我必能誅之於地，而青烟師弟等也必能取虞允文之首級。」

夏侯烈道：「太子不必憂慮，明天就是淮北宋人喪胆亡命之日。」

金太子默然良久，道：「我沒有憂慮。只是我們近日來看到的大宋軍民，遠不像我們聽說的貪利怯弱，反而是爲國不惜拋頭顱，洒熱血的好男兒，我担心的是，不知大宋江山裏有多少這樣的豪傑……」

× × ×

明月，清風，古松，那黑影滑行如風，可是始終擺脫不掉溫振眉的追踪。

那黑影驟然停下，轉過身來，緩緩道：「你來了。」

溫振眉一怔道：「是你。」

那黑影不是別人，正是青烟子。

溫振眉說道：「你夜闖軍營，所爲何事？」

青烟子笑道：「要引你出來。」

溫振眉道：「哦？」

青烟子忽然一個箭步，低首拔刀，一刀斫出！

刀芒驟露，刀勢駭人！

可惜他遇到的是溫振眉。

溫振眉一出手就抓住了刀身。

青烟子忽然棄刀身退。

溫振眉不料此着，猶拎住刀身，青烟子道：「就是這柄刀。」

溫振眉一看手中金刀，道：「淮北世家丁家金刀？」

青烟子點頭道：「不錯，丁東庭已經死了。」

溫振眉臉色一沉道：「你殺的？」

青烟子苦笑道：「要是我殺的，我還敢來嗎？」

溫振眉道：「敢問來意？」

青烟子道：「好話。這人是死在苗疆西域一帶飲譽已久的活佛喀拉圖之手，被殺於蕪湖。」

溫振眉道：「喀拉圖怎麼會來到了淮北？」

青烟子道：「不單止喀拉圖，連完顏濁，錫無后也來了。」

溫振眉道：「這幾個魔頭碰在一起幹什麼？」

青烟子道：「還有夏侯烈也來了。」

溫振眉動容道：「聽說此人招法凌厲，內力沉厚，出手與我是誰十分近似，而且是金營頂尖高手，他也來了，莫非與金兵入侵有關？」

青烟子道：「不錯。領他們四人的，爲首的就是金太子沉鷹。」

溫振眉一震，道：「可是西域雙仙親傳弟子金沉鷹？」

青烟子憤然道：「不錯。」

溫振眉道：「我有一點不明白。」

青烟子道：「請說。」

溫振眉道：「閣下告訴我這些，是何用意？」

青烟子淡然道：「因爲在今天，我前面所說的幾個人，已殺傷了龍在田老英雄，而在明天，他們將約戰淮北羣豪，來個殘殺殆盡。明日午時，他們將戰於下關城

大廣場擂台上！」

溫振眉動容說道：「你何以得知這件事？」

青烟子道：「金太子其實便是我師兄，我們此來淮北，爲的是力挫中原豪傑，以壯大金國之聲勢。」

溫振眉道：「那你爲何冒險犯難，相告予我？」

青烟子長嘆道：「我也是宋人。」

明月清照，松動風徵，嶺下軍營連綿數十里，好一片月照山河。松風吹來，溫振眉衣袂飄飛，青烟子勁裝也貼身而動。

溫振眉道：「謝謝。」

青烟子忽然又道：「我生平不喜欠人情賬，今日承蒙不殺之恩，現在算已報答，兩不欠違了。」

溫振眉嘆道：「其實我根本沒與你眞正交過手，又有何恩？」

青烟子沉默了一陣，道：「那你想怎樣？」

溫振眉道：「明日之戰，我誓死也要拚這一拚！」風急了，松針如雨下降，明月下，溫振眉的激動，令青烟子一震。

青烟子終於返身道：「告辭了。」轉身而行，忽又加上一句：「西域雙仙是家師。可是我們學得他們的武藝不足半成，金沉鷹却有五、六成以上，我希望你擊敗他。」

風動松針落，青烟子畢直的身軀，終於憤鬱的自峭壁間消失。溫振眉俯視山下連營，見營火點點，戍卒數十里，明月清風，忽然一聲清嘯，飛身下山……。

他決定連夜策馬，趕回下關，只得暫與虞允文不告而別。

× × ×

「不！我願追隨龍大哥，明日與金賊決一死戰！」寧知秋朗聲道。

龍在田嘆道：「寧四弟，我們已與虞將軍相約，明日中午於淮寧山山神廟相見，而今我們正與金沉鷹等力拚，無法抽身，應有人通知虞將軍，以便讓他退回大營，不致冒險犯難。」

寧知秋道：「通知虞將軍自是勢所必行，唯其大哥何不遣別人前往，我準備於明日與金賊放手一幹！」

龍在田道：「通知虞將軍事宜，乃是機密，而今賣國奸賊遍佈，金狗恨不得誅殺虞將軍，這等要事，我非要找一個機智而武功也高的人來聯系不可，你又叫我找誰呢？」堂前燭火搖幌，每個人都隨時感覺到恍惚起來。

寧知秋沉吟了一陣子，仍然堅持道：「大哥何不遣二哥，三哥前去？」

信無二用手輕拍寧知秋肩膀，道：「明日之戰，我們也要傾力而出呀。」

寧知秋愧然地道：「我知道論武功，我比不上二哥，三哥，可是，明日一戰，我……」

包先定正色道：「四弟，你這就不對了。通知虞將軍，也是關係國家之大事，你是最適當的人選。況且，你是有家室的人，大哥領袖羣倫，不得不到場主持，而我知你三哥都是孤家寡人，比較沒有牽掛繫絆，你是已成家立室的，怎能不爲妻兒幼子想想！你要拚命，虞將軍在釆石出兵，還要你帶領下關軍民啊！」

寧知秋發怔了一會兒，終於握緊拳頭，嘆了一口氣，道：「好。我去通知虞將軍！」

× × ×

下關城。破曉時分。

黑夜剛剛過去，黎明剛剛到來。天空都翻起了魚肚白，隱隱約約可以看見潛伏於晨霧之外的藍天白雲，今天想必是好天氣！

旭日未昇，晨風最是寒人。在這最寒涼的時候，下關城外，一匹快馬，急蹄而來！

在模糊不清的晨曦中，隱約可見來人騎着黑色駿馬，猶如玉樹臨風白衣少年！晨風吹襲，白衣人衣袂飄飛，馬鬃激狂，向下關城直奔而來！

正在此時，晨鷄報時，天適拂曉，城上戍卒打開城門，城內一騎飛馳而出！

這一騎白色駿馬，馬上黑衣長袍，劍眉星目，正是下關城知府大人寧知秋！

白衣書生正策馬入城，看來是終夜改程，是以風塵僕僕，正好在晨曦中，晨風中，兩馬擦身而過！

只聽兩聲破空的馬鳴，兩人即時勒止奔馬，馬立止，兩人同時返身，馬猶在移動不已。

只聽黑衣寧知秋道：「閣下何人？破曉入城，敢情是黑夜趕路，所爲何事？」

白衣溫振眉笑道：「你又是誰？因何查問？」

寧知秋的馬長嘯，人長笑，道：「區區下關城城監，寧宗祠便是在下。」

溫振眉道：「原來是寧知秋寧大人——龍大俠他們在那裏，可否告知？」

寧知秋動容道：「瞧閣下的儀表談吐，莫不是——」

溫振眉道：「在下溫姓振眉名。」

寧知秋失驚道：「果是溫大俠——」

溫振眉道：「大俠之名，賤民實不敢當。」

寧知秋忙道：「溫公子切莫如此，我這個官兒，不大不小，恰好讓我折煞，要不是國難當前，早棄官不當，與江湖豪傑倒可免節去繁，帶劍走天涯。」

溫振眉道：「寧大人之俠名，在下早有所聞。只是朝政日非，仍需大人這等英才來理理國事方是。」

寧知秋道：「快別叫大人什麼的，莫要折煞小弟！」

溫振眉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寧兄，破曉出城，又有什麼要事？」

寧知秋道：「我趕出下關到采石，要通知虞將軍五龍山山神廟之約取消。」

溫振眉道：「虞將軍與誰之約？」

寧知秋道：「與龍大哥之約，商議軍機，與兩行武林豪傑，共謀抗金之事。而今龍大哥等與金賊約戰於午時，故不能分身，我去飛報虞將軍，以策安全，再趕返作戰，溫公子，你快趕去包二哥的府第，大俠我是誰及沈太公前輩等都在等你，而且等急了。」

溫振眉在馬上一拱手道：「好，我這就趕去！」

寧知秋也一拱手道：「待大敵已平，我們再剪燭詳談！」

兩人馬上一拱手，分道揚鑣，在下關城依稀的晨色中，兩人背道而不背向的疾奔而去，留下古老的下關城牆，像神祇一般的守望着黎明的到來。

× × ×

龍在田站在大廳堂前，背負雙手，平望向東方愈漸蒼白的晨曦，在晨光中，寒冷的晨風吹得他眉鬚皆動。

龍在田第一次感覺到他自己，老了。

老了。這兩個字像病菌一般的侵襲着他的心神。他出道四十多年來，第一次感覺到這兩個字所蘊涵的無邊的威力。

一切一切的掙扎，似乎都逃不過這兩個字。

他記得在十二年前，曾在摩天絕崖上與「天雷手」雷騰天比武，連中三拳，換其一劍，當時連包先定都以爲他死定了，沒料到他第二天就單劍闖兩儀，以他的天龍劍法破了武當鎭山之寶，兩儀劍法。

他還記得七年前，括蒼山「神拳」于艷華一掌打在他的胸膛上，他居然一倒，一劍把于艷華的右臂砍了下來，只在牀上躺了三天，第四天便可以獨戰遼東十三太保，把他們逐出淮北。于艷華拳能切木碎石，而一拳打在他身上，居然只算是生一場小病，當時的確是震驚了武林。

就算在兩年前，少華山「長淸劍」，不同道人和少室山「長樂劍」化灰和尚雙劍聯戰，他身受一十三劍，仍能以天龍劍法，連勝兩陣，精力與體力，跟他精壯之年時，並不兩樣。

可是，可是今天中午金沉鷹那輕輕的一掌，便使他一口眞氣，運不過來，而且就算是吸氣，也痛入心脾，這是什麼道理呢？

莫非眞的是「老了」？老了？唉，國正多難，怎能在此時此際老了呢？

龍在田心中不禁想：當日傲嘯武林的「九大關刀」龍放嘯及「血河神劍」司徒十二，在他們七十高齡，仍有這等體魄壯志，統帥武林，聲勢如虹呢？

而自己尚未逾六十大關啊！

他想着想着，天色已漸白，寒意漸減，而胸中却越發作痛起來。

忽聽一個聲音自後面道：「大哥，你昨日受傷，今日又要作戰，怎能不略作歇息呢？」

龍在田回頭一看，知是包先定，掩飾地道：「我在安排你大嫂和侄兒的事，過後心煩睡不着，所以出來瞧瞧。」

包先定道：「大哥心煩，可是與傷勢有關？」

龍在田一震，回身只見包先定瞭解的目光，好一會才澀聲道：「二弟，你跟我幾年了？」

包先定道：「十九年，再過三天，就是二十年了。二十年前，你在壁虎崖下把我從天涯三絕手劍下救出後，二弟一直追隨您左右，沒有離開過。」

龍在田苦笑道：「記得否當年我們一齊破老虎山十二大王，記不記得我們聯手雙劍，力敵武當二聖。」

包先定道：「力戰武當二勝我們雖敗，信三弟即騙走二聖，救回我們，這些我都記得，不過是九年前的事。」

龍在田嘆道：「希望我們眞能渡過明天，足有二十年。」

包先定沉吟道：「大哥，弟說一事，請大哥勿怪。」

龍在田道：「你說。」

包先定道：「大哥之體能神色，我最清楚，大哥是否覺得今日之戰，勝算甚微呢？」

龍在田長嘆道：「如果溫振眉不來，幾乎只有一成勝算。我的傷勢，漸益惡化，如此看來，一切都是金太子的圈套，令我們今天之役，不得不戰，而他來一個一網打盡。」

包先定沉思後道：「若溫振眉趕到了呢？」

龍在田回答道：「或許有三、四成勝算。」

包先定道：「那就是說，無論溫振眉來與不來，我們都是敗多勝少了？」

龍在田道：「不錯。」

包先定道：「我們又不可能不戰，是不是？」

龍在田回答道：「大丈夫應有所爲有所不爲，有些事情，就算明知是死也要去做。我們寧願戰敗而死，也不要叫金賊笑話。」

包先定長噓一口氣，面向遠方，道：「好，我們就且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吧！」

龍在田也面對晨霞，道：「若今天溫振眉未到，擂台七陣，由我，你、信三弟、我是誰、沈太公、不同道人、化灰和尚接這七陣吧。」

——長淸劍不同道人，與長樂劍化灰和尚，就在盤龍崗與龍在田一戰後，龍在田負傷戰勝，三人彼此惺惺相惜，互慕劍法，結成了莫逆之交。少華山的不同與少室山的化灰，於是就留在淮北下關，成了淮北一帶的劍客名士，在抗金數役中，也曾效命出力過。

包先定望着遠方漸昇的旭陽，緩緩地道：「今天太陽雖然昇得遲，不過還是昇起來了，是不是？」

太陽昇起來了，早晨的旭日照得漫天通紅，給人帶來陣陣溫暖的晨意。

× × ×

快馬、急風、白衣溫振眉、已入下關城。

淮北包家，在下關城來說，絕不陌生，溫振眉行色匆匆，直馳城西七里，抵達包府時，旭日甫昇。

正在溫振眉下馬叩門之時，西南巷驟然馳出四馬五人，向城中大道急騁而去。

溫振眉在剎那間，望了一眼，就是望了這一眼，才有了一個極大的變化。

因爲溫振眉望見了一個人，使他起了疑竇。

溫振眉立即調馬追踪。

這四匹馬上，騎着的是四名精壯男子，腰間各配精厲長劍，淮北本就是臥虎藏龍之地，這並不出奇。

出奇的是在第一匹馬上，背後還坐着一個人，一位女子。

這位女子，正是那賣花的女孩——小師妹！

溫振眉眼尖，一見之下，立刻認得。

清晨急馬，這五人自是有事，又與青烟子等有關，想必知道金太子之行踪，溫振眉立志要去探個明白，再會合龍在田諸

人，一擧禦之，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所以溫振眉決定追踪！

這一追踪，却追踪出一項極大的陰謀來！

× × ×

溫振眉甫調馬追踪，包府的大門便打開了，一老一少兩人一面說話，一面走了出來。

老的說：「怎麼溫振眉還不來，今午的熱鬧，可沒他的份囉。」

少的說：「我倒有一個主意。」

老的說：「你說說看。」

少的說：「昨天那一場，看樣子龍老爺子是受傷不輕，今午這一戰，只怕金太子會得利。」

老的說：「你又有什麼鬼主意？」

少的說：「我們偷偷引金太子那六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部下出來，一擧殲滅，看今天中午金沉鷹只剩下一個人，孤苦伶仃作戰的那模樣！」

老的高興得雀躍起來，叫道：「嗚嘩，好極。我們雖非金沉鷹之敵，但要幹掉那幾個爲虎作倀的，並不算難。」

少的加强說：「簡直就輕而易擧。」

老的更加歡喜：「我們馬上就去！」

於是一老一少，雄心勃勃，歡天喜地的就大步邁開去，去找夏侯烈，喀拉圖、完顏濁、錫無后這幾個人，放手一幹。

——這一老一少，不消說，正是鐵胆俠少我是誰以及老天眞太湖神釣沈太公。

× × ×

——然而應要到那裏去找金沉鷹他們呢？

沈太公與我是誰可沒了主意。

這時在包府側邊月洞門，依呀一聲打開，一穿黑色水靠的人打着呵欠，伸着腰，腰間兩柄峨嵋分水刺，緩緩行了出來。

一看他這一身裝扮，人人都知道他是誰。

在水道上，最自負盛名的當然是七海龍王石敬塘，而沈太公也是水道上三位最負盛名的人之一。

而水道上，人稱「錢塘蛟龍」師韶光，也是了不得的人物，他的子侄「霸海雙絕施敬塘」，在淮河一帶，也十分有名。

石敬塘與施敬塘，只不過一姓之差，但「七海龍王」石敬塘武功之高，部下之衆，是連沈太公也懼之七分的。施敬塘在沈太公面前，則只能算是個晚輩。

「霸海雙絕」施敬塘，所謂「霸海」，其實是海霸，在海上做的也不大是正當的買賣；所謂「雙絕」是指他那一雙在陸上在海中都使得出神入化的峨嵋分水刺。

沈太公和我是誰都見過此人。

昨天在廳上，燭火明照下，龍在田、包先定等與淮北的武林豪傑，共謀應對之策。

在這一羣武林人中，除龍在田、包先定、信無二、寧知秋及我是誰與沈太公外，能被尊奉上座的，還有四個人。

——一個是和尚，一個是道士。

——據說他們便是仗劍江湖的化灰和尚與不同道人。

——另外兩人，一人是「石虎」羅通北，羅通北一身武器，皆用石頭，故有「石虎」之稱；另一人便是這「霸海雙絕」施敬塘。

施敬塘走出來，看見沈太公與我是誰好像很吃驚的樣子，劈頭第一句就問：「我們先去幹掉那幾個狗腿可好？」

× × ×

沈太公一呆，道：「你怎知我們要去殺掉他們？」

施敬塘一聽大喜，跳起來道：「好極了，原來你們也想先做掉他們！」

我是誰道：「你現在有沒有他們的行踪？」

施敬塘左右張望了一陣，悄悄地俯近說：「有。昨日寧大人已叫我追踪他們，知道他們在城中埔心巷蜂蝶樓安頓，裏裏外外都是他們的奸細。」

沈太公道：「我們是想先除去金太子手下幾個極其厲害的角色，讓他今日在擂台上丟了威風。只是他自己武功奇高，我們恐非其敵，所以不想惹着他。」

施敬塘沉吟了一陣，道：「我倒有辦法引出夏侯烈與喀拉圖兩人，而不驚動金沉鷹。」

沈太公喜道：「這兩個人正是我們立志要除的。」

我是誰沉聲道：「什麼辦法，你倒說說看。」

施敬塘道：「這位金太子，果是定力很高，不近女色。然而他手下夏侯烈與喀拉圖，因武功與職份相近，時有爭寵之心。蜂蝶樓有名妓麗絲，這兩人都窺視其美色，可以色誘之出來，一擧而搏殺之。」

我是誰道：「哦，你怎麼會這樣清楚呢？」

施敬塘尷尬地笑笑：「蜂蝶樓的老闆，是我老相好。他們要做生意，少不免要用到我施敬塘在水道上的關係，雖然他們耳目多，但少不免要給我幾分薄面。」

我是誰素來嫉惡如仇，聽到此處，不禁冷哼一聲。沈太公一心要金太子好看，倒無所謂，於是問道：「那叫麗絲的可靠嗎？」

施敬塘苦笑道：「麗絲乃蜂蝶樓之名妓，平素人連見之一面的機會也重金不得。但她原姓施——」說到這裏，施敬塘臉上也有難堪之色道：「她是我的表妹。」

× × ×

淮河畔，豆漿街。

所謂豆漿街，是淮北這一帶相當著明的一條街。

這一條街對面便是淮河，河水滾滾，涼風習習，雖是近午，猶自清涼。

這一條街很長，擺的都是攤子，賣的都是黃豆做的糕餅，諸如豆漿、豆花、豆腦、豆乾，單止豆乾，就有數十種不同的製法，風味各不同，豆腐的製法也有數十種，味道最是濃得不可開交的，當然是臭豆腐了。

但是這一條最著名的，還是豆漿。

豆漿也五花八門，算算有腐乳豆漿、甜豆漿，鹹豆漿，燒餅豆漿、爆條豆漿、杏仁豆漿……等等。

當你辛勞半日，蹺脚坐在長板櫈上，喝着冰糖豆漿，這滋味確是過癮——。

所以許多人都要來過癮一番。

唯今上工下田時間早已過去，午息時間猶未至，生意是最稀落的時候，小販時

都各自袒開胸襟，隔着攤子，踮着赤脚的大聲聊起天來……

× × ×

就在這時，三個太陽穴鼓起，雙目烱烱有神的人，同時出現在豆漿街上。

那些小販急忙來拉攏，笑着叫道：「客官，來這邊坐……」。「哈，三位，來這兒吃碗豆漿……」、「嘩哈，三位大爺，我們這家雙餡豆腐糕，最是好吃……」

這三個人，年齡相距甚殊，一個已是眉鬚皆霜，一個已近中年，一個正是年少英雄，但他們相同的，都健步如飛，雙目有神。

那中年人指着一家叫做「缺耳陳豆腐豆漿」的攤子道：「這家好，我吃過。」

三人於是擧步行了過去。那家豆漿店老闆果是缺了一隻耳朵的，一見顧客上門，歡天喜地的扶桌擦椅的，招呼起來。

這三人各自叫了一客豆漿，要了一盤炒豆子，一盤麻辣豆醬，便靜靜的品嚐着，再也沒有說話。

× × ×

約莫過了大半個時辰，豆漿街又出現了三個人。

三個非常惹眼的人。

左邊是個羚帽羊裘的契丹人，右邊是個圓目滾睛的喇嘛僧，中間却是個紅羅青衫的嬌滴滴大姑娘。

這三個人似一面爭執着，一面走來，小販們受金兵之禍已久，一見此等人物，如此裝扮，也不敢招呼。

後來好像大姑娘呶着小嘴頓着脚喊累，那番僧和契丹人隨便找個地方坐下，那大姑娘要求到一家叫做「程勁旅炒豆子」的攤子去吃東西，那兩個大漢也隨隨便便地坐下，繼續他們的爭吵。

「程勁旅」的店子，恰好就在「缺耳陳」的隔壁。

由於喇嘛、契丹人以及妓女爭吵着，彷彿沒發覺到隔壁坐着的一老、一中、一少三人。

而這老、中、少三人正在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剛來的這三人。

——老者是太湖神釣沈太公。

——中年人是「霸海雙絕」施敬塘。

——青年人是大俠我是誰。

× × ×

施敬塘這時悄聲道：「要不要我們猝襲，殺了二人之一再說？」

我是誰與沈太公對望一眼，我是誰拍桌而起，大聲喝道：「呔！狗腿子，大爺在這兒，不暗算你，是要你死得明白！」

番僧、武士、妓女一齊回首，似甚吃驚。

——番僧正是西域活佛喀拉圖。

——契丹武士是夏侯烈。

——那青樓女子自是施敬塘的表妹施麗絲。

× × ×

喀拉圖圓目滾睜，叱道：「好哇，小賊，送上門來了！」

沈太公笑道：「當然好呀，你們牙少了一枚，很不好看，來來來，我再跟你拔掉一枚！」

夏侯烈却沉聲道：「你們竟敢跟踪我們？」

施麗絲忽然一個飛躍，紅衫飛動，已落在施敬塘、我是誰之間，施施然道：「是我引你們來的。」

我是誰冷冷地道：「莫以爲大宋女子可以讓你們任意欺負的！」

喀拉圖怒極而叫道：「妳，你，妳，你……」

沈太公大笑道：「你什麼你的，打過再說！」說罷飛身過桌，掠落在「程勁旅」的店子裏。

那兩個攤子的老闆，就是「缺耳陳」與「程勁旅」，忽見此變，都嚇得慌了手脚，想勸架也不是，不勸架也不可。其他小販，却都開始圍上來看熱鬧，交頭接耳起來。

淮河在數十丈外嘩啦啦地流着，似對人間這場將發生的搏鬪，毫不關心，又像它已知天命已定，根本用不着它來關心。

× × ×

沈太公飛身而起的同時，夏侯烈也一個虎躍，平平落在我是誰身前。

我是誰大喝一聲，道：「照打！」一拳正待擊出，施敬塘峨嵋分水刺一揚，却撲了出去。

我是誰一皺眉，他這一拳若再擊出去，等於是把施敬塘的頭顱擊碎。

所以他只好收拳。

他拳勢一收，施敬塘的分水刺突然變向！

一刺我是誰咽喉，一刺我是誰下腹，上下急刺，都是最毒辣的招數！

我是誰大喝，身退，雙手齊出，及時抓住雙刺！

我是誰後發而先至，拑住雙刺，但背後急風陡起，施麗絲一柄軟綿緬刀，迎頭斬下。

我是誰大喝，冲天而起，只覺肩頭一凉，已着了一刀！

他人在半空，猛聽急風破空之聲，至少有十七、八道暗器向他射來。

他猛吸一口氣，身體急速下沉，暗器都在他頭頂上呼嘯而過！

然而他落地的時候，夏侯烈已一掌打在他胸膛上。

我是誰吐氣揚聲，喝出了第三聲，血水隨而射出！

這次夏侯烈早有防備，一掌得手後，立翻出攤子帳棚。

就在這時，帳棚萎然而罩落。

我是誰的三聲斷喝，震裂了支撐帳子的竹竿！

施敬塘，施麗絲，缺耳陳正待繼續攻擊，一見帳蓬罩落，忙四躍而出！

我是誰也躍了出來。

夏侯烈就在他的對面。

他們之間是倒塌的帳棚，夏侯烈並沒有冒險飛越出擊。

或許他已覺得無此必要。

這時沈太公正撞在我是誰身後，兩人背對背靠。

沈太公飛到喀拉圖面前，正待出擊，忽然左手魚竿，右手魚簍，被人自攔腰緊抱！

沈太公一掙，只覺後面的人雙臂如鐵箍一般，掙也掙不動！

沈太公並非傻子，他立時想到他身後

只有一個人：攤子的老闆，程勁旅。

淮北武林中，有此膂力，把沈太公抱住掙不動的，有一個人，外號人稱「鐵臂猿」程千斤。

沈太公心中轉念，然而喀拉圖一揚手，已打出兩枚木珠！

沈太公既掙不脫，又避不得，心念一轉，猛一俯身！

他這一俯身，頭觸及腳趾，無疑等於把程千斤摔了出去！

偏偏程千斤氣力極大，死抱不放，摔不出去，反而貼着沈太公的背脊，成了庇護，喀拉圖的兩顆木珠，一枚嵌在他後腦，一枚打入他背門，程千斤慘叫一聲，胡里胡塗的進了枉死城。

沈太公立時滾𨈑，浮腰，反切，終於把程千斤摔了出去？

沈太公剛把程千斤摔出去，先聽到喀拉圖一聲怒吼，三顆木珠，分上、中、下三路、破空之聲被吼聲掩蓋，已到眼前。

沈太公想跳避，猛地省起，他乃背對羣衆，喀拉圖在他對面，背對土堆堤防，如果他閃躲，那三顆木珠定必擊中他背後看熱鬧的人羣。

沈太公的意念閃電般抹過，木珠何等之快，已經射到，沈太公左手抓右手招，兩顆木珠一接住一打落，然而第三顆木珠已打入沈太公左脇！

這看來小小的一顆木珠，竟把沈太公左脇一條骨射斷！

如果不是沈太公內力深厚，這顆木珠將射入他體內，甚至穿體而出。

這時看熱鬧的小販們才知道這幾個人眞個死亡相搏，既怕惹事，又怕受牽連，各一哄而散。

沈太公中了一下，急退，背碰我是誰，與我是誰背靠背而立。

× × ×

沈太公一貼近我是誰，立時交換了幾句話。

沈太公：「你受傷了？」

我是誰：「你也是。」

沈太公：「你比我重。」

我是誰：「只怕撐不下去。」

沈太公：「突圍。」

我是誰點頭，再也沒說話。

由於這幾句話說得又快又小聲，連夏侯烈，喀拉圖也無法聽清楚。

喀拉圖與夏侯烈，以及施敬塘，施麗絲，缺耳陳，除了已死的程千斤外，各自哈哈大笑。

如果我是誰，沈太公沒有受傷，單打獨鬥，我是誰可能以狠略勝夏侯烈半籌，沈太公則以智勝喀拉圖半成，今兩人受傷不輕，何況還有施敬塘，施麗絲以及缺耳陳。所以我是誰與沈太公已是困獸之鬥。

夏侯烈，喀拉圖、施麗絲．缺耳陳慢慢成一半月形圍住我是誰與沈太公兩人。

我、沈兩人背後是淮水，自然是逃不開去！

夏侯烈等人簡直是甕中捉龜。

更何況他們還有更厲害的人物上場。

× × ×

提防後慢慢走出一人，這人一出現，所有人的氣勢都弱了下來，我是誰與沈太公並肩而靠，一見此人，目光也收縮了起來。

這人不是誰，正是金太子沉鷹。

× × ×

我是誰怒視施敬塘，施敬塘見金太子出現，更是放心，笑道：「這叫自投羅網，你們怨不得人。」

沈太公冷笑道：「中原彎月刀冼水清的女弟子『辣椒紅』喬厲花武功不在你之下，居然也屈居認作你表妹？」

「施麗絲」嬌娜地笑道：「好眼力。爲了大金國，我喬厲花暫時客串一下又何妨？」

我是誰一字一句地道：「缺耳千手飛鏢陳冷？」

「缺耳陳」回答道：「不錯。正是區區。」

——缺耳千手，飛鏢陳冷，是黑道上有名的劇盜，名氣雖及不上「霸海雙絕」施敬塘及「辣椒紅」喬厲花，但在黑道上，飛鏢陳冷所作案子，絕不比施敬塘與喬厲花合加起來的少。

沈太公道：「我有一事不明白！」說着眼睛望向金太子。

金太子冷冷道：「這是你最後的問話了，問吧。」

沈太公道：「爲什麼夏侯烈的爸爸是他公公的孫子的父親，而你爸爸夏侯烈又是溫振眉弟弟的爸爸的孫子呢？」

這一連串的問話，快如串珠，連綿不斷，由夏侯烈始，溫振眉終，衆人一時爲之發怔，沈太公猝然尖叫一聲，返身與我是誰發足就跑！

饒是金沉鷹，也不禁被沈太公的話問得一怔。

大凡高手之間，就算一恍錯之間，敵手趁機來攻，仍是會封架得住，而不會造成什麼失利的！

可是沈太公並不是攻，而是跑！

這一跑，先跑慢跑不同，更何況是我是誰與沈太公！

沈太公與我是誰一標一沉，一起一落間，已在十數丈外。

金沉鷹已恢復醒覺，但仍遲了一遲。

因爲他想到沈太公，我是誰的背後是水，理應無路可逃。

可是他立即醒起，沈、我二人正是欲利用潛水而逃！

所以金太子拔身而起，一閃再閃，已追近沈、我二人。

此時我、沈二人，已在金太子一失神間，掠出二十餘丈遠，已到了河堤之前！

這時金太子業已追到！

那邊的夏侯烈反應最快，也提身追了過來。

跟下來的是施敬塘，喬厲花與陳冷。

金太子一追近，立時十指駢伸，直插出去！

直插向我是誰與沈太公背門。

我是誰與沈太公連頭也不回，全力往前狂奔。

因爲只要一回頭，只怕就永遠沒有機會逃了。

由於我是誰與沈太公的全力前衝，金太子這一插，指尖已觸及我、沈二人的背後衣襟，無奈尚差一分，既插不中，也抓不住。

金太子臉色一凝，長吸一口氣，身形又和我、沈之間拉近了許多，依然是雙手揷出！

這一次，金太子算準我、沈二人再也避不開去。

就算我、沈回身應戰，也絕對的活不了。

可是千算萬算，他漏算了一點——河堤已經到了。

我是誰和沈太公突然不見了。

金太子插手雙空，連忙住足，只見我、沈二人，雙雙自河岸躍落。

河深十數尺至二、三十尺不等，兩人落下時，水花四濺，金太子自恃身份尊貴，連忙退避。

這時夏侯烈亦已追至，他們輕功之高，前後不過是瞬息間的事，唯其夏侯烈也不識水性，只好望河興歎。

這時只聽「嘶」地一聲，一人如同飛鳥，已越過河堤，揷入水中，不驚波浪，正是「霸海雙絕」的施敬塘。

喬厲花與陳冷亦已雙雙趕到，但是也不識水性，不敢冒然下水。

金太子臉色鐵青，凝視了河水一會，道：「不要緊。他們反正已受傷，待會兒的比武上，也生不了什麼作用，還是死路一條。」

夏侯烈注視河水，道：「你看施雙絕對付不對付得了那已受傷的沈太公、我是誰？」

金太子搖搖頭，只想說話，忽見喀拉圖「啊哈」一聲，已想通了什麼似的，興高采烈的飛奔過來道：「我知道那老兒說什麼了，他是說：夏侯烈的爸爸就是夏侯烈的爸爸，嗯，還有，太子的爸爸夏侯烈也就是溫振眉的兒子——咦，不對呀，太子的爸爸會是夏侯烈呢？而溫振眉又怎會是——」

喃喃自語，說到這裏，猛抬頭，看見金太子一臉鐵青，才恍然想起自己在講些什麼，嚇得忙跪倒下去——

× × ×

一陣寒冷刺骨的感覺，一齊衝入我是誰的口鼻裏，他的傷口一陣强烈作痛，刺激着他的神經，使他無法忍受。

但我是誰還是忍受下來了。

武林中人，無論是敵是友，只要是提起我是誰的名頭，總是忍不住一伸大姆指，道：「好漢。」

這名頭絕不是輕易得來的。

中伏，受傷，只能叫我是誰肉體痛苦，不能叫我是誰精神氣沮。

傷痛他是可以忍得住，可是他水性却很差。

差到恰好和他的武功成爲對比。

而沈太公及時用左手攙住了他。

我是誰强蹩住一口眞氣，沈太公推着他自水底游開去——在金太子的掌力範圍以內，任是誰昇上水面去，都必死無疑。

據說沈太公綁住雙手都可以橫渡長江激流，用一隻手攙住他自不成問題。

可是這時，水裏忽然「殊」地一聲，鑽下了一個人，連一絲水泡都沒有冒起。

這人浮沉在沈太公，我是誰身後。

我是誰，沈太公立時醒覺回身，來人正是「霸海雙絕」施敬塘。

施敬塘一鑽下水底，峨嵋分水刺各亮在手中。

沈太公右手握着魚竿，却遲疑不敢發招。

——他並不怕施敬塘的分水刺。

——可是他看得出來，這雙分水刺是能噴射刺襲的！

——分水刺要傷到他還很難，怕只怕是傷到我是誰，沈太公很明瞭我是誰的水底功夫。

——而他又沒把握一擊搏殺施敬塘。

——所以他只有等，等待時機。

一些魚兒，花斑的，劍嘴的，純色的、有刺的、長型的、却自沈太公腰間的魚簍緩緩游出，彷彿對這美麗的水底世界，有快活的回歸感覺。

× × ×

我是誰沒動，他不敢分沈太公的心。

——他知道，在水裏搏擊，因騰挪借力之故，比陸上搏擊更可怕，隨時一擊必殺。

——可是他水性極壞，而且，他的一口眞氣已快蹩不住了。

——他心中發誓只要他能游得回去，下回他一定要學會游泳。

——可是他忘了這種誓他不知已發過幾次了。

——到了後來還照樣忘得一乾二淨。

——現時他實在是蹩不住了，想突然衝出去，硬捱施敬塘之一擊，用他自己的鮮血來換得沈太公的一擊而成！

× × ×

其實施敬塘一潛入水中，心裏便七上八下，後悔不已。

——其他的人並沒來。

——他這才記起，其他的人並不諳水性。

——他痛恨自己太急功好利了，竟忘了這一點。

——可是，沈太公等已發現他了，他想要追，但一旦往上昇，下部必露破綻，像他在水裏縱橫十數年的人，當然曉得清楚。

——所以他只有決一死戰。

——他並不畏懼我是誰，因爲他一眼便看出，我是誰快要蹩不足氣了。

——在水裏不會換氣，武功再高也沒用！

——他怕的是沈太公。

——他知道沈太公顧忌的是我是誰。

——他認爲認準了這一點，就等於沈太公被他抓着了致命傷。

——所以他仍有極大的信心，他獨力殺了我是誰和沈太公，金太子一定另眼相看，給予重任的。

想到這裏，他不禁開心起來。

就在這時，他的右腿，忽然感覺到一陣撕心裂肺的疼痛。

他低頭一看，只見一尾咀有長刺的灰魚，嘴劍全刺入他右腿。

施敬塘慘叫，水入喉中，叫不出聲，銀絲一閃，已捲住施敬塘的脖子，一勒，施敬塘張開的嘴巴就像乾斃的魚，所不同的只是，魚因乾涸而張口，施敬塘是河水全冲入喉管裏去。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艷諜橫刀（四）

馮嘉・文　盧令・圖

荒島困弱女　懸崖葬芳魂

前文提要： 司馬洛從費里安處得知施明馨與方美絲相識，遂往其住處欲探方美絲的下落，施明馨則以參加一份和分一份利益爲條件才答允合作及帶他找尋方美絲，然而當他們去到方美絲的養父母家時，發覺她並不在那兒，司馬洛則暗伏屋旁，留心細聽方美絲的養父母說出的眞話……

施明馨沉默下來了。她的臉容也變成嚴肅起來，司馬洛幾乎以爲，他這樣說，是惹她生氣了。不過後來，她又「咭」一聲笑了起來。

「你知道嗎？司馬洛，這好像是一生第一次有人對我這樣說話，我簡直忘記了世界上會有這樣的男人。」

「我就是這樣的。」司馬洛說：「並不是爲了討好你而這樣說，我是眞眞正正這樣的！」

「我可以告訴你，我說的是眞話，是很快樂的。」施明馨又緊緊地擁着他：「快樂到我不想離開你。我可以和你一起睡嗎？」

「但假如酒店裏的人知道了——」

「我可以在天亮之前離開的。」她說：「你搖個電話給服務處，叫他們在天亮的時候搖個電話上來好了！」

司馬洛忍不住笑：「一定要弄得這樣複雜？不過既然你一定要，那好吧！」

他果然用電話通知樓下的服務處，叫他們這樣做。然後，施明馨就在他的身邊蜷作一團，睡着了。

天亮的時候，酒店樓下的服務處果然搖上來了一個電話，告訴他時間已經到了，於是司馬洛就把施明馨推醒。

施明馨顯然還是不大願意離開他的，不過也沒有辦法了。她在司馬洛的臉上再吻一陣，然後才依依不捨走了。

司馬洛感到很開心，施明馨是很喜歡他的，這是眞正的喜歡。這是一個好現象，他能够信任一個喜歡他的女人。

× × ×

下一個地方是一座島。司馬洛和施明馨這一次則是一齊到達這座島上了。他們這一次，不是來訪問甚麼人，而是直接來這裏找人的。

這一座島，乃是私人的產業，不是普通人可以到達的。祇有這座島的主人以及他的手下或者朋友可以來。如果這座島的主人不歡迎，你就不能在這島上登陸了。

由於這是下一個方美絲可能躲着的地方，施明馨和司馬洛就沒有打算和島主打甚麼交道，等候島主的邀請才去。他們祇是不請自來，在月黑風高的時候，開着一艘小小的快艇，向這座島進發。

這座島的主人叫史美和，是一個菲律賓混血兒，很有錢，而他的錢，也不是用太正當的手段賺回來的。他是方美絲的前度情夫之一，兩個人有過一次秘密的戀情。這件事很少人知道，就是連司馬洛也很少聽聞，不過方美絲却對施明馨提過。女人和女人，好起來的時候就無所不談，不會告訴男人的私事，也說出來了。

方美絲告訴過施明馨說，當她和史美和分手的時候，史美和還是深愛着她的。至於她，她對史美和却並沒有甚麼深厚的感情。對於她來說，史美和不過是另一個可以利用的男人，一件工具。

方美絲就曾經對施明馨說過：「有些事情，我們女人是做不來的，我們就祇好利用男人替我們做了。你一定要使一個男人對你緊張，使他愛上了你，這樣，他平時不肯做的事情，也會爲你而做了。我喜歡多一些愛我的男人，這樣，當我需要的時候，我就有很多可以求救或者投靠的地方。」

現在就是方美絲需要求救和投靠的時候了，也許她會去投靠史美和吧？

於是司馬洛和施明馨就到這座島上來了。

今天晚上，天氣不大好，風吹得很急，天上烏雲低壓，而海面上波濤洶湧，不過，由於他們是正在做一件工作，而不是來這裏遊河談情，所以這種天氣，反而更加適合了。在這種天氣之下，對他們行事反而更加適合。

對方要發現他們是更加困難的。

司馬洛和施明馨就駕着這艘快艇，在月黑風高之中接近這座島。而當他們看見這座島的影子在遠遠的水平綫上隆起時，

他們就把馬達關掉了，改用船槳，向島上划去。

施明馨的表面職業雖然是個夜總會歌手，她却並不是一個斯文軟弱的女人。相反地，她也有雄壯的體力，可以幫忙划槳的。

他們向島的後面划去。

本來，島的前面有一座小碼頭，這座小碼頭是可以讓船隻登陸的，但是他們是不速之客，就沒有理由堂堂正正地由這座碼頭登陸了。還是從後面去，走這一條沒有人會預料到的路好一點。

他們順利到達了岸邊，在風急浪高之中艱苦地登陸，也把快艇拖上了岸邊的岩石上。

沒有人發現他們。他們亦沒有看見甚麼人。他們在岩石縫中把那艘快艇藏好。然後，他們就起程前往島的中央。

他們經過的路，都是怪石嶙峋的，而且樹木也十分濃密。沒有看見有人。

不過，他們還是走得十分之小心，既然樹林可以藏身，他們却豈可能不走在有樹木的地方，因爲有樹木地方，也是最容易因爲摩擦而發出聲音來的。走在石上，則反而沒有甚麼聲音發出來。

後來，當他們停下來略作休息的時候，他們却忽然聽到了口哨聲。這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假如那個人不吹口哨的話，他們就很可能和那人碰頭了。

口哨聲一响，兩個人就一陣緊張，連忙縮進了一塊大石的陰影裏，等着。

「眞古怪！」她說：「怎麼會吹起口哨來的？」

「有些人是特別欣賞音樂的。」司馬洛微笑道：「祇要無聊起來，就不由自主地吹起口哨來了！」

果然，那個吹口哨的人，現在就正是在吹着一首小曲。一首新近正流行起來的流行曲。接着，他們聽到了脚步聲。

那是兩個人的脚步聲。

兩個人正在走來，而其中一個人正在吹着口哨。司馬洛和施明馨兩個人伏在那裏，看着他們就在不遠之處的空處經過。

其中一人忽然表示不耐煩，罵道：「媽的，閉上咀巴行不行？」

口哨聲停止了。「你怎麼了？」吹口哨的人不服氣地道：「今天晚上心情很壞嗎？」

「閣下的吹奏技術並不高明。」另一個人說：「而且，也不合時，現在並不是吹口哨的時候。打草驚蛇就不妙了，是不是？」

「有甚麼打草驚蛇不打草驚蛇？」吹口哨那人甚不高興地道：「我就不相信會有人偷偷潛到這島上來的！」

「爲甚麼你不相信。」另一人道：「爲甚麼不能有人到這個島上來？」

吹口哨的人說：「如果有人來的話，來者祇可能是警察，警察會偷偷摸摸地上來嗎？當然不會。他們一來，總是來一隊的。」

司馬洛轉向施明馨，奇怪地低聲問：「爲甚麼應該有警察來這裏的呢？」

「我也不知道。」施明馨搖搖頭：「要問，祇好問他了！」

其中一人又正在說：「這倒也有點道理，警察一來，就總是一大隊地來，而不會偷偷摸摸地來的。」

「所以我們出來也是白走一趟的。」吹口哨那人說：「不如省點力氣，就坐在這裏休息一下，坐到鐘數够的時候就回去算了！」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另一人說：「風這麼大，到處跑，也實在不是味道。」

他們就在一塊大石的背風一面坐了下來，兩個人在談起賽馬經來了。

司馬洛對施明馨微笑，說：「我看我們該和他們談談的。他們還沒有够鐘數下班，所以，就是他們暫時不回去，也不會有人想念他們的了。」

「你這是？」施明馨道：「把他們捉起來嗎？」

「這有甚麼不行？」司馬洛微笑。

「你……你說行就行吧。」施明馨無可不可地：「我聽你的話好了！」

於是兩分鐘之後，施明馨就爬行着，開始向那兩個人休息的地方接近。她踢動了一塊石頭，而石頭滾動的聲音，使坐着的那二個人驚覺起來了。

他們手中的槍舉了起來。其中一人喝道：「誰在那裏？」

「我……是我！」施明馨回答。這一句答話，可以說是相當滑稽的，因爲對方根本不認識她，答了也等於沒有答了。

「一個女人？」其中一人奇怪地道。

另一個人則提高聲音道：「站在那裏，不要亂動，舉着手走過這兒來！」

施明馨眞的舉起了兩隻手，於是他們就看見她了。

「過來！」那人喝道。

施明馨遲疑着，那人又不耐煩地大聲喝道：「聽見沒有？我叫你過來，聽見沒有？」

不但施明馨聽見，而且司馬洛也聽見的。而施明馨的出現，作用不過是使這二個人的注意力分散而已。他們的注意力轉到施明馨的身上，司馬洛就來了。好像飛將軍從天而降，司馬洛從他們身後一塊大石上出現，一跳跳了下來，落在他們的身後，手中那把槍已經倒拿着，一連兩下橫掃，在他們每人頭上各擊了一下。

兩個人都毫無抵抗地倒了下來。當他們醒過來的時候，他們仍然在原處，不過手脚都已被縛了起來，祇有咀巴是仍然能够自由活動的。

此外，他們的眼睛也能够自由活動，不過却無法看清楚逼害他們的究竟是甚麼人，祇知道來者是一男一女。現在，司馬洛和施明馨的臉上都已縛上了一條手帕，把面目遮了起來。

「你們……你們這算是甚麼？」善吹口哨那人吶吶着問：「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不是警探。」司馬洛說，「所以你們是用不着担心的。」

「這裏……這裏是私人地方。」另一個人憤怒地說：「你們沒有權闖進來！」

「就因爲這是私人的地方。」司馬洛說：「警察也管不到的，我們祇要闖得進來，就甚麼都不怕了！而且，我們不但能闖進來，我們就是把你們殺掉了，也沒有甚麼不可以！」他說着就眞的把槍伸前去

，槍咀抵着那人的太陽穴。

「不……不要！」那人大爲慌張起來：「有……有……有甚麼事，可以慢慢商量的！」

「唔，你肯商量，這就好一點了。」司馬洛說道。

「如果他們肯招供，就不要殺他們吧。」施明馨在旁邊裝作做好做歹的。

「先看看他們有沒有誠意。」司馬洛說：「好，現在你你告訴我，史美和在不在這島上！」

「史老板……他不在這裏，他今天下午出去了。」

「有沒有一個女人在這裏？」

那人忽然不想回答了，這却使司馬洛心內一喜。這表示的確有一個女人在島上，而且還是一個有問題的女人，不方便說出來的。

「快點！」司馬洛喝道：「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呃——呃——有的。」

「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我——我們都沒有機會看清楚。」那人說：「她給關在頂樓，不出來的。我們也不准上去。」

司馬洛和施明馨交換了一個眼色，司馬洛又說：「關在頂樓？關起來的？」

「是——是的。」

「甚麼時候來的？」施明馨問。

「大約來了一個星期吧。」那人說：「老板很緊張她的！」

那人又說出，這個女人來的時候是用一隻布袋把頭罩住了的。

司馬洛把施明馨拉到了一旁，和她私下裏商量一下。

「你認爲怎樣呢？」施明馨問。

「史美和這屋子裏有個女人。」司馬洛說：「這個女人，很有可能就是方美絲了，不過，可疑的一點就是，爲甚麼要把這個女人關起來呢？史美和會把方美絲關起來的嗎？」

「照道理不會的。」施明馨說：「他和方美絲是朋友，不是仇人。不過，也可能這祇是史美和故佈疑陣吧了，他這樣的作用是爲了不想讓人家知道，他屋裏的人是方美絲。」

「唔。」司馬洛說：「那麼我們值得到史美和這屋子去看看了。」

「應該的。」施明馨說：「我們這樣千辛萬苦才到了這島上來，總不能夠甚麼都不幹就走掉的吧？」

「好。」司馬洛說：「我們去！」

他們兩個人又回到了那兩個打手的身邊，繼續向那兩個人問話，問他們屋子裏還有些甚麼人，以及守衛如何分佈之類。

而且，他們是把那兩個人分隔開來，每人問一個，問完了之後，對一對口供，是一樣的，就知道他們說的是眞話。這也即是說，他們已經探清楚了屋子裏的虛實，知道屋裏有多少人，以及如何佈防。這樣，他們就可以計劃如何進攻了。

二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和施明馨已經接近了那間屋子，可以在黑暗之中看到，那是一間很巨大的屋子，有四層高，祇有樓下是亮着燈光。這間四層高的大屋子對面，則另外有一間較小的屋子，祇有一層高的。

他們知道這間較小的屋子，就是僕人們的住處。這是那兩個打手對他們招供出來的。

他們在黑暗之中蛇行鼠伏着前進，到達了那座四層高的屋子，到了屋後，從屋後一個窗口望進去。

也一如那二個打手之所說，另外有三個打手在這窗內一間房間裏面玩牌，玩的是紙牌。據那被綁的二個打手說，這三個人就是屋中僅餘的守衞人員了。

兩個人在窗外看了好一會，等着看看還有沒有別的人進來，以確定他們所得的情報是否準確。

他們並沒有看到還有別人出現。

那三個人賭得迷頭迷腦，亦不知道有人正在窺伺他們，而且還是打算採取對他們不利的行動的。

再過了十分鐘，其中一人打個呵欠，說：「支持不住了，得去倒杯咖啡喝喝！」他站了起來。

他的一個同伴得意地吃吃笑着：「輸了錢的人，精神總是差一點的了！」

這人吐出了一句骯髒的咒罵出去了。

餘下的兩個人等着他。三個人玩牌，已經不算是够脚了，祇剩下了兩個人，那就更加玩不成，他們是非等不可的。

可是，這個人去倒一杯咖啡，却去了很久都不回來。去了那許多時間，別說倒杯咖啡了，就是煮一杯咖啡，喝下去，也應該喝完了的。那個贏的很不耐煩了：「媽的，他分明是想洩我們的旺氣！我去找他回來！」

他站起來，走出去了。

可是，他也是一去如黃鶴，踪跡杳然。剩下來的那一個人，當然是更加玩不成紙牌了。他正想也站起來出去找人，就有人進來了。這個進來的却不是他的同伴，而是臉上幪着黑巾的司馬洛。而且司馬洛手中的槍還指着他。這人要拔槍也來不及了。

司馬洛命令：「好了，朋友，舉起手來！」

那人看看形勢，就知道他是硬不下去的，於是他祇好把雙手舉了起來。司馬洛踏步上前，繞到了他的後面去。那人說：「這算是甚麼一回事！」

這話還沒有說完，司馬洛的槍管已經向他的後腦上敲了下去。「托」的一聲响，這人的兩眼一陣翻白，就仆倒下來，暈過去了。

司馬洛是不打算和他談的。

這人一倒下了，施明馨就把另一個玩牌的人拖了進來，司馬洛則也走到外面去，把第三個也拖了進來。拖進來的這兩個人，都是已經暈過去了的。

司馬洛和施明馨就從身上取出來早已帶備的細繩，把三個人都縛了起來。這些是非常之韌的細繩，也可以作爬牆用的，不過現在沒有牆可爬，他們就用這些細繩來縛人了。

他們把人縛好了之後，又把每人脚上穿着的襪子也脫了下來，搓成一團，塞進了他們的咀巴裏。先前兩個，也是遭到了同樣對待的。襪子穿在脚上是很方便的東西。一雙襪子塞進了咀巴裏面就剛剛好，

使人發不出聲音來了。

「我們上去！」司馬洛說。

他們沿着樓梯上去，每上一層樓，就在那層樓的裏面巡視一遍。裏面果然都是沒有人在着的。直至到了頂樓。

頂樓却不是那麼順利能够進去的。樓梯口就有一度門鎖着。很小心地，司馬洛用帶來的開鎖工具把這度門的鎖打開了。而施明馨已經拿着槍在旁邊守候着。如果方美絲是在這門的裏面，那麼，當他們把這門打開的時候，方美絲說不定會給他們兩槍。

但是門開了之後看不見人。那裏面的小廳子是空的，走廊裏一共有三個房間的門口，其中兩個門口都是打開着的，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房間裏面沒有人。第三個房門口，則是關着的。

司馬洛小心地在那房門的前面蹲了下來，向裏面窺望。原來這房間裏却是亮了燈的，祇不過下了厚厚的窗簾，窗簾把窗子遮住了，所以從外面望進去，也看不見有燈光了。

司馬洛可以看見一張床，床上躺着一個女人，一雙皮膚嫩白而綫條優美的腿子在裙子的下面伸出來。不錯，睡在這房間裏的，就是一個身材相當好的年輕女郎，不過，暫時却不能確定這個女郎究竟是不是方美絲。因爲，司馬洛就祇可以看到她的下半身，而床頭那一邊，却不在匙孔的視綫範圍之內了。

司馬洛讓開一點，讓施明馨也把眼睛湊在匙孔上，向裏面望進去。她所見的，和司馬洛所見的當然也是相同的。

他低聲說：「好像是她，不過看不見她的臉，不能肯定！」

「你敲門吧。」司馬洛說：「讓我看看就知道了！」

於是司馬洛又把眼睛再湊到了那匙孔上，兩個人的手上都握着槍，施明馨則伸手去，在門上輕輕敲了一敲。床上的人沒有反應。司馬洛揮揮手示意。

床上的女人一驚，坐了起來。施明馨再敲了一敲，她就伸脚下床，向門口走過來。這個時候，司馬洛就可以看到她的臉了，司馬洛却發覺，她並不是方美絲。也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不過却比方美絲要年輕得多了，看樣子不會超過二十歲。憔悴的臉上充滿了恐懼。她在門口遲疑了一下，以沙啞的嗓子問道：「是——誰？」

施明馨雖然看不見這個女人的樣子，但一聽聲音，也馬上就知道，內裏這個女郎，並不是他們所要找尋的方美絲了。

「誰……？」那個女郎又恐怖又狐疑地問道。

「把門打開來吧。」司馬洛說。

「打……打不開。」她低聲說：「我沒有鎖匙。」

「你住在這裏的，」司馬洛說：「怎麼你會沒有鎖匙呢？」

「我……」那女郎遲疑了一下，又說：「我是給關在這裏的！我給關在這裏，不能出來的！」

司馬洛回過頭來，和施明馨交換了一個眼色。施明馨現在也沒有了主意。司馬洛皺起了眉頭，想了一想。現在怎辦好呢？他們找到了這個島上的女郎了，然而這個女郎却並不是他們的目標。這個女郎並不是方美絲。而且看來，這女郎的確是給關了起來的，那怎辦好？

司馬洛一咬牙，就決定了。既然已經來了，就幹下去好了。於是他又低聲地說：「好了，你等一等，我替你把門打開來吧！」

他果然用那開鎖的工具把門打開了，於是他們兩個人都可以看到這個女郎了。而他們兩個人的臉相，却把這個女郎嚇得連忙倒退回裏面去。他們兩個人的臉，可怕的地方是在於幪上了一條黑巾。這條黑巾把兩張本來是非常討人歡喜的臉遮住了，使這兩張臉變得恐怖異常。

「你……你們是甚麼人？」她吶吶着問，一面把一隻拳頭放到咀巴前面，要用牙齒把指節咬着，才能制止住自己不叫出來。

「你又是甚麼人？」司馬洛問：「你在這裏幹甚麼？和史美和是甚麼關係？」

「史美和？誰是史美和？」她狐疑着問。

「你住在史美和的島上，你不會認識史美和？」司馬洛說。

「哦，他！他就是史美和？」這個女郎，又表示難以置信：「那個壞蛋！他就是史美和了？是他——呃——你們是警探嗎？你們是來救我的？」

「我們不是警探。」司馬洛說：「不過，我們却可能是來救你的。但，你有甚麼地方需要人家救你的嗎？」

「我就是蘇凝珍。」她說，就像這是一個大明星的名字，逢人都要認識似的：「我是蘇清漢的女兒！」蘇清漢，這倒是一個大名了，司馬洛和施明馨都知道蘇清漢是誰。蘇清漢是一位非常富有的鉅商。

「蘇小姐。」司馬洛說：「你在這裏幹甚麼呢？」

「那壞蛋！」蘇凝珍叫道：「他把我捉來這裏來！不是我自己願來的，這是綁票！」

「綁票！」施明馨說：「對了！這個傢伙，綁票也是他最喜歡做的生意之一種！而且他不綁小的，却專綁大的！」

「他說他要向我的爸爸勒索一百萬美元！」蘇凝珍又叫着：「錢爸爸是會付的，就祇怕他不會放人！他會把我殺死的。如果你們能把我救出去，我爸爸一定也不會虧待你們！」

司馬洛和施明馨面面相覷。蘇凝珍走近施明馨，情急地扯着她的衣服：「眞的，你們一定要救我！你們一定要救我！不然，他會把我殺掉的！」

司馬洛遲疑着，這可以說是意外的收穫，雖然，對他們現在正在做的工作是絲毫沒有帮助的。而蘇凝珍又說：「錢的方面不要緊，你們祇要開一個價錢就行了，我保證我爸爸會付給你們的！」

司馬洛終於微笑：「也好，這也算是一種意外收穫呢，我們帶她走好了！」

「但——但是他們——」那個女郎又表示恐懼了：「我看他們是不會讓我們走得那麼容易的！」

司馬洛輕蔑地笑了起來：「如果我們不能走的話，我們先就不能進來了，是不是？既然我們能進來，我們自然也能出去

了！」

「我們……就這樣走？」她問。

「是的。」司馬洛聳聳肩：「還有甚麼好等的呢？」

於是司馬洛和施明馨兩個人，就帶領着這個身嬌肉貴的富家千金，離開這間屋子。

當他們到達了樓下的時候，她看見了那幾個被縛了起來的打手，自然就明白了，爲甚麼司馬洛和施明馨能够進來，而爲甚麼他們又很有把握能够出去了。

他們出了前門，那裏是一片平緩的斜坡，一直向下斜，斜向海邊的，在門口，就可以望得到島的前面的碼頭。而這時，他們就看見了碼頭上有燈光。有一艘遊艇正在靠了碼頭。

「我的天！」司馬洛說：「史美和，史美和回來了！」

「那我們快點逃吧！」施明馨說。

「我們不能逃的！」司馬洛說。他這樣一說，施明馨就明白他的意思了。不錯，他們是不能循來時的路逃走的，他們要走很遠的路，才能回到他們那艘小小的快艇那裏。而在他們到達之前，史美和是會早已經回到了屋子，發現了這個女郎失踪的。那時他就會出來找尋。即使司馬洛他們乘船出了海，恐怕也逃不脫史美和那艘遊艇的追捕的，因爲現在，從上面望下去，也可以看到，史美和那艘遊艇乃是一艘水翼船，水翼船要快起來的時候，是可以開得很快的。

「祇有一個辦法了！」司馬洛說：「我們到碼頭上去！」

司馬洛的計劃是有兩個變化的。第一個變化，就是看看，史美和究竟有多少人回來。如果祇是一兩個人，那他們就可以索性把史美和也一起制服，捉回去。

他們三個人一起向海邊的碼頭走下去，而史美和等人，一方面則向山上走上來。走到半路，他們就相遇了，不過，史美和沒有看見他們，由於他們是已經躲進了林中了。他們却看得見史美和。而他們發覺，史美和並不是一兩個人回來，而是一共有五個人。史美和是帶了四個人一起回來的。

「媽的，人太多了！」司馬洛喃喃地咒駡着：「我們不能動手！」

是的，二個人對五個，還要顧着這個不會打架的嬌嬌女的安全，那是完全沒有把握的。因此，司馬洛就祇好採用第二個變化，那就是不和史美和碰頭，而直接向海邊走下去。

他們讓史美和經過了，繼續匆匆地向海邊進發。不錯，他們開來的船，不及史美和這艘水翼船那麼快，那麼，他們祇要乘史美和的水翼船逃走就行了。這樣，即使史美和坐上了他們的船，也是無法追上來的。

他們到達了碼頭上的時候，史美和還沒有到達屋子。

他們看見，碼頭上也有一個人留守着。這個人正在甲板上做着抹船身的工作。

司馬洛和那個女郎留在樹林裏，這一次，則由施明馨出面了。施明馨急急地跑到了碼頭上，向那艘水翼船跑過去。那個守船的人愕然抬起了頭來。由於來者是一個女人，所以他沒有太感到吃驚。

他呆看着施明馨，遲疑着，眞懷疑自己是正在做夢，但施明馨則一點也不遲疑，當她走近了的時候，她就從身上一摸，摸出了一把手槍來，指着這個人，喝着道：「好了，舉起手來！」

這個人不肯舉起手來。他也伸手到腰間去，要把自己的槍拔出來。雖然施明馨是幪着面，也雖然她手上拿着槍，但到底她是一個女人，而且看來還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他不肯相信，一個美麗的女人是會眞的有胆向他放槍的。

施明馨却用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不對的。那人的手才摸到了槍柄，施明馨就開槍了。通過滅音管，那槍聲祇是柔和的「撲」的一响，那人整個人飛了起來，身子一轉，就仆到了船面上。

施明馨也隨即跳了上船。

那艘水翼船並沒有很寬大的甲板，那人中槍的地方是船頭，那裏的表面是流綫型的，並不容易站得穩。那人一跌倒，就要向海中跌下去了。施明馨及時到達，執住了他的一隻脚，把他拉住了。於是他就這樣倒吊在船邊，雖然有另外一隻手還沒有受傷，這另一隻手也沒有空去把槍拔出來了。

施明馨也不够氣力把他拉上來，祇能够就這樣把他拉住。

「不要放手！」司馬洛叫着，也帶着那個女郎從樹林中跑出來了。司馬洛領先跳上了船面上，趕過去帮着把那人拉了上來，繳去了他的槍。那人嚇得半死，再加上看見已經受了傷，也忘記了反抗這件事了。

司馬洛一把把他拉回上來，就跟着斂捷地衝進了船艙裏面了。看見船艙裏面沒有人，他才鬆一口氣。

「好了，把他弄到這裏面來吧！」司馬洛叫道。

那個女郎手足無措地站在碼頭上看着的時候，司馬洛和施明馨就合力把這個人拖到了船艙之內。然後他才轉向那女郎，叫道：「來吧，到船上來！」

他伸出手，把她扶到了船上去。

山坡上响了兩聲槍响，顯然史美和一干人等已經發覺下面出了事了。但是子彈並沒有到達，那是由於距離還是太遠了一點。

司馬洛不加理會了。他伸出槍，向纜索放了兩槍，把纜索射斷了，然後就跑回船艙之內，爬進了駕駛位中，把那艘水翼船開動，駛離了碼頭。

這船開起來不過像開汽車一樣，一個人就可以控制得來。而他也用不着開盡速度，祇是不慌不忙地開到海中心。一到了海中心，他們也就安全了。史美和他們，並沒有別的船隻可以追上來的。

那個女郎在旁邊看得目瞪口呆。

司馬洛在安全的地方把水翼船停了下來，回頭看着她：「現在，小姐，你是安全了，我們會把你送回家的。你要記着，那個捉你的人叫史美和，那座島是他的私人產業，而這是他的船，這個人是他的手下。這三種證據，就使他無法狡辯了。就是船和島不能證明他是綁票你的人，他這個手下的口供，應該也可以證明的。」

顯然，這就是他那麼着意要把這個人救回來的理由了。

「你們……你們不和我一起去報警嗎？」她說。

「對不起，失陪了。」司馬洛微笑：「不過，以後我們會再來探你的，你的爸爸認爲這值得多少獎金，叫他暫時存在銀行吧，以後我們隨時會到來向你爸爸收取的。」

那女郎點點頭：「錢的方面，你們用不着担心的。」

施明馨轉頭背着她：「史美和勒索那麼多錢，你爸肯給他嗎？」

「當然，他祇有我一個女兒。」她很有信心地回答說：「他攬着許多錢也沒有用的，這些錢不可能替他把一個女兒買回來！」

「那麼。」施明馨說：「你以爲，他肯給我們多少？」

「你們要多少，我可以替你們跟他講的！」她說。

施明馨不禁笑了起來：「這意外收穫，倒不算是小的收穫呢？也許我們根本用不着去做這正經事了。」

司馬洛瞪了她一眼：「有時做事，並不是單單祇爲了錢的！」

他是提醒施明馨，他們正在做的那件事，在對事之外，還有着對人的因素。施明馨是爲了方美絲騙去了她五萬元，而司馬洛則是爲了方美絲害死了一個他所喜歡的女朋友。這些都不是單單錢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他再把船開動了，向陸地駛回去。那個女郎現在已經安下了心來，好奇心便開始出現了。她看着他們。

「你們兩位……究竟是甚麼人？你們……你們是幹甚麼的？」

司馬洛微笑：「不要問。不要問太多了，問得太多，對你未必有好處！」

「但——」她說：「你們——你們不能把臉上的黑巾脫下來，讓我看看嗎？起碼，總應該讓我認得你們的樣子吧？」

「以後再和你見面好了！」司馬洛說：「目前，我們是不方便對你出示眞面目的。」

她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司馬洛把那艘水翼船向安全的地方開回去，一面，施明馨則已經把那個受傷的打手縛了起來，使他完全失去抵抗能力。

史美和那座私人產業的小島，距離陸地雖然不算很近，然而，在這艘水翼船的高速行駛之下，却也不算很遠了。一個小時之後，他們已經到達了陸地。

那裏是一個很荒凉的所在，岸邊有一座小小的殘舊的木碼頭。這裏也是司馬洛和施明馨出發的地方。出發的時候，他們是開來了一艘小小的，簡陋的快艇，現在回來，却是開回來了一艘如此豪華的水翼船。如果是交換，這的確是很便宜的交換了。

司馬洛小心地把水翼船靠了碼頭，施明馨跳上去，把纜繩縛好。司馬洛對那女郎說：「好了，到了這裏，我們也要分手了！」

那女郎顯得徬徨起來：「那麼——那麼，」她吶吶着：「我怎辦好呢？」

「你用不着幹甚麼。」司馬洛說：「祇要在這裏等着就行。我們上了岸，就會替你打電話報警，警察會來把你送回家的！」

「那麼——」

「口供方面。」司馬洛又說：「你也用不着說甚麼謊話，你祇要把經過情形說出來就行了。發生過甚麼，你就說甚麼。他們自然會替你對付這個史美和的！」

「我——我眞不知道怎樣多謝你們才好！」她說。

「用不着你多謝我。」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你的父親該會懂得怎樣多謝我們的了！」

他和施明馨與她道了再見，便走進了黑暗中。這個女郎心驚胆跳地在船上等着。等了大約半個小時，警號聲便從遠處傳來了。一來就是好幾部警車。大隊警探衝上了船上。

現在，她安全了，而警方是一定會爲她出這一口氣的。

事實上，在二小時之後，大隊警探，就已經乘着警輪到達史美和這座私人的小島上了。而史美和此時仍然留在島上。他沒有別的交通工具可以離開這座島上，他連司馬洛他們留在島上那座小艇也並未找到。而且，即使找到了，大概也不會用以逃走的。他想不到警方會來。他祇猜想是一些甚麼「同業」，把他這一條貴重的肉票奪去了而已。他並沒有想到會把警方引來的。

警方一來，要抵抗也已經遲了。

他和他那幾個手下，都給警方抓了起來。

而另一方面，在這個時候，司馬洛和施明馨，則已經在床上鬆弛下來了。

在另一個地方，另一個酒店的裏面。又是用同一個辦法，分頭住進了一間酒店，兩個人佔住兩間房間，而施明馨則在換過了衣服之後就溜進了司馬洛的房中來。

司馬洛和她並肩躺在一起。沒有慾念，祇是在想着正經的事情。事實上是她正在想，司馬洛是要聽她的指示和提議的。

「我還是不大明白。」施明馨搖搖頭：「我是相當肯定，方美絲是會在這座島上的。那是最適宜她躱藏的地方，很可能除了我之外就不會有別人知道了。連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史美和和她相好的時候，是嚴守着秘密的。」

「但是她並不在那島上。」司馬洛說：「那麼，她下一個會在的大概是甚麼地方呢？」

「當城吧。」施明馨說：「我們到當城去試試看好了！」

「當城？」司馬洛狐疑地皺起了眉頭：「當城，這不是一個普通地方，那裏眞是個龍潭虎穴！」

那裏的確是龍潭虎穴。這個地方，司馬洛是認識的。這世界上有好些地方，法律是存在但不被使用的，而當法律被使用的時候却是由惡人使用，用以對付善人。法律可以容許惡人存在，而且惡人還可以用法律去對付善人，因此這個地方就很自然地成爲了

司馬洛口中所講的龍潭虎穴了。

「唔。」司馬洛說：「方美絲在那裏是有點勢力的。」

她有一個前度劉郎在那裏，而這個人在當城的牛鬼蛇神羣中，還是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所以，方美絲是也有理由到那裏去的。

「不過。」司馬洛說：「這個目標不是太顯著一點了嗎？」

不錯，方美絲在當城的這一個情人，是有不少人知道的。雖然那裏是她的勢力範圍，她在那裏是安全的。但是，太多人知道了，要找她的人，就會到那裏去找她。她雖然安全，却不能安定。如果換了他，他就不會躲到那裏去了。但是，他不是方美絲，所以方美絲怎樣想，他也不能肯定了。

施明馨聳聳肩：「我們總要試試的，是不是？這也是其次的機會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到當城去！」

「我們明天就起程？」施明馨說。

「我們明天就起程。」司馬洛說：「我們沒有需要就在這裏的！」

「有一個需要。」施明馨說着，手在他的身上移動着：「有一個需要，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需要！」

「我是有這種需要。」司馬洛說：「不過，不知道你怎樣。」

「我怎樣？」她微笑：「你以為我怎樣？」她的手在他的身上繼續移動着，這移動就代表她的答覆。

於是司馬洛就動手替她脫去衣服。

她說得沒有錯，她果然是一個很好合作的人，日間可以合作做事，而晚間，在床上亦可以合作給他以他所需要的安慰。

× × ×

當城是一個很遠的地方，雖然現在是噴射民航時代，空中交通發達，他們也是要兩天時間，才能到達當城的。

第二天晚上，司馬洛和施明馨已經在另一座城市了。他們要在這座城市過夜，明天一早再乘飛機到當城去的。

他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分頭住進一間酒店裏。而當房間開好了之後，施明馨就潛到司馬洛的房間來了。

不過這一次，她的臉上却沒有微笑。她的臉色是凝重的。她對司馬洛說：「情形有點不對了！」

「甚麼不對？」司馬洛問。

「我受到了跟踪！」施明馨說：「有部車子在機場跟踪我的車子到這裏來！」

司馬洛不知道這一點。他並不和施明馨同路，所以他也沒有機會發覺。不過幸而，施明馨則是發覺了的。

「你有看到那是甚麼人嗎？」司馬洛問。

「沒有。」施明馨搖頭：「他祇是遠遠地跟着，似乎並不打算採取行動，祇是想知道我是住在那一家酒店裏而已。」

「唔，這的確有點奇怪了。」司馬洛說。

「說不定——」施明馨又遲疑着道：「這是方美絲派來的人。」

「哦？」司馬洛怪眼一翻：「為甚麼你這樣想呢？」

「這不是很明顯嗎？」施明馨說：「方美絲很可能已經知道 我們是正在找她。我們去過她幼時住的地方，她可能得到消息，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到過史美和那裏。史美和已經給抓了起來，事情鬧得很大，人們都在奇怪，到史美和那座島上去搗亂的是甚麼人。也許，方美絲不會奇怪，她會猜到這些搗亂的人就是我們的。」

「也許沒有猜到我，但是會猜到是你的。」司馬洛點頭同意道。

「那麼，我們到當城也許找不到她了。」施明馨說：「既然知道我們找來，她大概也不再會留在當城了，而是及早避開的。」

「也許她不會避開。」司馬洛說：「你有想過，如果這跟踪者是方美絲派來的，那他們的目的是甚麼呢？」

「制止我找下去。」施明馨說。

「對了。」司馬洛說：「制止你，把你殺掉。如果把你除掉了，她就用不着再躲了！」

「那麼。」施明馨說：「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很簡單。」司馬洛說：「和她派來的這些人攤牌。他們想殺你，我們則在他們成功之前把他們捉住，就是這樣簡單了。捉住了他們之後，他們大概就會招供，方美絲是不是在當城，如果是的話，又是在當城的甚麼地方。」

「我們能捉住他們嗎？」施明馨問。

「應該能的。」司馬洛說：「如果殺你就是他們的目的，他們總得下手的。等他們來下手的時候，我就來一計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我們就在這裏等他們來？」施明馨問。

「不。」司馬洛搖頭：「這裏是酒店，我們還是換一個場地好！」

× × ×

司馬洛換的地點是一個荒涼的地點。施明馨一個人駕了一部車子去，而司馬洛則乘着一部的士，跟在後面。司馬洛的手中拿着一副望遠鏡，如此，就不必跟得很近。

那部的士的司機，對他這副望遠鏡倒是感到很好奇的。

「先生。」他問司馬洛：「你究竟是幹什麼呢？」

司馬洛用望遠鏡所看到的，是的士司機所看不到的，而司馬洛自然亦不會對司機解釋，他正在看的是甚麼。所以司機等於是悶在葫蘆裏了。不過，司馬洛在上車之時，的確是給了他相當大一筆車錢的，司馬洛跟他說好了要這樣做，叫他開到那裏，他就開到那裏去。

現在他們就是這樣做。

從望遠鏡中，司馬洛一直注意着施明馨開着的那部車子。那部車子是租來的，而在司馬洛所安排的計劃之下，施明馨就把車子開到了這裏來。

這裏的公路是蜿蜒曲折地下坡的。司馬洛跟在一段路的後面，就剛好是比施明馨的車子高了兩層，祇要用望遠鏡向下面望，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施明馨的車子，也看到有甚麼車子跟着她。而現在他就是看到，有一部車正在尾隨施明馨的車子了。

不過並沒跟得很近。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他猜大概是這個人想候機會把施明馨捉住吧？這就是螳螂捕蟬，而司馬洛這隻黃雀，就跟在後面了。

司馬洛小心地用望遠鏡注意着這二部車子。由於天太黑了，所以他看不清楚這車子究竟有些甚麼人。但是相信不要緊的。他們一動手的時候，他就可以趕上去了。即使他們把施明馨捉到了，也不要緊的，他大可以在後面跟着，看看他們把施明馨押到甚麼地方去，然後設法營救的。

他們就這樣跟着，三部車子，第二部跟着第一部，第三部跟着第二部，沿着山路下去，最後漸漸接近市區，那裏也有紅綠交通燈出現了。

施明馨的車子在紅燈的前面停了下來。而現在，跟她的那部車已縮短了距離，而滑到她的車子旁邊，也停了下來。

這時，司馬洛就感到不大對勁，而不由得冒了一額的冷汗。因為太接近了，這麼接近，難道施明馨發覺有人跟踪嗎？雖然他相信，施明馨早已發覺了的。

從望遠鏡中，司馬洛看到紅燈轉綠，施明馨的車子又開動了。而就在此時，那部跟踪的車子的車窗吐出一陣橙色火燄。

司馬洛知道這是甚麼。是機關槍的火燄。輕機關槍，他們用輕機關槍向施明馨掃射！

施明馨的車子却還是沒有停下來，直向前駛。前頭是一個轉彎處，在正常情形之下，她是應該扭呔，沿着轉彎處轉過去的。然而這次，施明馨却沒有這樣做了。她的車子衝出了路邊。那裏是一片很傾斜的山坡，起碼有二百呎高。施明馨的車子就直跌了下去。

司馬洛混身冷汗，吐出着一連串的惡毒的咒罵，看着施明馨的車子直跌到了底，炸成了一隻火球！完了！完了！即使那一排機關槍子彈沒有把她結果，這一爆炸，也會結束她的生命的了。

司機看到爆炸，也聽到了爆炸聲。他奇怪地說：「前頭好像出了事似的！」

「快點！」司馬洛說道：「快點開下去！」

他咬牙切齒地用望遠鏡跟着那部行兇的車子，決不能讓它逃脫！

司機却沒有開得很快。

的士司機並沒有把車開快，那是因為開快車是犯例的。習慣上他不肯開快車。

「媽的！」司馬洛向司機喝道：「你究竟聽見沒有？我叫你開快一點！」

由於這裏還未到達市區，沒有人看見，而且看在司馬洛給他一筆錢的份上，司機祇好把車速提高了。不過仍未提高到司馬洛滿意的程度。而且，他也誤會了司馬洛的意思。當車子到達了施明馨墮車的地方時，他就停了下來。

「不要停！」司馬洛焦急地叫道：「繼續向前去！」

「我們得下去看看！」司機說。

「不用了！」司馬洛說。

「我們不能見死不救的。」司機說。他倒是一個見義勇為的人，這樣說着，他就開門下了車，走到路邊去，向下望。

現在，時間是很寶貴的，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而這個司機却在把他的時間大批地浪費。司馬洛不能等他了。也懶得在他身上多浪費唇舌了。司馬洛就這樣一翻翻過了前座的椅背，坐進了司機位中，就把車子開動了。

「喂！喂！回來！」司機恐怖地叫着，追在後面。

但是的士已經絕塵而去，把他留在後面，站在那裏，發呆地張大着咀巴。

司馬洛把的士開盡了速度，向那部行兇的車子追去。而那部行兇的車子，却並沒有開盡速度逃走。因為那開車的人認為，不會有人發覺他們這樣做的。很快，司馬洛就追近了，可以看到它了。而由於追來的是一部的士，車上的人，仍沒有懷疑的。

也是到這個時候，司馬洛才醒覺到，自己正在開車！正在開快車！這是一件他不敢做的事情。他已經好久不敢開車了，現在，他却是正在開快車。

這樣一醒覺的時候，他就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冷顫，手也發抖了起來。眼前的景物在幌動着，天和地在交替地旋轉。

車頭一擺，車子就衝向路邊。司馬洛用力咬緊牙齒，快要把牙齒也咬碎了似的，又把車子一擺擺了回來。車輪差一點沒有越出公路的邊緣，他也是祇差一點沒有直跌下去，而致和施明馨一樣，跌到粉身碎骨。

施明馨！他咬着牙叫了起來：「我要為施明馨做這件事！我要為她而做！」

他也許對施明馨沒有甚麼愛意，但施明馨是對他好的。眞眞對他好。一個眞眞對他好的女人，而他簡直是親手把她送進了枉死城的。他怎能就這樣收手？

以後不開車好了。但這最後一次！這最後的一次，他一定要做好的。

車子還是在搖搖擺擺，但他的手已經停止了發抖，沸騰的熱血，把恐懼衝退了。他這部的士終於追上了，和那部行兇車子並排。那車中人第一次對他投以詫異的一眼。

司馬洛的車子已經超越了路中心的白綫，迎面有一部車子駛來，他也沒有理會，那部車子連忙扭呔避開，差點沒有翻下了山崖。

那部行兇的車子裏面是兩個人的，一個開車，另一個也是坐在前座，顯然就是開槍行兇的人。司馬洛像一頭野獸似的向這開車的人大叫：「停車！」接下去是一段污穢的咒罵，用盡了不能宣之於筆的字眼。

那兩個人躊躇着，商量了幾句。司馬洛把方向盤一扭，車子擺了過去：「隆！」兩車撞了一撞。

這樣一來，就使對方不再遲疑，而斷定了司馬洛是一個必須消滅的人，是一個敵人。於是開車人的旁邊那人就把手中一把輕機槍舉了起來，指向司馬洛。然而因為他與司馬洛之間，是還隔着那個開車的人的，而放射機關槍，又需要相當多的空位，因此他一時無法取到一個準確角度。

司馬洛也不等他了。他的機槍才一舉起來，司馬洛就馬上踏下了煞掣。的士窒了一窒，這樣，就不是和那車子並排，而是稍為落後了一點。這樣，那人的輕機槍，就無法對準他了。不過司馬洛也並沒有

落後太多。他馬上又踏下了油門，緊跟在那部車子的後面。

一時，那車上的人無法向他放槍，於是他們就企圖加速逃走。然而沒有辦法逃脫，因爲司馬洛緊緊跟在後面，使他們無法逃得遠。那人一直沒有機會把槍伸出車窻外來向他放射。

兩部車子，就像車頭黏着車尾似的，在公路上飛馳着，一幌眼間就走了很長一段路了。

沒有用，他們不能擺脫。

司馬洛並沒有耐性追逐下去。他再把油門踏盡，使車子猛衝前去，在對方的車尾衝前去，在對方的車尾上撞了一撞，雙方的車子大大地震了一震，司馬洛是有準備的，對方則沒有準備，差不多連手上的機槍也丟掉了。

接着，那拿機槍的人也把心一狠，就把槍舉了起來，隔着他們的車子的後窻放了一排槍彈，那後窻的玻璃乒乒乓乓地破掉了。司馬洛的車子的擋風玻璃也是一樣。司馬洛沒有被子彈射中，這眞是十分僥倖的事情。司馬洛咬着牙，連忙把身子縮低，但是仍然沒有把車子停下來。他不能停的。他不能讓他們逃走！他一定要把他們捉住！

「轟！」司馬洛的車頭，又在對方的車尾上撞了一撞。而且他死命把油門踏盡，就把自己的車子當作是一部坦克車似的，硬向前推去。兩部車的車輪都在路面上滑着，發出着刺耳的聲音。對方的車子一定也已經失去了控制了，司馬洛感到推得很吃力。他把頭畧畧抬起，看見原來對方的車子已經擺橫了，而他的車頭就抵着對方的車的腰部。

接着，又一陣大大的震動，連司馬洛也感到天旋地轉，無法再把車子控制了。不過他還能及時煞車，使車子停了下來。

他抬頭看見對方的車子正在路面上打滾着，橫着打滾，滾了一轉又一轉，滾向路邊，似乎要越過路邊而滾下山崖了。

「不！」司馬洛叫了起來。

但是他也沒有能力制止這車子的滾動的。好在，這車子也並沒有繼續再滾。最後一滾，滾到了路邊，便不再動了。反轉着停在那裏，車頂貼地，而四輪到朝着天空。

司馬洛不禁大大地舒了一口氣。

他忍着那個劇裂的頭痛，推開車門爬了出去，跑到那部車子的旁邊，低頭看看車子裏面。

那兩個人都不動了。鼻子流着血，屈曲着在車子的裏面。

「你們不要死！」司馬洛祈禱似的，低聲說着：「你們不能死！」

他鑽了進去，看清楚。其中一人是已經死掉了。他的頸骨已經折斷。不過另外一個人却是活着的。似乎，這第二個人祇是給震呆了而已，並無大碍。而且，在司馬洛看着的時候，他已開始醒過來了，他正在動。

司馬洛把他拖了出來。那人軟弱地舉起一隻拳頭，要擊向司馬洛。

他這一拳是沒有希望擊中目標的。司馬洛已經迅速地在他的胯下一踢，使他整個縮作了一團，一動也不能動了。

司馬洛緊咬着牙齒，已經把心腸狠了下來。他就棄下了這人，再走過去，鑽進那部倒翻了的車子，在車中那死者的身上搜了一遍，把證件都搜了出來，轉到了自己的身上。再向兩邊望望，看不到有別的車子開來，就用手把這部倒翻的車子推翻，使它完成了那最後一滾。

這最後一滾使車子滾離了路邊，向山坡下直跌。跌到半山坡，與山坡一碰，彈了出去，這之後就直跌到了底。整部車子也是爆炸成了一隻火球似的。

「應有此報！」司馬洛恨恨地說。這是他們對付施明馨的手段，現在他也反過來用以對付他們，他認爲這是很公平的，並沒有什麼對不起人家的地方。

他回到了活着的那人身邊。那人還是縮作一團，兩手捧着胯下，爬不起來。司馬洛的手掌又一揮，手掌的邊緣在他的頸背上擊了一記，那人便失去了知覺。

司馬洛把他拖上了那部的士，自己也爬上了司機位。這的士現在是已經毀爛不堪了，外貌看上去狼狽得教人心酸。然而主要的運動部份，却是完好無缺的，所以還能夠開動。

司馬洛就開動了的士，離開了那地方。這一次，運氣和他倒是挺合作的。在他行事的整段時間內，都沒有別的車子經過。所以沒有人對他的行動有任何障碍。

後來，在大約一個小時之後，那個被司馬洛捉去的人，就醒過來了。是冷水潑在他的臉上使他醒過來的。眼睛一時張不開，而全身的神經沒有一處不痛的。他勉强掙扎着，好不容易才用手背把眼前的水抹去了，於是就可以看到那是什麼地方。

那裏似乎是一座什麼天台。因爲上面沒有頂，周圍則除了黑夜的天空之外，甚麼都看不見。身子下的地面是由一塊一塊的大石砌成的。就像是一座古堡的頂上。也可能正是一座古堡。他記得他出事地點附近的荒野之中是有幾座給廢棄了的堡壘的。

地面是濕的。却不見身邊有人。他慌忙爬起身，準備逃走，却無法站直身子。給踢過了一脚的胯下還是最痛的地方，現在仍然痛得要命，使他舉步艱難。

接着，司馬洛就出現了。司馬洛從天台盡頭的一度樓梯上了來，手中提着一隻舊木桶。原來他是去拿水上來潑他的。司馬洛把桶放了下來，說：「哈，好了，既然你已經醒了過來，那我用不着再辛辛苦苦去打水了！」

那人雖然不良於行，還是盡他的能力拔步逃走，逃向天台的另一個盡頭。他却是無法逃得遠的。司馬洛輕易地跑前兩步，伸出一隻脚去，在他的兩脚之間一絆，這人便翻了一個跟斗，仆倒在地面。那堅硬的石地，使他幾乎頭崩額裂。

他倒下的地方，已經很接近天台的邊緣。而司馬洛這時就在他的身上撑一脚，使他打起滾來，一直向天台的邊緣滾去。

那人痛得心胆俱裂，然而他的靈活程度有限動作，却已無法制住滾勢了。

他滾出了邊緣外，向下直跌，看見那裏離地起碼有二百呎。接着，天地好像倒轉了過來似的，靈魂也像給硬扯出了他的軀壳。

終於，天旋地轉停止了，他慢慢張開眼睛來，以爲自己是進了地獄，或者上了天堂了。但當他看清楚時却大吃了一驚。

原來他是還倒懸在半空的。就倒懸在那堡壘的邊緣上，頭朝着地下。而懸着他的不是甚麼東西，祇是司馬洛的一隻手。司馬洛正一隻手執住他的脚踝，人伏在地上，把他倒提着。如果司馬洛一放手，他就要直跌下去的。

他慌張極了，手舞足蹈，忙着要找尋一個可以扳援的地方。可是，那石壁大致却是光滑的，上面雖然有些縫隙，却也不足以支持他的體重。

「不要亂動。」司馬洛說：「你亂動，我就不够氣力把你拉住的了！」

那人連忙靜了下來，不敢再動。司馬洛說：「就是你不動，我也還是支持不了多久的。我沒有這麼大的氣力！」

「不……不要放手！」那人極力靜着身子，一面哀求着：「拉……拉我上去！求……求你！拉我上去！」

「拉你上來也有條件。」司馬洛說：「你得回答我一些問題！」

「你問吧。」那人說。

「方美絲在那裏？」司馬洛問。

「甚麼方美絲？」那人說：「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在浪費自己的寶貴時間！」司馬洛說。

「我眞的不認識！」那人呱呱大叫起來：「你別難爲我！」

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覺得這人所講的似乎不是謊話了。

「好吧。」司馬洛說：「那麼你再告訴我，你可是爲甚麼要殺死施明馨的？」

「這是一件工作。」那人說：「我們祇是替人辦事！」

「替誰辦事？」司馬洛問。

「簡文通！」那人回答。

「簡文通又是誰？」司馬洛問。

「簡文通——就是叫我們做這件事的人呀！」那人說：「你……你快把我拉上來，我詳細地告訴你！」

「不。」司馬洛說：「你告訴了我，我再拉你上來吧！」

那人祇好盡快地說出來。告訴司馬洛簡文通是甚麼人，與他們有甚麼關係。也告訴了司馬洛甚麼地方可以找到簡文通。

司馬洛把他拉了上來。這人伏在那裏，深呼吸着，差點暈了過去似的。司馬洛看着他，奇怪怎會是這樣一回事。是這個叫簡文通的人主使這二個殺手來行事的。

而這個簡文通又是甚麼人呢？他可以說是一個殺人販子。那即是說，他是專門介紹殺手的。你要殺一個人，你找他（當然不是普通人都可以找他，必須要是熟悉門路的人才行的），給他足够的代價，他就會替你安排了。現在落在司馬洛手上的人，祇是這樣的殺手的其中之一個而已。

他並不知道是誰託簡文通做這件事的，更不知道是爲了甚麼。他祇是負責做這件事，他就來做，如此而已。

對於司馬洛，他是沒有用處。要知道詳細情形，司馬洛必須找到簡文通去問。

「好。」司馬洛說：「我就去找簡文通。」

「我——我帶你去？」那人說。

「用不着了。」司馬洛說：「人多手脚亂，我自己去就行了。」

「那我……我怎麼辦？」那人問。

「你在這裏等着好了！」司馬洛說。

「你——你不能殺我的！」那人哀鳴道：「我已經告訴了你！」

「爲甚麼我不能殺你？」司馬洛冷笑：「我能殺你，不過我不打算殺你！來！」他執着那人的衣領，把他拖着，拖到了一個有裂縫的地方。

這條裂縫是地面的石塊因爲年月久遠鬆了而形成的，有七八呎深，而闊度不到一呎。是一個長形的洞，像一座井一樣。

司馬洛說：「快快下去！」

「下去？」那個人恐怖地看着他：「這裏——這裏沒有甚麼地方好去呀！」

那人却死也不肯，司馬洛也不和他客氣了，拳頭一揮，就擊在他的牙床上。那人的兩眼一陣翻白，軟了下來。司馬洛就把他抱了起來，塞進了那個洞裏。

頭上脚下。那個洞有七八呎深，比那人的身體還要高，塞了下去之後，他的頭頂距離洞口就還有兩三呎了。而且，那個洞的寬度還不到一呎，他塞了進去，就雙手都緊貼在身邊，不能動彈了。沒有空位讓他把手伸到上面去，所以他自己就沒有辦法爬上去了。

這樣塞好了之後，那人才從那一拳的震動之中醒了過來，他企圖移動雙手，當然動不了，他哀鳴着：「不要！不要！請你救我出來，開開恩！」

司馬洛獰笑：「你在這裏，不是很安全的嗎？等我找到了簡文通之後，我再叫人回來救你好了！」

「但——但——」那人說：「假如下雨，那怎辦？」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如果天下起雨來，那個洞就可能灌滿雨水，而把這人淹死的。司馬洛看看洞裏，看見裏面有不少縫隙，如果下雨，這些縫隙可能會把水漏去，而不致會把這人淹死的。而且他記得兩天之前就下過大雨，洞裏却也沒有積水，這就是明證了。不過司馬洛並沒有對這人提起這一點。他笑笑對那人說：「如果下雨，那我提供你一個辦法吧，那就拚命喝水，有多少就喝多少好了！」

「不！不！救命！救命！」那人殺豬般大叫起來。

司馬洛不再管他，離開了。這個人是殺死施明馨的兇手，他不取他的命，那已經是很開恩的事了，現在，就讓他在這裏受一下嚇，也不算是怎樣不公平的事。

司馬洛下到了樓下，仍然隱約聽到這人叫救命的聲音，不過，他相信有人來救他的可能性是不高的，這個地方根本不會有人來。司馬洛不救他，就沒有甚麼人會來救他了。

×　×　×

簡文通外表看來是一個紳士。

他有一間出入口公司，設在一座商業大厦裏，佔兩個單位，每天一早就回公司上班，下班時間，也和別的寫字樓工作人員一起下班。誰都不敢說，他做的生意，是與人命有關的，而且他還是一個人命販子。

（未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廿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連續兩拳揍落辛本善的鼻子上，辛本善唯有帶他去酒店閣樓會見尙達仁和化三千，原來風塵三俠胸懷磊落，心擁大志，他們也是爲了調查百寶齋而潛伏在此地，並曾十次潛入齋內，刦走幾萬銀兩賑濟施捨，經過坦誠的表白後，三人非常樂意被徵聘爲南宮世家的武士，南宮俊約他們當晚開始行動，暗查東方英等四女之下落，而他則打算明訪百寶齋。南宮俊出來酒館時爲老闆娘金寶所挽留，拉扯之間，馬成瞧出這個弱質孀婦其實是懂得武功的，究竟這女子是何來頭？

枕邊承歡客　原是對頭人

南宮俊略一沉思才道：「不錯，是有點問題，先前我是急於脫身，未曾注意及此，幸好先生仔細，這個婦人是怎麼樣的來路呢？」

馬成道：「我不知道，不過我知道她這家酒樓也沒開幾年，她自稱居孀，一來時就帶了朵白絨花，盤下了這家酒樓，也沒人去究問根底，因爲一般女人，如果未嫁，斷然不肯冒充寡婦的，已嫁的更不用說了，寡婦是公認爲不吉之人，所以沒人去注意她。」

南宮俊笑道：「先生倒是調查得很清楚！」

馬成一笑道：「這是屬下的職責，少主進入那家店中，屬下不便跟進去，就在外面調查一下，屬下至少可以斷定她不是百花宮的人，也不是南宮世家的綫人！」

南宮俊道：「對方身份曖昧不明，爲了浪子之故，我們不便造次，馬先生，最好你去知會浪子一聲！」

馬成想了一下說道：「那也不好，不如屬下告訴老化子一聲，問問他的意見好了！」

南宮俊一笑道：「這倒也是個辦法，寫封便函，立刻着個小化子送進去，他們一定還在談話商量，我明白地指出金寶會武的事實，叫他們注意，盤清了底細，再從事晚間行動，如若是百寶齋的，則我們商量的事情，消息已可能外洩，要從長計議了！」

說着兩人又折進了一間茶館，馬成向櫃上借了紙筆來，南宮俊立刻寫了一封便緘，正待着人送去。

馬成忽然道：「少主，如若金寶是百寶齋方面的，或是屬於有問題一方的，則這封便緘一定會引起她的注意，恐怕會先落到她的手中，還是我送去吧！」

南宮俊道：「馬先生如若自己過去，又何必送信呢！」

馬成笑道：「有一封信才可以進一步測驗那娘兒們一下，她並不認識我，只道我是個送信的……」

南宮俊想了一下，也深知其意笑道：「先生果然閱歷豐富，不僅察事及微，就是思慮也勝人一籌！」

馬成笑道：「少主過獎了，屬下在百花宮中擔任巡閱使，對每處分宮都有巡視抽查權利，作成考核意見彙報總宮，自然在某些方面，要比一般人多知曉一些！」

他說得很謙虛，實際上這種觀察力，正是一種很了不起的成就與才能，比他的用毒之技更爲可貴！

南宮俊肅然地一拱手道：「我能够結識馬先生，實在是我的運氣，就相煩先生走一趟，我在這裏恭候！」

馬成也謙遜了兩句，告辭而去，馬成的年齡比化三千小，但是比浪子及辛本善都大，南宮俊對化三千稱爲老哥，對馬成却一直以先生呼之，這不是客氣親疏之分，而是他對馬成的敬意，這份敬意使馬成很感動！

來到那家小酒樓，馬成道：「請問娘子貴號是不是有位華山川華老哥在這兒，我有封信要給他……。」

金寶翻着眼睛道：「我們這兒是賣酒菜的，不賣花！」

馬成耐着性子笑道：「不是賞花的，是個乞化的！」

金寶道：「見你的鬼了，街上要飯的多得很，你怎麼跑到我們店裏來了，我這兒可不成了乞兒舖了！」

馬成一面陪小心，一面道：「奇怪了，那位公子爺明明告訴我說他在這店裏面，跟一個叫什麼浪子在一起！」

金寶笑道：「原來你說的是化三千呀，那是我們當家的拜兄弟，你怎麼不早說呢，這位化三千老哥哥呀，只是故意裝窮，腰裏可眞有兩個呢，那位公子爺有信給他呢？他的脾氣很怪，可不認識什麼公子爺！」

馬成道：「是一個穿着斯文的相公，他指明了要到這兒來找華老英雄，還說他是剛跟他在一起的！」

金寶一笑道：「原來是那位相公啊。不錯，他是剛走沒多久，這會兒化三千在跟我家漢子在上面喝酒聊天，他們有個怪毛病，一喝酒，就不讓人去打擾，你有什麼信，交給我就行了！」

馬成道：「那可不行，那位公子指定要面交本人的！」

金寶道：「他也不過剛認識我家漢子，有什麼了不起大事呢，我知道，你大概是要個跑腿錢，你放心，少不了你的！」

她在櫃台上抓了一把銅錢，約莫有三四百文，遞給馬成道：「辛苦你了，把信給我吧！」

馬成搖頭道：「娘子，實在很對不起，那位公子說過要面交本人的，而且還有兩句口信……」

口在說着話，又把銀子放回了櫃台，眼睛却朝裏看去，似乎嫌少的意思，金寶道：「你這個人也太貪心了，這幾個錢還不夠，要知道那個化三千可是個叫化子，還得向你討上幾文呢！」

馬成笑道：「娘子，那位公子說華老英雄只是喜歡開玩笑，穿着破衣裳，腰裏可着實有錢呢，只要我把信送到，絕不會虧待我的！」

金寶瞪了他一眼道：「你倒是眞會打算盤，好！我不管了，你自個兒上去吧，瞧你發財去！」

馬成又看看那把錢，終於下定決心，舉步上樓去，金寶却把他叫住了，取出一塊銀子，約莫有四五兩，扔在桌子上道：「這下子該够了吧！」

馬成先把銀子掂了份量，又看看成色，然後才道：「够了！够了，既是如此，就麻煩小娘子了，不過這封信可一定要交給華老英雄，免得我不好回話！」

他取出一個密封的信封，金寶一手接過道：「還有兩句口信說的是什麼，告訴我好一併轉告！」

馬成道：「那兩句口信是說叫他們今天一定要照着信上的交代去做，千萬不能躭誤，他還在……」

才說到這兒，樓上飛快下來一個人，却是一臉怒色的辛本善，金寶囁嚅地道：「浪子，這個人說要找……」

辛本善一伸手就奪去那封信，然後道：「我一再吩咐，妳別管我的事，妳怎麼又忘了？」

金寶惶恐地道：「我只是不讓人去打擾你們，你自己說過，你們……一起的時候，絕不讓人去的……」

辛本善哼了一聲，馬成忙道：「是一位公子要我送這封信來交給華山川華老英雄，還說……」

辛本善道：「不管他說什麼，上來再說……」

他領先上了樓，一掀門帘就進了屋子，馬成故意緩緩地上樓，金寶却飛快地追了上來，馬成連忙用手護着袖子道：「小娘子，那銀子是妳自己給了我的……」

金寶低聲道：「我不問你要回銀子。可是上去也別說我給你銀子，否則我家漢子會活活把你打死，他的疑心病最大，我怕你自己找死，才通知你一聲！」

馬成連忙道：「我不說，華老爺子恐怕還會賞我呢！」

他做出一副貪婪之相，金寶一笑道：「你上去如果能够看到信裏說什麼告訴我，我再謝你五兩銀子！」

馬成連連點頭，慢慢地上了樓，掀開門帘進去，金寶却已經回到了櫃台裏去了，動作之快，令人難以相信！

馬成來到屋中，風塵三友已經看過信了，辛本善道：「老馬，你倒眞有兩下子，居然被你瞧出來了！」

馬成微笑道：「浪子，難道你一無所知！」

尚達仁道：「我的確從她身上瞧不出一絲破綻，只是奇怪她對我好得出奇，柔順得過了份！不過今天叫你一試，我才知道這個小娘兒還眞有兩下子！」

化三千道：「老化子終日打雁，却叫雁啄了眼珠，老馬，你可曾知道她是什麼路

數？」

馬成道：「我今天才見到她，怎知她是什麼路數？」

辛本善道：「什麼！你今天才見到她，少主說你發現金寶身懷絕技，要我們注意他，我們看了她兩三年都不知道她有武功，你一眼就看出來了！」

馬成微笑道：「我原先在百花宮是專幹這一行的，特別注意些細小的地方，而且她在你們面前，一定特別當心，所以才不容易被發現，人只有在無意之間以及情急之際，才會顯露形跡，就像剛才……」

辛本善一笑道：「剛才她飛身追阻老馬的身法，迅速俐落，浪子，恐怕比你還要高明呢，你能找到這麼一個好本事的渾家，以後可眞是一把好助手。」

尙達仁舉起拳頭在他的鼻尖上一幌道：「人之初，你再放個屁，老子就給你鼻子上一拳。」

辛本善一縮脖子道：「那可受不了，我已經挨了兩拳鼻樑現在還酸的呢，你再加上一拳，我就成了個塌鼻子了，我可不像你有渾家的人，我惹不起你。」

尙達仁氣得捲袖子眞要揍人了。化三千沉聲道：「好了！別鬧了，我們丟的人還不夠嗎？」

尙達仁放下了手，慚然道：「雖然我沒注意這破娘們兒，可是我敢擔保，絕沒有洩漏我們什麼！」

化三千道：「這個我相信，浪子在女人面前，向來沒一句正經話，但是人家粘上了你，可見咱們的行跡早已敗露，那是無可置疑的！」

尙達仁想了一下道：「咱們也沒什麼敗露的，最多上百寶齋摸了幾次銀子，我想她不會是百寶齋的，否則我們早就叫他們給逮去了！」

馬成搖頭道：「這倒未必盡然，兄弟跟少主談過，知道三位雖然夜入百寶齋十次，但是除了摸走幾兩銀子外，並沒有什麼其他收穫，百寶齋對於這些銀兩的損失，還不放在心上，又何必開罪三位呢！」

化三千一怔道：「對啊！浪子，咱們每次出動，都是先在你這兒聚會的，如果那婆娘是百寶齋的密探，百寶齋早已知悉我們將有行動，早作準備，我們自然什麼也探聽不出來了。」

尙達仁沉吟道：「難道她是百寶齋的人？」

馬成笑道：「這當然祇是個忖測，不過這位小娘子確實有問題就是了，第一，她的身手不凡，第二，她肯捨得花幾個銀子來看那封信，必有圖謀就是。」

辛本善道：「現在作任何猜測都是多餘的，浪子去把她弄進來一問不就知道了嗎？」

馬成道：「知道是可以知道，却未必會正確，她只要隨便說個地方搪塞你們就行了，譬如說她是百寶齋的細作，却說是奉了富貴山莊的命令！那就差得太多了，一個是魔教的，一個却是大內密探的。」

化三千搔着頭道：「那怎麼辦呢？」

馬成笑道：「幸好她還不認識我。就由我來反詰她的底子吧，她本來也托我來探聽這封信的內容的！」

浪子道：「她跟我幾年了，都沒說眞話，難道會把眞話告訴給你聽。老馬，那我這個浪子就白混了。」

馬成笑道：「尙兄，你別吃味兒，兄弟的方法跟你不同，你要她的人，我要她的錢，她肯講眞話的。」

他放低了聲音，說了一番計較，然後就告辭下樓了，出門時故意向金寶看了一眼，金寶會意，跟在他後面也出了門，馬成在一處轉角上等着她。

金寶一見面就問他道：「那信上說什麼？」

馬成狡黠地道：「小娘子，這裏的內容很簡單，不過跟妳却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妳值得爲它化幾文的。」

金寶一震道：「跟我有很大的關係？是什麼關係？」

馬成一笑道：「小娘子，說出來就不值錢了。」

金寶道：「你別急，只要消息值錢，絕少不了你的。」

馬成道：「小娘子，這種事兒只賣一個新鮮，沒有什麼欠賬的，妳要聽呢，就得付現的。」

金寶白了他一眼，掏了一塊銀子給他，約莫有四五兩，馬成這回却看也不看，在袖中拿出一塊銀子，笑道：「小娘子，這是那位浪子大爺看完了信之後，立刻從枕頭下一個包裹拿出來賞給我的，可比妳大方多了。」

這塊銀子確是浪子放在枕頭下面的布包裹的，是他們從百寶齋的銀庫中摸出來的，每塊重二十兩，金寶自然是認識的，她微一變色道：「給你那麼多。」

馬成笑道：「這祇是作爲我跑腿的酬勞，內容却跟小娘子有莫大的關係，小娘子妳看着辦吧！」

金寶道：「我身上沒帶那麼多！」

馬成道：「那就算了，那位浪子大爺對我這麼大方，我也不能對不起他。再見，妳請回吧。」

他掉頭就走，金寶咬咬牙又追上來，摘下頭上的金釵遞給他道：「這是純金的，重二兩多呢。總成了吧！」

馬成掂掂份量才道：「好吧，小娘子，看在妳先前的給了我十兩銀子的份上，我作個人情吧，我勸妳立刻腳上抹油．溜之大吉吧，那位浪子大爺要殺妳呢！」

金寶一驚道：「他要殺我，那是爲什麼？」

馬成道：「自然是爲着那封信，聽他們說那位公子爺叫南宮俊，是什麼南宮世家的少主。」

金寶臉色一變道：「信上說什麼？」

馬成道：「信上揭妳的底，說是什麼……斯名金寶者，其姝身份可疑，似專爲三兄而來，今晚行動宜避之。」

金寶神色大變道：「信上眞是這麼說的？」

馬成點點頭道：「沒錯，他們看了信後，還在發脾氣，把信攤在桌上，那位化老英雄還一個勁兒埋怨浪子，說他太不謹愼，招來禍水，浪子就給我一塊銀子。」

金寶却一個勁兒的發怔，馬成看吊足胃口了，才笑笑道：「小娘子，我看浪子好像很認眞，藏了一把短刀在腰裏，妳還是趕緊避一避吧，我還要回信去呢！」

金寶將他攔住道：「你回什麼信？」

「回那位公子爺的口信，是華老英雄叫我帶去的。」

「他要你帶回去的是什麼話呢？」

馬成道：「這個跟你無關，我勸妳不必化錢了，我也不好意思賺妳的寃枉錢，因此也不必告訴你了。」

他的口中這麼說，却沒有動身的意思，金寶在身上居然掏了一張銀票出來，是一百兩的票面的，應聲道：「這個能夠叫你說出眞話嗎？」

馬成道：「一百兩自然可以說眞話，只是那句話跟妳實在沒關係，妳聽了可不能要賴又要回去。」

金寶道：「你放心好了，我絕不會做那種事。」

馬成道：「這可是妳自己說的，妳聽好了。」

他先把金釵跟銀票都收好，才道：「口信是今晚謀求富貴之約不變，延後一個更次進行。」

金寶神色一震道：「就是這麼兩句話嗎？」

馬成道：「就是這麼兩句話，口信嘛，當然是越簡越好，小娘子，話都告訴妳了，該放我走了吧！」

金寶笑迷迷地道：「好，謝謝你了，見了那位公子，你照樣子回話，祇是別把我們的事說出來。」

馬成連連答應着，拐過巷子，金寶正要回去，却見浪子等三個人從牆上翻出來，分頭堵住了她的去路。

金寶神色一變道：「浪子，別殺我，我跟你們沒關係，你們儘管去謀取富貴山莊去，我絕不洩漏。」

浪子沉聲道：「好啊，金寶，妳眞會裝蒜，在我身邊幾年，原來是摸我們的底子的，妳還想活？」

金寶急了道：「我發誓，浪子，雖然我是奉命來到探你們的底子，但是對你們絕無惡意。」

浪子刷的一聲摸出了刀子道：「要不是南宮世家摸出了你的底細，我還一直蹶在鼓裏呢，對不起，金寶。」

金寶叫道：「浪子，你聽我說，我是眞的對你們沒惡意，你們在百寶齋發足了財，何嘗受到一點影響，那都是我通知他們，替你們預備的。」

浪子一怔道：「什麼，妳是百寶齋派來的？」

金寶笑道：「是啊，你還以爲我是那一邊的？」

化三千道：「百寶齋的也不行，唉！慢着，妳說我們在百寶齋發的財是妳替我們預備的？」

金寶道：「是啊，你們的目的是要銀子，而且又是拿來救濟窮人做好事，我又何樂而不爲呢。」

化三千冷笑道：「百寶齋又不是我們的孫子，幹嗎要送銀子給我們？浪子，宰了這浪蹄子，別聽她的鬼話。」

金寶忙道：「是眞的，華老爺子，你想想，你們次次上百寶齋，都是滿載而歸，雖然受了點驚動，但可沒有一次被截下來的，那不是我放的人情是什麼？」

辛本善道：「放屁，那是我們憑本事闖出來的。」

金寶笑道：「就算你們本領通天，最多也只是闖個一兩次吧，以百寶齋的人力，也不可叫你連闖十次吧！」

三個人都爲之一怔，金寶笑道：「百寶齋做的是幾千幾百萬的大生意，對三位每次都只有三五萬的交情還放得起。那根本就是存心送給三位的。」

浪子道：「那爲什麼又要虛張聲勢一下呢！」

金寶道：「要不是不聲不響，聽任三位把銀子抬了去，豈不是做得太明顯了，三位下次還會去嗎？」

浪子冷笑道：「這麼說百寶齋還打算長期供應呢！」

金寶道：「每個月三五萬兩銀子絕無問題。」

化三千道：「老子們又不是食客，平白無故憑什麼要受你們的供養，錢要化自己賺來的才過癮。」

金寶道：「三位都是身負奇技的俠士，百寶齋唯恐無法攀上交情，所以才不拆穿，奴家知道一說穿，三位就沒興趣了，不過三位多少也領了三五十萬兩了。」

化三千立刻道：「怎麼，還要老子們吐出來不成。」

金寶笑道：「那原是奉贈三位的，豈有要回來的道理，不過三位跟南宮少主，有意謀取富貴山莊，就是帮了百寶齋的一個大忙，百寶齋是絕對支持的。」

浪子道：「妳怎麼知道我們要謀取富貴山莊呢？」

金寶笑道：「南宮世家丟了幾個人，都落在富貴山莊內，他邀你們帮忙，今晚謀取富貴，不就是那兒嗎？」

浪子道：「妳對我們的行動倒很是關心。」

金寶道：「君爲奴終身之託，我怎麼能不關心。」

浪子皺着眉頭道：「金寶！妳少來這一套，別忘了妳我之間的身份，少在這兒肉麻了。」

金寶一笑道：「浪子，以前我是一個小酒店老板娘，又是個孀婦，我自然不敢存有妄想，現在你已經知道我的那些身份只是掩飾的，跟你在一起不會辱沒你！」

浪子道：「妳眞正的身份究竟是什麼呢？」

金寶噗哧一笑道：「百寶齋主人是我兄長，我的名字就叫金寶，却不是姓金名寶！」

浪子道：「妳姓王，叫王金寶！」

金寶笑道：「我也不姓王，百寶齋只是我們的生意，可不是我們的家業，我姓什麼沒關係，將來我跟着你姓尙，就沒有自己的姓了。」

浪子淡淡地道：「我跟妳在一起的時候，並沒有嫌妳是寡婦，更沒有嫌妳是個

小酒店的老板娘，現在妳的身份端起來，我倒覺得不敢高攀了，再見吧。」

金寶這才顯出戚然之色道：「浪子，你不能丟下我。」

浪子大笑道：「我這個人最怕就是跟身份高的女人打交道，妳的身份地位太高了，我不敢高攀。」

金寶笑道：「今天之後，我知道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樣，不過我相信你會再來找我的，你們搭上了南宮俊，就一定會再來的。」

浪子冷哼一聲回頭就走，化三千却笑向金寶道：「金寶，他會來的，他不來我們也會押着他來，只不過妳說我們上富貴山莊，就是帮你們的忙，這是怎麼說？」

金寶一笑道：「富貴山莊的底子三位清不清楚？」

化三千道：「原本不太清楚，聽南宮俊說了才有點影子，好像是什麼官家的行宮……」

金寶道：「那只是一個名目而已，事實上官家幾年也難得來一次，那是大內設在金陵的密探中心。」

化三千冷笑道：「萬歲爺管他的天下，却管不到咱們江湖人頭上，密探也咬不了老子的鳥去。」

這位市井遊俠出口就粗話，金寶却似聽慣了，一點都不在乎，笑嘻嘻地道：「你們自然不在乎，因爲三位沒有拖累，惹了誰，最了不起拔腿一跑，我們可不行，百寶齋在天下各大都市都有分號。」

辛本善道：「你們賣的是珠寶，那可是又細小又值錢的玩意兒，整家店也不過兩個小包裹，捲了就走。」

金寶笑笑道：「辛大哥，沒這麼輕鬆，我們做的是買賣，有進有出，才能賺錢，光靠手頭那點存貨，吃不了多久，我們的人多，對各處置下的產業也不少，可不能說去就去，因此就得受他們的勒索。」

化三千道：「哦！受勒索，百寶齋也會受勒索？」

金寶道：「是眞的，他們是密探，隨便給我們安個罪名，就能毀了我們，只有予取予求了。」

「你們也不是省油的燈。」

金寶苦笑道：「民不跟官鬥，我們是惹不起他們。」

化三千似乎懶得多說，道：「好了！金寶，南宮世家邀上了我們，大家總是江南武林一脈，少不得要盡點心，順帶也替你們辦點事，作爲多年來對我們照顧的一點報答，不過，對富貴山莊的虛實我們可不太清楚……」

金寶笑道：「這個嗎，我也不太清楚，不過南宮世家的人手衆多，五位一定不會怎麼的。」

化三千道：「南宮世家的人手雖多，却不準備投進去，因爲他們的人都是明的，恐怕早落在對方的眼裏了，南宮少主找上我們，就因爲我們不出名。」

金寶哦了一聲道：「這倒也是，你們三位隱身市井，除了百寶齋之外，誰都沒主意，也可見百寶齋對三位的器重，少不得將來還得多多借重的。」

化三千冷哼了一聲道：「金寶，有句話說在前面，咱們可沒得到百寶齋什麼好處，雖說以前拿過幾兩銀子，都是咱們憑本事去掏出來的……」

金寶一怔道：「可是我們却故意放了水。」

化三千呸的一聲吐了口口水道：「那是妳說的，咱們可不領情，有本事妳們該當時把我們拿住，殺剮都聽便，這會兒說風涼話，我要飯的可不領情。」

金寶笑了起來道：「老哥哥！幹嗎呀！我說出這件事，祇是表示百寶齋對三位沒有敵意，可不是賣什麼人情，你當然不必放在心上，我們也沒那樣想。」

化三千笑笑道：「這還差不多，不過妳跟浪子混了那麼多年，這份兒人情倒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但也是對你而已，對百寶齋，咱們可談不上什麼。」

金寶笑道：「老哥哥客氣了，小妹領情就是。」

化三千道：「金寶，妳跟浪子怎麼樣稱呼都行，可別把我們也扯上，這老哥哥三個字，我可擔不起。」

金寶笑了一笑道：「好！那我就不高攀，反正以後我也不開這家酒樓了，往後除非浪子把我娶了家去，否則見面的機會也不多了，你們不願理我也沒什麼，要是還認我這個老妹子，我總是歡迎的。」

她表現得很乾脆，一點也不夾纏，說完了還笑嘻嘻地向他們拋了個媚眼，才搖着小脚走了。

化三千恨恨地又朝地上吐了口口水道：「浪貨！」

辛本善却喪氣地道：「化子，我們可眞是栽到家了，叫人家給摸上了，却連一點信都不知道，如果不是老馬提醒一聲，我們叫人家宰了都還是糊塗鬼！」

化三千哼了一聲道：「今天晚上，老子把他那間百寶齋翻過來才怪，實在欺人太甚！」

辛本善也恨道：「這都是浪子偏偏要喜歡攪什麼小脚婆娘，這倒好，把我們全給拖了下水泡洗脚水了。」

化三千道：「不能怪浪子，人家是看準了咱們來的，沒有浪子，他們也會用別的方法泡上我們，你別聽那個婆娘瞎扯什麼人情，我就不信他們眞有那麼大方，有幾次不是我們準備得充份，還不照樣給截了下來。」

兩個人就這麼說着，慢慢地來到那間關帝廟，這原是馬成約他們會面的地方，也是他們一個秘密會晤的地方，到達時，浪子已經先在了，一見面就埋怨道：「你們兩個是怎麼了，跟那個婆娘有什麼好囉嗦的。」

化三千道：「虧你還好意思說，你什麼人不好找，偏要找什麼小脚婆娘，這下子可好……」

浪子翻着眼道：「我找的婆娘可沒怎麼樣，沒漏過一句口風，也沒有漏過一點聲色。」

化三千道：「可是人家却把我們的底子給掏去了。」

浪子一笑道：「我們有什麼底子好掏的，最多去挖挖百寶齋的根，那又能怎麼樣。」

化三千道：「可是那畢竟是丟人的事，南宮少主是因爲我們對百寶齋很清楚，才找我們帮忙，結果我們的身邊就藏着個百寶齋的人都不知道。」

浪子一笑道：「誰說不知道，不知道我會找她。」

化三千一怔道：「你知道？你早就知道她的底子？」

浪子道：「我第一次跟她上床就知道了，一個練過功夫的女人跟沒練過的女人總是有點不同的，她以爲得計，我正好加以利用，我們每次上百寶齋，在那麼複雜的門戶中，找出路來，就是從她那兒得來的消息，要不然我又沒學過什麼奇門遁甲，憑什麼通行自如的。」

化三千叫道：「我說呢，你浪子怎麼眞有那麼大的神通呢，你知道了，爲什麼不早說呢？」

浪子笑道：「我爲什麼要說，化子，我們交了這麼多年的朋友，大家說過眞心話沒有，你交代過你的來歷沒有，我又問過你沒有，你閉上了嘴，我又爲什麼要說了。」

化三千瞪起眼睛道：「浪子，我要飯的一點底細只是格於規矩，不便明示而已，你難道不知道？」

浪子一笑道：「知道是一回事，說出來又是一回事。」

化三千怔了一下道：「好，就算我不是，可是我交你們這個朋友都是眞心的，絕沒有半點虛情假意！」

浪子一笑道：「化子，少來這一套了，你也許是對我們沒存壞心，但是跟我們結交却是有目的，正如我們一樣，好在大家都並行不悖，所以犯不着拆穿而已，可是你從百寶齋那兒探來的消息，完全告訴了我們嗎？」

化三千頓了一頓才道：「凡是與我們有關的，我可沒隱瞞，只把與江湖門派有直接關係的通知了丐帮而已，我是他們的執法長老，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才特准我脫離門戶，方便行事的，老化子想這與我們的交情無碍。」

浪子笑道：「沒有妨碍，我們也都爲門戶效力，我是武當門下，辛本善是少林弟子，我們兩家的師門隱約到有一股武林中人在暗中造成勢力，才叫我們脫了門戶，設法來調查一下的，巧不巧我們合在一塊兒了。」

化三千愕然道：「你們也是的，好哇，到今天才說實話，而且還要怪老化子不够朋友。」

辛本善笑着道：「我們沒甚麼不够朋友的地方，因爲我們都是已經脫離門戶的自由之身子，何況我們要做的事無傷於道義，少林武當與丐帮，一直都是江湖中主要門派，也一直都在爲伸張正義，維護道統而盡力，我們做的事，可質諸鬼神而無愧……」

化三千道：「你們是怎麼講道的？」

浪子一笑道：「我們兩家一直都維持着良好的友誼與連繫，所以我們很早就知道相互的身份了，至於你老哥，我們也有點知覺，但是不便去探求門戶私務，所以才絕口不提，好在你也不吃虧，還有甚麼好埋怨的。」

化三千看看兩個人，三人忽而相視大笑起來，笑了一陣後，化三千道：「看來我們實在慚愧，混了這麼多年，還沒有人家南宮世家了解得清楚，因此我們……」

浪子道：「化子，你又在耍心機了，我們的用意就是在加入南宮世家，一則盡我們武林門戶的責任對他們表示支持，二則也是借此對江湖深入了解，你若是也有這個用心，就不必另外找理由了。」

化三千道：「混帳的浪子，你是存心跟我過不去怎麼的，心裏明白就好，爲甚麼非要拆穿我不可。」

浪子笑道：「這是你自己說的，朋友相處，相交以誠，不得有半點虛僞，所以我才要時時的提醒你。」

化三千笑了起來道：「好！好！都是你的理由足，現在我們的聲勢是放出去了，金寶那兒，也知道我們是去富貴山莊了，等晚上摸進百寶齋去，不知會如何？」

浪子道：「百寶齋會盯着我們的，也不會對我們放鬆戒備，所以我們今天得幹得隱密一點，最好是換一副樣子，而且富貴山莊裏邊，也得弄個人去意思一下，你們兩家在金陵能不能找出個行動的人？」

化三千說道：「人自然是有的，只不過……」

浪子道：「有人就行，趕緊各人通知一下，而且還要派人知會南宮少主一聲，叫他們南宮世家也弄兩個人去摸摸富貴山莊做個樣子，反正這兩處地方，對武林都隱藏禍心，需要加以揭穿的，正好借這個機會，來個雙管齊下，同時行動。」

化三千道：「這倒是個好辦法，大家各自分頭活動去，通知南宮少主的事交給我辦好了。」

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下細節，而且他們所能提供給南宮俊也多了，那包括了他們三個人多年來各自搜集的點滴，這是浪子率先提議的，他們如果要進入南宮世家，就必須先要把一切都表明，否則的話，就容易引起誤會了。

因爲他們要投入的是武林盟主，雖然南宮世家只是江南武林道的領袖，而他們三人所代表的門戶却不分南北普及天下的，但是江南，他們仍然要尊重南宮世家的地位，也要表示支持，這可不能以等閒處之了！

南宮俊與馬成兩個人，在黃昏過後的不久，逕然直入百寶齋的大門，而且送上了名帖，直接請見主人。

那一刹那，確實是造成相當的混亂的，不過也只亂了那麼一下子，很快地，他們就被延入了內室，會見了一個中年人，四十多歲年紀，像貌清癯而白皙，個子很高，鼻樑很直，只是鼻尖微鈎，顯得有點陰鷙。

他首先拱手道：「兄弟王致遠！」

南宮俊拱手道：「主人果然是姓王呢？還是該稱鳩什麼羅尊者？在下還想弄弄清楚！」

王致遠的臉色一動，沉吟了很久，才道：「王！王致遠，以後兄弟的後人也都姓王，跟鳩什摩羅氏無關了，這一個姓氏，在西方即已宣告滅亡了。」

他微有一絲痛苦之色，南宮俊笑道：「那麼主人也決心永遠地放棄了魔教這一個名稱了。」

王致遠道：「是的，兄弟經過多年的觀察深思，才知道中土的一切都不適合於魔教，要改變大家的風俗習慣是不可能的，所以兄弟放棄了。」

南宮俊一笑道：「這倒也不一定，中原有釋道儒三教並存，甚至於很多大城市中，還有清眞寺，兼容穆教，舉凡是教人向善的宗教，都可以在此公開存在的。」

王致遠笑笑道：「問題就是在我們有很多的教義教規，甚至於很多練功的習慣與方式，都與中華的傳統習俗相悖而爲此間所不容。」

南宮俊一笑道：「魔教源自西方，在本土也沒能站住腳，爲本土所不能容。」

王致遠道：「是的，在西方，只是因爲權利的不能相容，那些地方政教合一，宗教上的領袖亦即國中的統治者，那些當政者不容許另外一股統治力量去代替他們，雖極力反對，但只要我們的力量夠壯大了，尚可取而代之，在中華則是根本上思想習俗的不容，一般人的思想觀念上都目之爲邪魔外道，所以絕不可能建立基礎起來，起初我還想逆天而行之，近來我深深地體會到這種觀念上的不同是人力無法扭轉的，故而息了那個念頭。」

這個人說話的態度很平靜，聽不出他的意思究竟是眞是假，使得南宮俊皺皺眉頭道：「王先生能夠作如此想，實乃蒼生一大福，否則魔教的招牌一立，反對的人一定很多，紛爭自是難免……」

王致遠笑道：「少主不必擔心，敝人在一開始就說過，將來即使要將魔教重建，也必定會用和平的方式。」

南宮俊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敝人在一開始，也向山海日月四童說了，爭戰絕難避免。」

王致遠笑道：「當時敝人還有信心，可以假和平的手段以達到目的，經過近幾天的深思熟慮後，敝人才承認其不可能，故而前次所申借重少主之後，已然作罷，對於少主以前惠然相助之處，敝人深感歉咎。」

南宮俊覺得這個傢伙實在很狡猾難纏，他居然先一口把過去的事情勾消了，而且把魔教復與的事一口否定掉了，使得許多話，要問他也無法開口了。

更苦的事，就是南宮俊本來可以藉着總護法的名義，深入其間，利用對方的力量，打擊一下那些魔教的有關組織，像百花宮之類，現在也行不通了。

不過南宮俊畢竟還是有計較的，他臉上不動聲色，笑了一下道：「敝人爲此深感遺憾，老實說，寒家雖然爲江南武林盟主，但是我原來的意願是不學武，擺脫江湖的，那知道鬼使神差，遇上了那個老和尚無名，把他得自西方的武功又傳了給我，附帶給了我一副擔子，就是遏止魔教的勢力在中土蔓延，由橫江一窩蜂身上，引出了三十紅粉金剛與百花宮，我正感爲難，惟恐獨力難支，恰好又遇上了兄台派來的使者代表……」

王致遠笑道：「那四個孩子是兄弟替少主訓練了以供驅策的，可不能算是甚麼代表或使者。」

南宮俊一笑道：「他們的武功資質確是一流的，而且心性行爲表現也沒有甚麼違乎道義之處，我感到很欣慰，覺得王兄的壯志，頗可在中土實行的。」

王致遠道：「那是少主抬愛，王某深入了解，知道是不可能的，習俗上就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難關。」

南宮俊道：「入鄉隨俗，有些是可以更改的，王兄在以百寶齋的名義問世多年，想必也有同感吧？」

王致遠道：「正因爲我的百寶齋完全是順應中土的人情習俗，使我才有那個感覺，如果不加更改，奉行本教在西方的那一套，必然會招致反對，如果加以更改而適合中土的傳統風俗，則完全不是本教的型式了。」

南宮俊道：「王兄的意思是貴教的一切都必須保持原狀，絕對不能加以更改的了！」

王致遠道：「是的，那些習俗儀式，都是本教的傳統，如果改變了，則本教的原先一切，將蕩然無存。」

南宮俊道：「王兄的意思是從此放棄一切。」

王致遠笑道：「那倒不是，至少在中土，兄弟是不作這個打算了，我祇想把百寶齋這個局面撐下去，等到實力足了，再回到西方去重開舊業，因此我們在中原，只是規規矩矩地做生意，擴展業務，希望少主對江湖上的朋友解釋一聲，請大家都放過我們，不要找我們的麻煩。」

南宮俊說道：「以前王兄遇到麻煩過嗎？」

王致遠道：「太多了，一則因爲我們做的是值錢的買賣，易啓黑道綠林人士的眼紅，光顧者先後不絕，逼得我們要採取對策，延聘大批的高手來自衞。」

南宮俊一笑道：「王兄客氣了，貴教自己已是人才濟濟，那裏還需要從外延聘人才呢？」

王致遠道：「兄弟以前也是如此想，後來就不行了。」

南宮俊忙問道：「怎麼後來又不行了呢？」

王致遠道：「初時因爲不便向外面延聘人員，兄弟只有把自己的人派出去，因爲那些人都是默默無聞的，而武功還過得去，立即引起很多武林各派的懷疑，認爲我們別有意圖，明查暗訪，要摸出我們的底細來。」

南宮俊聽了，心頭恍然，必然是來查探的人多了，他們感到無法應付，才想借着聘自己爲總護法的名義，以南宮世家少主的身份去搪塞一下的，可是自己表現的並不能令他們滿意，也沒有把南宮世家的人接過手來，只用自己手頭吸收的幾個人，而且南宮世家的人雖然來了，卻是大多

數盯住了百寶齋，他才見風轉舵，又想把自己踢開了，因此一笑道：「在下這總護法也到今日爲止。」

王致遠道：「委屈少主擔任那個職位，豈不是開玩笑，先前兄弟以爲閣下是不理府上的事，才敢冒昧相求，現在閣下已經接長了南宮世家的少主，兄弟就不敢相煩了，好在兄弟也放棄了建教之圖，自然更談不上了。」

南宮俊一笑道：「那的確很遺憾，未能爲王兄盡一點力，而且連那四個孩子都未能保全，當面璧還了。」

王致遠道：「少主說那裏話來，那四個人原是供作少主驅策的，等於是送給少主的，豈有要回來的理由，少主看他們可以一用就留在身邊，若是不堪爲用，就遣散了也行，他們都已不小，能夠自謀生活了。」

南宮俊道：「王兄之意是把他們逐出門戶？」

王致遠道：「百寶齋只是塊生意招牌，始終也不是門戶，無所謂逐出之談，少主言重了。」

他一點口風都不露，南宮俊只有改變問法道：「王兄的意思是說從此不再管他們了？」

王致遠道：「是的，他們已經是南宮世家的人，生死留去都由少主決定，兄弟絕不過問。」

南宮俊道：「說來慚愧，日山二童被陷於富貴山莊，月海二女則下落不明，不知道上那兒去了，兄弟才來詢問一聲。」

王致遠道：「兄弟已經說過了，他們的生死去留，都是少主作主，兄弟已經不加過問了。」

南宮俊道：「在下只是來告訴王兄這件事，他們是跟着我出了事，自然由我負責。」

王致遠道：「少主有南宮世家爲後盾，自是不在乎，兄弟只是個生意人，實在惹不起麻煩。」

南宮俊聽他一口推得乾乾淨淨，倒是沒轍兒了，而且跟預定的計劃也有了出入，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馬成連忙接口道：「富貴山莊聽說是一個叫做長春子的道士全眞在主持。」

王致遠道：「這個在下可不清楚。」

馬成道：「長春子聽說是王先生的手足兄弟，這個王先生總不會否認吧。」

王致遠道：「沒有的事，在下一脈單傳，沒有甚麼兄弟，閣下是從那兒聽來的消息。」

馬成道：「是富貴山莊的人說的。」

王致遠笑道：「他們說的話何足取信，反正兄弟是絕對不承認有這件事的。」

馬成說道：「王先生是堅決否認此事了。」

王致遠道：「是的，我既沒有兄弟，也不認識這樣一個人，富貴山莊的事，我們不敢沾惹，別人或許不了解，少主應該對兄弟有個了解，百寶齋乃是借地避居，兄弟遠禍唯恐不及，怎麼還去沾惹官方的人呢？」

南宮俊聽他說得很有道理，說長春子是百寶齋主人的兄弟，而且還替大內代替訓練密探，是翁長健親口告訴馬成的，翁長健那時並不知道馬成的實在身份，諒來不會說謊，可是這個王致遠也沒有理由要否認呀。

這一來弄得南宮俊也相當的迷惑，不知道該如何地進行下一步了，反正總有一方言詞失眞，在沒有弄清之前，貿然行動，就中了別人的驅虎吞狼之計。

儘管他心思靈敏，到了這個時候，也感到徬徨無策了，不由得看看馬成，希望他能拿出個主意來。

馬成顯然也被目前的狀況迷惑住了，沉思了半晌才道：「王先生，兄弟原隸百花宮，蒙少主不棄愚頑，拔入正途，聘爲南宮世家武士，兄弟深以爲榮。」

王致遠對這一點似乎不感到興趣，哦了一聲道：「那要恭喜馬先生，南宮世家俠名卓著，門中的武士備受尊敬，馬先生能由百花宮一躍至此，實在難能可貴。」

馬成道：「兄弟要請問的是這件事王先生知不知道？」

王致遠道：「兄弟不太清楚，百寶齋跟江湖道上朋友從不來往，兄弟也沒有接到通知。」

馬成道：「這就奇怪了，別的事先生說不知道尤自可信，兄弟的事，王先生怎會不知道呢？」

王致遠道：「有甚麼特別的理由，兄弟必須知道嗎？」

馬成道：「是的，兄弟這一隻手腕，就是斷在日山二童之手，兄弟之改投入南宮世家，等於也是由百寶齋直接促成的，難道日童他們也沒有報告嗎？」

王致遠道：「他們既已撥入南宮少主手下聽令驅策，其一切行動，都與本號脫離關係了，不必報告的。」

馬成道：「這就不對了，兄弟進入南宮世家後，那四個人由少主指定由兄弟直接管帶，據兄弟的瞭解，他們始終與貴號沒有失去聯繫，不論大小事故，都有報告的，而且他們也一直使用貴號的耳目以了解江湖動靜。」

王致遠一怔道：「有這事？兄弟怎麼毫無所知呢？」

馬成道：「此事關係很大，王先生應該向專司聯繫的人問問清楚，作成交代，以免造成誤會。」

王致遠道：「好的，兄弟立刻查詢，明天答覆二位。」

馬成道：「爲甚麼今天不能回答？」

王致遠道：「實不相瞞，爲了避免引起人的注意使本號直接介入江湖糾紛，聯絡的人並不在本號！」

馬成道：「那又在甚麼地方呢？」

王致遠道：「這個很抱歉，兄弟無以奉告，因爲這是本號的機密，兄弟只能回答的是那地方在距此不遠不近的一處場地，他們也不會來此聯繫，要兄弟前去詢問有關情形，所以兄弟要明天才能答覆。」

馬成道：「恐怕等不得明天了，因爲跟月海二女，同時失踪的還有本門武士東方英姑娘，南宮世家的人不能久落人手，我們一定要立刻查出來。」（未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臘鼓

（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舒文照與倩兒二人勇闖山谷探秘，却被一黑衣婦人發覺行踪而被困入死牢，舒文照正欲挖掘出一條逃生路時，忽來一南宮巡查，邀其投效該帮，舒文照僞稱須加考慮，南宮巡查逐令人把他們帶出秘谷。離開商城後他們直奔滇西，一路上該帮都照顧他們的起居。其後二人決定暫居武漢以候飛燕韋娃。一月後，消息傳來齊韋二女正在湘西，舒文照等人立刻出發，希望能與齊韋二人會合於雲南，待到達野人山，却又聽到了野人山發現異寶的驚人消息……

巧獲曠世藝 勇破天罡陣

尤大娘道：「這個主人請放心，老婆子已經將咱們的處境稟報帮主了，我想帮主必有安排的。」

舒文照道：「好吧，你們準備一下，咱們明天一大早就得上路，哦，還有，抬軟轎的人手要加强一倍，多幾個人換着抬，行程會快一些。」

「是，老婆子這就去辦。」

尤大娘離開之後，倩兒眉峯輕輕一揚道：「文照，我有點担心。」

舒文照道：「妳担心什麼？」

倩兒道：「怕咱們成爲衆矢之的，你想……」

她語意未竟，門外忽然傳來叱喝之聲道：「朋友，此路不通。」

聽口音，出言叱喝的是舒文照的四名護院之一，賀氏兄弟的老二。

接着一個尖嗓門道：「你不要弄錯了，閣下，這兒是客棧，在下是客人，客人在客棧中隨便走走，這有什麼不可？」

賀二道：「不錯，這是客棧，但我家主人包下了這座後院，說不得只好請閣下留步了。」

尖嗓門道：「笑話，後院又不是你家主人建的，我爲什麼要留步？」

賀二道：「朋友既是存心找碴，咱們就不必說廢話了，請。」

一陣兵刃撞擊之聲，立即傳入耳鼓，來人已跟賀二打了起來。

前面惡鬥方起，後面風聲颯然，顯然，找碴的用上了聲東擊西，分路進襲的計策。

不過他們仍未逃過賀氏兄弟的攔截，屋後也傳來惡鬥之聲。

房裏的四名婢女霍的一分，分別守着前門及後窗，那副穆肅的神色，好像如臨大敵一般。

倩兒一吁道：「不幸被我言中，咱們今後只怕要步步荊棘了。」

守着前門的素雲道：「少夫人儘管放心，等閒之人休想在賀氏四鵰的手中討得好去。」

舒文照道：「賀氏四鵰？我怎麼從未聽到過他們的名號？」

素雲道：「賀氏兄弟是漠北的絕頂高手，論成就，可以列入中原頂尖高手之林，只不過在帮主收服他們之前從未涉足中原，所以不爲人知而已。」

舒文照道：「原來如此。」

素雲說的不錯，屋外惡鬥未久，慘嚎之聲不斷傳出，約莫頓飯時間，一切又恢復了原來的靜寂。

此時門外響起尤大娘的聲音道：「素雲，主人夫婦已經就寢了麼。」

素雲道：「還沒有？」

尤大娘道：「那就稟告主人，說老婆子有事求見。」

舒文照道：「素雲，讓她進來吧。」

素雲打開房門，尤大娘進門一禮道：「稟主人，帮主已派北路總管率領大批高手兼程趕來，三五日內必可趕到。」

舒文照道：「多謝大娘，妳們去歇息吧。」

尤大娘道：「是。」

待尤大娘與四婢退出之後，倩兒微微一笑道：「實在令人難以理解，他們爲什麼如此對待咱們？」

舒文照道：「妳是說尤大娘他們？」

倩兒道：「自然是他們了，照今晚的情形推演，如果沒有他們，咱們只怕寸步難行。」

舒文照哼了一聲道：「我不是跟妳說過了麼？這叫做黃鼠狼給鷄拜年。」

倩兒道：「不，我看得出，他們並無虛假。」

舒文照道：「咳，倩兒，妳眞是死心眼，咱們的安全如有問題，他們的希望就會落空，這麼簡單的道理，妳難道還不明白？」

倩兒道：「這點我當然明白，不過我想來想去，這其中許多地方都無法自圓其說！」

舒文照道：「哦，那些地方？」

倩兒道：「咱們原已落在他們的手中，有很多方法迫使咱們說出他們要知道的，他們爲什麼不用？就算他們使用懷柔政策吧，也不必用這麼多人甘居奴婢，出錢出力，讓咱們頤指氣使？」

舒文照道：「這個……我也想不明白，他們究竟在搗什麼鬼？」

倩兒道：「所以我認爲咱們不必先入爲主，硬說別人是不懷好意。」

舒文照道：「這點我反對。」

倩兒道：「有理由？」

舒文照道：「有人救濟孤寡，有人修橋補路，但決沒有拿銀子給別人花，還要自居奴僕的，這種反常的現象，他們又怎能自圓其說？」

倩兒一怔道：「這的確是有些蹊蹺，不過人家對咱們不薄，咱們也不必顯露敵意，今後以中庸之道，靜觀其變，你看如何？」

舒文照道：「好吧，不過韋娃曾經告訴過我，江湖上詭詐百出，有些事不是常理可以解說的，所以咱們還是要時時戒備，以防萬一。」

倩兒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

翌晨他們由貴陽出發，經安順，普安，及盤縣，直趨雲南省境。這一路之上，雖然並未有發生過什麼事故，但他們的前前後後，會時常發現一些行踪飄忽的江湖人物，當得是風聲鶴唳，警訊頻傳，可以說他們時時都在監視之中。

這天到達盤縣，日色不過剛剛偏西，依尤大娘之意，最好今天住在縣城。

但舒文照不同意尤大娘的主張，因爲他急欲追上齊韋二女，不願意浪費半點時辰。

尤大娘拗不過舒文照，只得在打尖之後繼續上路，不過她却對舒文照道：「主人，老婆子問過店家，此地是一個三不管的地帶，山高林密，路險人稀，加上那般監視咱們的江湖人物忽然不見，老婆子担心前途只怕有危險。」

舒文照道：「不要緊，咱們小心一些就是。」

尤大娘知道舒文照決定的事從不更改，只得說道：「主人說的是。」

其實尤大娘已經作了應變的準備，她命賀氏四鵰兩前兩後，素雲等四婢分左右護着軟轎，舒文照行在轎前，她就緊跟在舒文照之後。

按他們現有的人力來說，像這樣以軟轎爲中心，構成一個堅强的防衞體系，任何突變發生，他們應該都能作適當應付。

只不過天下的事，往往不是人們所能預料的，他們這一堅强的體系，竟然投進一個十分可怕的陷阱之中。

× × ×

過盤縣二十里就進入蒙山之區，但見山嶺重叠，古木森森，形勢險惡已極。

當他們經過一個山坳之時，發現前面豎着一方木牌，木牌上寫着幾行紅字，說明前方七十里之處的「分界橋」已被山洪冲壞，行人須經右側山道，繞孤松嶺，經白石坪，可達平彝縣城。

瞧到那塊示警木牌，他們自然捨棄大道，登上右側的山徑，但當日色西沉之際，他們已迷失於千山萬壑之中了。

原來他們所走的山道愈來愈小，最後連那條羊腸鳥道也告消失，好在他們已瞧到一顆孤松，方向大致還沒有走錯。

舒文照向那暮色漸深的天色瞧了一眼道：「大娘，咱們只怕趕不到孤松嶺了，還是找一個避風之處宿露一晚吧。」

那顆孤松直綫瞧去並不算遠，但望山跑死馬，要趕到孤松嶺，最少還得兩三個時辰。

尤大娘點點頭道：「主人說的是，賀家兄弟，你們到四處找找。」

賀家兄弟不負所望，被他們找到一個頗爲乾燥的天然洞穴。

這個洞穴十分寬大，足可容納他們十幾個人。

他們就這樣在洞中將就着歇了一夜，翌晨仍向孤松嶺出發。

直到晌午時分，他們才走到孤松嶺下，只見一株數人合圍的巨松，聳立在形如象鼻的高峯之上，罡風凜烈，松濤盈耳，景象雄偉已極。

這座象鼻峯十分陡峭，上下極爲不易，按昨天木牌所示，是繞過孤松嶺，再下白石坪，於是，舒文照叫軟轎停下來歇息，命令賀氏兄弟兩側尋找下山的道路。

約莫盞茶時分，賀氏兄弟先後回來，他們的報告，竟使舒文照大吃一驚。

「稟主人，這是一條絕路，兩側都是深不見底的絕壑，除了上象鼻峯，根本無路可通？」

舒文照面色一變道：「不好，咱們上了當了。」

他語音未落，來路忽然响起一聲轟天巨响，只見山石四濺，塵土激飛，震耳欲聾的巨大响聲使得山鳴谷應，歷久始息。

舒文照恨恨的道：「好歹毒的手段，竟要咱們活活餓死此地！」

賀大道：「主人先不要着急，待屬下回頭向來路瞧瞧。」

舒文照道：「好吧。」

當賀大回頭察看之際，舒文照再叫賀二攀上象鼻峯，如果峯前有路，就不必担心了。

結果賀氏兄弟的回報，使得舒文照大失所望。

來路有一條頗爲狹窄的山脊，已被人用火藥炸斷，走回頭路是毫無希望的了。

至於峯前麼？更是懸崖絕壁，猿猱難渡，除了脇生雙翼根本不可能離開此地。

舒文照嘆了一口氣道：「都是我不好，使各位也受到池魚之殃。」

尤大娘道：「不要這麼說，主人，是老婆子無能，才使主人夫婦陷身絕境。」

舒文照道：「事已至此，咱們勿須再自怨自艾了，唉，也許咱們要在此地困守一段時間，當務之急是飲食的問題，各位不妨四下裏找找，看有什麼可以充飢。」

尤大娘立即分派四賀四雲尋找食物及飲水，總算天無絕人之路，被他們找到不少野果及黃精。

尤大娘將這些野果作定量分配，三五日內當不致有什麼問題。

吃水菓本來不必飲水，但如果有水總會方便一些，只是他們被困的一截山嶺，可以說滴水皆無。

賀氏四鵰的老二忽然啊了一聲道：「稟主人，象鼻峯上有水。」

舒文照一怔道：「那麼高的排天孤峯之上怎會有水？」

賀二道：「屬下的確在峯上瞧到了水，只因當時心急探路，所以沒有特別的留神。」

舒文照道：「這是一件怪事，我倒要上去瞧瞧。」

倩兒道：「我同你去。」

舒文照道：「孤峯峭拔，上下不易，妳還是在此地休息吧。」

於是，他帶着賀二攀上孤峯，目光四掠，尋找賀二所謂的水源。

孤峯不大，草木十分稀少，只有一大一小兩顆老松在凜烈的罡風中挺立着。

每一顆孤松之側，都有一個五尺圓周的天然石洞，就像象鼻的鼻孔似的。

只是一個石洞盛滿着碧綠綠的清水，另一個却點水皆無，但黑黝黝的深不見底，似乎還有一股陰風由洞口飄出。

爲什麼會有此種現象，這只能說造物之奇。

人類原是好奇的動物，因而舒文照就想涉險入洞，一探究竟。

洞口朝天，像一口天然水井，藉陽光向洞中瞧看，下降一丈左右有一塊突出的尖石。

以舒文照的功力來說，上下一丈自然不成問題，只是尖石以下的景物，雖窮盡目力，也無法瞧到半點跡象。

這就難了，如果尖石以下是萬丈懸崖呢？

就算不是懸崖吧，深山大澤以及幽暗隱僻之處，誰敢担保沒毒氣或毒物潛伏？

那麼，舒文照的決定，可以說是狂妄的，他沒有必要去冒這個險。

誰知他却以堅定的口吻對賀二說道：「你去告知少夫人及尤大娘，我要下去瞧瞧。」

賀二大驚道：「主人，你千萬不能冒這個險，如果一定要下去瞧瞧，也該由屬下去。」

舒文照道：「你不明白，這一座洞府可能與我的師門有關，所以我必須冒一冒險。」

賀二道：「這……」

舒文照道：「不要担心，你去告訴少夫人及尤大娘，三日之內不准有人下去打擾我，如果過了三天我還不出來，你們才可以派人下去。」

賀二吶吶道：「主人，你這一下去，少夫人及尤大娘會責備屬下的。」

舒文照道：「放心吧，她們也無法阻止我，怎能怪你？」

他不再遲疑，順手檢了一把石子，輕身提氣逕向洞中的尖石落去。

待雙腳立穩，陡然感到一股寒氣襲來，他竟忍不住連打兩個冷顫。

此時洞口傳來賀二的呼叫道：「主人，你沒事吧？」

舒文照道：「不必担心，我沒事。」

他此時的確沒事，只不過陰風陣陣，奇寒侵人，整個身體已被黑暗所吞沒，未來的禍福，就難以預測了。

他調息了一下眞氣，待目光習於黑暗之後，再集中目力向下面瞧看。

隱約間他瞧到另一塊突出的尖石，由對面的洞壁伸出，距離雖然無法測知，大約不會超過一丈，於是他吸進一口眞氣，湧身躍向那塊尖石。

他的估計十分正確，雙腳絲毫不差的落在那塊尖石之上。

此時賀二的聲音再度傳來，道：「主人，你沒事吧？」

舒文照道：「不必担心，你照我的話快去告訴少夫人。」

賀二道：「主人小心一點，屬下這就去了。」

舒文照道：「好的，你去吧！」

他叫別人不必担心，他自己却有一點心驚胆顫，因爲眼前一片漆黑，下一步落腳之處茫無所知，如果一腳踏空，這條大好生命就會葬送在這兒。

不過這只是心理上的自然反應，他如果當眞害怕就不會來冒這個險了。

他定了一下神，先將心情穩定下來，然後掏出一顆小石子，向想像中的目標投去。

噹的一聲脆響，是石塊相擊之聲，他沒有猜錯，下降一丈遠近，與第一塊尖石相同的位置也有突出的石塊。

現在四週漆黑，目難視物，只有認定方位，盲目的向下面降落。

這才當眞算是冒險，不過他却獲得成功。

就這樣，他以小石子探路，一段段的向洞底降落，當他投擲第十八顆石子之時，忽然傳來噗的一响。

他心中一喜，暗忖：「下面如若不是土地，也會是石地之上積有較多的塵土，否則石塊撞擊之聲，決不會這麼低沉。」

這回他又對了，當他踏上實地之際，發覺已經到達洞底。

因爲他的脚下不再是一塊尖石，而是約莫十丈方圓的一座洞府。

這裏有光，雖然十分黯淡，却能瞧出一點模糊的景物。

經過一番查看，發覺這片微弱的光綫是來自另一個洞口。

這是個經人工鑿成的門戶，裏面有一條通道，兩壁嵌着一些發着綠光的寶珠。

沿着通道前進，到達另一個石室，裏面有類似石桌石櫈的設備，雖然它們是那麼簡陋，却足以證明曾有人類在這兒隱居過。

這間石室的四壁，也鑲着發着綠光的寶石，光綫雖然不強，石室中的景物却纖毫可見。

石室上方的石壁之上，雕刻着一具與人體大致相等的雕像，他是一個慈眉善目，身披袈裟的老僧，一眼瞧去，令人有栩栩如生之感。

瞧到這具老僧的雕像，舒文照忽然興起一股孺慕的念頭，他認爲這具雕像必然是百敗祖師，有幸瞻仰祖師的遺容，豈能不虔誠的一拜。

於是他踏前幾步，在雕像之前拜了下去。

拜了三拜正待起身，一股風聲忽然擊向他的頭頂，他不明白是什麼向他襲擊，却雙手點地，彈身後躍，以電光火石的速度，仰身倒竄八尺。

待身形立定之後，再擧目向適才跪拜之處一瞧，他的目光立即被緊緊的吸着，面頰之上也是一股詫異之色。

敢情適才襲擊他的只是一個長形的包裹。

他懷疑半晌，終於小心戒備的走上前去，將那隻包裹拾了起來。

入手沉甸甸的，他猜想可能是一柄寶劍，及解開一瞧，不錯的確是一柄寶劍。

劍鞘作古銅色，雕着兩隻栩栩如生的飛龍，劍把鑲滿明珠，吞口也作龍形。

單看外表，必是一柄價值連城的名劍，這就應了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的那句話了，別人夢寐以求的，他却於無意中獲得。

不過外表並不能代表內涵，美麗的劍鞘之內，不一定準是人人喜愛的名劍。

於是，他手握劍把，緩緩將劍身拔了出來。

「啊……」

這是一聲低呼，却帶着一股失望的韻味。原來這是一柄通體烏黑，類似凡鐵的長劍，仒了劍身之上刻劃着一條十分神似的蟠龍之外，其他實在毫無可取之處。

他將長劍入鞘，發覺包裹之內還有一本薄薄的絹册，及取起一瞧，他幾乎興奮得跳了起來。

絹册的封面寫着四個篆字「流星秘技」，落款人是「百敗」。

「祖師沒有騙咱們，」舒文照道：「這才是眞正的百敗絕學。」

絹册的內容頗爲簡單，只有百敗神罡及血雨三式兩種武學。

他首先瞧看百敗神罡，這才知道原先所學百敗神罡，只不過築基的功夫而已，不過，如若未曾習得築基功夫，縱然獲得這本絹册，也無法習得流星門冠蓋武林的獨門絕藝。

再看血雨三式，作用也完全相同，如非事先習得百敗劍法，也不可能習會血雨三式。

於是他收束心神，全力習藝，希望能在三日之內，習得這兩項曠代奇學。

三日的時間太過短促了，既是曠代絕學，豈能一蹴而就！

不過他習過百敗秘笈的築基功夫，再進修流星門的高深武學，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他忘了飲食，忘了睡眠，終於在三日之內習會了血雨三式，百敗神罡也能得窺堂奧，只不過功力尚淺而已。

爲恐倩兒着急，他藏好秘笈，揹起寶劍，在百敗祖師的雕像之前拜了三拜，然後由原路奔向洞外。

此時他今非昔比，內力輕功都已達到武學的上乘，而且輕車路熟，幾個縱躍，便已躍出洞外。

他只不過剛剛躍出洞口，一陣喊殺之聲便已遙遙轉來，及運目向峯下一瞥，一股怒火不由直衝胸際，雙目之中也射出兩縷殺機。

敢情江湖黑白兩道，正在向倩兒等作無情的屠殺，他們人數之多，幾乎超過倩兒的三倍。

由於對方人數過多，以泰山壓卵之勢，作波浪式的攻擊，因而倩兒等無法保持整體作戰的隊形，而落得各自爲陣。

最後四婢一死二傷，四鵰也全都掛了彩。

惟一沒有負傷的是倩兒，因爲尤大娘仍在奮不顧身的對她全力護持。

別看尤大娘年歲已然老邁，但功力之高，在場的敵我雙方，無人可與比擬。

再加上倩兒的「柳絮飄」威力驚人，素手一揚，必然有一個敵人應手斃命。

由於舒文照不在場，倩兒就成了敵方攻擊的主要目標，雖然她們傷了不少敵人，仍無法阻止對方前仆後繼的強悍攻勢。

此時尤大娘已身負數處劍傷，還在浴血苦戰，情況之危殆，眞個是千鈞一髮。

舒文照瞧到倩兒處境險惡，忍不住發出一聲長嘯，道：「住手。」

同時點足彈身，以天馬行空之勢，向峯下急劇的飄落。

他這聲長嘯是貫注百敗神罡發出，聲如龍吟，羣山齊鳴，這等威勢，可以說武林罕見。

場中敵我雙方，全被此一威勢所懾，近百雙驚愕的目光，一起向舒文照瞧去。

「啊，是主人。」

尤大娘第一個瞧出他是舒文照，禁不住發出一聲歡呼。

倩兒幽幽道：「果然是他，總算咱們命不該絕。」

倩兒尤大娘首先奔向舒文照，四鵰三婢以及躲在一邊發抖的轎夫也一起奔了過去。

沒有人攔阻，甚至沒有人吭出一聲，原是兇神惡煞一般的敵人，此時全都噤如寒蟬。

倩兒撲到舒文照的懷裏，咽哽的道：「文照，咱們幾乎見不到你了，這般人好兇啊！」

舒文照道：「不要緊，我會向他們討回公道的。」

他推開倩兒，環目打量這些遍體劍傷的部屬，然後目光一掄，向對方冷冷一瞥道：「舒某平生不願殺人，這可是你們逼的。」

他拔出新得的那柄長劍，隨手輕輕一揮，一股冷颼颼的晶芒，竟然伸展到一丈以外。

「啊……」對方有人發出驚呼，同時紛紛向後面倒退，他們雖然沒有逃，但已如驚弓之鳥了。

舒文照先聲奪人，還未動手氣勢上已勝了三分，只是他並未趁機出擊，反而收回長劍，在那兒把玩起來。

倩兒不解的詢問道：「文照，你怎麼啦？」

「我知道……」

我知道三字來自敵方，答話的是一名身材修長的道長。

舒文照目光一抬，道：「原來是明明道長，久違了，你知道甚麼？說說看。」

他果然是明明道長，果然是嶗山上清宮的主持。

「舒大俠你這一柄寶劍必然是新得來的。」

「不錯。」

「舒大俠必然還不知道它的底細。」

「在下孤陋寡聞，的確不知。」

「除三害的周處舒大俠必然知道的了，他上山搏虎，入水斬蛟，所用的寶劍，就是這柄墨龍。」

「哦。」

「墨龍神劍不只是無堅不摧，無物不克，而且持劍之人只要貫注內力，便可晶芒暴漲，傷敵於一丈以外。」

「哦。」

「相傳墨龍神劍曾於兩百年前爲當代武聖孔宣子所得，孔武聖仗劍江湖，安良除暴，使得擾攘的江湖，渡過一段承平的歲月，自孔武聖身歸道山之後，這柄神劍也就不知所終了。」

「多謝賜告。」

「舒大俠勿須客套，貧道還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不要見怪。」

「好，請說。」

「當今江湖板蕩，動亂不輟，舒大俠可知道原因何在？」

「不知道。」

「請恕貧道直言，當今江湖動亂，舒大俠應該負其全責。」

「有理由？」

「有。」

「說。」

「動亂的肇因是百敗秘笈，舒大俠不會不承認吧？」

「就算是吧，但在下並未利用百敗秘笈來掀起江湖動亂，只因貪婪之人太多，才造成這等局面。」

「人不爲利，誰肯早起，人要不貪，就違背人類的天性了。」

「好理由，還有麼？」

「當然還有，譬如舒大俠以假秘笈嫁禍武林各派，使王官堡及上清宮幾乎造成滅門慘禍！」

「這個在下應該表示一點歉意，不過愚夫婦當時被迫放棄百敗秘笈之際，並不知道它是假的。」

「貧道很願意相信，可惜無法推翻事實。」

「道長既是如此堅持成見，在下倒無話可說了，要怎樣道長劃下道來就是。」

「別忙，有些事情咱們最好先弄個明白。」

「道長還想知道甚麼？」

「不多，譬如你適才那聲獅子吼，是從那兒學來的？還有你那身法，那墨龍神劍……」

「就只這些？」

「自然還有百敗秘笈的眞本，否則咱們勞師動衆所爲何來？」

「這些我可以告訴各位，不過在下也有幾點疑問先要請教道長。」

「哦，說說看。」

「炸開山脊，將咱們困在此地，一定是道長的傑作了。」

「這不能算是傑作，只不過牛刀小試罷了。」

「那你們是怎樣過來的？」

「咱們自然另有秘道了，只是貧道低估了你們。」

「你想不到咱們還沒有餓得筋疲力盡，而且功力如此之高。」

「這沒有甚麼，只是多費一點手腳而已。」

「道長似乎很有自信？」

「貧道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你問完了沒有？」

「還有一點，在下的兩位妻子呢？」

「她們麼？如果依時間計算，縱然不死，也應該成爲階下之囚了，其實閣下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又何必費那麼多的心思！」

「這也是道長的傑作？」

「不，是你的大舅子飛雲帮主。」

「啊，是他……」

飛雲帮實力强大，在當代武林之中，應該是首屈一指。

帮主齊飛龍頭戴面罩，深藏不露，是一個神秘而可怕的人物，他對韋娃曾動邪念，却想不到竟賠上了一個妹妹，因而他不只是恨極了舒文照，也連帶恨上了他同胞的妹子。

如果齊飛龍傾全力對付齊飛燕及韋娃，她們的處境的確危險已極。

於是，舒文照長長一吁道：「道長，在下有幾句忠告，希望道長不要見怪。」

「哦，請說。」

「非份之財，君子不取，道長既已獻身三清，怎能如此熱衷名利？」

「你是在教訓貧道？」

「在下說過，這是忠告，如果道長當眞執迷不悟，舒某只得叫你見識一下百敗

絕學了。」

「你習會了百敗絕學？」

「百敗武學深如浩海，在下只不過略知皮毛罷了，但初學乍練之人，每每易放難收，希望道長不要逼迫在下出手。」

「好，好，貧道一生嗜武如命，如若不見識一下曠代絕學，豈不是虛渡此生！舒大俠請。」

舒文照知道這般人既是處心積慮的要奪取百敗秘笈，決不是幾句言語就可以打發的。不過，對百敗武學，他的確是初學乍練，究竟有多大威力可以說毫無所知。

他不願傷人，但又不能不給他們一點教訓，只得輕輕一嘆道：「道長既是堅持如此，在下倒不得不獻醜了。」

語音一落，右臂急掙，一道冷颼颼的烏芒，閃電一般向三丈外一片樹林揮去。

烏芒有如夭矯神龍似的，向樹林一閃即收。

那片濃密的樹林，在烏芒橫掃之下，枝葉紋風未動，似乎絲毫未受到影响。

明明道長哼了一聲說道：「這是做什麼？舒大俠，變戲法麼？好像並不怎樣高明！」

舒文照將墨龍神劍插入劍鞘，同時微微一笑道：「道長一代高人，你的掌力必能遠達三丈，你何不向樹林推出一掌試試看？」

明明道長聞言一呆，及定目再仔細一瞥，他那原本帶着輕蔑神情的臉色，立即變作一片死灰。

因爲他瞧出每一株大樹的樹帽全被劍氣折斷，只因枝葉太過濃密，還沒有墜落罷了。此時正好吹來一陣強風，一種平生罕見的奇景立即呈現在他們的眼前。

百十顆大樹的樹帽全部跌落，現出高矮相等光禿禿的樹幹。樹帽跌落之聲此起彼落，造成一股山鳴谷應的巨大音响。

當音响停止之後，明明道長才回過神來，單掌一立，向舒文照一禮道：「舒大俠神功蓋世，貧道自愧不如，已往開罪之處，尚請舒大俠海涵一二。」

舒文照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道長勿須自責。」

明明道長道：「多謝舒大俠，貧道就此告辭。」

他將出山秘道告知了舒文照，逕率部屬匆匆而去。

倩兒哼了一聲道：「這個道長不是好人，你不該放過他的。」

舒文照道：「得饒人處且饒人，他既已認敗服輸，咱們何必趕盡殺絕，再說，飛燕韋娃處境十分危險，咱們必須立即馳援。」語音一頓，回顧尤大娘道：「嫣雲犧牲了在下十分難過，大娘先將她葬在這裏，往後咱們再來移靈。」

尤大娘應了一聲，由四鵰三雲協助將嫣雲葬在一塊大石之後，舒文照以指力在石上刻了幾個字「嫣雲姑娘埋香之處」。

以指刻石，尤大娘也能辦得到，但要像他如此隨意揮洒，入石三分，就不是她的能力所能辦得到的了。

因而由衷的讚嘆道：「當眞是士別三日應刮目相看，主人這一身功力，只怕除了咱們帮主，放眼天下將無人能及。」

舒文照微微一笑道：「大娘是小看天下之士了，我這一點功夫算得了什麼。」

倩兒道：「文照，你是不是在峯頂獲得什麼奇遇？」

舒文照道：「不錯，我獲得本門百敗祖師遺留的百敗秘笈，包括百敗神罡及血雨三式。」

尤大娘愕然道：「血雨三式？主人當眞是流星門下了？」

舒文照道：「我說過，我正是流星門下。」

尤大娘道：「無怪主人適才一劍輕揮，就具有那麼强大的威力，血雨三式果然冠蓋武林。」

倩兒道：「文照，聽說祖師遺言是說眞正的百敗絕學，留在滇西野人山的象鼻峯上，如何會在這裏？」

舒文照指着峯頂道：「妳看像不像一隻象鼻？」

倩兒道：「像，但這裏並非滇西。」

舒文照道：「這裏是黔西，但當時的字跡一現即隱，難保韋娃沒有瞧錯。其實她有沒有瞧錯都不要緊，反正我已經獲得本門的絕學。」

倩兒道：「這當眞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明明道長將咱們誘入絕地，倒是帮了咱們的大忙。」

舒文照道：「不錯，尤大娘，咱們走吧。」

× × ×

勝境關在雲南平彝縣以東，是雲貴兩省的分界綫，到了勝境關就算到雲南了。

韋娃向那些高聳入雲的山嶺瞥了一眼道：「姐姐，咱們總算趕到雲南了。」

她所說的姐姐，自然是齊飛燕了，這位叱咤風雲的一代女傑，似乎較往日清瘦了許多，她對韋娃苦澀的一笑道：「別高興，野人山在滇西，咱們還要穿過整個雲南，西南的路可是難走得很。」

韋娃一嘆道：「這倒不要緊，只是……唉……」

齊飛燕柳眉一皺道：「不要担心，妹子，咱們在野人山一定會找到相公的。」

韋娃道：「可是咱們只聽說他們出現過大別山區，以後就再也打探不到他們的消息了，我担心不是他們出了事，就是咱們趕過了頭。」

齊飛燕道：「他們不會有事的，要不往後咱們走慢一點，邊走邊等他們。」

韋娃道：「這樣也好，近日好像有人綴上了咱們，趁此摸摸他們的底，不要弄得引鬼上門。」

「不要摸了，嘿嘿，本堂主正要叫妳瞧個明白。」

這突然而來的笑聲，發自前面的山口，韋娃齊飛燕同時一呆，立將坐騎勒得停了下來。

「是他……」

韋娃瞧出發話之人竟是飛雲帮的風堂堂主凌志剛，還有雷堂堂主霍雲山，兵堂堂主江無盡，在他的左右抱刀而立。

三堂堂主的身後，是各堂三級以上的高手，陣容之强，使得韋娃面色一變。

「姐姐，怎麼辦？」

瞧到飛雲帮如此强大的陣容，韋娃知道很難應付，除非齊飛燕親自出馬，要過這一關可能十分困難。

齊飛燕道：「別担心，妹子，一切有我。」

微微一提韁繩，使坐騎前行幾步，柳眉一挑，冷冷道：「凌堂主，你這是甚麼意思？」

凌志剛雙拳一抱道：「屬下奉帮主之命，在此地恭候院主。」

齊飛燕道：「你是在等候我們？」

凌志剛道：「是的，屬下奉命護送院主返回鄱陽。」

齊飛燕道：「我有事待辦，現在不能回去。」

雷堂堂主霍雲山道：「不回去？嘿嘿，這可由妳不得。」

齊飛燕怒叱道：「霍雲山？你敢對我如此說話！」

霍雲山道：「妳私通姓舒的，背叛本帮，帮主曾下嚴令，要咱們帶妳回去，否則格殺勿論，我對妳這樣就已經够客氣的了。」

齊飛燕估不到她的同胞兄長竟然如此絕情，不由牙齦一咬道：「很好，叫帮主出來，我有話對他說。」

凌志剛道：「帮主不在此地，院主有話不妨到總壇再說。」

齊飛燕道：「如果我不回去，你們一定要動手了？」

凌志剛道：「本帮帮規如山，院主應該比屬下還要明白。」

齊飛燕道：「看來咱們不必浪費唇舌了，不過你們自信能够勝得了我？」

兵堂堂主江無盡道：「院主功力之深，除了帮主，天下無人無敵，但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咱們已有萬全的準備。」

他語音一落，忽然撮口發出一聲長嘯，兩隊伏兵立即由道路兩側湧了出來。

一隊是身着黑色盔甲，手執鐵桿長槍的武士，另一隊是背插長刀，懷抱諸葛連珠弩的大漢。

這兩隊屬於兵堂，前者名爲「破虜」，後者名叫「飛蝗」。

破虜隊刀槍不入，掌力難傷，鐵槍所及，具有橫掃千軍的威勢。

飛蝗隊的諸葛連珠弩，威力決不遜於破虜隊，密如飛蝗的箭雨，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

飛雲帮所以能够固若金湯，天下武林沒有人敢輕越雷池半步，所仗恃的就是這兩支經過特殊訓練的武士，想不到齊飛龍竟用來對付他的同胞妹妹，實在大出齊飛燕的意料之外。

她呆立半晌，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看來他是絕了兄妹之情了，妹子，咱們衝。」

韋娃道：「慢點，姐姐，小妹還有話說。」

齊飛燕一嘆道：「世間只有落井下石，決無錦上添花，咱們在窮途末路之中，是沒有人憐惜的。」

韋娃道：「話是不錯，不過姐姐與帮主是同胞兄妹，骨肉相連，我不相信帮主忍心置姐姐於死地，咱們何不求見帮主，也許會有轉機。」

凌志剛哈哈一陣狂笑道：「妳錯了，韋姑娘，古往今來，人們追求的只是名利與權勢，因權利衝突而導致的骨肉相殘的不乏先例，兄妹之情又算得了甚麼！」

齊飛燕怒叱一聲道：「咱們兄妹之情就是你們這般小人破壞的，姑奶奶今天先斃了你。」

玉手一揮，晶芒暴漲，一道無堅不摧的劍炁，帶着凌人的霸氣橫掃而出。

凌志剛大吃一驚，足尖一點，身形凌空倒竄，虧他見機得早，只以毫釐之差，逃過了一次刦亂。

只是他身後的部屬可糟了，金銀鐵三級披風，變作了他的代罪羔羊。

一片慘嚎聲中，血水與人頭齊飛，金披風三名，銀披風四名，鐵披風三名，不多不少十名屍體仆倒下去，這一劍之威，眞個是無與倫比。

流星門的血雨三式，原本就是無與倫比的，她使的只是第一式，而且是雜而不純。

但這雜而不純的一記劍招，却威懾全場，使名滿江湖的三級披風喪失了十條生命。

雖然如此，並不能算作齊飛燕已經勝利，因爲飛雲帮是以「破虜」，「飛蝗」兩隊作爲這一戰局的主力。

對當前的處境，齊飛燕韋娃全都明白，不待對方回過神來，她們就帶着二十三名婢女衝殺過去。

這是一場十分艱苦的混戰，以弱擊強，以少敵衆，她們所佔的勝算並不太多。

不過如此一來，破虜飛蝗兩隊就變作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因爲使長槍的破虜隊在敵我交纏之中，長兵刄頗爲不便，飛蝗隊的連珠弩更是難分敵我，總不能連自己人一起攢射！

齊飛燕這一招使對了，她們縱橫敵陣，所向披靡，使陣容強大的飛雲帮，被她們殺得七零八落。

當敵人潰退之際，她們並未跟踪追殺，無論齊飛龍怎樣不好，她們仍然留下一點情份。

望着滿山的屍體，齊飛燕幽幽一嘆道：「妹子：咱們是不是有點過份？」

韋娃道：「兩軍搏殺，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如是咱們戰敗，後果只怕還不是這麼簡單。」

齊飛燕道：「說的也是，咱們如若戰敗，他們決不會放過咱們。」

韋娃道：「今日一戰，帮主必然對咱們仇恨更深，以飛雲帮的實力來說，今後咱們只怕要寸步難行了。」

齊飛燕冷冷道：「那也不見得，他如果不認我這個妹妹，咱們只好各憑手段，究竟鹿死誰手，還在未知之數。」

韋娃道：「姐姐說的是。」

齊飛燕一嘆說道：「這些屍體，往日都是咱們的兄弟，妹子，咱們將他們埋了吧。」

於是她們埋了那些屍體，然後向野人山進發。

她們橫貫整個雲南，却意外的一路平安，雖然她們前前後後曾不斷的出現行跡可疑之人，但始終沒有人向她們找碴。

這天晌午時分，她們終於到達野人山麓，韋娃剛剛吁出一口長氣，一個扣人心弦的「獵鼓」之聲，又使她神色一呆。

「姐姐？那又是他們，當眞是冤魂不

散。」

「是那種神秘帮派？」

「不是他們還會有誰。」

「這帮人果然神通廣大，他們竟然攔到咱們頭裏去了。」

「怎麼辦？姐姐，這般人我當眞有點害怕。」

「不要怕，妹子，咱們要找相公，怕也怕不得了。」

「是的，姐姐，咱們走。」

此時她們的身後人影閃動，紛至沓來，人數之多，像衆流歸海一般。

齊飛燕面色一寒，道：「後無歸路，前有伏兵，橫豎是死路一條，妹子，咱們闖。」

這二十五個女孩子，以齊飛燕最大，也不過剛剛二十出頭而已，她們跋涉萬里，歷盡險阻，到頭來却送進強敵環伺，危機四伏之中，如果她們是常人，只怕早已心悸神奪，不必別人動手，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兒了。

但她們畢竟不是常人。

齊飛燕與韋娃一馬當先，白妲，姜娟，藍鶯，娉兒等率領着其餘的女孩子隨後跟進，她們以無比的勇氣，逕向野人山闖了進去。

獵鼓之聲響得令人頭皮發炸，身後黑白兩道的武林高手在亦步亦趨緊緊追逐。

野人山瞧不到半隻野人，那金戈鐵馬之聲，却使野人山的氣氛凌厲而嚴肅。

她們越過兩座山頭之後，一片廣闊的山坡忽然橫亘在她們的眼前。

山坡沒有什麼稀罕，但山坡之上却擺着一片奪人心魄的陣仗。

一座閃閃發光的金色帳篷，聳立在山坡的盡頭，十六名衣分紅綠，手捧法器的童男童女，在帳前靜靜的肅立着。

四名白髮如銀，手握鳩杖的黑衣老婦，立在童男女前面五步之處。

獵鼓之聲就是在黑衣老婦之前，約莫一丈之處發出的。

那是一個龐大的獵鼓隊，人數有九十六名之多，他們赤裸着上身，古銅色的肌肉之上，繪着各式各樣的兇神惡煞。

獵鼓隊一律蓄着長髮，額上戴着一道閃閃發光的金圈，雙臂不停的揮舞，擊得咚咚之聲震耳欲聾。

鼓隊的兩側排着六個方形隊伍，一律黑帕包頭，黑色勁裝，人數雖有千名之多，却隊伍嚴整，穆肅有致。

這自然是那神秘的帮派了，他們的特色，除了那嚴肅的紀律之外，就是一律黑衣，而且女多於男。

齊飛燕瞧了韋娃一眼道：「妹子，咱們前進的道路，必須經過那片山坡。」

韋娃道：「是的，咱們必須由他們之間穿行而過。」

齊飛燕道：「那咱們就走吧。」

韋娃道：「好的。」

她們交談了幾句，立即邁開脚步走向那片山坡。

適才這幾句交談十分平淡，但這幾句平淡的交談却決定了她們二十五人生死。

決定生死的言語，竟如此平淡的說出，除非禠破生死之關，具有超人的勇氣，決不會這般淡然的。

其實她們走向山坡，每跨一步，無異與死亡接近了幾分，明知前面是死亡，她們居然提得起脚，跨得出步，這份無怯無懼的豪勇，又有幾人能够？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她們這項向死亡挑戰行動，只怕敵人會爲之震顫。

也許她們當眞鎭懾了敵人，當她們踏上山坡，穿行而過之時，除了鼕鼕的鼓聲仍在不停的響着外，那龐大的黑衣隊伍像木雕泥塑一般，幾乎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

齊飛燕於翻上一座山頭之後，忍不住長長一吁道：「估不到走在死亡綫上的滋味，竟是如此的難受！」

韋娃微微一笑道：「芸芸衆生之中，能够領受此等滋味的只怕不多。」

齊飛燕道：「不錯，這的確是一項難得的經歷。」

韋娃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咱們去告訴相公，也叫他歡喜歡喜。」

她語音甫落，獵鼓之聲忽然一變，原來輕揚的音調，忽然急如驟雨般的響了起來。

韋娃大吃一驚說道：「不好了，他們要……」

她原想說那神秘的門派要追殺她們，及目光向山坡一瞥，她不得不將要說的話嚥了回去。

原來追逐在她們身後的武林各派，也瞧到了她們穿行山坡的行動，有些利慾薰心之人，就想冒險一試。

他們認爲那神秘門派，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不齊飛燕等怎能通行無阻？

於是，他們由黑白兩道之中推選了六名高手，要他們到山坡上試試神秘帮派的反應。

如若能够通過，自然再好不過，否則憑他們六人的身手，全身而退當不會有甚麼困難。

這項盤算並不算錯，錯在他們低估了神秘帮派的實力。

當那六人行經山坡的腹地之時，獵鼓的音調忽然一變，一片黑雲同時向那六人捲了過來。

不，那不是黑雲，是黑海，無情的黑海。

一股駭人聽聞的驚濤巨浪，向那六人猛的一捲，這六名名滿江湖的高手，就像巨海中的沙礫，空氣中的輕烟，只不過刹那之間，便已消失得踪影全無。

獵鼓之聲再度轉爲輕揚了，那六堆神秘的黑衣隊伍仍像木雕泥塑一般肅立着。

現在與適才沒有兩樣，只有六條活生生的生命，在匆匆之間倏然消失。

生命是可貴的，但生命有時却賤得不值分文。

沒有人憑弔那六條生命，甚至沒有人爲他們感到半點悲戚！

因爲人們正陷入恐懼之中，他們在憂慮自己的生命。

於是他們在向後退走，退到遠離山坡百丈以外。

百丈是一個安全的距離，如果他們就此罷手，那神秘帮派鞭長莫及，必然不會將他們怎樣。

但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他們不遠千里而來，跑到寶山，怎肯就此罷休？

再說，這般黑白兩道的門派，論人數並不比神秘帮派少了好多，而且他們是各門各派的精銳，每一個都是跺跺脚地皮都會震動的人物。

如果他們就這樣被嚇退了，豈不遺羞江湖。

因此，太湖湖主神風劍莫標發出了呼籲，飛雲帮主齊飛龍立即附和，接着赤峯堡主東門望，王官堡主張松亭，天嶽堡主晉磊也同意集中力量，一致對付他們可怕的敵人。

上列門派是當代武林的權威，這般人一經聯合，無異聯合了天下的武林，那麼其他不屬於三堡兩湖的高手，也只得惟他們馬首是瞻了。

他們經過一番協議，再度回到山坡，一場百年罕見的惡戰，就在山坡上展了開來。

野人山變作了屠場，萬物之靈的人類，在作醜惡的同類相殘！

惟一沒有捲入漩渦的是齊飛燕韋娃等二十五人，但她們却目瞪口呆，被這場前所未見的惡鬥驚得在山頭上發起怔來。

良久，韋娃一嘆道：「這場搏殺的結果，可能使武林元氣大傷，姐姐，咱們有沒有辦法阻止他們？」

齊飛燕搖搖頭道：「他們都已經變成了瘋子，見人就殺，任是何等之人，也難以阻止他們。」

韋娃道：「那就不必在這裏觀看了，咱們找相公去吧。」

齊飛燕道：「好的。」

她們剛剛準備離開山頭，娉兒忽然歡呼一聲道：「小姐妳瞧，公子來了。」

不錯，的確是舒文照來了，爲了担心齊飛燕韋娃的安危，他帶着倩兒及尤大娘等日夜趕程，終於趕上了這場難得一見的武林血戰。

他先是驚得一呆，接着是想阻止屠殺繼續發展下去！

不過齊飛燕說的不錯，沒有人能够阻止這場搏殺。

好在惡鬥已近尾聲，組合嚴密的神秘帮派，幾乎已取得全面的勝利。

還在負隅頑抗的只有兩起，一起是飛雲帮主齊飛龍，另一起是太湖湖主神風劍莫標。

飛雲帮傷亡頗重，但與在場各派相比，他們應該是最爲幸運的。

此種幸運並非僥倖得來，飛雲帮的實力，原本就比在場各派强悍得多。

帮主齊飛龍武功詭異，內力驚人，尤以那招血雨三式更是無堅不摧。

他這招無堅不摧的血雨三式，原是追奔逐北，縱横全場的，想不到他却遇到了一個尅星。

此人是神秘帮派的北方總管三絕仙娘，由外型瞧看，她只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半老徐娘而已。

但齊飛龍却在她的手裏栽了觔斗，連那招血雨三式也傷她不得！

不過飛雲帮的五堂堂主均非弱者，因而他們還在苦苦的支撑着。

領袖黑道的太湖就差得多了，他們雖然仍在頑抗，但已欲振乏力，全面崩潰只在指顧之間。

舒文照瞭解全般情况之後，忽然扭頭對尤大娘道：「大娘，那金色帳篷之中可是妳的帮主？」

尤大娘道：「是的。」

舒文照道：「好，妳們去吧，一路照顧之情，在下必有一報。」

尤大娘一怔道：「主人攆咱們走？」

舒文照道：「不是在下攆妳們，這是情非得已。」

尤大娘道：「爲甚麼？主人。」

舒文照道：「在下原非妳們的主人，妳們的主人正在那金色帳篷之中，再說在下必須出面干預這場無情的屠殺，要爲中原武林保存一點元氣……」

尤大娘愕然道：「主人千萬不可，你這樣做豈不與帮主爲敵了！」

舒文照道：「在下必須爲中原武林保存一點元氣，是敵是友，就要看貴帮主的選擇了，倩兒，妳能够支持麼？」

倩兒早已走出軟轎，立在他的身邊，聞言一笑說道：「我能够支持的，咱們走吧。」

舒文照道了一聲「好」，兩人立即併肩走向山坡。

尤大娘呆了一呆，也與四鵰三雲跟了上去。

他們剛剛走近山坡，六名大漢與七名少女忽然横身攔住去路。

舒文照冷冷道：「在下不想殺人，各位最好不要逼迫在下出手。」

一名身着白衣的少女撇撇嘴道：「好大的口氣，中原武林能够說大話的就只剩下你一個了。」

跟在舒文照身後的尤大娘道：「咱們主人從來不說大話，姑娘千萬不要自討苦吃！」

白衣少女道：「哦，你們是誰？」

尤大娘道：「請姑娘稟報帮主，就說舒公子到。」

白衣少女一怔道：「妳要我稟報帮主，那這位舒公子必是大有來歷之人了。」

尤大娘道：「這個麼，姑娘只要稟告帮主妳就會知道的。」

白衣少女哼了一聲道：「要稟報帮主不難，先得通過咱們這一關再說。」

舒文照道：「姑娘要跟在下動武？」

白衣少女道：「不錯。」

舒文照道：「好吧，姑娘請。」

白衣少女道：「你亮兵刃吧。」

舒文照道：「不必。」

白衣少女面色一變道：「這可是你自己找死，接招。」

她的兵刃是一對長約尺半小巧金鈎，此時雙鈎一分，兩縷金光像閃電一般向舒文照攻來。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舒文照一見白衣少女出手的招式，就知道她一身功力十分高明。

只不過她的時運欠佳，偏偏碰到流星門的傳人。

流星門的武學冠蓋寰宇，千百年來，沒有一種武學堪與匹敵，無論她的功力如何高明，仍註定了是一個敗字。

果然不錯，金光一閃即斂，白衣少女

同時倒退三尺，她的雙臂垂了下來，金鈎雖未脫手，酥胸却在不停的起伏。

她當眞敗了，但沒有人看出她是怎樣敗的。

更沒有人看出舒文照出手，他似乎迄站立的姿式都毫未改變。

尤大娘吁出一口長氣道：「服了吧，姑娘，如非咱們主人手下留情，妳的小命兒早就完了，聽老婆子的話，快去稟報帮主吧。」

白衣少女怒叱道：「別得意，你們還沒有通過咱們這一關，上。」

經她一聲叱喝，阻路的十幾名男女便一起圍了上來，一片刀光劍影，向舒文照亡命的攻去。

忽然……

「住手。」

這住手二字是以極高的內力傳出，語聲鏗鏘，如雷貫耳，白衣少女等全都在錯愕中停了下來。

來人是一位鷄皮鶴髮的老婆婆，但决無半點衰老之態！

白衣少女等一見來人，立即躬身一禮道：「參見總管。」

尤大娘及四雕三雲也行了一禮道：「見過總管。」

這位鷄皮鶴髮的老婆婆敢情就是西路總管常姥姥，韋娃就是經她一手訓練出來的。

她沒有理會白衣少女，却目光灼灼的向舒文照打量，跟着微微一笑道：「好人才，好根骨，喂，少俠可是姓舒？」

舒文照道：「不錯，在下舒文照。」

常姥姥忽然向尤大娘哼了一聲道：「公子駕到，妳爲甚麼不稟報帮主，竟讓他們向公子無禮？」

尤大娘道：「屬下曾經請這位穿白衣的姑娘稟報帮主，她却要公子通過她這一關再說。」

常姥姥向白衣少女冷冷道：「此話當眞？」

白衣少女嬌軀一震，嚇得噗的跪了下來，道：「屬下實在不知道公子的來歷，所以……」

常姥姥怒叱道：「妳不敢稟報帮主，爲甚麼也不告訴我？」

白衣少女面如死灰，顫聲道：「屬下該死。」

常姥姥道：「那妳就自己了斷吧，難道還要本總管動手？」

舒文照瞧得大爲不忍，急忙接口道：「不知者不罪，總管就饒了她吧。」

常姥姥面色一霽道：「公子人大量大，還不快謝過公子？」

白衣少女立起身來，向舒文照抱拳一揖道：「敬謝公子不殺之恩。」

舒文照道：「一點小事嘛，姑娘不必多禮。」

常姥姥道：「帮主正在等候公子，請隨老身來。」

身形一轉，逕向金色帳篷走去。

舒文照帶着倩兒，尤大娘及四鵰三雲在後面跟着，緊隨常姥姥直奔金色帳篷。

他們剛剛到達帳篷之前，四名白髮老婦，及十六名童男童女忽然左右一分，讓出一條通道，金色帳門也緩緩挑了起來。

舒文照擧目一瞥，只見一片輕紗之後，隱隱現出一個身着宮裝，雲髻高挽的半老徐娘！

敢情神秘帮派的帮主，竟然是一名婦人。

一個婦道人家，却能領導羣雄，叱咤風雲，視天下武林如草芥，這份雄心胆識，縱然在昂藏鬚眉中也不易多見。

的確，她是超羣的。

舒文照面對如此一個超羣拔俗，罕聞罕見的人物，怎能不肅然起敬？

雖然如此，當常姥姥，尤大娘跪地參拜之時，他仍與倩兒昂然挺立着。

直待常姥姥等拜罷起身，他才雙拳一抱道：「舒文照夫婦見過前輩。」

「你叫舒文照，你爹是舒義方？」

一股慈愛，柔和，帶着輕微顫抖與激動的聲音，由輕紗之後傳了過來。

「不錯，先父正是諱義方。」

他雖是隨口回答，心中却大爲詫異，因爲他爹只是一個沒落的世家子弟，既未涉足江湖，跟武林也拉不上半點關係，這位神秘帮主居然問起他爹，豈不是一件怪事？

一聲幽幽長嘆，由輕紗之後傳出……

「你的武功不錯嘛，跟誰學的？」

「此事一言難盡，請前輩先叫貴屬下住手咱們再慢慢的談。」

「好，南宮總管，叫他們住手。」

南宮總管應了一聲，由輕紗之後轉了出來，舒文照擧目一瞥，正是在絕谷中第一個問到他爹的那名女人。

此時全場的搏鬥都已停止，齊飛燕韋娃等也已趕來與他會合！

短暫別離，恍如隔世，他們夫婦把臂哽咽，半响說不出話來。

最高興的是娉兒，因爲她意想不到倩兒捷足先登，還懷下了舒文照的孩子。

不過，無論她們怎樣高興，縱然有千言萬語，也不能在這兒敍述。

强敵當前，禍福難知，兩軍陣前，自然不是敍述兒女私情的所在。

但……

「文照，你比你爹强多了，帶她們進來讓我瞧瞧。」

說話的是神秘帮主，語氣的關切就像家人一般。

舒文照呆了一呆道：「不必了，前輩，咱們還是解決眼前之事再說。」

神秘帮主道：「哦，眼前甚麼事？」

舒文照道：「自然是中原黑白兩道的武林朋友了，貴帮既是衝着在下而來，又何必牽連無辜。」

神秘帮主道：「你錯了，此事與你無關，本帮是針對他們來的。」

舒文照道：「爲甚麼，他們開罪了貴帮？」

神秘帮主微微一笑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何必一定要問爲甚麼。」

舒文照愕然道：「前輩是要雄霸天下，稱尊武林，天下任一門派，你都可以先殺予奪，要他們受你的控制及指揮？」

神秘帮主道：「不錯，這正是我的意思。」

舒文照冷哼一聲道：「不錯？哼，我看前輩錯得離了譜了，古往今來，只有仁

義才能服人，霸道必然招致失敗，依晚輩相勸，前輩最好打消這個主意。」

神秘帮主道：「你知道甚麼，仁義與霸道是因人而施的，對堯舜可以講仁義，遇到桀紂就只有動干戈了。」

舒文照道：「不，前輩忘記有敎無類，與頑石點頭的古訓了？何況從古至今，就沒有一個霸道不是招致覆亡的。」

神秘帮主微帶怒意道：「少來敎訓我，我的事不用你管。」

舒文照道：「天下人管天下事，爲了正義，爲了天下無辜的千萬生靈，此事晚輩不能不管！」

神秘帮主怒叱道：「舒文照！本帮主對你一再容忍，你不要不知好歹。」

舒文照道：「多謝，好意心領。」

神秘帮主冷冷道：「你當眞要跟本帮作對？」

舒文照道：「不是晚輩要跟前輩作對，只是正義當前，晚輩不能袖手不管。」

神秘帮主道：「孺子無狀，南宮總管給他一點敎訓。」

南宮總管應聲踏前兩步道：「舒公子！各人自掃門前雪，你何苦多管別他人的閒事！何況帮主還希望你繼承她的事業，縱橫寰宇，君臨天下，你怎能如此不知好歹？」

舒文照哈哈一陣狂笑道：「貴帮主找錯人了，在下不想縱橫寰宇，君臨天下，只想安份守己過一輩子的平靜日子。」

南宮總管道：「你的想法不能算錯，不過如果別人不叫你安靜的過日子，你又當如何？」

舒文照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當眞有人不讓我生活下去，我只好奮起相抗了。」

南宮總管道：「生存的競爭，演變爲弱肉强食，人類必須在不斷的競爭下才能生活下去，你如何能過一輩子的安靜日子呢？」

舒文照道：「這是在下的事，不勞操心。」

南宮總管道：「看來老身是枉費唇舌了，你亮兵刄吧。」

舒文照道：「咱們無怨無仇，何必白刄相見，在下就以這雙肉掌領敎閣下的高招就是。」

南宮總管道：「好的，請。」

舒文照知道她自持身份，不願搶先出招，於是道了一聲「有僭」，右掌一提，緩緩拍出一掌。

這一掌看似毫未用力，但隨着掌勢的推進，空氣像於刹那之間凝固，它變爲鋼鐵一般的堅硬，向着南宮總管撞了過去。

南宮總管決未想到舒文照的掌力竟如此驚人，如若出手相抗，可能會遭到强烈的震傷，於是點足彈身，斜移三尺，將這股掌力避讓過去。

她能夠擠身神秘帮派的總管，獲得帮主的賞識，一身功力自非等閒可比，她只不過剛剛避過舒文照的掌力，帶着勁風的五指，已抓向他的肩頭。

舒文照已練成百敗神罡，週身罡氣環繞，有如銅牆鐵壁，等閒之人休想進到他週身三尺以內。

但南宮總管這五指一抓，竟然突破他那護身罡氣，指風絲絲，直奔他的肩井重穴。

在如此情形之下，舒文照自然要晃身避讓了，不過他在閃避的同時，立掌如刀，劈向南宮總管的腕脈。

這兩人都是當代武林的絕頂高手，攻防之間不只是奇招百出，而兇險之處，旁觀者無不悚目驚心。

一幌百招，他們似乎銖兩悉稱，難分高下，看情形，縱然再鬥數百招，只怕也是不了之局。

此等形勢對舒文照是不利的，敵衆我寡，强敵環視，如何還能纏鬥下去？

舒文照不傻，他自然瞧得出當前的景象，於是，在與南宮總管互換一招之後，趁機倒縱五尺。

然後，他將食中二指一駢，擺出一副指天劃日的姿態，雙目晶芒如電，面色一片冷肅。

這野人山下可以說羣英薈萃，無論敵我，全是當代响噹噹的人物。

但這般武林高人，竟全部面色一變，對舒文照所擺出的姿態，現出一股無法自已的恐怖之色。

顯然，他這一招必是驚天動地，震撼武林的絕學，否則這般武林高人，何以會如此恐懼？

不錯，他這一招的確足可驚天地，泣鬼神，因爲它是流星門的血雨三式。

流星門的威名流傳已久，在江湖傳說流星門下全是神化人物。

祇不過流星門從不爲惡，雖然他們很少過問江湖中的閒事，但流星門的聲威，以及血雨三式所擺出的形態，仍然流傳江湖，人人皆知。

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數百年來，就沒有人能够接下一招血雨三式。

只要他的食中二指輕輕一揮，遠達十丈的半個圓周之內無論人畜都難以倖免。

在死亡距離之內的各門各派，固然心胆皆裂，遠在十丈外的何嘗不面如死灰！

忽然……

「住手。」

帳幔輕輕一盪，走出一名身着宮裝，面上蒙着黑紗的婦人。

她正是那位神秘帮主。

「文照！你這招是血雨三式？」

「不錯。」

「那你是流星門下？」

「正是。」

「流星門從不過問江湖是非，你爲什麼要多管閒事。」

「妳錯了，帮主，流星門只是收徒過嚴，行道江湖的爲數不多而已，但決不是不管江湖的閒事。」

「那你是一定要管這場閒事了？」

「大義當前，在下義無反顧。」

「好，你出招吧。」

神秘帮主明知血雨三式將是死亡的一擊，她竟要舒文照出招，難道她有破解血雨三式之能？

也許她當眞有，因爲她是神秘帮主，一個臣服天下武林，令人莫測高深人物。

但南宮總管却駭極大呼道：「帮主！妳不能，妳……」

神秘帮主的身軀微微一震，接着長長

一吁道：「文照！血濃於水，胳膊是不會往外彎的，你何必爲這些不相干的人跟我作對！」

舒文照愕然道：「妳說甚麼？帮主，我不懂妳的意思。」

南宮總管一嘆道：「母子連心，自然會血濃於水了，難道你要爲外人來對付你娘？」

舒文照道：「誰是我娘？」

南宮總管道：「帮主，咱們的帮主就是你生身之母。」

舒文照哼了一聲道：「一派胡言，我娘早就去世了，那裏來的生身之母？」

神秘帮主怒叱道：「誰說你娘早就死了？是你爹？」

舒文照道：「不錯，在我的記憶裏從來沒有見過我娘，自然是我爹說的了。」

神秘帮主道：「好，咱們先不管你爹爲什麼如此恨娘，如果我能說出你身上的暗記，你信是不信？」

舒文照道：「妳說說看。」

神秘帮主道：「你後腦頭髮之中有一塊紅斑，左腋下有一顆黑痣，唉，二十年了，雖是人事滄桑，我想此等天生的暗記是不會改變的。」

舒文照聞言一呆，雙目注視着神秘帮主，心情感到紊亂已極。

南宮總管一嘆道：「如此隱秘的暗記，縱然是你朝夕相處的妻子也未必知道，現在你該信了吧？公子。」

他的確已經相信了，只不過事情太過突然，使他有點難以適應，一雙沂惑的目光，不由向齊飛燕及韋娃瞧去。

「相公！這應該是可信的，你快叫娘吧。」

齊飛燕柔和親切的語聲，將他心頭的陰霾掃開，一聲凄楚的呼叫「娘」，雙膝也同時跪了下來。

齊飛燕，韋娃，倩兒也跪下拜見婆婆，娉兒等同時跟着拜了下去。

「起來，快起來……」

神秘帮主無論怎樣堅强，她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洒了出來，它代表着快樂，也含着一段酸辛，往事不堪回首，但眼前的一切，却又勾起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孩子！你爹……」

「爹於五年前去世，是孩兒恭送入土的。」

「唉，他太倔强了，否則……」

「娘！這是爲甚麼？」

「其實沒有甚麼，娘要叱咤風雲，你爹却要老死牖下，娘一氣之下離家，竟造成了生死永別……」

「娘！妳太狠心了，爲什麼丢下我們不管？」

「誰說娘丢下你們不管了？娘行道江湖約莫一年就回去與你們團聚，但景物依舊，人事已非，你們父子不知遷到那裏去了，好啦此事咱們往後再慢慢的談，眼前的事娘要先作一番處理。」

「這事很簡單嘛，娘，讓他們散去就是。」

「甚麼？你要娘放了他們？」

「娘已經成名了，還要拘着他們作甚麼？」

「娘是成名了，叱咤風雲，惟我獨尊，不過天下武林門派太多，因而糾紛迭起，兇殺頻傳，我要統一武林，將他們置於我的管轄之下，使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較大的不幸之事發生了。」

「娘的理想是對的，但做法却使孩兒不敢苟同。」

「娘那裏不對了？你說。」

「順人意，應天心，使仁德被於四海，博愛廣及基層，於是人心服膺，四海歸順，娘自然而然的成爲武林主宰，萬家生佛，娘現在是以暴力取得的成果，人心不會歸順的。」

「甚麼？你敢編排娘的不是？」

「娘，功名利祿，只不過烟雲過眼罷了，娘識見過人，何苦爭那些虛無飄渺的東西？放開這些吧，娘，咱們找一個山明水秀之處，讓孩兒夫婦奉養妳老人家，天倫的歡樂，不是比虛名眞實得多麼？」

神秘帮主以一雙冷箭似的目光瞧着舒文照，半晌，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你跟你爹倒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好，好，娘失去了丈夫不能再失去兒子，南宮總管，讓他們走吧。」

神秘帮主果然智慧絕人，更能當機立斷，她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必然不是偶然的。

舒文照並未跟她鬧翻，當時她毫無失去兒子的跡象，不過她明白，只要她堅持己見，一意孤行，她就會失去兒子。

一個具有無比野心的人，當成功在望之際，居然能够懸崖勒馬，這份勇氣與毅力，也不是常人能够辦到的。

當各派星散之後，她忍不住長長一吁道：「孩子！娘多年的心願，被你一朝破壞得點滴無遺，這些娘都認了，祇不過娘的這般部下，是娘多年培植的心血，解散了固然可惜，還可能在江湖上造成許多問題，所以娘要你繼任九原帮主，替娘統馭這批部屬。」

舒文照經過一番思考後答允了，他要以九原帮爲安定武林，造福江湖的本錢。

於是，江湖上不再有動亂發生，人民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

流星門也不再偏居海外，它收徒仍極嚴謹，但却人材輩出，成爲當代武林領袖羣倫的最大門派。

（全文終）

下期預告

驚魂六記 故事之三

黑蜥蜴

黃鷹・著

這是一篇武俠小說中的恐怖小說，亦是恐怖小說中的武俠小說，有詭異離奇的佈局、驚心動魄的題材，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十六）

前文提要：

荒谷裏，火堆旁的歌者把卜鷹的錦囊交還「陽光」後便自盡而死，趙羣正要告訴小方一個秘密時，忽然聽到蘇蘇的驚呼，他們趕回石屋時，陽光已被人擄去，二人逐分頭追尋。小方追尋至一石屋，發覺蘇蘇正遭受一壯漢的强暴，他憤怒得揮掌切斷那壯漢的脖子，但是蘇蘇被灌下的催情酒激發了他們的慾望，在無法抗制的情人下造成了錯誤，激情平靜後，小方深覺愧對趙羣，意欲往尋找綁去「陽光」的呂三，忽然問，他又發現有件事不對……

醉鄉宜頻到　此外不堪行

▲奇怪的人家

（一）

他們借住的這個樵戶石屋就在山村的邊緣，入山後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一家，石屋前有條小路，沿着這條小路再走百十步，才有第二家人。

這家人的屋子也是用石塊砌成的，同樣用松枝粗紙糊成的窗戶裏，現在已有了燈光，剛燃起的燈光。

窗關着，門也關着。小方敲門。

他敲了很久都沒有人來應門。

——屋裏有燈，就應該有人。

——他開始敲門的時候，蘇蘇就跟着來了，身上穿着那樵夫妻子的粗布衣服，褲管衣袖都捲得高高的，露出一段雪白的小腿。

小方立刻問她：「以前你有沒有到這一家來過？」

「沒有。」

蘇蘇又想了想再說：「可是我知道這一家住的是什麼人。」

「是什麼人？」小方問。

「這一家住的就是那樵夫的表哥。」蘇蘇說：「我們到這樵夫家裏去的時候，他們一家大小就全都住到他的表哥家裏來了。」

她跟趙羣以前一定常來，這裏一定就是他們的秘密幽會之處。

如果說小方沒有想到這一點，那是假的。如果說小方想到了這一點之後，心裏連一點感覺都沒有，那也是假的。

小方又敲門。

他又敲了很久，連門板都起了震動，就算屋裏的人都是聾子，也應該知道外面有人在敲門了。

裏面都還是沒有人來應門，因爲屋裏根本沒有人，連個人影子都沒有。

小方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因爲他已經用肩膀把這扇門撞開了。

× × ×

屋裏雖然沒有人，却點着燈。

一盞普普通通的油燈，一間普普通通的屋子，一些普普通通的傢俱。

可是小方一走進這屋子，臉色就變了，變得就好像忽然看見鬼那麼可怕。

（二）

鬼並不可怕，有很多人都不怕鬼，小方也不怕，比大多數人都更不怕。

這屋子裏根本就沒有鬼。

這屋子裏所有的每樣東西，都是一個普通人家屋子裏應該有的，甚至比別的普通人家裏所有的更簡樸。

× × ×

蘇蘇並不太瞭解小方，只不過這兩天她只能看得出小方絕不是較易就會被驚嚇的人。

現在她也看得出小方確實被嚇呆了。

她沒有再問小方：「你看見什麼？」

因爲小方看得見的，她也一樣能看得見，她所看見的東西，沒有一樣能讓她害怕的。

她看見只不過是一張床，一張桌子，幾張椅子，一個粧台，一個衣櫃，一盞油燈，每樣東西都很簡陋，很陳舊。

小方看見的也同樣是這些，誰也想不出他爲什麼會怕得這麼厲害。

× × ×

油燈的燈蕊，是用棉花搓成的，剛點着還沒有多久。

小方剛才站在那棟屋子窗口的時候，這棟屋子裏還沒有點燈。

他走出來的時候，燈才點起來。

點燈的人呢？

× × ×

小方沒有再去找點燈的人，也沒有再到別的那些人家去。

他坐了下來，坐在燈下。

他臉上的表情看來已經是見到鬼了，現在他臉上的表情看來就像是鬼。

——難道這房子是棟鬼屋，到處都隱藏着凡人肉眼看不見的妖魔鬼怪幽靈陰魂，無論什麼人只要一走進這屋子，都要受他們的擺弄。

——那末蘇蘇爲什麼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難道這屋裏的妖魔鬼怪幽靈陰魂要找的只是小方一個人？蘇蘇實在很想問他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可是她不敢問。

小方的樣子實在太讓人害怕。

（三）

小方坐下來了，坐在靠牆的那張木桌旁，一把破舊的竹椅上。

他臉上的表情變得更複雜，除了恐懼憤怒外，彷彿還帶着種永遠理不清也剪不斷的柔情和思念。

——這個簡陋的屋子，怎麼會讓他在一瞬間同時生出這兩種極端不同的情感？

蘇蘇又想問，還是不敢問，小方却忽然開口：「我也跟別人一樣，我也有父母，」他說：「我的父親是個鏢師，十五年前在江南也有點名望。」

他的聲音低沉緩慢嘶啞地說：「我的母親溫柔賢慧，胆子又小，每次我父親出去走鏢的時候，她都沒有一天晚上能睡得着覺。」

「陽光」失蹤，趙羣未返，凶兆已生，「金手」已現，此時此刻，小方怎麼會忽然談起他的父母來？

蘇蘇又想問，還是不敢問，又過了半響，小方才接着說：「在我五歲的那一年，我母親担心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小方道：「那一年的三月，我父親護鏢到中原，鏢車在中條山遇盜被刦，我父親也沒有回來。」

他的聲音更低沉嘶啞：「鏢師的收入並不多，我父親的出手一向很大方，我們家裏日子雖然還過得去，但是連一點積蓄都沒有，他遇難之後，我們母子就連日子都過不下去了。」

蘇蘇終於忍不住問：「那家鏢局呢？」她問小方：「你父親爲他們拚命殉職，他們難道不照顧你們母子的生活？」

「爲了賠那趟鏢，那家鏢局也跨了，鏢局的主人也上了吊。」

這是江湖人的悲劇，江湖中時時刻刻都會有這種悲劇發生。

刀尖舐血的江湖人，快意恩仇，有幾人能瞭解他們悲慘黑暗的一面？

蘇蘇黯然。

「但是你們還得活下去，」她又向小方：「你們是怎麼活下去的？」

「我們是怎麼活下去的？是怎麼活下去的？……」

小方握緊雙拳，眼中的神情就好像被人刺了一刀，刺在心口。

「一個無親無故無依無靠的女人，帶着一個五歲大的孩子，要怎麼樣才能活得下去？」

蘇蘇是個女人，她當然能明白小方的意思。

一個無親無故無依無靠的女人，爲了養育她的孩子，是什麼事都可以犧牲的。

在青樓中，在火坑裏，從遠古直到現在，這樣的女人也不知有多少。

× × ×

蘇蘇的眼淚已經快要掉下來了。

可是她更不懂。她不懂小方爲什麼要在此時此刻，要在她面前提起這種事。

這種事本來是一個男子漢寧死也不願在別人面前提起的。小方接着說出來的一句話，更讓她吃驚。

「但是我的父親並沒有死，」小方說：「三年之後他又回來了。」

蘇蘇的手也抓緊，連指甲都已刺入肉裏。

「你父親又回去了？」她緊張痛苦得連聲音都在顫抖：「他知不知道你母親在幹什麼？」

「他知道。」

「他……他……」蘇蘇用力咬嘴唇：「他怎麼樣對你的母親？」

小方沒開口，蘇蘇又搶着問：「如果我是他，定會對你母親更尊敬更感激。」

「你不是他。」小方聲音冰冷：「你不是男人。」

「難道……，難道他不要你母親了？」蘇蘇又問。

她問出來之後，知道這問題是不該問的，看到小方眼中的痛苦，她已經應該知道這問題的答案。

——一個女人，一個孩子，一種人生，人生中有多少這種悲劇？

——有多少人能瞭解這種悲劇中所包含的那種無可奈何的人生？

小方又站起來，走到窗口，推開窗戶

。窗外夜色已濃。

面對着星月仍未升起的黑暗穹蒼，又過了很久小方才開口。

「我告訴你這件事，只因爲我要你知道，我有個這麼樣的母親。」

「她在那裏?」蘇蘇問：「她是不是還活着?」

「她還活着。」

小方輕輕的說道：「那時我還小，她不能死。」

他的聲音輕如淚：「那時我雖然還小，可是已經知道她爲我犧牲了甚麼，所以我告訴她，如果她死，我也死。」

「現在你已經長大了。」蘇蘇又問：「現在她在那裏?」

「在一個沒有人認得她，也沒有人知道她往事的地方，在一棟小小的木屋裏。」小方說：「她不讓我常去見她，甚至不要別人知道她是我的母親。」

淚已將流下，卻未流下，只有至深至劇的痛苦才能使人無淚可流。

「她那木屋裏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幾張椅子，一個衣櫃，一盞油燈。」小方說：「她雖然不讓我常去，我還是常常去，她那裏的每樣東西我都很熟悉。」

他瞪着眼睛，瞪着黑暗的穹蒼，眼中忽然獲得一片空白：「這屋子裏的這些東西，就是從她那裏搬來的。」（本章終）

▲過 年

（一）

蘇蘇終於明白小方爲甚麼一走進屋子就變成那樣子了。

——這屋裏的每樣東西，都是從他母親那裏搬來的。

——是誰搬來的?

——當然是呂三。

——呂三無疑已找到了他的母親，現在她無疑也和「陽光」一樣落入了呂三的掌握中。

蘇蘇看看小方，小方無淚，蘇蘇有，因爲她已瞭解他們母子之間的感情。

「我帶你去，」蘇蘇終於下了決心：「我帶你去找呂三。」

就算她明知道他是去送死，她也帶他去，因爲她知道他已沒有別的路可走。

小方卻搖頭!

「你不必。」

「不必?」

「你不必帶我去，不必陪我去送死。」小方道：「可是你不妨告訴我他的人在那裏。」

蘇蘇也搖頭。「我不能。」她說：「我可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

「因爲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裏。」蘇蘇說：「我只能帶你去。」

小方不懂，蘇蘇解釋：「他是個謎一樣的人，每個市鎭鄉村都有他的落腳處，卻從來沒有人知道他落腳在那裏。」她又補充：「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能找得到。」

小方什麼都沒有再問。他已經站起來說道：「那麼我們就去找。」

蘇蘇道：「也許我們要找很久，他的落腳處實在太多了。」

小方道：「只要能找得到，不管要找多久都沒有關係。」

他們找了很久，很久很久。

他們沒有找到。沒有找到「陽光」，沒有找到趙羣，也沒有找到呂三。

（二）

紅梅、白雪、綠螘。

風鷄，鹹魚，臘肉。

孩子的新衣，窮人的債，少女們的絲綫，老婆婆的壓歲錢。

急景殘年。

快要過年了。

× × ×

不管你是漢人，是苗人，是藏人，還是蒙人?不管你在什麼地方，過年就是過年，因爲大家都是屬於同一民族的人，都是黃帝的子孫，而且都以此爲榮。

這個地方的人也一樣。

這個地方的人也要過年，不管你是貧是富是老是少是男是女，過年就是過年。

年年難過年年過，每個人都要過年，小方和蘇蘇也一樣。

他們已找過很多地方。

現在他們到了這裏，現在正是過年的時候，所以他們留在這裏過年。

（三）

趕着回家過年的旅客大多已到了家，客棧裏的客房間中空了九間，推開窗子望出去，積雪的院子裏只剩下一些車轍馬蹄的足跡。一張油漆已褪色的八仙桌上，有一壺酒和堆得滿滿的四碗年菜，是店東特地送來的，菜碗上還蓋着張寫着「吉祥如意，恭喜發財」的紅紙。

人間本來就到處有溫情，尤其是在過年的時候，每個人都樂於將自己的福氣和喜氣分一點給那些孤獨寂寞不幸的人。

這就是中國人「過年」的精神，也是「過年」的最大意義，也許就因爲這緣故，所以過年的習俗才能永遠流傳下去。

× × ×

蘇蘇已擺好兩副碗筷，還替小方斟滿了一杯酒。

她是個好女人，她對小方已做到了一個女人能對男人做的每一件事。

小方看着她的時候，心裏總是覺得有點酸酸的，總是忍不住要問自己：「我爲她做了些甚麼?」

這兩天她身子彷彿很不安適，覺睡不着，東西也吃得不多，有時還會背着小方悄悄的去嘔吐。

小方挾了個蛋餃到她碗裏，她勉強吃下去，立刻又吐了出來。

如果小方是個有經驗的男人，早就應該知道她爲甚麼變成這樣子了。

可惜他不是，所以他問她：「你是不是病了?」

蘇蘇搖頭，但是她看起來的確像是有病的樣子，所以小方又問．「你是不是有點不舒服?甚麼地方不舒服呢?」

蘇蘇低着頭，蒼白的臉上忽然起了陣紅暈，過了很久很久才鼓起勇氣來說：

「我好像已經有了孕。」

小方怔住，完全怔住。

蘇蘇正在偷偷的看他，看到他臉上的表情，她眼中立刻充滿痛苦之色，用力咬着嘴唇，像生怕自己會說出不該說的話。

但是她終於還是忍不住說了出來。

「你是不是想問我，我肚裏的孩子是你的?還是趙羣的?」她的聲音已因激動而顫抖：「我可以告訴你，孩子是你的，因爲趙羣不會有孩子。」

她儘力控制自己，接着又道：「在花不拉的商隊裏，我們住在你們隔壁的時候，我們每天晚上都發出那些聲音來，並不是因爲我們喜歡做那件事。」

「你們是爲了甚麼?」

「我們是故意的。」蘇蘇道：「我們故意那麼做，別人才不會懷疑我們就是呂三要追捕的人，所以別人才會懷疑你。」

「爲甚麼?」小方又問。

「因爲呂三的屬下都是趙羣的朋友，都知道趙羣根本不能做那件事。」蘇蘇的聲音更痛苦：「因爲他是個天閹。」

小方又怔住，完全怔住。

「別人都在奇怪，我爲甚麼會喜歡一個根本不是男人的男人。」蘇蘇眼中已有淚光：「那只不過因爲別人都不瞭解我跟他之間的感情罷了。」她接着道：「我喜歡他，就因爲他的缺陷，就因爲他是我這一生所遇到的男人中，唯一不是因爲我的身體才對我好的男人。」

——女人的情感，女人的心事，有誰能完全瞭解?

小方也不能。

蘇蘇直視着他：「我告訴你這些事，並不是因爲要你承認這孩子是你的，你還是可以不要他，還是隨時都可以走。」

小方開始喝酒，低着頭喝酒，因爲他已不敢去看她。

他知道她說的是眞話，他不能不承認孩子是他的，也不會不承認。

他絕不是那種不負責任的男人。

只不過對他這麼樣一個沒有根的浪子來說，這件事來得實在太突然，突然得令他完全無法適應。

——他居然有了孩子，跟一個本來屬於別人的女人有了孩子。

有誰能想得到這種事。

「不管怎麼樣，我們以後還是朋友，」蘇蘇擦乾眼淚，舉起酒杯：「我敬你一杯，你喝不喝?」

小方當然要喝。等到他開始想去找第二壺來喝的時候，他就知道今天要醉了。

他眞的醉了。

這時外面已響起一串爆竹聲，舊的一年已過去，新的一年已開始。（本章終）

▲永不屈服

（一）

大年初一，晨。

穿着新衣的孩子在雪地上奔跑跳躍，滿耳都是「恭喜發財」聲，賣玩具爆竹的小販，已經擺起攤子，準備賺外婆給孩子的壓歲錢了。

這一年的大年初一是個大晴天。

這時小方已經在路上逛了很久，眼中的紅絲已消褪，昨夜的醉意已漸漸清醒。

這裏沒有楊柳岸，也沒有曉風殘月。

他清醒時，發現自己站在一個賣玩偶的攤子前面，看着一個矮矮瘦瘦的爸爸，帶着三個矮矮胖胖的小孩子在賣泥娃娃。

看見孩子們臉上的歡笑，終年省吃儉用的父親也變得大方起來，缺乏營養的瘦臉上也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有子萬事足」，這是中國人的天性，就因爲這緣故，中國人就能永遠存在。

小方忽然覺得眼睛有點濕濕的。

——他也有了孩子，他也像別的人一樣快做爸爸了。

剛聽到這消息時的驚震已過去，現在他已漸漸能感覺到這是件多麼奇妙的事——他感覺到這一點，別的事就變得完全不重要。

他也買了一個泥娃娃，穿着紅衣服，笑得像彌陀佛一樣的泥娃娃。

等他想到孩子還沒有出生，還不知要過多久才能玩這泥娃娃，他自己也笑了。

他決定回去告訴蘇蘇，不管怎麼樣，他都會好好照顧她和他們的孩子。

——孩子一定要生下來，生命必須延續，人類必能永存。

走在回去的路上，手裏捧着新買來的泥娃娃，小方只覺得自己的心情從未如此開朗過。但是等他回到那客棧的小屋時，蘇蘇已經不在了。

（二）

屋裏一片凌亂，酒壺菜碗都已被摔得破碎，碎片和剩菜四下飛濺，紅燒肉的滷汁濺在粉牆上，就像是剛乾透的鮮血。

小方的心裏也在滴血。

他手裏還在緊緊捧着那個泥娃娃，就像是一個母親在抱着自己的初生嬰兒。

「卜」的一聲響，他手裏的泥娃娃也碎了。

希望、理想、意志，所有的一切，也都像這泥娃娃一樣碎了。

現在小方應該怎麼辦?

去找呂三?到那裏去找?

他的母親，他的朋友，他的情人，他的孩子，現在都已落入呂三手裏。

他就算找到呂三又能怎樣?

小方慢慢的，慢慢的坐了下去，就坐在他本來站着的那塊地上。就坐在那碗肉的殘汁和破碗的碎片上。

刀鋒般的碎片刺入了他的肉。

他完全沒有感覺。

他只覺得兩條腿忽然變得很軟很軟很軟，腿裏的血肉精氣力量都好像一下子就被抽空了，好像永遠再也沒法子站起來。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那好心的店主在窗外向他拜年，祝他：「年年平安，事事如意。」

小方笑了，就像一個白痴一樣笑了起來。店東卻已笑不出，看見了這屋裏的情況，看見了他的這種樣子，還有誰能笑得出?他好像還對小方說了些安慰勸解的話，可是小方連一個字都沒有聽見。

小方正在對自己說：一直不停的告訴自己。

——一定要保持清醒，一定要忍耐。

可是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他忽然發覺自己已經在喝酒。一直不停的喝。

只有一個已經完全被摧毀了的人，才知道「清醒」是種多麼可怕的痛苦。

他知道喝酒絕對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也不能解除他的痛苦。

可是清醒時他更是痛苦，痛苦得隨時都會發瘋。

他一向不願逃避，無論遭遇到多大的

打擊，都不願逃避。可是現在他已無路可走。

——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此外醉了又醉，醉了又醉，直到他喝得爛醉如泥，無錢付賬，被一家小酒店的粗暴主人打斷了兩根肋骨，踢進一條陰溝的時候。

可是他醒來時並不在陰溝裏。

（三）

小方醒來時已經躺在床上。

寬大柔軟舒服的床，嶄新的乾淨被單，光滑如少女皮膚般的絲被。

一個皮膚光滑如絲棉的少女，正躺在他的身旁，用一個女人能够挑逗男人所有的方法挑逗他。

宿酒將醒未醒，正是情慾最亢奮的時候，甚麼人能忍受這種挑逗？

小方是人。小方也不能忍受。

他終於做出連自己都不能原諒自己的事，他甚至連這個女人是誰都不知道。

可是他剛開始做了沒多久，就已經開始嘔吐了。

等他吐完了，他才想到應該問她：「你是誰？怎麼會睡在我旁邊？」

「我叫文雀，」這個女人並不在乎他嘔吐，態度仍然同樣纏綿溫柔：「是你的朋友要我來陪你的。」

——他的朋友？

——現在他還有朋友？

「我那朋友是誰？」

「是呂三爺。」

小方幾乎又忍不住要開始嘔吐。

他沒有吐，只因為他已經沒有東西可吐。

文雀又開始她的動作，只有一個老練的妓女才能做得出的動作。

「這裏是我的地方。」她說：「隨便你高興在這裏住多久都行，你的朋友已經替你把所有的賬都付過了。」

她的手一直不停。

「這裏還有酒。」文雀說：「花雕，茅台，大麯，竹葉青，隨便你要喝甚麼，這裏都有，所以你絕不能走。」

× × ×

這裏是溫柔鄉。

這裏有最好的酒，最好的女人，這裏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現在最需要的。

這裏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他一走出這地方就沒法子再得到的。

小方的傷還在疼，一動就疼。

他躺在那裏沒有動。

文雀笑了。

「我就知道你絕不會走的，」她笑得那麼甜：「呂三爺也知道你絕不會走的，他……」她沒有說完這句話。

因為小方已經跳起來衝了出去。他已被摧毀，已沉淪，可是他還有一口氣。

（四）

烈日。

烈日如烘爐中的火燄，小方正在烘爐裏。

嘴唇乾裂，囊空如洗，頭疼如被針刺，胃裏就像是有無數雙手在絞擰，身上帶着種死魚般的臭氣。

這麼樣一個人走到那裏會受歡迎呢？

小方自己也不知道應該走到那裏去，只不過一直在走。因為他不能躺下去，不能像野狗般躺在一個連他死了都沒有問的地方。

他想去買杯酒喝。可是他剛走進一個有酒喝地方，就被人像野狗般轟了出來。

他對自己說：

「姓方的，你已經完了，不如死了算了。」

可是他又不甘心。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隻手從後面拉住了他，一隻堅強有力的手。

他回過頭，就忍不住叫了起來。

「趙羣。」

從後面拉住他的人，赫然竟是趙羣，一去無消息的趙羣。

× × ×

——蘇蘇是趙羣的女人，蘇蘇已有了孩子，蘇蘇的孩子是他的。

小方幾乎忍不住想逃走。

可是趙羣已經拉住了他，已經絕對不會再讓他走了。

「你還沒有死。」趙羣又驚又喜：「想不到我們居然都沒有死。」

他的聲音已因驚喜激動而嘶啞：「那天我挨了他們一刀，本來以為已經死定了，想不到那一刀居然沒有砍在我的要害上，可是等到我回去找你們時，你們已經不在了。」

然後他才問出小方最怕他問的那一件事。「蘇蘇呢？」他問小方：「蘇蘇為甚麼沒有跟你在一起？」

小方不能回答這問題，又不能不回答他。他一直想去找趙羣，可是現在卻只希望永遠沒有見到過這個人。

趙羣用一種同情的眼色看着他。

「你累了，而且好像病了。」他說：「這些日子來，你一定遭遇到很多很可怕的事。」

小方不能否認。

「不管怎麼樣，那些事現在都已經過去了，」趙羣居然也沒有再追問蘇蘇的下落。他用力拍小方的肩。

「不管怎麼樣，我們先去喝杯酒再說。」趙羣道：「今天我剛巧約了很多朋友，那些朋友一定也會認得你。」

他又說：「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你一定要去。」

（五）

這裏是個邊陲小城，趙羣是個亡命的人，想不到他在這裏居然還有朋友。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的朋友居然都是些在江湖中很有名聲，交遊很廣闊的人，其中有幾位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本來絕不可能到這種邊陲小城來的，現在居然都來了。

——他們是不是要在這裏商議甚麼大事？

小方沒有問，趙羣已經為他引見。

「各位一定聽說過，江湖中有個要命的小方。」趙羣顯然以他的朋友為榮：「我這朋友就是要命的小方。」

他又用力拍小方的肩：「我可以向各位保證，他絕對是個好朋友。」

羣豪的反應很熱烈，大家都來敬小方的酒。小方不能拒絕，也不想拒絕。

他喝了很多，比平時還多些，但是還

沒有醉，他忽然聽見趙羣在說：「現在我不妨讓各位知道，他是一個甚麼樣的好朋友。」

小方的心開始往下沉，因為他已經知道趙羣要說甚麼了。

趙羣說的是蘇蘇和「陽光」。

「卜鷹是他的好朋友，我也是，我們都曾經救過他。」趙羣道：「我們都信任他，甚至將自己未來妻子都交託給他。」他的聲音裏充滿憤怒悲傷：「可是現在我的妻子已經有了他的孩子。」

小方聽着他說，一點反應都沒有，就好像在聽一件和他完全沒有關係的事。

他又喝了很多，整個人都已喝得完全痲木。

趙羣問他：「我說的是不是眞話？」

「是。」

「你承認？」

「我承認，」小方還在不停的喝了一杯又一杯：「我承認，我承認……」好像有人把酒潑在他身上、臉上，但是他已經完全沒有感覺了。

（六）

他們喝酒的地方，是在一家很不錯的酒樓上，酒不錯，菜也不錯，設備不錯，伙計侍候得也很不錯。

在這種邊陲小城，能够找到這麼樣一家酒樓，實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小方就醉在這酒樓內醉在趙羣面前。

他醒來的時候，還是在這家酒樓上，趙羣還是在他面前，冷冷的看着他。

羣豪已散了，燭淚已乾了，趙羣的臉色，就好像窗外灰暗的穹蒼，彷彿很近，又彷彿很遙遠。小方在揉眼睛，彷彿很想看清楚這個人，卻又偏偏看不清。

——這個人為甚麼還沒有走？還留在這裏幹麼？

——如果他要報復，為甚麼不把小方一刀割掉？

小方掙扎着坐起來，雖然坐了起來，還是坐在地上，還是比趙羣矮了半截。

——有些人好像總是要比另外一些人矮半截的。

這個小城雖然在邊陲，卻是個很繁榮的鎮市，這家酒樓當然是在一條很熱鬧的街道上。

窗外的天色雖然灰黯，現在卻已是正午，正是吃飯的時候，不管生意多壞的酒樓飯舖，多少都應該有幾個客人。

這家酒樓絕不像是生意壞的酒樓，如果生意壞，這地方早就沒法子維持下去。

可是現在酒樓上只有他們兩個人。

小方看着趙羣，趙羣看着小方，兩個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除了他們兩個人之外，誰也不知道他們心裏在想甚麼。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開口，酒樓上連一點聲音都沒有，外面的街道上卻有各種聲音傳了過來，有人聲，有車聲，有馬蹄馬嘶聲，有小販的叫賣聲。

趙羣終於說話了，說的卻不是他心裏在想的事。

他忽然問小方：「你在想甚麼？是不是有甚麼話要對我說？」

「不是。」小方道。

「不是？」趙羣問道。

「不是我有話要對你說。」小方道：「是你有話要對我說。」

「哦？」

「有件事你早就應該告訴我了。」

「哦。」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穿白衣，飲烈酒，唱悲歌的歌者？」小方問。

「我記得。」趙羣道：「我當然會記得。」

「在我們埋葬了他之後，在蘇蘇為『陽光』治傷的時候，在那個山坡上，你是不是對我說過，有件秘密要告訴我。」

「是。」

「但是你一直都沒有告訴我。」

「我沒有。」趙羣道：「我一直都沒有機會說出來。」

小方用一種很奇怪的眼色看着他，過了很久才問：「現在呢？」

「現在……」

趙羣還沒有說下去，但小方已經打斷了他的話：「現在你也已經用不着說出來了。」

「為甚麼？」

「因為我已經知道你要說的是甚麼？」小方不但眼色奇怪，聲音也很奇怪：「因為現在我已經知道你是誰了。」

趙羣在笑：「你知道我是誰？」他的笑容也同樣奇怪：「你說，我是誰？」

小方的回答絕對可以使每個人都大吃一驚——最少可以使除了他們兩個人之外的每個人都大吃一驚。

「你就是呂三。」小方說。

（七）

趙羣又笑了。

他居然沒有否認，這一點否認的意思都沒有，他只問小方：「你怎麼知道我就是呂三？」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答案，他問出這句話，就等於已經承認自己就是呂三。

所以他自己回答了這一個問題：「其實我知道你遲早總是會想到的，你並不太笨，現在也應該是你應該知道的時候。」

有很多的事，有很多關鍵，如果他不是呂三，就無法解釋。

「不錯，我就是呂三。」他居然立刻就承認：「你當然早就知道『趙羣』這個名字是假的，這張臉也是假的，所以你現在雖然知道我就是呂三，但是等到你下次見到呂三時，還是沒法子認得出來。」

「還有下次？」小方冷冷的問：「這一次還不是最後一次？」

「還不是。」

「是不是因為你還不想讓我死得太快了？」

「是。」呂三微笑：「千古艱難唯一死，誰都不想死，只不過有時候死了反而比活着好得多。」

——死了一了百了，活着才會痛苦。

「我相信你一定也知道這道理。」呂三又問小方：「你知不知道我為甚麼要把蘇蘇留下來給你？」

他自己又替自己回答了這一問題，他的回答無論甚麼人聽見都會覺得難受得要命。

「因為你殺了我的兒子。」呂三說：「所以我也要你還給我一個兒子，你自己親生的兒子。」（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和錢木兒在風雪中走着，天黑時避進山洞烤火，錢木兒和白燁合計想看桑羽青的『青光劍』均無得手，至半夜桑羽青發現錢木兒又不在洞中，他出外查尋時發現錢木兒，白燁和一位和尚在雪地中爭執，錢木兒將和尚殺死，而從他們談話中知錢木兒準備到四川追殺西華和尚，次日桑羽青還跟錢木兒上路，到了四川境內，在一客店休息，錢木兒又自行外出，桑羽青在店中無聊，隨意走到酒店喝酒，認識了一位少女邵南燕，邵南燕自稱是來帮助桑羽青復仇的，並告訴桑羽青她會再來找他的……

天涯尋眞兇　荒山殲叛徒

半天，錢木兒才睜開了眼睛吐氣道：「唔——這種熱水澡，眞是太舒服了。」

桑羽青一笑道：「你今天上午要休息，我們甚麼時候動身呢？」

錢木兒道：「午飯之後就可動身，桑兄有什麼急事麼？」

桑羽青搖頭道：「我沒有什麼急事，不過想到巫山去一趟，不知我們可曾經過巫縣？」

錢木兒笑道：「巧得很！我們下午正要奔巫縣，到了巫縣，我們就可以分別辦事。」

桑羽青點點頭，忖道：「如此看來，西華和尚必然也在巫縣了。」

他想着，如何把話題轉到白燁身上，這時一個店小二匆匆跑了進來，叫道：「那一位是桑爺？」

桑羽青道：「是我！有什麼事？」

小二道：「有客人找你！」

桑羽青很是詭異，點了點頭，說道：「我就來！」

說着跨出了大桶，小二答應一聲而去，桑羽青一面拭身一面說道：「奇怪，會有人來找我？」

錢木兒接口道：「說不定是侯兄來找了。」

桑羽青聞言一喜，心想也有此可能，匆匆穿好了衣服，趕到了前店，出乎意料之外，在店門等他的，却是昨夜在酒肆所識的那個姑娘！

她仍然穿着那身深色勁裝，披着斗篷，手裏拿着一節綠色的小馬鞭。

桑羽青愕然道：「啊！邵姑娘。」

邵南燕一笑道：「桑大哥，你現在可有空？」

桑羽青點點頭道：「我現在沒有事，姑娘有何見教？」

邵南燕神秘的笑了笑，說道：「我們到別處去談！」

說罷轉身而去，桑羽青滿懷疑惑的跟在她的身後，才由熱水盆中爬出來，在風雪的吹襲下，很不是味道！

在邵南燕的引導下，他們來到了一家小茶館，在四川這種茶館特多，不論早晚均有營業，是聊天，談生意和發牢騷的好地方！

二人進了茶館，茶房立時招呼着，送上了茶和果食，邵南燕坐了下來，笑道：「桑大哥請坐。」

桑羽青見這姑娘清秀爽朗，舉止大方，心中很是詫異，忖道：「又是一個奇怪的女人！」

桑羽青坐在邵南燕的對面，微笑道：「姑娘有何見教？」

邵南燕嗑了一個瓜子，一直等她吃完了下去，這才說道：「桑大哥，你一定對我很奇怪，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我到底是什麼人，不過請你放心，我絕無惡意，是來帮助你的！」

桑羽青聞言笑起來，說道：「姑娘眞把我弄糊塗了，是否可把話說明白些？」

邵南燕兩度秀眉一皺，說道：「我知道你會疑心，可是……我眞不知道怎麼說，總之你一定要相信我！」

桑羽青笑道：「姑娘，妳說出來的話，我句句都信。」

邵南燕却臉一繃，說道：「我是說正經的，不是開玩笑！」

桑羽青一怔，隨即說道：「姑娘，請問我爲什麼要懷疑妳呢？」

邵南燕搖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是來帮助你復仇的。」

桑羽青面色倏地一變，說道：「報什麼仇？」

他心中很是氣惱，忖道：「莫非我報仇的消息，已經傳遍了江湖了？」

邵南燕放低了聲音說道：「你要找東凡和尚復仇的事我都知道……」

才說到這裏，桑羽青已經打斷了她的話，說道：「姑娘！我原不想管妳的事，如今妳提到了這些事情，我不得不問妳的來歷了！」

邵南燕道：「我知道這件事對你的重要，方才我已經再三講過了，我是毫無惡意的。」

桑羽青冷冷說道：「我怎知妳是毫無惡意的？」

邵南燕笑道：「我若是有惡意，我何必把這些話當面告訴妳？」

她神態自如，說話之時，還帶有幾分稚氣，把桑羽青弄得莫明奇妙，說道：「好吧！妳還要說些什麼？」

邵南燕立時顯得神秘異常，她那雙美麗而又靈活的眼睛，四下觀望了一下，把聲音放得更低道：「首先，我要告訴你，與你在一起的白燁，實際上與錢木兒他們是一黨的！」

桑羽青聞言啼笑皆非，忖道：「等到你告訴嗎，我早就瀏了！」

他想着便道：「姑娘！妳是怎麼知道的？」

邵南燕搖了搖頭，神秘的說道：「你就不要管我怎麼知道的，我在外面，自然比你看得清楚，你相信不相信呢？」

桑羽青笑而不語，邵南燕道：「怎麼？你不相信？」

桑羽青道：「好吧！就算是眞的，妳現在要怎麼帮助我？」

邵南燕略爲思索，說道：「你一定要聽我的話，無論白燁告訴你任何事情，你都不要相信她，她與錢木兒定了詭計，至於他們到底準備怎麼作，我還是沒有查出來。」

聽她這麼說，桑羽青漸漸相信，她是眞心來帮助自己的，但是却不明白她爲何要來帮助自己。

這時邵南燕又接着說道：「錢木兒可是告訴你，說他們的總舵在蘭州？」

桑羽青很是奇怪，點頭道：「不錯！他是這麼告訴我的！」

邵南燕微微一笑，說道：「錯了，其實他們的總舵並不在蘭州，蘭州是錢木兒自己的分舵！」

聽邵南燕這麼說，桑羽青是不會再懷疑了，緊接着問道：「那麼東凡和尚的總舵在那裏？」

邵南燕靈活的大眼睛閃了一下，說道：「我現在正在追查這件事，追查出來自會告訴你，今天先把白燁的事情告訴你，免得你受騙！」

桑羽青笑道：「如此看來，我們酒店相遇，並不是偶然的了？」

邵南燕笑着說道：「對不起！至於我怎麼會突然出現來帮助你，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桑羽青雖然奇怪，但是知道邵南燕對自己並無惡意，也就安定了不少，否則自己要分出一部份精神來對付她。

但是他心中心充滿了疑慮，望着這個年青青的姑娘，說道：「我桑羽青並無親無故，原以爲要獨自奮鬥，想不到姑娘仗義相助，眞使我感激得很！」

邵南燕連連搖頭，笑道：「不必說這些話，我也不是什麼大俠客，只不過是奉命！……」

說到這裏發覺自己說漏了口，趕緊停了下來，玉面微紅。

桑羽青心中暗笑，忖道：「這個姑娘根本毫無世故，再幾次我就可以騙出她的來歷了。」

這時邵南燕指了一下茶盃道：「你怎麼不喝茶？茶都涼了！」

桑羽青端起盃子，飲了幾口，望着邵南燕，想到她年紀青青，居然一副老江湖的派頭，以協助自己的姿態出現，不禁很是好笑。

邵南燕也靜靜的望着他，一時之間，二人均無話說，她便又開始吃起瓜子來。

桑羽青問道：「姑娘可是昨晚才找着我的？」

邵南燕搖頭笑道：「我早就跟着你了，不過那時我甚麼也沒查出來，所以一直沒去見你。」

這時桑羽青突然產生一個念頭，說道：「邵姑娘，妳既然跟了我這麼久，有一個時常與我在一起的人，妳可曾見過？」

桑羽青的話才說完，邵南燕已經搶先着說道：「啊！你說的是那個小猴兒是不是？」

桑羽青搖頭說道：「不是小猴兒，是另外一個人，叫葉劍瀛，年紀比我大二三歲。」

邵南燕略一思索，說道：「啊！我記得了，一個穿黃衣服的，背上揹着把寶劍是不是？」

桑羽青喜道：「不錯！就是他……」

他話還沒說完，邵南燕已緊接着問道：「他是作什麼的？」

這句話把桑羽青問得涼了半截，滿希望由她口中得到葉劍瀛的身份，如此看來她又是不知道了。

桑羽青想着便回答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何居心，由金陵開始，便一直跟踪着我。」

邵南燕聰明的笑了起來，說道：「啊！我知道了，你是要我帮你把葉劍瀛的來意打探出來？」

桑羽青點頭道：「是的！不知姑娘能作得到麼？」

邵南燕聳了一下眉毛，說道：「這算得了什麼？交給我好了，再多三天，我一定會把他的底細摸明白！」

看她說得如此有把握，桑羽青不禁有些不相信，含笑說道：「姑娘不要把葉劍瀛看得太簡單了，他一身內外功夫，在江湖上是很少見的呢！」

邵南燕站了起來，笑道：「你眞傻！這種事情又不是比試，他武功再高又有什

麼用，我自有辦法。」

見她說得如此有把握，桑羽青也覺得她有幾分鬼聰明，笑道：「姑娘自然不是凡人，不過在偵察他的時候，最好不要讓他知道有我的關係在內。」

邵南燕笑着說道：「曖呀！我又不是小孩子，還要你這種叮嚀！眞是婆婆媽媽的！」

她的話把桑羽青也說得笑了起來，說道：「好吧！這件事就麻煩姑娘了。」

邵南燕道：「不要客氣！」

說着對桑羽青一笑，笑得像一朶春花，桑羽青也不知道姑娘到底是什麼心意，但是却不敢正視她的笑容。

邵南燕又道：「以後有了消息，我自會找你，現在我要去工作了！」

她說着，目光向遠處望去，臉上浮出一層不可理解的笑容。

桑羽青順着她的目光看去，只見數十丈外，有一長身的年青人，正在雪地之中行走。

那人正是葉劍瀛，桑羽青笑道：「說曹操，曹操到，眞是巧得很。」

邵南燕抓了一顆花生米，丟入了口中，說道：「好了，我先走一步，茶錢由你付。」

桑羽青笑道：「當然！當然！」

邵南燕出店之後，很快的向葉劍瀛走去，桑羽青望着她的背影，搖頭自語道：「眞是個奇怪的姑娘！」

由於邵南燕長的絕倫，衣着又如此講究，所以引起了不少人的注視，葉劍瀛也就很自然的注意到她。

桑羽青看見邵南燕迎面向着葉劍瀛走去，老遠就指着手，好似很熟識的朋友一般。

葉劍瀛的臉上，却有一種疑惑不解之色，不時的左右張望，想確定邵南燕是在向誰打招呼。

邵南燕走到葉劍瀛面前停了下來，似乎在與他說話，葉劍瀛傾耳聽着。

桑羽青見他們二人，在雪地中談了幾句，雙雙走過了街道，向另外一家茶館走去。

桑羽青心中好笑，忖道：「這個姑娘眞是有辦法！」

才想到這裏，便見兩個灰衣的和尚推門而入，由於桑羽青所坐的地方較偏，所以他們並未望見桑羽青。

二人選了張桌子，坐下飲着茶。

桑羽青見他們二人風塵僕僕，好似趕了遠路來的，不禁益發的注意。

這兩個和尚，年紀都在三旬左右，身體彪壯，看來是習過武功的人。

他們的臉色很凝重，在低聲的討論着一件事情，連茶房送上了茶，他們都沒有感覺到。

桑羽青身軀略轉，側面對着他們，注意聆聽。

但是他們說話的聲音很小，聽不眞切，但是由他們臉上的神色看來，似乎有什麼困難的事，難以決定。

時間一久，他們談話的聲音漸漸增大，只聽得一個和尚說道：「你是說我們現在就到師父那裏去？」

那和尚點點頭道：「我看只有這樣最好！」

另外那個和尚皺眉道：「若是被錢師兄知道怎麼辦？」

桑羽青聞言忖道：「果然是東凡和尚那一派的！」

這時那個子較高的和尚道：「他現在在睡覺，再說有師父在這裏，他就是說叛，也不至於立時翻臉！」

另外的和尚搖頭道：「你不知道錢木兒的爲人，他決定的事，若是沒有十成把握，絕不會輕動，別說我們，就是東凡師伯對他也有些顧忌呢！」

高個子和尚道：「這麼說來，我們只有先下手了？」

另一個和尚道：「我看只有如此，否則他也會來找我們，他現在不就是要奔巫山去找師父麼？」

高個子和尚道：「那我們趕快去找師父吧！」

他們竟連一口茶也未喝，付了茶資，匆匆而去。

桑羽青見天色離午時還早，決意跟踪他們，付了茶錢，出門買了一頂翻皮帽戴在頭上。

那兩個和尚折入了小巷，已然走了數十丈遠。

白天時分，桑羽青不便跟得太近，便保持着二十丈的距離，緊跟在後。

走完了幾道街之後，路人行人漸少，那兩個和尚的脚步也加快了。

桑羽青見他們沿着山徑，直上山坡，若是緊跟在後，毫無遮攔，很容易被對方發覺。

桑羽青忖道：「我還是到前面等他們算了！」

一念甫畢，立時折上了山坡，借着樹木的掩飾，加快了身法，一掠數丈，很快的翻了山坡。

桑羽青居高臨下，可以很淸楚的望見那兩個和尚的行動。

他經常保持着十丈距離，趕在了兩個和尚的前面，那兩個和尚只顧說話，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有人在跟踪。

翻過這個小山坡，對面又是一個小山坡，由於只有這麼一條小徑，所以桑羽青不怕他們轉道。

他立時施開輕功，快如飛鳥一般，很快的爬到了對面的小山上！

桑羽青尋了一顆大樹把身形隱住，靜靜的等着那兩個和尚。

不大會的工夫，那兩個和尚也翻上了這座小山，很快的向前奔去。

桑羽青就這樣，一直跟着他們翻過了兩座小山，心中忖道：「想必西華和尚是住在這裏了。」

思索之間，目光向遠方射去，只見半山之中，有一個木板搭成的房子。

桑羽青忖道：「八成就是這裏，我還是先過去的好！」

他選了右方一條小道，由側面趕了過去，如同一隻怪鳥般，起落之間，便是十餘丈遠。

這間小木房是靠山而建，屋後便是山坡，和大片的林木。

桑羽青很容易的找到了隱身之處，由樹隙之中望去，恰好對着那小屋的後窗。

那兩扇窗戶開了一半，桑羽青運目望去，只見一個白髮老和尚坐在窗前，手中拿着一本書，正是自己在「一江寺」所見過的西華和尚！

由於天色陰暗，室中燃着一盞油燈，昏黃的燈光下，西華和尚手中拿着一本綫裝書，坐在窗前靜看。

他的神態很安詳，長得也是慈眉善目，看來是一個眞心修爲的高僧。

桑羽青始終很難相信，他也是一個身懷絕技，而又心術不正的出家人。

但是由玄祿和尚的話聽出來，這西華和尚也曾想與錢木兒聯合，取代東凡和尚呢？

桑羽青心中忖道：「俗語說『人不可貌相』，這話眞是一點不錯！」

想到這裏，才見兩個和尚跑了過來，西華和尚立時合上了書。

桑羽青心中一驚，暗裏忖道：「這和尚好靈的耳力，如此看來，我可要謹愼一些！」

那兩個和尚還未喚門，西華已然說道：「是誰來了？」

高個的和尚在門外道：「弟子普世，普光。」

西華和尚道：「嗯！我看着你們也該來了，門不曾上鎖，你們進來吧！」

普世和尚推開了門，與普光一同進入了房，由於桑羽青所處之地太高，只能望見後窗附近，所以他提足了氣，輕輕的向下移動。

他知道西華和尚並不是凡人，所以加倍的小心，身子輕得如同一片棉花一般，向下滑了七八尺，竟連一片雪花均未有碰落！

由此處望去，正好可以通過窗戶，望見室內的一切。

西華和尚在一張細竹編成的椅子上，兩隻枯瘦的手掌，交叉的放在腹門，他用着蒼老，但很淸晰的聲音說道：「有什麼消息沒有？」

普世和尚答道：「師父，事情越來越緊急，玄光師哥他……」

說到這裏停了下來，西華和尚好似驀然一驚，一雙壓着眼睛的白眉向上吊起，露出了一雙精光四射的小眼睛。

這是他的眼睛第一次發光，桑羽青看得很是眞切，忖道：「由他的目神看來，武功不可輕視……」

西華和尚的身子蠕動了一下，但是並沒有站起來，用着較爲急促的聲音說道：「傷在那裏？」

普光和尚道：「傷在前胸，是被人用掌震死的！」

西華和尚的白眉又放了下來，似乎沉息，半晌才問道：「錢木兒呢？」

普世和尚好似看出西華禪師在盛怒之中，他小心翼翼的答道：「錢師哥在『高陞店』中睡覺。」

西華沉默不語，半晌自語道：「這個時候還在睡覺？那個桑羽青又在何處？」

普世和尚道：「他一早就出了店，可能是在四下遊玩去了。」

桑羽青聞言好笑，忖道：「要以這種人來對付錢木兒，豈有不敗之理？」

西華禪師又不言，他好似在沉思，普世，普光和尚靜站一旁，雖然面現焦急之色，却又不敢說話。

半晌，普光忍不住說道：「師父！總舵的人不肯相信，難道我們分舵下這麼多師兄弟都算白死了不成？」

西華和尚的白眉又挑了起來，說道：「東凡師兄與我面和心違，處處防我，所以我們傳過去的話，他絕不肯相信，再說錢木兒輩分雖小，已是我們舵中掌門弟子，並且執掌『蘭州分舵』秉發銅牌，論起舵裏的地位，幾乎與我不相上下，卽使是這裏弟子都是他殺害的，我也無權自行處決他。」

桑羽青聞言心中暗驚，忖道：「如此看來，錢木兒果有過人之處……」

想到這裏，便聽西華和尚又接着說道：「……所幸他深心益彰，東凡師兄也有些開始顧忌，所以叛敎之行提前開始，不過話說回來，到底是血比水濃，他是東凡一手造就出來的，沒有抓着眞憑實據之前，東凡和尚不會對他如何。」

普世和尚打斷了西華的話，怒氣沖沖道：「師父，難道我們就任他橫行麼？」

西華和尚發出一兩聲輕笑道：「我未出家前，也曾闖過大江大海，錢木兒再厲害，終歸是個孩子，諒他逃不過我手！不過事情一旦發生，便是成敗的事，我不得不愼重，尤其是你們，切莫自作主張，白白送掉性命！」

桑羽青聽他們的談話，似懂不懂，弄不清他們到底是個什麼組織，也不明白他們的內部糾紛，但是可以確實的是，他們這種情形不會僵持太久了！

西華又接道：「錢木兒公然作叛還不至太快，除非他已經知道『星月劍』譜的藏處，否則他還要設法與東凡周旋！這段時間內，我們只有隨機應變，不要反被他告一狀！」

普光不解道：「他告什麼狀？」

西華一笑道：「他殺了這麼多門下弟子，豈能不爲自己找理由？如果我猜得不錯，他必然說是玄光他們要叛敎，他是掌門弟子，自有生殺之權！」

兩個和尚聞言均是面有憤色，桑羽青心中暗暗歎息，忖道：「已經十幾年過了，他們依然還爲了我桑門劍法在自相殘殺，自古寶物皆不祥……」

才想到此，聽得西華和尚道：「我已經派人通知了他，想必不久他就要到了，少時你們什麼話也不要說，雖然有我在此，他不敢妄動，可是躲開了我，你們就危險了，錢木兒的手段你們是知道的，我也不必多說了。」

普光和普世雖然憤怒，可是他們也知道錢木兒的厲害，只得點頭稱是。

普世和尚又道：「師父，嬋師妹眞是總舵派下來的麼？」

西華和尚笑道：「嬋姑娘的事，我自然也要問，說不定她就是我們一個大助力呢！」

他的話使這兩個和尚及桑羽青都感到不解，尤其是桑羽青，他忖道：「白嬋與錢木兒是一條綫上的人，莫非還會反過來帮助他們不成？」

正思間，望見遠處有一個黑點，快似旋風一般，在雪地上向前移動。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莫非是錢木兒來了？」

那一點黑點，速度好不驚人，如同疾弓射出的一顆彈丸般，在雪地之上，看得更是眞切。

不一會的工夫，黑點變成了人影，果然是錢木兒，他一襲灰色的長衫，迎風招展，活像被風吹飽的大風箏一般。

刹那之時，已然撲到了近前，西華和尚已然查覺了，低聲道：「他來了！」

話才說完，錢木兒已撲到了門前，他用很平靜的口吻道：「師叔可在房內？」

西華咳嗽了一聲，拖着蒼老的聲音說道：「是木兒麼？快進房來吧！」

錢木兒推門而入，他換了一襲長衫，足下是一雙黑色的白底鞋。

他面含笑容，神色奕奕，很恭敬的向西華施禮道：「弟子錢木兒參見師叔！」

西華竟然站了起來還禮道：「不必多禮。」

這時普光，普世兩個和尚也一面施着大禮道：「參見掌門師兄。」

錢木兒含笑扶着他們道：「二位師弟太多禮了。」

西華這才又坐了下來，含笑着說道：「木兒，本座等你多時，有很多話要問你呢！」

他語氣親切，態度慈祥，與桑羽青在「一江寺」見他時一樣，不禁忖道：「誰又看得出，這個和尚是滿懷奸詐之人。」

錢木兒在西華和尚的對面坐了下來，他的態度很是恭謹，如果不是桑羽青已經洞悉一切，眞看不出他有叛師之意。

西華和尚慢條斯理的說：「木兒，你知道本座請你來爲的是何事？」

錢木兒恭身道：「弟子知罪，也正爲了此事，要向師叔報告。」

西華和尚摸着雪白的鬍子道：「本座願聞其詳！」

錢木兒道：「叛徒玄光，玄淨，玄祿，玄歸假借師叔之名，揚言生變，愚騙本舵，本欲擒往總舵，聽候師叔發落，只因伺窺強敵，萬難脫身，再加上叛徒強橫，不聽忠言，破壞師叔清譽，只得引門規第八條，自行處決，若有不當之處，願聽師叔教誨！」

他不卑不亢，語聲宏亮，說得是理直氣壯。

普光，普世兩個和尚都是面有憤色，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西華和尚沉默了片刻，笑着說道：「木兒，這是四條人命，你可知道？」

錢木兒却站了起來，說道：「弟子待罪。」

西華呵呵笑道：「你坐下來！本座一向容不得叛教之人，這四個孽徒胆大包天，自是罪有應得，不過你處決之後，可曾將他們銅牌收了回來？」

錢木兒道：「收得三枚銅牌，其中玄祿的銅牌不知去向。」

西華和尚皺眉道：「這銅牌關係不小，執牌之人，可以直入總舵，你可能斷定未被別人拾去？」

錢木兒道：「師叔請放心，弟子處決他們之時，桑羽青在山洞之中，嬋師妹和我都是萬分小心，不會有事情落入他的眼中！」

桑羽青在外面聞言暗笑，忖道：「你一件事也沒逃過我啊！」

他用手摸着袋中那塊銅牌，暗忖：「說不定這塊銅牌還有些用處呢？」

思忖之際，又聽到西華和尚道：「桑羽青一身奇技，不可把他看小了。」

錢木兒道：「弟子從未輕看他！」

西華點點頭，說道：「關於這四個叛徒之事，不必再煩心了，回到總舵之時，本座自會向舵主稟陳。」

錢木兒忙道：「謝謝師叔的慈悲！」

西華接道：「倒是桑羽青這件事你們千萬不可大意，在沒有查明劍譜圖解之前，不可妄動。」

錢木兒道：「弟子知道，現在已經查明，他隨身所帶不是『青光劍』！」

桑羽青聞言很是詫異，忖道：「昨夜我曾在白嬋面前展露『青光劍』，錢木兒絕不會不知道，如此看來他必有私心！」

西華和尚道：「啊？我倒有些不信，也許他沒有隨身帶着，『青光劍』的下落，還要在他身上找，知道麼？」

錢木兒道：「弟子遵命！」

西華又道：「好了，你可以去了，我們在巫山再碰一次面，希望你能在他身上有所收穫！」

當下錢木兒辭過了西華和尚，出了這間小木屋，如飛而去。

桑羽青望着他的背影，由大而小，由近而遠，像是天幕上的一顆流星般，快得驚人！

他心中不禁暗暗佩服，忖道：「錢木兒的一身功夫眞是少有啊！」

這時西華和尚及普光，普世等談了起來，西華和尚說道：「這件事你們辦不了，只要暗中盯着嬋姑娘就是了！」

普光道：「那麼錢木兒呢？」

西華面上顯示了一絲冷笑，說道：「這件事我要親自處理，錢木兒今後一舉一動，都不會逃出本座之眼！」

普光及普世聞言也露出了笑容。

桑羽青又聽了一番，聽不出什麼名堂，忖道：「我還是趕回去吧！」

於是他小心的翻上了這座小山，正要移動時，突聽西華和尚一聲急喝道：「有人！」

「刷！刷！刷！」一連三條人影，飛出了小木屋，向山坡之上飛越而來！

桑羽青一驚，忖道：「還是被他發現了！」

桑羽青正準備奔逃之時，却見自己身旁，左上方之處，約有七八丈遠，一條黑影，疾如飛鳥一般，拔起空中！

他活似一隻掠空大鵬一般，身在空中一個盤旋，向山下落去，眞的驚人欲絕！

桑羽青一眼就看了出來，忖道：「啊！原來葉劍瀛也來了……」

一念未畢，又是一條矯健的身影，由葉劍瀛起身不遠之處飛越而出，追着葉劍瀛如飛而去！

桑羽青望見之下，不禁驚喜交集，忖道：「啊！這個姑娘盯得眞緊！」

原來那第二條黑影，正是邵南燕，桑羽青請她打探葉劍瀛的來意，她竟緊緊的盯着了他。

西華和尚及普光，普世師兄弟，原來是發現了葉劍瀛，他們急追下去，桑羽青反而沒有事。

這時四下寂然，小室中的燈光閃爍不已，桑羽青心中忖道：「我何不進去看一看？」

他一念未畢，身子如一隻飛箭般，由窗射入了小房之內，輕飄飄地落在床前。

室內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道，原來在一張小桌子上，放着一個小鍋鼎，正燒着一堆檀香末。

書桌之上，堆着不少書籍紙張，桑羽青細看之下，均是些佛學有關的書籍。

桑羽青正準備翻閱之時，突聽窗外有人以指輕彈之聲，心頭一驚，回顧之下，一條人影閃電也似，飄開了去，竟連他什麼樣子均未看清。

桑羽青不顧他是何人，身形一縱，由窗口飛出，那人已無踪影，桑羽青便照着他逃去的方向追去。

就桑羽青才追上山坡時，突見左方一條黑影，飛快的奔來，桑羽青眼快，立時看出來人是錢木兒。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他爲何去而復返？」

他立時隱了起來，錢木兒很快的翻了過來，他在桑羽青方才停身之處停下，仔細的查看室中的情形。

片刻之後，錢木兒如同一片風雪般，飛入木屋之中，他很快的翻閱着桌上的書籍和文件。

當他翻到了一張滿是墨跡的紙張時，立時抽了出來，發出了幾聲冷笑，自語道：「哼！果然在這裏！」

他細細的看一遍，放回了原處，然後開門而走，這一次是眞的回去了。

桑羽青這才明白，方才彈窗之人，是在引導自己避開錢木兒，心中很是奇怪，忖道：「什麼人會在幫助我呢？」

這時他又想到錢木兒所看的那張紙，忖道：「我何不也去看看寫些什麼？」

決定之後，正要動身，突聽一陣風響，連忙又隱了下來。

原來是西華和普光，普世又回來了，他們很快的進入了房內，把窗戶關上，似在密談什麼事情。

桑羽青在此無事可爲，忖道：「我還是回去吧！」

他翻過了山，向鎭內趕來，這時時刻，距午時還有一個時辰。

唯一使桑羽青疑惑不解的，就是何人彈窗示警？

邵南燕分明追葉劍瀛去了，小猴兒又不在，還會有什麼人呢？

桑羽青一路思索着，已經來到「高陞店」，他回房之後，見錢木兒睡得甚是香甜，心中忖道：「他眞是好快的腿！」

這幾天來，由於發生了接二連三的事情，使得桑羽青心亂異常。

他本意立時先行，先趕到「天水」去尋東凡和尚的總舵，但是巫山近在咫尺，他父母的墳地就在巫山，所以捺着性子，先去祭墳，順便等錢木兒及西華巫山之晤時，再探聽一些消息。

這時他獨自坐在窗前，望着片片的風雪，心中煩悶依然。

小猴兒竟是一去不返，平空又出現了一個邵南燕，都是些令人難解的問題。

…………

天色傍晚之時，桑羽青及錢木兒已到了巫縣。

巫縣濱長江，前有巫峽，後有巫山，地勢險峻，風景絕麗，是蜀省有名的一大勝地。

走過長江水道的人都知道，巫峽是三峽之中最險的一段水路，李白也曾留有詩句，視爲險惡之地，但是像巫峽如此美麗的景緻，也是國內少有的。

巫山高峭，山峯連綿，水霧迷漫，在濃霧之中，看來若隱若現，因之，關於巫山的形容也特別多，但以「雲」最著名。

這時傍晚時分，加上天氣陰暗，巫山更如一個穿着魔袍的姑娘似的，使人無法端詳。

桑羽青及錢木兒投了店，飯後天色已經整個黑了下來。

那片片飛雪，始終就沒有停過，桑羽青不禁劍眉微鎖，忖道：「這等天氣，山路可不好走！」

錢木兒已經準備休息了，問桑羽青道：「桑兄，你還出去麼？」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我要上山去一趟！」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心中非常悲痛，十五年前的慘事，又重現在他的眼簾。

錢木兒也顯得很詫異，說道：「這等時候你還要上山去？」

桑羽青抑止着悲痛，點了點頭，說道：「我有要緊的事一定要去一趟。」

錢木兒道：「可要我陪你去一趟？」

桑羽青搖了搖頭，他戴上了那頂翻皮帽，說道：「我用不了多少時間，你可以先睡了！」

錢木兒答應一聲，桑羽青出得店來，便問店小二道：「小兄弟，何處有賣錫鉑的？」

店小二指着大街的左邊道：「順着這條街向左轉，有一家最大的香燭店，叫『金吉』的。」

桑羽青稱謝之後，冒着風雪，來到「金吉」店，買了很多錫鉑，錢紙，香燭等物，包成一包，然後向巫山走去。

由於年關將近，所以街上行人很多，桑羽青一直行到入山之處，才沒有行人。

他抬頭望了望這深霾的高山，嘆了一口氣，然後展開了驚人的輕功飛馳而上。

這十五年來，他曾經來祭過了八次墳，每一次來此，都使他悲痛欲絕。

黑夜，風雪，桑羽青懷着一顆悲痛的心，在山徑之上奔行若飛，只見他身軀起落之間，便是十餘丈遠，比風還快！

山中陰霾寒冷，並且有很大的潮氣，使人很是難耐。

桑羽青邊走邊想：「在這種時候，還往巫山上奔的人，恐怕只我一個人啊！」

想到這裏，他心中又湧上了一層辛酸，自他懂事不久，他的父母就受了害，十五年來，孤苦無依，每當他想到自己的身世時，都把東凡和尚恨之切骨！

一個時辰以後，桑羽青已經遠遠望見那座無名的寺院，在白雪的遮蓋下，靜靜的停在那裏。

這座寺院數十年來，如同一個被人遺忘的老者，孤獨冷清，從沒人去照顧他。

恰似桑羽青一樣，每當他看見這座荒廢破落的廟宇時，心中便有一種說不出的沉痛。

桑雲從夫婦的墳地，是由石塵子以桑羽青的名字代立的，座落於寺院後一落小山崗上，風景絕佳，可以俯視着揚子江。

桑羽青來到了廟門，往事又映上了他的腦海中。

從十年前開始，便再沒有一個和尚，在這廟中住過，十五年的歲月，已經把這座廟宇，摧毀得不成樣子。

大門口的門簷，似乎要被冰雪壓垮，寒風吹過之時，發出了陣陣的淩亂之聲。

桑羽青在門前靜立，想到了十五年前，也是初冬，也是雪天，桑雲從帶着他，馱着他母親的屍體，來此投奔東凡和尚。

那時他才五歲，但是一幕幕的往事，都深深的印在他的腦海中，清晰得像是昨夜才發生。

桑羽青輕輕的越過了院牆，院內衰草漫道，一片荒寂，當桑羽青的目光，射到了那間廂房時，他似乎又聽到桑雲從的聲音道：「孩子，把馬牽到廊下，我要照顧你娘……」

桑羽青一陣心酸，落下淚來，他飄身落下，走到廂房之中。

蛛絲塵埃，幾乎把這間屋閉死了，桑羽青清晰的記得，他母親的屍體就靠在牆角，他父親就是在此自刎的……。

桑羽青頓足怨嘆，默禱良久，然後才轉回了後室，在那裏他遇見了天下奇人石塵子，在那裏他的父親與他說過了最後一句話，一切悲慘和不幸，也在那時開始！

他無言的憑弔了一番，越過了前院，翻上一座小山坡。

那一人多高的荒草，都被寒雪壓倒，滑膩難行，桑羽青提氣輕身，縱躍如飛，不一刻的工夫，就翻上了這片小山頭。

但是，當桑羽青才上山頭之時，似聽一聲輕微的响聲，心中不禁一動，忖道：「此時此地，難道還會有人？」

他細想之下，覺着無此可能，在這座小山上，只有他父母的一座墳，絕不會有人到此地來，尤其是在這種風雪瀰漫的深夜裏。

「也許是什麼寒禽野獸吧！」

桑羽青這麼想着，他很快的向前奔去，轉過了一桃寒林，便望見了他父母的墳頭。

桑羽青一陣傷心，熱血沸騰，幾乎有些站立不穩，他喁喁的自語道：「爹娘！不孝兒羽青來看你們了……」

他的熱淚奪眶而出，拖着沉痛的步子，向那座墳地走去。

這座墳是石塵子雇人所修，都是大塊的青石，修砌得甚是講究。

桑羽青在墳頭跪下，打着了火摺子，石碑上幾個大字，在火光現出，寫的是：「桑雲從，秦倩如之墓」。

桑羽青注目良久，強忍悲痛，取出了蠟燭，才一點上，立時又被寒風吹熄。

一連好幾次均是如此，桑羽青只好棄之不用，燃上了三枝香，他流淚滿面，默默的祝禱着。

良久，三枝香已經燃掉了一半，桑羽青也睜開了眼睛，他淚水已然收住，又化成了一股力量，蘊藏在他的心底。

他取出了錫鉑錢紙，燃燒起來，火光映着他英俊憂傷的面孔，閃爍不定。

北風怒號，雪花飛揚，揚子江的江潮聲，遠遠傳來，這眞是一個悲慘的世界。

桑羽青一直等着紙錢錫鉑都燒完了，連一個火星都不剩，然後化成了片片飛塵，迎風而去。

這時他的心情安定了些，用着堅定的口吻說道：「爹娘，羽青此去天水，便是爲你兩老報仇之時了……」

半晌，桑羽青站了起來，寒風和飛雪包圍着他，但是他却沒有一點感覺。

突然，桑羽青一雙俊目閃出了光芒，兩道劍眉也微微上揚，低聲的自語道：「奇怪——」

原來他發現，他父母的墳地，打掃得一乾二淨，沒有一根雜草。

他上次來此祭墳，乃是一年前的事，這一年之中，絕不可能長不出一根草來。

更令他驚異的是，那墳頭上的積雪，也被人清掃一淨。

桑羽青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忖道：「爹娘只有我一條根，除我以外，還會有誰來此祭墳？」

桑羽青越想越奇怪，他繞着墳地，細細的觀看，在墳頭的後面，發現了一堆未曾燒完的紙錢，被一塊小石頭壓住。

桑羽青立時取了一張，抖盡深雪，在鼻端聞時，明明就是才燒過不久！

這時桑羽青驀然想到，方才自己上山之時，曾經聽見有脚步移動之聲，足見是有人來過！

他忖道：「如此看來，在我來時，正有人爲爹娘燒紙……」

想到這裏，桑羽青幾乎不敢相信，但是事實擺在眼前，明明是有人在此祭墳，發覺桑羽青來了，才匆匆避去。

這意外之事，使桑羽青驚喜交集。忖道：「此人來此上墳，必是非親即故，可是我怎麼從來不知道，莫非在這個世界上，我還有什麼親人不成？」

桑羽青想到這裏，心中很是興奮，但是他又想不透，既是親友，爲何又要避開他？

他想着四下觀望，空山渺渺，沒有一絲可疑之處，但是桑羽青相信，那人絕不會去遠。

他提高了聲音說道：「那位朋友來此祭掃先父母墳墓，羽青感激萬分，尚請出面一晤如何？」

桑羽青一連說了幾遍，却是沒有回音，心中很是失望，忖道：「如此看來，他定是走遠了！」

他又流連了一陣，因爲惦念着錢木兒，怕他和西華和尚有什麼約會，被自己錯過了，所以急於趕下山。

他又在桑雲從夫婦的墳前叩了三個頭，站了起來，低聲祝禱道：「孩兒此去，還望爹娘佑護，再來之時，當有東凡和尚頭顱爲祭品。」

說完了這句話，桑羽青才依依不捨的向山下走去，這時的天氣更惡劣了，彷彿天地同悲，與他一同來祭奠桑雲從夫婦。

桑羽青翻下了這片小山崗，加快了身法，不一會的工夫，又到了那座無名的廟宇。

寒風之中，傳來了一陣低微的談話之聲，桑羽青心中一動，連忙隱在了牆根。

接着兩條人影由廟內翻出，桑羽青一望之下，正是西華禪師身前的普世，普光兩個和尚！

只聽普世說道：「我跟師父說了好幾次，這個廟一直荒着太可惜，若是搬到這兒來多好，可是東凡就是不答應！

普光笑道：「你怎麼這麼傻，十五年前，東凡在這裏。殺害了桑雲從夫婦，他怎麼敢住在這裏？半夜裏鬧起鬼來豈不糟糕？」

普世笑道：「他這麼大本事還會怕鬼麼？」

二人說笑着漸漸走遠，桑羽青忖道：「還好，沒有耽誤事。」

他暗暗的綴在二人身後，由廟前一條小路向左轉去。

這條小路很窄，滿是冰雪，很不好走，普光，普世兩個和尚的脚步也放慢了許多。

只聽普光和尚又說道：「錢木兒今天晚上會來此麼？」

普世道：「他一定會來，他現在一定要弄明師父的態度，才能決定怎麼作！」

普光接道：「不知道師父有什麼打算沒有？」

普世搖了搖頭道：「師父的心事最不容易猜，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來對付錢木兒？」

他們說着沉默下來，桑羽青隨在他們身後，東轉西轉走了老半天，在寒霧飛雪之中，望見了一處燈光。

桑羽青心中暗忖道：「原來他們在巫山還有分舵，如此看來，東凡和尚的組織倒還是很大，却不知道他們平日是作些什麼？……」

才想到這裏，突聽一個冷澀的聲音喝道：「什麼人？」

桑羽青方自一驚，一條人影箭也似的，射在了普世和普光兩個和尚身前。

出現的是一個一身勁裝的和尚，他年紀青青，身子矯捷，才一落地，立時笑道：「啊！原來是兩位師兄，師父方才在問着呢！」

普光笑道：「雲師弟，錢師兄來了沒有？」

雲和尚答道：「還沒有，師父已經派人去請他了。」

普光道：「那我們快去吧，師父不知有何差遣呢！」

說着加快步子而去，但是那雲和尚仍然守在原地不動，看來是一道卡子。

桑羽青便未緊跟，忖道：「看他們這種情形，好似要有什麼行動，我還是不被他們發覺的好……」

桑羽青想着，由地上拾起了拳頭大一塊堅冰，手腕微抖，打出了三丈以外。

那塊堅冰，碰在了一株矮樹上，發出了「拍！」的一聲脆响，寒夜之中，聽來非常眞切。

雲和尚身形一幌，已然猛撲過去，口中低喝道：「什麼人？……」

桑羽青早如鬼魅一般，由這條小路飛越過去，再一幌動，又出去了七八丈，眞個比風還快。

雲和尚很快的把左近巡視了一遍，桑羽青已然出去了數十丈遠，輕如雪花，雲和尚絲毫沒有發覺。

他細看了一陣，聞語道：「媽的！我就不願意站這個崗，靠着那破廟這麼近，老是有怪事……」

他嘟囔着，聽在了桑羽青耳中，眞個哭笑不得，暗忖：「這些出家人到底是什麼人啊……」

他想着很快的向前移動，前面的燈光看似很近，但是由此處却是通不過去，必須另越山路。

那一片燈光，恰好夾在兩谷之中，如果不是在此處，轉換任何一個方向，就無法發覺了。

桑羽青心中暗自忖道：「此處地勢眞險！」

他已然失去了普光，普世兩個和尚的下落，但是只有一條山路，可以接近那片燈光，所以桑羽青毫不考慮走了這條路。

由於巳然發現了雲和尚這一卡，所以桑羽青深信必然還有很多暗卡，他的行動也就越發小心了。

由這條小路翻上了山崗，竟然失去了那片燈光的下落。

桑羽青好不驚詫，忖道：「這等險惡的地勢眞個少有，西華和尚倒是眞會利用地形……」

他隱在一塊冰石之後，細細的打量，並利用冰石向四下試探，沒有一些反應。

桑羽青確定此處沒有放卡子，他忖道：「找到這山崖邊緣看看。」

他立時撲到了山崖之旁，低頭望時，在冰雪交錯山隙中，隱隱傳來一綫燈光。

桑羽青忖道：「這等地方甚不好走，要是沒有這一綫燈光，眞不知道如何到達呢。」

才想到這裏，突覺背後有極強的掌風，猛然推了過來，兩下相距極近，桑羽青不禁大吃一驚。

他一驚之際，掌風巳然抵到了背後，桑羽青足尖一移，身子猛然扭走，整個讓了過去。

一條灰色的身影，由桑羽青身後掠過，由於他用力太猛，一時收勢不住，竟然衝下崖去。

那人大吃一驚，發出了一聲驚叫，但是桑羽青猿臂輕舒，巳然把那人給抓了回來。

一看之下，就是方才的雲和尚，他驚魂甫定之際，肩頭的「肩井穴」巳然被桑羽青扣住。

桑羽青微笑道：「我救了你的命，你也該帮我個忙！」

雲和尚嚇得面無人色，睜大着一雙眼睛，用着微顫的聲音說道：「你……你是作什麼的？」

桑羽青冷笑一聲，說道：「你連我是作什麼的都不知道，趁我不備時下此毒手，和尚，你的心不是太狠了麼？」

雲和尚垂頭不語，桑羽青接道：「我雖不是出家人，心腸倒還比你善良些，方才我若是不救你，你不是墜崖而死麼？」

雲和尚臉有愧色，把頭垂得更低，但是又不敢動，因爲桑羽青的二指，正扣着他的大穴！

桑羽青又道：「和尚，我也不難爲你，看見前面那片燈光沒有？告訴我一條捷徑！」

雲和尚連連的搖頭道：「施主，沒有什麼燈光，也沒有什麼捷徑！」

桑羽青頗爲生氣，說道：「方才普世是往那條路去的？」

雲和尚聞言大爲驚奇，目光閃閃的望着桑羽青，但是仍然說道：「施主說些什麼，小僧一概不知。」

桑羽青冷笑道：「你可是要自找苦吃嗎？」

說着手中加了一成力，雲和尚面色微變，但是他仍然鎭定着，說道：「施主，既落你手，一切由你發落，不過小僧不能透露任何消息！」

桑羽青聽他口氣堅定，點了點頭，說道：「料也難不住我！今天放你一條生路，少時好好向佛祖懺悔吧！」

他一語甫畢，放開雲和尚的穴道，但是二指如電，巳然拂在了他的胸前。

雲和尚立時癱軟下來，桑羽青單手提着他，身軀微幌，巳然飄出了十丈左右，把他放在一塊冰石之後，說道：「穴道兩個時辰內自行能開，這段時間內只有委曲你受點寒了！」

桑羽青說罷回到山崖，看準了燈光的落處，如飛的在滿是冰雪的山嶺間前進。

由於沒有道路，桑羽青行來倍覺困難，但是桑羽青輕功絕頂，只見他如同一隻巨大的蝙蝠一般，左右閃動着快得出奇。

不一刻的工夫，桑羽青巳然到了那片燈光的山頂上，見是一大片房舍，大半是蓆棚樣式，緊緊的嵌在兩山之間的狹谷之內，地勢奇險。

桑羽青忖道：「若是把山口封着，放一把火的話，再大的本事也逃不出來！」

桑羽青正想着，突聽不遠處有人談話之聲，一人說道：「我好像聽見有什麼聲音似的！」

另一人道：「見你的鬼，我就討厭跟你出來，一路上疑神疑鬼，弄得人心神不定！」

桑羽青借着雪地的微光望去，見又是兩個紫衣的和尚，心中很是奇怪，忖道：「他們下卡子下得這麼緊麼？」

再一細看之下，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這一條狹谷及對面的狹谷上，都有不少和尚，他們各自守着一些乾了的藤草之類，桑羽青並可聞得一般强烈的硫磺及油質的味道。

桑羽青心中忖道：「好狠！原來他們果有置錢木兒於死地的計劃！」

他看到這種情形，不禁有些猶豫，忖道：「這火攻起來，可眞是無路可逃，我又何必去淌這趟渾水呢？……」

才想到這裏，又聽一個和尚說道：「錢木兒死了倒沒什麼，可惜嬋姑娘這麼個大美人，活活的燒死，唉……」

桑羽青一驚，忖道：「啊！白嬋也到這裏來了！」

這時另一個聲音罵道：「算了吧，再美也沒用，你已經出了家了！」

先前那和尚笑道：「我雖是出了家，却是個花和尚！哈哈……」

說着他們大笑起來，桑羽青聽着很是刺耳。

雖然白嬋一路欺騙着他，但是白嬋到底是他生平所愛的第一個女人，當他知道她有着生命的危險時，一顆心却是再也安定不下來。

他忖道：「這火攻之計，雖然狠毒厲害，可是以錢木兒這身功夫，未必不能逃出來，只是白姑娘……」

想到這裏，他心中更是担心，但轉念又想道：「她與東凡和尚是一路人，與錢木兒又是如此親密，這一路騙得我好苦，我何苦再去管他們自相殘殺的事？……」

想到這裏，他幾乎要轉身離去，可是緊接着又想道：「白嬋雖是罪大惡極，可是也不能被這些和尚活活燒死呀！」

桑羽青這麼想着，再也無法袖手旁觀，他身軀微幌，如一頭夜鷹一般，由斜坡之上，飛落下去。

雖然有這麼多和尚，却沒有一個人發覺他。

桑羽青很快的來到了這片茅舍之前，他略一打量，見是一排直「一」形的蓆棚，緊緊的嵌在兩山之中。

他抬頭望時，兩壁各有五六十丈高，而在入口之處，更有着大批的引火之物，若是一旦着了火，再想由入口之處出去，是萬萬不可能的事。

桑羽青忖道：「我要趕快找條通道，不然少時連我自己也被困在火場中了。」

這狹谷之內，倒是一片安詳，實際上暗隱着毒計，桑羽青若非事先看到，也是絲毫查不出來。

他不禁暗暗感嘆道：「江湖之中仇殺起來，眞個是狠毒啊！」

雖然這時四下無人，但是桑羽青也不敢大意，他全神貫注，輕輕的一縱，落在棚頂之上。

那棚頂雖是竹蓆編的，但是桑羽青落上之後，且連一絲聲响都沒有。

由於屋頂平坦，沒有絲毫的遮掩，所以桑羽青不敢久停，他身子一幌，巳然到了竹房的另一邊。

他很快的把這排竹房走完，最後是一間最大的房間，桑羽青忖道：「少時恐怕他們要把錢木兒騙到這裏再放火吧！」

他掠過了這一排房舍，後面有兩三箭之地，便是谷底，桑羽青忖道：「原來是個死谷，要想逃脫就更難了！」

他在這塊空地上左右打量，找不着一條可以避險的路，心中暗暗驚異。

桑羽青只好再回頭來，走到空地的盡頭，接連着屋頂之處，有一個一人寬的缺口，如果不是特別用心根本就無法發現。

桑羽青心中大喜，他身形一側，巳然由那缺口穿入，原來只是一塊五六尺見方的小土台。

但是這塊土台，巳不在火攻範圍之內，桑羽青抬頭望時，通往崖頂，也是五六十丈，不過形勢稍傾，不像那正面兩壁那般峭直了。

雖是這樣，要想翻越上去，也不是易事，桑羽青見自己身形全隱，立時由背後撤出了「青光劍」。

一溜刺目的寒光，在黑夜之中閃爍着，桑羽青大袖一拂，立時把寶劍裹住，只剩下半尺長的劍尖在外！

桑羽青以青光劍，在冰雪凍結的石壁上輕輕的挖着，由下而上，那消片刻工夫，巳然挖成了一排石階，直通崖頂！

桑羽青收起了寶劍，上崖之後，只見那兩羣和尚，仍守在那裏，桑羽青這時與他們的位置，恰好成了一個「曲尺」形。

（未完）

中國功夫多采多姿

海　雲

中國功夫有幾種打法，蔡李佛有一招叫做「溜手」，即是說兩手相交，故意把一隻手溜出來，別讓對方捉摸，跟着第二招，快如閃電，擧例言之，甲的一方以插捶進攻，乙的一方伸手托住，還沒有進攻，甲的一方就把左手抓住對方用來托住他右臂的手，右臂就可以抽出來，再度出擊，那是「溜」的意思。由於兩人十分接近，他再度出擊之際，使用鞭捶，由左邊打到右邊去，一鞭打落咽喉，可能取人性命，這一招十分厲害，中國功夫有這一種門派，不讓對方捉住自己的手，一捉即脫，稱之爲溜。

第二種門派剛剛相反，儘量纏住對方的手，纏緊了然後出擊，甚至絕不出擊，把對方纏到氣絕爲止，那就是纏絲手。

顧名思義，你就可以知道纏絲的纏字，有如勾籐，或者好像絲髮那麼幼，搭手就纏，由於手臂之上就是肩膊，肩膊之上就是頸，如果那隻手伸到上邊去，旣然可以在肩膊方面落點功夫，使對方脫臼，亦可伸長一點，抓對方的喉，故此，纏絲手也是非常厲害的，比較溜手更加難以學習。

擒拿手跟纏絲手相差不遠，但有一種最大的差別，擒拿只是按住對方指，腕，掌這幾處，扣住對方的筋骨，使敵人發生劇痛，不能够再戰，並非纏住對方的軀幹，因此之故，擒拿手不止是分筋挫骨，隨時化爲鐵爪出擊，鷹爪拳就充份發揮這種招式的妙用。

普通稱做少林拳脚的一些拳術，跟上述這三種打法並不相同，俱是一招破一招的，例如「黑虎偷心」，對方一拳打來，你用左手橫臂向上擋格，進而發右拳向對方的胸部打去，那就是黑虎偷心，由於你的左手巳經把他的右臂擋開，搶了中綫，而且你的右手又向對方以直拳姿態出擊，除非對方的氣力比你大了一倍以上，想用左手挑開你的右拳，實在辦不到，何況挑開之後你可以跟着再來一次，仍是黑虎偷心，左手一反，右拳即時搶攻呢？故此，用一招破一招，也是一個辦法，而且講得明白，學習拳技的人，聽了即時知道如何用勁。

從少林寺演變出來的許多門派，都是採取這種拳脚出戰的，最有威名的就是「洪拳」，因爲它是少林子弟洪熙官創造，故稱洪拳。

另一方面，當時少林寺的僧人因爲火燒寺燬，僅有幾個高手逃出，他們發誓反清復明，明朝朱洪武創造，故此把這個門派稱做洪拳，暗示着反清復明的意思，總之，這一派拳脚是正宗的少林拳術，一招破一招，不但發拳有勢，同時馬步要穩。

此外，有一部份拳脚是依照禽獸之形而創造的，出手就跟上述的幾種招式完全不同，例如：「螳螂」，「白鶴」，或者「蛇拳」。

各門各派都有獨到之妙，問題只是學習拳脚的人，是否眞正明瞭那一門派的特徵，而且加以苦練，如果師傅敎一招就學一招，並不用腦筋去想，缺少變化，那就很難把那一門派的絕招發揮出來。

西洋拳僅有幾種打法，甚至摔角的招式也不過三四十種，缺少變化，故此，眞正的打起來，實在比不上中國功夫那麼精徵。擧例言之，李小龍在長堤萬邦空手搏鬥比賽裏面連獲兩屆冠軍，他僅有一百三十多磅，以小敵大，以弱敵强，居然贏得相當輕鬆，就靠他的低撑脚，專踢對方前鋒馬的膝蓋骨，人體伸得最長的必然是左脚或右手，而且一定稍爲坐低馬步，故此，膝蓋骨是比較當眼的一處，那一塊骨節全靠一塊圓形的大骨叫「菠蘿蓋」遮住，菠蘿蓋受擊，往往整個膝蓋跌下來，有如茶杯蓋飛開一樣。如果它受擊的壓力沒有這樣沉重，只是發生劇痛，那個人因爲膝蓋骨劇痛，無法站得穩，迫於蹲下來，如此打鬥，必輸無疑，李小龍準可以在對方剛剛蹲下，再加一脚，向他的下領踢去，他就會吃了這一脚倒地昏迷，故此，李小龍幾乎是必操勝劵的。

現時美國已經有幾個相當出色的功夫迷，由於體型高大，有一百六十多磅，而且苦練中國功夫，打沙包，踢飛脚，以及從李小龍那邊學習得到的截拳道，打得有聲有色，即使李小龍活轉來仍不一定必操勝劵。但要注意這一點，雖然那些殺手型的美國武林高手戰敗羣雄，他們用來殺傷對方的絕招，仍是從李小龍教授得來的，等於承繼中國的功夫，所差異者，只是他們並非中國人吧了，總括一句，中國功夫的造詣應該凌駕於世界上任何一種拳技之上。照專家稱述，美國的拳師多方面的吸收中國功夫，日子拖長了，便有可能把它代替西洋拳，原因是它眞眞正正的能够自衞。

拳技永遠在變化中，百年之後，可能全世界的拳擊人士認爲「中國功夫」至上，同時在擂台上稱座的人，必然精於此道，並且無分國籍，這種預測，總有兌現的一天。

新派武俠長篇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先生欲以楚小楓的家人性命以為威脅其加入組織，另一方面又以為二先生已無利用價值，遂想藉楚小楓之手把二先生除掉，二先生憤而揭示他的陰謀，並言明她早已猜到大先生會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一旦她對大先生構成了威脅時，便會遭他的毒手，加上他的陰沉，虛假，神秘早已使她厭惡而生離異之心，只是因未有能力叛離他而矣。於是遂約同楚小楓，二人聯手，以大羅十二式玄陰指對付大先生——

黃傘掌諭令　遣調作佈防

大先生道：「好！話已到絕處，人也至絕境！說絕了，咱們倒是可以放手一戰了。」

文鳳冷笑一聲，道：「大先生，你不妨放手施為，我相信，加上楚小楓，足可以和你一拚，就算是拚一個同歸於盡，對我而言，也可稍恕前衍。」

這是澈頭澈尾的叛離，一種大覺大悟後的對抗，眞的是沒有私人的情仇，絕對沒有了和解的可能。

大先生忽然歎息一聲道：「看來，我這一套統馭術，實在還有很多的問題。」

文鳳冷冷說道：「你的統馭手法很有效，但不能長久，長久了，就會變成仇恨，每一個被你節制的人，都會對你生出仇恨。」

她心中仍是積存了很多的痛苦，是以，這一發洩，有如江河堤潰一般，完全無法遏止。

然而大先生未向兩人攻擊，卻轉向來路而去。

楚小楓大聲喝道：「站住。」

大先生停下腳步。

楚小楓神情肅然的說道：「你究竟是誰？」

大先生的身子，仍未轉過來，只是靜靜的站着，道：「楚小楓，你還沒有能力取下我的面具，我是誰，只好仍由你們去猜想了。」

楚小楓道：「是不是我認識你？」

大先生道：「楚小楓，不要異想天開，我們不可能認識。」

楚小楓冷冷說道：「在下雖是武林後進，但自信說話算數，只要取下面具，你可暢行無阻。」

大先生道：「你想你能夠替文鳳作主麼？」

他似乎已經衡量過眼下的形勢，如若楚小楓和文鳳聯手，他的制勝之機不大。

人總是血肉之軀，面臨到體能極限時，就武功到了某一種境界，就有着寸進難得的感覺。

楚小楓回顧了文鳳一眼，說道：「姑娘……」

文鳳道：「不用說了，我也想看看他的眞正面目，你說的就算。」

楚小楓道：「大先生你聽到了？」

大先生突然縱聲而笑，道：「難道你們認為我已經到了山窮水盡已無路的境界了麼？」

楚小楓道：「那倒不是，我相信你如放手一戰，我們兩個能不能勝到了你，還未可知，只是在下覺得，此時此刻，巳到了真象大明的時刻了。」

大先生道：「為什麼巳到眞象大明的時刻呢？」

楚小楓道：「因為，春秋筆快出現了，如若閣下有一個計劃，也該和春秋筆的出現有關，這一個結，一位總結，不管你的計劃是什麼？也不管你是成功，或是失敗，但你都必須面對着這個結果。」

大先生道：「楚小楓，你實在很聰明，我該早些殺了你。」

楚小楓道：「我也覺着奇怪，你對我為什麼會這麼好？為什麼不殺我。」

大先生道：「其實，我現在也有些後悔了，不該留下你，這世上有些人，永遠不能被人所用。」

文鳳道：「世上沒有不能用的人，只看你用的手段如何而矣？」

大先生道：「文鳳，楚小楓說得不錯，這十二個時辰之內，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結果，你們只有一個辦法，可以避過死亡，那就是應快離開這裏了。」

文鳳道：「你還有制勝的信心？」

大先生道：「當然有！我根本就沒有失敗。」

文鳳道：「楚公子，咱們上，不能給他機會。」

大先生突然縱聲而笑，門簾啓處，兩個人。緩緩行了出來。

那是一老一少兩個人。老的鬚眉如霜，年輕的看上去，只有十六七歲。

楚小楓不識這兩個人，並未放在心上，只覺這兩個人一老一少，好像祖孫一樣，但卻走在了一起。

但文鳳卻看的臉色一變，道：「你們怎麼來了？」

楚小楓立刻警覺，文鳳認識的人，自然不是個平常的人。

只聽那白髯老人冷笑一聲，道：「大先生到的地方，我們都在……」

語聲一頓，接道：「二先生，你是不是背叛了大先生。」

文鳳道：「你們如是早在此地，應該聽得很清楚了。」

白髯老人，道：「不錯，我們來了很久。」

文鳳說道：「那麼兩位就不用再多問了？」

白髯老人道：「二先生可知道咱們這個組合之中，有一條規矩？」

文鳳道：「什麼規矩？」

白髯老人道：「我想，二先生，你自己應該作個交代！」

文鳳道：「交代，向誰交代？」

白髯老人道：「大先生。」

文鳳冷笑一聲，道：「我向大先生交代得很清楚了。」

這時，成方也行了進來，和王平並肩而立，蓄勢戒備。

白髯老人道：「如若二先生不肯自己動手自絕，只有我們代勞了。」

文鳳道：「只要你們有這個能力，那就出手吧！」

白髯老人冷笑一聲，道：「二先生的意思，是準備反抗了。」

文鳳道：「我連大先生都可以不放在心上了，何況你們兩個人。」

白髯老人同顧了那童子一眼，道：「小子，你先上，還是我先來。」

那年輕童子道：「二先生扎手得很，我看咱們一起上吧！」

楚小楓問她道：「文姑娘，他們兩位是……」

文鳳接道：「老少雙魔，聽人說過沒有？」

楚小楓道：「在下孤陋的很，未聽過這兩個人的名號。」

白髯老人笑笑道：「你小子這點年紀，自然是沒有聽過老子的名號了。」

楚小楓道：「好好的兩個人，被稱作魔，那自然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了。」

文鳳道：「楚公子，別小看那個孩童一樣的人，他不是孩童，他的年紀，不會比我們小。」

白髯老人笑道：「小子，聽到沒有，有人在誇獎你了。」

年輕人道：「誇獎我？」

白髯老人道：「不錯，誇獎你。」

年輕童子笑道：「老小子，我看你年高德劭，還是你自己先上吧。」

白髯老人道：「怎麼，你忘了有事弟子服其勞？」

楚小楓心中大感奇怪，忖道：「剛才，兩個人還是爭先恐後的要出手，怎麼現在會忽然間又改變了心意，竟然互相推卸起來。」

文鳳低聲道：「楚小楓，叫你兩個手下出去！」

楚小楓道：「幹什麼？」

文鳳道：「要他們去通知一下你的朋友。」

楚小楓道：「好！王平、成方，你們

去告訴倚大俠一聲。」

王平道：「說什麼？」

楚小楓道：「這裏的情勢已經起了變化？」

王平，成方道：「公子保重。」轉身向外奔去。

楚小楓手中長劍一震，道：「文鳳姑娘，今日既是難免一戰，我們何不放手一搏。」

文鳳仍然是凝立不動。

年輕人笑一笑，道：「老小子，這娃兒眞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你先上去教訓他一頓。」

楚小楓手握劍柄，正想出手，忽然發覺了文鳳的嚴肅神色。

只見她凝神而立，似是已運集了全身的功力，蓄勢待發。不禁心中一動，暗道：「看她如此緊張，連同答一句話的工夫都沒有，似乎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了。」

心中念轉之下，立刻凝神戒備，緊握劍柄。

只聽那白髯老者說道：「小子，你說的不錯，咱們得給他們教訓試試？」

語聲一落，兩個人同時撲了上來。

楚小楓迅快的拔劍擊出。

但聞噹的一聲，響起了一聲金鐵交鳴，衝撲向楚小楓的年輕童子，被楚小楓一劍震退了回去。

同時，那撲向文鳳的白髯老人，也和文鳳對了一掌。

文鳳被震了一步，但那白髯老人也被震的身子飛了起來！

只見他半空中收腿長腰，一個翻身，又落同原位。

那年輕童子也同時落同了原位。

楚小楓也被震退了一步。

文鳳吁一口氣，道：「他們有一套飛彈襲人的本領，來去如電，快速異常，而且，一次比一次厲害，你要小心，千萬別爲他們口中的胡說八道所惑。」

楚小楓心中忖道：「第一度攻擊，已經如此厲害，如若是一次比一次厲害，抗拒實在不易了。」

只聽那白髯老人道：「小子，你剛才那一擊如何？」

年輕童子道：「那娃兒手中之劍力量很強，我看，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白髯老者道：「二先生的掌勢，也很強逕。」

年輕童子道：「咱們換一個試試看如何！」

白髯老者道：「好啊！」

餘音未絕，飛身而起，兩條人影，就像是離弦之箭一般，射了過來。

這一次，二人果然換了對象，那年輕童子撲向文鳳，年老的，撲向楚小楓。

但聞蓬然一聲，四個人又交接一招。

老少雙魔又返同了原處，但立刻又彈身而起，攻了過去。

兩人連攻了四次，每一次，兩個人又都交換了對手。

但兩人一次也比一次退的遠。

到了第五次，兩個人到了茅舍盡處。

兩個人又彈了起來，但却沒有攻向文鳳和楚小楓，反而破窗而去。

文鳳和楚小楓都被這兩人的彈石，密襲的攻勢，也須全力應付，無暇旁顧。

只待兩人離去之後，楚小楓才發覺了室中再無別人。

那大先生不知已何時離去。

楚小楓一皺眉頭，道：「奇怪呀！奇怪？」

文鳳道：「你奇怪那大先生，爲什麼不借機會殺了我們？」

楚小楓道：「咱們對付那兩個魔頭，已然凝聚了全力，他如出手，要殺咱們不易如反掌麼？」

文鳳搖搖頭，道：「除非他喝止老少雙魔，否則，他如出手，就會變成了前後受敵之勢。」

楚小楓道：「怎麼？他難道不相信自己的手下。」

文鳳道：「他一向不相信人，現在更不敢相信任何人了。」

楚小楓道：「對！如若大先生在攻擊我們時，那一老一少，要是在後面施擊，大先生只怕也受不了。」

文鳳道：「他們的躍起撲擊之勢，實在厲害。」

楚小楓道：「不過，他們也很君子，你用兵刃時？他們也用兵刃，你要空着雙手時，他們也空着雙手。」

文鳳道：「楚公子，我認爲我們死定了，想不到，我們竟然是還活着？」

楚小楓道：「我們兩個人聯手，也不是他敵手麼？」

文鳳道：「機會很小，你不知道，他一身武功，實在已到了登峯造極之境。」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那他爲什麼不肯出手？」

文鳳道：「唉！因爲他沒有信心，也缺乏勇氣……」

語聲一頓，接道：「自然，最重要的還是我講了半句說話。」

楚小楓道：「什麼說話。」

文鳳低聲道：「他一直認爲我練成了一種武功，事實，我只有三成火候。」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文鳳姑娘，你看，現在我們應該如何？」

文鳳道：「我已是有家歸不得了，除了和你一起走之外，別無他法！」

楚小楓道：「我們很需要妳這樣的人，在這裏，妳是二先生，到了我們那裏之後，你可以當大先生了。」

文鳳道：「我本來不是先生，我只是一個有些野心的女人，從現在起，我已放棄了野心。」

楚小楓道：「哦！」

文鳳道：「我現在，所希望的只是作一個女人！」

楚小楓道：「現在，還不行？」

文鳳道：「我知道，大先生還沒有死，江湖上的紛亂還沒有停。」

楚小楓道：「文鳳姑娘，我有一點想不通！」

文鳳道：「那一點？」

楚小楓道：「你們究竟和春秋筆有沒有關係？」

文鳳沉吟了一陣，道：「楚公子，說起來，這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過去，我們一切作爲，都在隱密中進行，用心就是在逃避春秋筆，但現在，看起來，好像又和他有些關係了。」

楚小楓道：「你們是第幾次，參加春秋筆出現的盛會？」

文鳳道：「第一次。」

楚小楓道：「這位大先生人實在有着過人的才能，到此等時候，我們還是弄不清楚他的身價。」

文鳳沉吟了一陣，道：「楚公子，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揭發他的身份，如若早有此意，也許早有這個機會。」

楚小楓道：「這麼說來，我們對那位大先生，知道的太少了。」

文鳳道：「很慚愧，楚公子，我知道的，不會比你多。」

楚小楓道：「文姑娘，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文鳳道：「大先生故意保持神秘，一直沒有以眞正面目和我們見過面，一旦他取下面具，都不會認識他，所以，由此刻起，我們要一直留心身邊的陌生人。」

楚小楓道：「姑娘，貴組合中，在此地有不少人手吧！」

文鳳道：「是！」

楚小楓道：「文姑娘，妳準備怎麼樣對付他們呢？」

文鳳道：「楚公子，我們有七位先生，一位六先生被你們殺了。」

楚小楓接道：「姑娘，你們這些號稱先生的人，是不是以武功順序排名？」

文鳳道：「不是，據我所知，我們這些先生之中，除了大先生莫測高深之外，武功最好的兩個是老三和老七！」

楚小楓問她道：「姑娘比起他們如何呢？」

文鳳道：「我們沒有動過手，但就我觀察所得而言，他們的武功，似乎和我在伯仲之間。」

楚小楓道：「你每天坐個轎子，行動亦是十分神秘，他們是不是常常見得到妳呢？」

文鳳道：「說起來，這頂黃落傘的坐椅，也是大先生替我設計的，除了大先生的神秘之外，這個組合受了他的影響，對大部份的屬下，也都保持了神秘，但我們這個等級的人，相互之間，倒是保持着一種坦然相見的習慣。但是除了我們這個等級之外，下一級的人物，就無法跟我們眞正相見了。」

楚小楓道：「他用一種很特別的手術，你知道麼？」

文鳳道：「什麼特別的手術？」

楚小楓道：「好像是把一個人的臉上，移上了一層野獸的皮毛？」

文鳳道：「我知道，那叫改頭換面，這些是由大先生和五先生主持，聽說，那是一種很高明的醫術。」

楚小楓道：「高明嘛，談不到，只不過，他們很殘忍，下得了手。」

文鳳道：「楚公子，我們這種組合，大都是以多種不同的身份在江湖上出見，有時候，我們的行業，完全和江湖無關，你在此地見到我，知道我是先生，但如是換一個地方，你會發覺，我只是一家珠寶店的女東主。」

楚小楓道：「這一方面，我早領教了，你們把黑豹武士，散佈於市井之中，和常人一般，召集他們時，只要一道令諭，眞是來自有處，散去無踪，那實在是很高明的方法。」

文鳳道：「楚公子，還有一件事，我只得先行說明。」

楚小楓道：「請說吧！」

文鳳道：「目下我們佈守此地的人手，大部份是我指揮的屬下，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眞的忠實於我。」

楚小楓道：「平時他們對妳的忠實程度如何？」

文鳳說道：「我們的令諭，一向秘密，我和他們之間，很少私人交往，我不知道，大先生，是不是有別的控制他們的辦法？」

楚小楓道：「你們幾位主腦人物，是不是都會到此地來，妳對她們的影響力有多大？」

文鳳道：「他們的行動，都在大先生的掌握調度之下，至於我對他們的影響力量有多大，連我也不清楚，不過，有一件事，你可以放心，只要我能見到他們，我會盡力說明白這件事情。」

楚小楓心中暗暗忖道：看上去，她坐的是第二把交椅，位高權重，但她對這個組合的影響力量，工夫也是有限得很。

但無論如何？這個神秘組合，已然打開了一個很大的缺口。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現在，咱們應該如何？是不是移我們的人手，合於一處？」

文鳳道：「和你們的人手，合於一處，可以增強不少的實力，不過，那會暴露了一件事？我算正式的叛離了這個組合，我這些屬下，是否還會聽我的，那就很難說了。」

楚小楓道：「姑娘的意思呢？」

文鳳雙目凝注在楚小楓的身上，接道：「你們那一羣人中，可有武功很高强的人？」

楚小楓道：「除了刀過無聲簡飛星之外，還有白眉大師，天馬行空田伯烈，分花手時英，水中神龍何浩波，百步飛蝗譚志遠等，再有就是我帶的十幾個人，就一般江湖武師而言，他們都該是第一流高手，可以和你們黑豹武士比美，但如對抗你們的特殊高手，那就有些力難從心了。」

文鳳道：「楚公子，你敢不敢冒一次險？」

楚小楓道：「大義所在，雖刀山油鍋，在下也是萬死不辭。」

文鳳道：「非份之求，委屈你留在我的身側。」

楚小楓道：「好！」

文鳳道：「在你的人手之中，選八至十個死士，帶在身側，楚公子，不從內部着手，絕對無法對付大先生。」

楚小楓道：「好！這些事，是不是要

在隱密中進行。」

文鳳道：「立刻行動，而且，你還不能離開。」

楚小楓道：「我不能走！誰去傳達這些令諭。」

文鳳嘆息一聲，道：「我不相信大先生和老少雙怪眞的離開了，你如走，他們隨時可以進來殺了我。」

楚小楓笑一笑，道：「咱們一起走如何？」

文鳳道：「一起走，走到那裏去？」

楚小楓道：「我想，咱們應該和他們會合一處。」

文鳳道：「會合一處？楚公子，你可知道，這地方是什麼地方麼？」

楚小楓笑道：「深山中一座茅舍，難道還有什麼不同地方？」

文鳳道：「這地方是我們這個組合，臨時的大營，發號施令的所在，有什麼消息，很快就會傳過來。」

楚小楓道：「姑娘，你已經和大先生鬧得天翻地覆了，這地方，他們還會再用麼？」

文鳳道：「我想，這件事，大先生還不會傳出去，就算他要傳出去，別人也不會相信。」

楚小楓道：「哦！大先生，如此無用，還能當的什麼老大。」

文鳳道：「他一直借重一個傳達令諭的系統，代他傳達令諭，但他却沒有想到，一旦這系統不靈了，他就上令無法下達了。」

楚小楓道：「主持這個系統的，是什麼人？」

文鳳道：「我！」

楚小楓道：「姑娘，難道他就不會調整了？」

文鳳道：「除了我們極少數的人之外，沒有人認識他，連我們，也只能從他的形態，口音中去分辨他的身份，現在，就算他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也不會認識他，何況別的人了。」

楚小楓道：「江湖上不知道他的名號，你們也不認識他，神秘實在是够神秘了，但作這麼一個大組合的領導人，就沒一點統治的基礎了……」

文鳳歎息一聲，接道：「他已經發覺了，而且，也準備在改進，只不過，他沒有想到，會變化的這麼快速。」

楚小楓道：「會不會別有陰謀呢？」

文鳳道：「過去，我們都沒有想到過這件事，現在，我看很多人都想到了，只不過，沒有人敢提出來羞了。」

楚小楓道：「唉！這是說，你們和大先生之間，早已經有了很大的隔閡了。」

文鳳笑一笑，道：「我們早已經明白了，不過，大家都很避忌，這只是一種感受。」

楚小楓道：「姑娘，現在呢？」

文鳳道：「我現在，和過去完全的不同了，我已經和他鬧翻了，自然也不會再有什麼顧忌了，一旦再遇上他們，我可以把心中的疑慮說出來！」

楚小楓道：「對！這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

文鳳道：「如若我的推想不錯，他很快會再來，把這個地方奪同去。」

楚小楓道：「很有道理，不過，這四週，都是你的人手，就算他想奪同去，阻力亦必十分强大。」

文鳳道：「這裏的人手，都是我命令調派而來，他們是不是會很聽我的，我却沒有把握，我們這個組合中，只有命令的權威，絕對沒有私人的情誼。」

楚小楓道：「姑娘，難道就沒有兩個心腹之人麼？」

文鳳道：「誰知道呢？我把他們看成心腹，但說不定，他們會是大先生派在我身邊的密探。」

楚小楓道：「姑娘的意思，是要保護這座茅舍了。」

文鳳點點頭，道：「要武功高强的人，因爲人數不能太多。」

楚小楓道：「這四週，你佈了多少暗樁。」

文鳳道：「三道暗樁，一十八人。」

楚小楓道：「除了十八個暗樁之外，還有別的人沒有？」

文鳳道：「你實在很細心，除了暗樁之外，還有十二個人，都是跟隨我的轎夫，從衛。」

楚小楓道：「我們調人到此，是不是要闖過幾道埋伏。」

文鳳微微一笑，道：「不會。」

楚小楓道：「如是他們不攔阻別人的衝入，這暗樁有何作用？」

文鳳道：「這就是我們的特殊之處，只要沒有令諭，他們就不會出手了。」

楚小楓道：「姑娘，妳看，我們調多少人到此最好？」

文鳳道：「不要超過二十個人，十幾個人最好。」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如果來多了，再要他們同去。」

文鳳道：「你已經派出去調遣他們來了？」

楚小楓點點頭。片刻工夫之後，成方帶着簡飛星和四英，華圓六人行了進來。

簡飛星打量了文鳳一眼，道：「兄弟，這裏竟然沒有埋伏，咱們一路順風的行了進來。」

楚小楓說道：「這裏的埋伏還沒有發動。」

簡飛星道：「哦！這位姑娘是……」

楚小楓道：「黃落傘下人，在這個神秘組合中，坐第二把交椅的文鳳姑娘。」

簡飛星道：「見過文姑娘，區區簡飛星。」

文鳳道：「久仰，久仰，刀過無聲，簡飛星。」

簡飛星道：「姑娘也知賤號。」

文鳳道：「因爲，你是我們排名第九的殺害對象，我有你很詳盡的資料。」

簡飛星道：「哦！那是說我簡某人上面還有八個人了？」

文鳳道：「不錯。」

簡飛星道：「我的身價如此之低？」

—未完—


碧玉珠
令你艷光四射
碧玉珠
令你青春長駐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每樽售價35元
化粧品只可遮蓋憔悴，
和歲月的痕蹟，
碧玉珠却可以令你的
美麗發乎皮膚之內。
精神奕奕，容光煥發，
是青春的象徵，
無論你是什麼年紀，
碧玉珠都能令你：
暗病消失，身體健康，光彩照人。
總批發 永安公司 5-223283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5-445643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均有代售
碧玉珠 婦女之寶